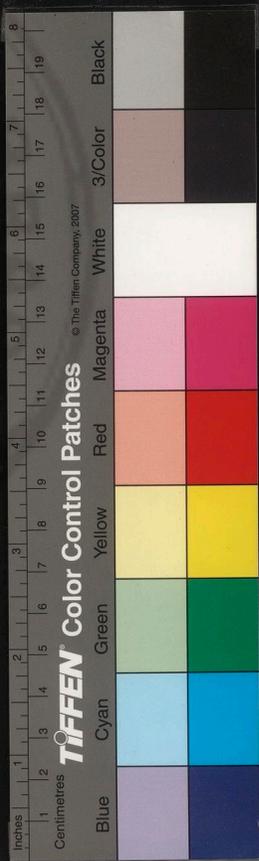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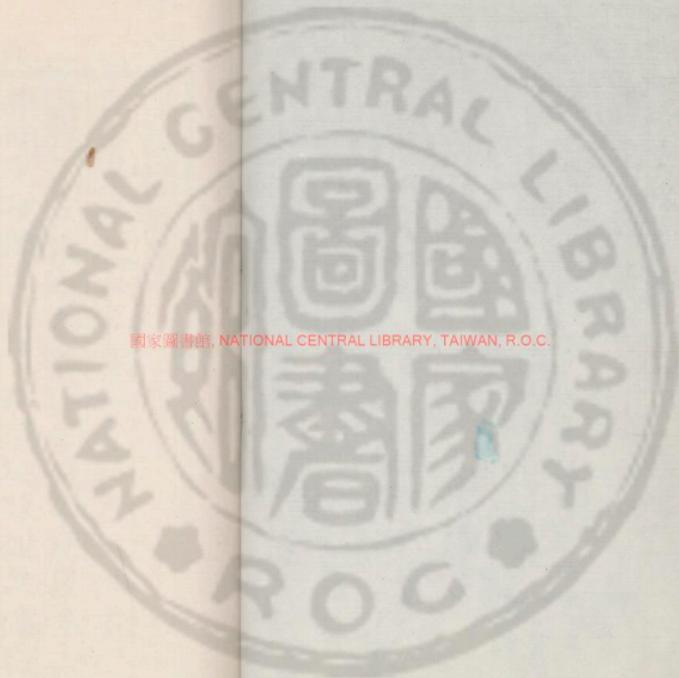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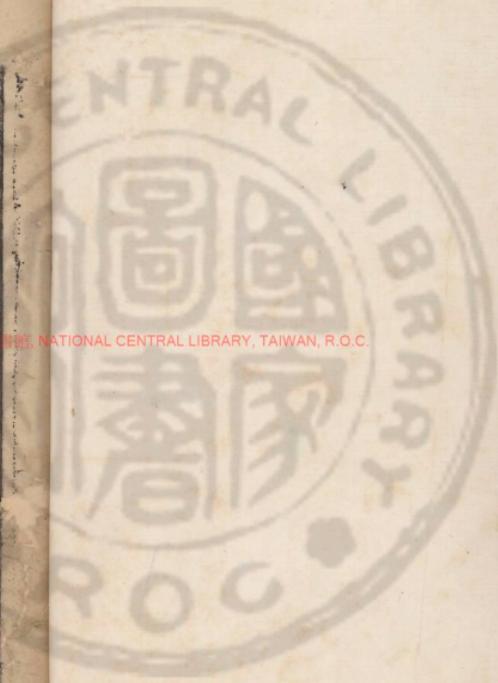


選詩補註序



自古學道之士未嘗蔑意於世用惟不得行  
其志則疾沒世而名不稱故或研覃乎六籍  
推明先聖賢之遺言以啓迪後進為事或  
舒為著述亦必初乎明天理正人心使不失  
為載道之器意謂不如是不足以垂世而傳  
後也六籍之學自子朱子為之闡明而大義  
章章矣而詩傳一書尤其白謂無憾者也雖  
騷作於屈原視風雅已一變矣雖曰南國宗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為辭賦之祖然其跌宕怪神怨對激發醇  
儒莊士或羞稱之奚必汲汲為之集註耶蓋  
朱子蘊忠貞之志經濟之才而蔽障於權臣  
不得以致其君為唐虞三代之治故託此以  
舒其憤懣而深嗟永歎使讀之者慨然興千  
古無窮之悲也五言詩之錄於文選視風雅  
雖已再變然去古未遠猶或可取以為後學  
之準則故朱子嘗欲採輯一編附于三百篇  
楚辭之後今劉先生坦之之為補註也既更

為之刪定又倣詩傳而說之一取則於朱子  
亦豈無所為而為之耶先生資稟粹而才識  
明自幼力學即以行道濟時為志一遭天下  
之多故遂落落無所偶悲傷怨慕形諸詠歌  
宛然有漢魏以來作者風致况其立心行己  
性性自謂無歉於諸人而身處乎窮約世更  
乎衰亂又或與之有近似者此所以注意於  
選詩而必為之叢其旨趣申其情志使不昧  
于千載之下也大抵學士大夫所著述不問



其為經術為辭章惟言數乎倫理事關乎世  
教君子必有取焉子朱子雖託意於離騷其  
續楚辭也始有取於成相欲使為治者知興  
衰治亂之所自終之以鞠歌擬格又欲使游  
藝者知為學之有本而辭章有不足為矣先  
生雖注意於選詩然於蘇子卿也謂其有見  
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義焉於曹子  
建謂其止以皇佐稱魏武而視王粲劉楨為  
有法焉於嵇阮二子謂其立心似陶靖節而

非建安諸子委身事魏者比焉於張茂先謂  
其獨能勵志於聖賢之學而於道體為有見  
焉而於秦陽源也謂其獨能以愛君為心而  
於宋諸詩人為出類焉即此而觀之則先生  
之意誠不止為選詩數矣然則是編之作其  
有以發揮前人而啓迪後進也不既多矣乎  
吁先生雖不得志於時而傳于後者不朽其  
視見用於世而沒沒無聞者為何如哉余自  
揆託交于先生最久而知先生之心為尤深



故輒序于卷首庶幾讀是編者知古人之詩  
不徒作而先生之於詩亦不為徒說矣至正  
乙巳三月初吉友生會稽夏時序

選詩補注序

惟穆清生人莫不有志志之形于聲文斯  
謂之詩詩於周為極盛而傳者止三百五  
篇下此為楚人之辭又下此為漢魏以降  
之五言而詩再變矣然三百篇則聖人所  
刪善惡畢備以示勸懲楚辭則朱子所校  
錄亦其發於性情關於風教者不則雖好  
而弗載五言則蕭昭明所選編次無序而  
決擇不精果能合夫聖人朱子刪校之法



乎不惟不能合夫刪校之法而諸家之注  
果能合夫朱子注詩楚辭之法乎况朱子  
嘗欲鈔經史韻語文選古詞以附于詩楚  
辭之後惜其書不成書成亦豈無注乎此  
中山劉先生選詩補注所以作也其立法  
蓋有五焉夫序世代列作者名氏而略見  
其隱顯始終之跡迺以篇什繫焉使有可  
攷一也苟合作矣雖昭明失選者取之苟  
不合作雖在選中者去之故粹然完美足

為準則二也陶靖節詩與選者九真氏則  
以五十餘首入文章正宗而江淹所擬在  
焉是亦未為精審矣今所簡拔為篇若干  
表而出之以見正始風氣既衰而復振三  
也而補注凡例蓋做乎詩楚辭之注用之  
韻補以協其音聲考之訓詁以疏其字義  
探之羣籍以白其事實釋之論議以融其  
指意然後著述之體以得四也其於六臣  
之注釋曾蒼山之演義宗人須溪之批點



或失於荒陋或失於穿鑿或失於簡略者  
則提要鉤玄會而通之以不沒其善五也  
於是天地日月四時鬼神之理君臣父子  
夫婦兄弟朋友之道山川谿谷鳥獸草木  
之名物凡有見于咏歌者靡不即其興比  
賦以敷其說而作者之志不昧于千載之  
下矣使諷誦之者可以喜可以怒可以哀  
可以樂不知手之舞而足之蹈也嗟乎非  
先生博學而精識何以能為書之可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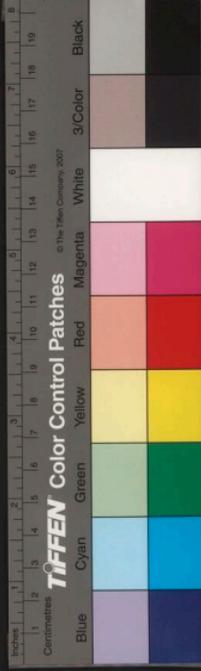
其有功於作者豈不盛矣哉雖然作者非  
一人人非一時時不同而辭亦異故漢魏  
諸作猶存三百篇流風餘韻及晉而跋涉  
玄虛及宋而耽樂山水及齊梁而崇尚綺  
靡流連光景是則詩者不特至五言為再  
變而五言之變抑又三焉於此可以觀世  
道之降而大雅君子未嘗不為之痛惜而  
深悲也而讀選詩補注者蓋亦不可以不  
知因并書以序先生名履字坦之宋侍御



史忠公之四世孫守志厲行以經術世其  
家云至正二十一年春二月既望平江路  
學道書院山長上虞謝肅序

風雅翼序

風雅翼者中山劉坦之先生之所輯錄既繕  
寫成書其友謝君肅來告曰先儒朱文公嘗  
欲掇經史韻語及文選古辭附于詩楚辭之  
後以為根本準則又欲擇夫文選以後之近  
古者為之羽翼與衛焉書未及成而即世吾  
鄉劉先生蓋聞文公之風而興起者也故取  
蕭昭明所選之詩精擇而去取之至其注釋  
亦以傳詩注楚辭者為成法所謂選詩補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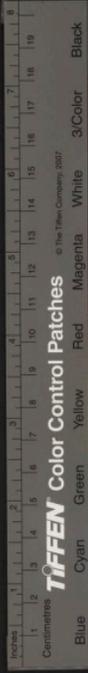
者是他若唐虞而降以至于晉凡古歌辭  
之散見於傳記諸子集者則又別為簡校題  
之曰選詩補遺此外又有選詩續編乃李唐  
趙宋諸作二編亦皆有注視補注差略補注  
凡八卷補遺二卷續編四卷合十四卷以其  
可為風雅之羽翼也故通號曰風雅翼顧序  
而傳焉嗟乎文公之學盛矣世之士子能以  
其才識之所至而知慕効焉者其人豈易得  
哉雖然詩亦難言也矣昔者孔子刪詩以其

出於國人者謂之風出於朝廷公卿大夫者  
謂之雅至於頌則宗廟郊社之所用其體不  
過此三者而已而其義則有比興賦之分焉  
然去聖既遠學者徒抱焚餘殘脫之經俵俵  
然千有餘年之後則亦孰能無失於其間哉  
文公以邁古超今之學集諸儒之大成詩傳  
一書亦既脫略衆說一洗舊失而新之又以  
為詩亡之後獨楚人之辭得夫變風變雅之  
體裁復即其書嚴加櫛括而訓註以傳於是



古音之見於今者煥然無遺憾矣先生師之  
宗之選詩補注既視此二書為無愧而補遺  
續編亦皆有以成公素志之所欲則其所見  
何可量哉非其學問之精博曷以有是哉竊  
嘗論之詩者人心感物而動形諸咨嗟詠嘆  
者也感於中者有邪正則形於外者有善惡  
善者法之而惡者戒之皆所以為教也善之  
不足以為法惡之不足以為戒君子何取於  
斯焉詩與楚辭既經聖賢之刪述固已垂教

萬世矣繼是而後以辭章名世者無慮數十  
百家亦有可取以為教者乎抑亦有未然乎  
漢魏及晉蓋皆去古未遠流風餘韻猶有存  
者唐宋遠矣時則有若杜少陵韓昌黎諸人  
有若王文公及我文公亦皆豪傑之士不待  
文王而興者歟以為教詎曰不然嗚呼此文  
公所以有志於采擇而先生因之取則也世  
之學者誠能從事於斯探之補注以浚其源  
廓之補遺以博其趣參之續編以盡其變而



又養之以性情之正體之以言行之和將見  
溫柔敦厚之教得諸優游滂泆之表則所謂  
羽翼風雅於斯世者蓋亦庶乎其有徵矣然  
則先生是書雖與文公諸書並傳可也先生  
名履其字坦之宋侍御史忠公四世孫忠公  
私淵文公者也固有所受哉至正二十三年  
冬十有一月日南至金華戴良序

如古樂府傷歌行乃後人掇拾模擬淺近易到  
應休璉百一詩詞多鄙俚殊非雅製傳長虞贈  
何劭等雜冗而不精潔潘安仁悼亡徒發乎情  
而不止禮義謝宣遠後賦馬臺集景有餘而意  
不足類延年侍遊京口雕斲藻績而乏蕭散之  
趣故皆不得而錄其餘自可類雅矣  
選詩四言雖多率皆拘拘模倣踏襲風雅詞意  
讀之使人可厭今特取其能稍融化稍異於衆  
者錄之以備一體

一凡一人之詩可采者多但詞意未免重複故必

擇其尤者錄之若一人僅有一篇可取則亦錄而不遺也

一兄詩人之家世出處歷仕年代節行封謚並詳考史傳略具始末于姓名之下使覽者有考焉  
補註者補前人之所不足也大意竊取朱子詩傳為法先明訓詁次述作者旨意間有先正論及此者亦附焉庶幾詞達而義明使初學易入也

一舊註李善釋事而遺意其子邕雖間為補附而不及精詳五臣因其繁釀乃更為註解而乖謬

### 選詩補註凡例

一選詩云者梁昭明太子統所選者也詩自孔子刪後殆未易言然今人欲知漢魏以下諸作類賴昭明此編之存愚故特於其中重加訂選得二百十有二首又常恨陶靖節詩在文選者甚少今就其本集增取二十九首又於後漢書得鄺矣詩二首於文章正宗得曹子建怨歌行一首於阮嗣宗集得詠懷二首皆文選所遺者總二百四十六首釐為八卷其它如經史所載歌謠樂府集所錄古詞別當刪取而續傳也



一重選之法必其體制古雅意趣悠遠而所言本於性情關於世教足為後學準式者取之間有篇中一章可摘取者亦不啻去且三百篇有美有利惟十三國變風或載男女淫奔之詞聖人固已垂戒於前矣今所選專以二南雅頌為則其詞意頗有不合於此者一切刪去

所選詩較之曾原演義除陶詩外增多者幾八十首於演義所錄而補註之不取者三十九首如魏武帝短歌行文帝芙蓉池劉公幹公燕陸士衡從軍苦寒等篇其說並已見各人詩註又

尤多近世曾原頗得梗槩又或詳而不要略而不明使學者無所取正然此諸家之說互有得失故補註多採用之凡眾說同者則但稱舊註若所論特異則著姓名以表見之

一詩意本有關於時事舊註或晦昧而不宣今為考諸史傳發其歸趣然後知詩人之用意非徒作也

一詩中字有訛誤其證據明白者正之註云舊作某字非是若字本誤眾說乃牽強而不通者圈之註云當作某字有疑似者不圈但云疑當作



某字或有音聲之訛字畫偏傍之誤當作某字者並疏其下

詩有協韻並依續得及楚詞箋註例仍參考吳材老韻補各附其下

語有精義或意思悠遠者從旁點識若全篇有餘韻者圍意切要而語稍晦或未工者抹庶使學者或得因此而尋玩其意味也

右凡例十二條述所以補註選詩之意如此也噫作詩固難矣而知詩為尤難自秦漢置博士各專一經而治詩者皆不免惑於小序失其本義至宋殆千有

年乃有朱子集傳者出而後學始得其宗詩其果難知哉漢魏及晉作者去古未遠而風雅之餘韻猶存惜乎註者未悉其蘊使詩人優游詠歌之趣忠憤懇切窮阨悲怨之情可以使人感發而興起者不獲見知於後世是可歎也予窮居草澤竊以吟詠自娛因獲究夫作者之旨趣而裡有得焉輒不自揆而為之補註雖不敢妄擬前人著述之萬一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未必無所助也同志之士幸相與訂正之



選詩補註目錄

卷之一

漢詩

古詩十九首

古樂府二首

飲馬長城窟行

長歌行

蘇子卿詩四首

李少卿與蘇武三首

班婕妤怨歌行一首

張平子四愁詩四首 七言

三十五首



古詩十九首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Inches  
Centimetres

卷之二

鄧炎詩二首

魏詩一

三十四首

魏武帝苦寒行一首

魏文帝四首

善哉行四首

雜詩二首

燕歌行七首

曹子建十九首

朔風四首

雜詩六首

七哀詩

贈白馬王彪七首

贈徐幹

贈丁儀

贈王粲

又贈丁儀王粲

送應氏

三良詩

筮篋引

美女篇

名都篇

怨歌行

王仲宣四首

七哀詩二首

雜詩

詠史

劉公幹四首

贈從弟三首

雜詩



卷之三

應德璉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一首  
繆熙伯挽歌一首

魏詩二

十六首

阮嗣宗詠懷十三首

嵇叔夜贈秀才入軍三首

四言

晉詩一

二十一首

張茂先四首

勵志 四言九章

雜詩

荅何劭

情詩

司馬紹統贈山濤一首

何敬祖贈張華一首

傅休奕雜詩一首

王正長雜詩一首

孫子荆陟陽侯一首

左太冲十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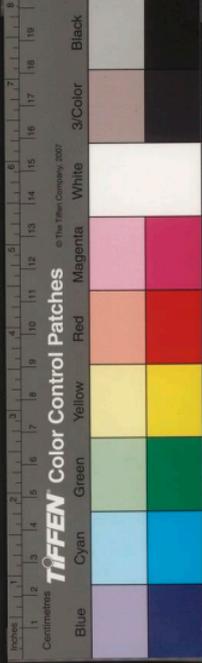
詠史七首

招隱三首

雜詩

張季鷹雜詩一首

卷之四



晉詩二

三十七首

張孟陽七哀詩一首

張景陽七首

詠史

雜詩六首

陸士衡十三首

猛虎行

短歌行四首

門有車馬客行

飲馬長城窟行

豫章行

長安有狹邪行

招隱

塘上行

贈從兄車騎

園葵

贈尚書郎顧彥先 為彥先贈婦二首

陸士龍二首

為顧彥先贈婦

答張士然

潘安仁在懷縣作一首

石季倫王昭君辭一首

曹顏遠感舊詩一首

潘正叔迎大駕一首

劉越石二首

重贈盧諶

扶風歌

盧子諒二首



特興

郭景純遊僊詩五首

謝叔源遊西池一首

贈崔溫

卷之五

爵詩三

三十七首

陶淵明

停雲

榮木並四言

九日閒居

歸田園居三首

移居二首

和劉柴桑

和郭主簿

贈羊長史

歲暮和張常侍

始作鎮軍參軍

懷古田舍

西田穫早稻

飲酒十首

擬古五首

雜詩二首

詠貧士

詠荆軻

讀山海經

桃源詩

挽歌詩

卷之六

宋詩一

二十五首

謝靈運

述祖德二首

九日從戲馬臺集



卷之七

卷之七

宋詩二

謝宣遠三首

張子房詩

王撫軍庾西陽集別

謝惠連三首

西陵遇風獻康樂 構水

顏延年八首

還至梁城

登巴陵城樓

道中憶山

八華子岡

二十六首

從遊京口北固

之郡初發都

鄰里相送至方山

過始寧墅

富春渚

晚出西射堂

登池上樓

遊赤石進帆海

初出郡

田南樹園

酬從弟惠連

石壁精舍還湖中

南樓望所逢客

石門新營

登石門最高頂

於南山往北山

從斤竹澗越嶺

廬陵王墓下作

登臨海嶠與從弟

初發石首城



秋胡詩九章

幼曹子建白馬篇

出自蘄北門行

白頭吟

代君子有所思

學劉公幹體

行樂至城東橋

五君詠五首

東武吟

東武吟

東武吟

東武吟

擬古二首

詠史

鮑明遠十一首

卷之八

齊梁詩

十六首

謝玄暉九首

夜發新林至京邑 酬王晉安

之宣城出新林浦 在郡卧病呈沈尚書

郡齋答呂法曹 和伏武昌登孫權城

登三山望京縣 觀朝雨

銅雀臺詩

沈休文四首

應詔餞呂僧珍 別范安城

冬至後至丞相弟 遊沈道士館



江文通三首

劉太尉傷亂

陶徵君田居

休上人怨別

凡二百四十六首

選詩卷第一

漢詩

古詩十九首

三十五首

上虞劉履補註



詩以古名不知作者為誰或云枚乘而梁昭明既以編諸蘇李之士李善謂其詞兼東都非盡為乘詩故蒼山留原演義特列之張衡四愁之下夫五言起蘇李之說自唐人始然陳徐陵集玉臺新詠分西北有高樓以下至生年不滿百凡九首為乘作



江文通三首

劉太尉傷亂

陶徵君田居

休上人怨別

凡二百四十六首

選詩卷第一

漢詩

古詩十九首

三十五首

上虞劉履補註



詩以古名不知作者為誰或云枚乘而梁昭明既以編諸蘇李之士李善謂其詞兼東都非盡為乘詩故蒼山留原演義特列之張衡四愁之下夫五言起蘇李之說自唐人始然陳徐陵集玉臺新詠分西北有高樓以下至生年不滿百凡九首為乘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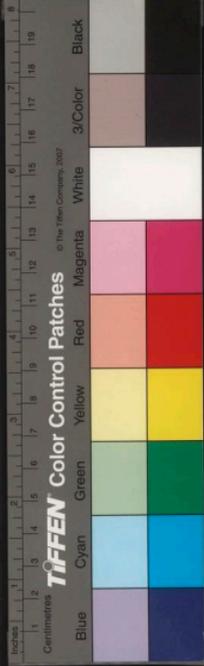


而上東門宛洛等語皆不在其中仍以冉  
冉孤生竹及前後諸篇別自為古詩蓋十  
九首本非一人之詞徐或得其實者也蔡  
寬夫亦嘗辯之今姑依昭明編次云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  
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胡馬依北風越鳥巢  
南枝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謝火浮雲蔽白日遊  
子不顧返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勿復歎又  
道去聲努力力加餐飯如字  
又遠反

此於六義為賦中有比也行行行而不已也重再

也生別離者言人情之至切也楚詞云悲莫悲兮  
生別離蘇子卿亦曰淚為生別滋涯畔道言也○  
賢者不得於君退處遐遠思而不忍忘故作是詩  
言初離君側之時已有生別之悲矣至於萬里道  
阻會面無期比之物生異方各隨所處又安得不  
思慕之乎夫以相去日遠相思愈瘦而遊子所以  
不復顧念還返者第以陰邪之臣上蔽於君使賢  
路不通猶浮雲之蔽白日也然我之思君不置甚  
底于老宜如何哉惟自遣釋努力加餐而已蓋亦  
卷耳酌金罍不永懷之意觀其見棄如此而但歸



咎於護佞曾無一語怨及其君忠厚之至也

青青河畔草

叶此

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

窻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昔為倡家女今為蕩

子婦蕩子行不歸空床難獨守

興而比也鬱通作莧茂也詩云苑彼柳斯盈盈姿

容充滿貌當出皆自呈露之意牖穿壁取明之交

樞憲也娥娥美好也倡女樂也蕩子列子所謂去

鄉土遊四方而不歸者世謂狂蕩之人是也○曾

原謂此詩刺輕於仕進而不能守節者得之言青

青之草鬱鬱之柳其枝葉非不茂也然無貞堅之

操一至歲寒則衰落而不自保以興世俗輕進之

人自衒以求售其才質非不美也然素無學識不

知自脩之道一遭困窮則放濫無恥而欲其固守

也難矣且不斥言之而婉其詞以倡女為比其深

得詩人託諷之義歟

青青陵上柏

柏各叶

磊磊澗中石蒼蒼陵上柏

如遠行客

各叶

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為薄

策駕馬游戲宛

於元

與洛洛中何鬱鬱冠帶自相索

艷各反

叶

長櫜羅夾巷王侯多第宅

望雙闕百餘尺

器各反

極宴娛心意戚戚何所迫

各反



興也。大阜曰陵。磊磊石衆大貌。聊粗畧之詞。駑馬之遲鈍者。宛漢縣名。屬南陽郡。即今南陽府也。洛洛陽東都也。鬱鬱氣盛貌。索求訪也。通道四達謂之衢。羅網布之義。巷衢中相通之別道。第者王侯之居。有甲乙次第也。兩宮蔡質漢官典職云。南宮北宮相去七里是也。闕門觀也。詳見崔豹古今注。○人有見陵上之柏。閱歲不凋。洞中之石。堅貞不朽。而人生寄世。忽如行客。遠去乃不在二者之長存。於是感物興懷。欲以斗酒宴樂。聊且相厚。而不至於薄也。故又言出遊宛洛之間。觀夫王侯第宅。

宮闕之盛。而冠帶之人。自相求索。極宴以為樂。則人之不能自娛。而常戚戚憂慮者。何所驅迫。而然乎。蓋感歎至此。則意愈切矣。然彼之極宴。豈不過於奢靡。而我之斗酒。相厚。殆不失性情之正者歟。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彈箏。奮逸響。新聲妙入神。令德唱高言。識曲聽其真。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伸。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飈塵。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為守窮賤。軼軻長苦辛。

賦也。良猶嘉也。難具陳者。有所自得。而難言也。奮揚也。逸縱奔之意。入神言音聲之妙。變化不測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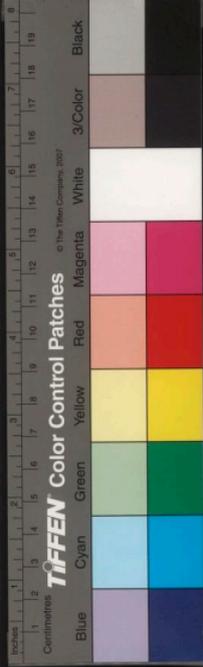


其必有說矣

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以前交疏結綺窻阿閣三  
重堦叶堅上有絃歌聲音響一何悲誰能為此曲無  
乃把梁妻叶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叶胡一彈  
再三歎慷慨有餘哀叶於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  
願為雙鳴鶴奮翅起高飛

比也西北乾位君所居也交疏結綺即漢書所謂  
綺疏蓋今之亮格窻刻鏤疏通而於交綴之處以  
丹青飾為綺文也阿隅也閣說文云以杙承板所  
以止扉者以其四隅皆有欄楯可以通行謂之阿

高言猶曰高歌中舒也寄者不久必歸之謂奄亦  
忽也高足置傳馬也凡傳馬下足為乘傳中足為  
馳傳高足為置傳津濟渡處轆軻車行不利也故  
人不得志亦謂之轆軻○士之厄於困窮不苟進  
取而安守其節唯與同志宴集相為歡樂而已然  
其所樂有難具以語人而但播之音樂歌其德著  
在知音者自能審其真趣焉耳且得時行道之願  
人人所同今乃未獲申其志意則人生寄世如鷗  
風飛塵幾何而不至息滅耶故又設為反辭以寓  
憤激之情焉黃文雷曰含要津守窮賤豈人情哉



閣階梯也梯三重則閣亦三重以見樓之高也祀  
梁妻齊大夫祀殖之妾即孟子所謂善哭其夫者  
梁殖之字也事見孔衍琴操商金行之聲稍清有  
傷之義焉徘徊舒遲旋轉之意慷慨謂不得志而  
內自憤激也○魯原曰此詩傷賢者忠言之不用  
而將隱也高樓重堦比朝廷之尊嚴絃歌音響喻  
忠言之悲切祀梁妻念夫而形於聲此則念君而  
形於言徘徊而不忍忘慷慨而懷不足其切切於  
君者至矣歌者苦而知音稀惜其言不見用將高  
舉而遠去此說得之愚按玉臺集以此篇為枚乘

作豈乘為吳王郎中時以王謀逆上書極諫不納  
遂去之梁故託此以寓己志云爾篇末有雙鶴俱  
奮之願意亦可見

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去聲後誰所思  
在遠道還顧望舊鄉長路漫浩浩同心而離居憂傷  
以終老

賦也水行為涉芙蓉荷華也水所鍾聚曰澤多芳  
草者見可采者之非一也舊鄉即所思之處因涉  
江而還望之漫浩浩皆大水貌言路長無涯際也  
○客居遠方思親友而不得見雖欲采芳以為贈



而路長莫致徒為憂傷終老而已詳此豈亦故乘  
久遊於梁而不歸故有是言及孝王薨而乘歸則

已老矣未幾武帝以安車蒲輪徵之竟死于道

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玉衡指孟冬當作秋詩意

守鑿齊引皆由一衆星何歷歷白露覆野草時節忽

復扶又反易秋蟬鳴樹間玄鳥逝安適昔我同門友

高舉振六翮不念携手好壻棄我如遺跡南箕北

有斗牽牛不負軛得之良無磐石固虛名復何益

賦而興也促織蟋蟀也玉衡謂北斗杓歷歷遠布

之貌玄鳥燕也按春秋考異郵立秋促織鳴月令

季夏蟋蟀居壁孟秋白露降寒蟬鳴仲秋玄鳥歸

皆記時物之變也逝往振奮也翮鳥之勁羽凡鳥

之善飛者皆有六翮良之言亮也磐天石也○此

詩怨朋友之不我與也親時物之變異感節序之

流易有志願者能不動於中手因思昔者同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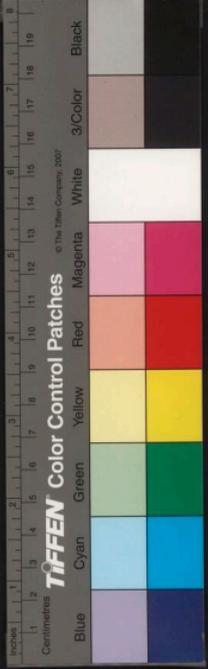
友高舉自奮乃不念平生以要之好竟棄我如遺

跡然如詩所謂維南有箕不可以斂揚維北有斗

不可以挹酒漿睨彼牽牛不以服箱是皆虛有其

名而不適於用者以興為朋友者亮無貞固之心

而徒事虛名是無益也此雖不言其所以怨望而



貴其不援引之意亦可見矣

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與君為新婚兔絲附女蘿  
兔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千里遠結婚修悠隔山陂  
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  
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為  
典而比也冉冉弱貌曲阜曰阿兔絲女蘿草之同  
類者女蘿蔓松而生枝正青兔絲則蔓聯草上黃  
赤如金附者纏綿之意適理為宜陂水澤也軒曲  
輶轎車也來歸也蕙蘭皆香草以此已之德舍者  
初開而未盡發也既曰含英而又言揚光輝者存

諸中而見于外也亮信也高節謂執一定之見自  
以為高者也○賢者既出仕久而未見親用自傷  
不得及時行道以揚名後世將與碌碌庸人俱老  
死而無聞是以不忍斥言其君乃託新婚夫婦為  
喻而作是詩泰山衆山之尊有君道焉故以起興  
言彼孤生之竹則結根於泰山之阿矣此與君為  
新婚者則如兔絲之附女蘿矣夫兔絲之生有時  
則夫婦之會固有其宜何千里結婚之後不由此  
道乃致遠隔使我思望不置將恐如芳鮮之花過  
時不采而與衆草同腐是可傷也然君亮必自執



高節不復轉移則賤妻亦何為哉此亦怨而無可奈何之詞也一說君但信我之能執高節以自守亦復何為亦通

庭中有奇樹綠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此物何足貴但感別經時賦也華滋光澤貌爾雅謂華桐作為榮懷謂襟抱之間致送詞也○此懷朋友之詩因物悟時而感別離之久也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織織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

盈盈一水間脉脉不得語

比也迢迢高貌牽牛一名河鼓在河漢之西女織女也在河漢之東淮南子云烏鵲填河而渡織女道書亦有牽牛娶織女之說故世俗相傳以為事實擢引也札札機杼聲杼機之持緯者脉脉字當作脈相視貌○此言臣有才美善於治職而君不信用不得以盡臣子之忠猶織女有皎潔織素之質勤於所事不得與牽牛相親以盡夫婦之道也惟其不得相親有所思係心不專在故雖終日機織不成文章唯有泣涕而已夫河漢既清且淺相



去甚近一水之間分明盼視而不得通其語是豈無所為哉含蓄意思自有不可盡言者爾

迴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  
所遇無故物焉硃皮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時立身苦  
不早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奄忽隨物化榮名以  
為寶

賦也迴車云者有怨自省悟之意駕言猶興言也  
涉猶歷也茫茫廣遠貌立身謂進德脩業使有所  
成立也化猶死也物化語出莊子○此因迴車涉  
道顧瞻時物之變慨然感悟恨立身之不早也且

人生非金石之固豈能久存於世所可保者特榮  
名而已蓋亦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之意

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回風動地起秋草萋已綠  
四時更干變化歲暮一何速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  
促蕩瀟放情志何為自結束燕辭趙多佳人美者顏  
如玉被服雜裳衣當戶理清曲音響一何悲絃急知  
柱促讀或重用古人不利於詩六月末章云  
飲御諾皮張仲孝友此類甚多後改此馳情整  
中帶沉吟聊躑躅思為雙飛燕銜泥巢君屋

賦而比也逶迤委曲連延之貌晨風蟋蟀皆詩篇  
名躑躅欲行不行之意○此不得志而思仕進者



之詩言見東城之高且長。回風起而秋草已萋然矣。因念四時更相變化而於歲之云暮獨何速邪。然我方以未見君子如晨風之言心懷憂苦。今而歲暮不樂又恐如蟋蟀所賦。徒傷局促。盍亦蕩滌其憂慮。放肆其情志。何苦乃自致結束而不為樂哉。蓋以吾黨之士才美者衆。猶燕趙之多佳人也。彼其備德立言。壹皆獨善其身。故其言往往悲憤激切。而有以其志氣鬱塞未復舒展。亦猶佳人之被服鮮潔。而但當於白理清曲。故其音響悲切。而知絃柱之急促也。是以我之馳情整服。沉吟而

躑躅思與此人同奮才力。以入仕于朝。庶幾得以舒吾苦心。而遂其情志焉爾。故又託為雙燕銜泥巢屋以結之。於此可見當時賢才之遺逸者非特一人而已也。

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黃路。下有陳死人。杳杳即長暮。蒼蒼黃泉下。千載誰永不。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送。賢聖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紋與素。

賦也。上東門。東都門名。白楊柳屬。葉圓而白。古者



庶人之墓多樹之蕭蕭悲淒之聲陳故也杳杳深  
暗無所見也即就也長暮猶言長夜地中有泉曰  
黃泉浩浩水流貌謂陰陽四時運行不息如水之  
流也醫書以飲藥為服被服水之也生繒曰紵白  
練曰素○此驅車郭門因所見而感悟謂死者不  
可復作生者豈能長存人壽有限雖往古聖賢亦  
莫能超越於此者與其逆理以求生不若奉身以  
自養斯亦不失順正俟命之義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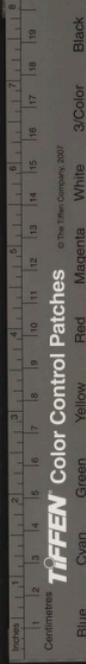
去者日以一作已古疎來者日以親出郭門直視但  
見丘與墳通叶符古墓犁為田松柏權為新白楊多悲

踏反

風蕭蕭愁殺人思還故里聞欲歸通無因

賦也去謂死者來謂生者高阜曰丘墓塚塋之地  
聚土高則謂之墳犁耕摧折也閭里門也○此詩  
大槩語與前篇相類而此則客遊遊遠思還故里  
日與生者相親而不可得故其悲愁感慨見於詞  
氣有不能自己者焉按此亦在枚乘九篇之列若  
與憂傷終老一篇合而觀之信不虛矣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  
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愚者愛惜費但為後人嗤  
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賦也東執也茲年也呂氏春秋云今茲美禾來茲  
美麥噴笑也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列仙傳謂  
其好吹笙有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後乘白  
鶴過緱氏山頭舉手謝時人而去○此勉人及時  
為樂且謂仙人難可與並使之省悟蓋為貪吝無  
厭者發也其亦唐風山有樞之遺意歟

凜凜歲云暮螻蛄夕鳴悲涼風率已厲遊子寒無衣  
錦衾遺洛浦同袍與我違獨宿累曙水長夜夢想見  
容輝良人惟古歡枉駕惠前綏願得常巧咲携手同  
車歸既來不須臾又不處重關亮無晨風翼焉能凌

風飛眇眇以適意引領遙相睇從倚懷感傷垂涕沾  
雙扉

此也螻蛄蟲名按本賦辭義如始蠶率皆厲猛也

遊子本婦人指夫而言今託以喻君也曹子建七

哀詩以宓子喻文帝殆亦此意遺猶指也洛浦宓

妃所在累積也凡婦稱夫曰良人惟思古舊惠授

也綏挽以上車之索古者親迎有壻投婦綏之禮

聞閨門也晨風鷓之別名眇眇旁視瞻望也從倚

以見其心不安於一處也○此忠臣見棄而其愛  
君憂國之心不能自已故託婦人思念其夫而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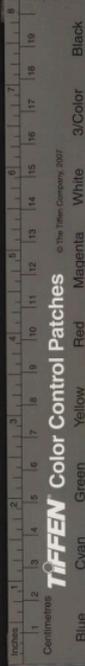


是詩言歲暮蟲鳴以比世道漸衰而小人得時也  
涼風厲而遊子無衣以比陰邪既盛而君無巨輔  
之者且君雖有賢者而不能用亦猶錫衾遺於洛  
浦而不以御如我夙昔與之同袍者亦相違遠使  
之獨宿既久常於夢寐想見而不敢忘其或精誠  
感通君懷舊歡而枉顧我願攜手以同歸然皆夢  
中所遇不久與處徒虛美耳於斯時也既不能奮  
乘以相從則惟瞻望自適不免感傷而垂涕此可  
見其愛之深思之切不自知其若此也  
孟冬寒氣至此風何慘慄愁多知夜長仰觀衆星列

質叶力反三五明月滿叶四反五蟾兔缺叶區反客從遠方來遺  
我一書札律反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叶卑反置書  
懷袖中三歲字不滅叶莫反一心抱區區懼君不識察

叶反  
律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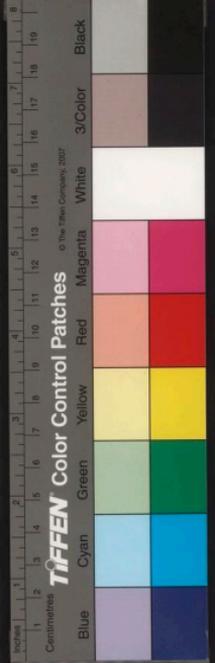
此也慘慄寒之甚也三五十五日也禮記云月生  
三五而盈四五而闕此云四五謂二十日也蟾兔  
世言月中有蟾蜍白兔戰國策則云月魄象蟾兔  
缺者謂月缺則蟾兔亦從而不完也札簡也區區  
小貌謙詞也○此君子憂世道之日衰審出處之  
定分以答或入之詞託言孟冬北風愈寒晝短而



夜長豈非陰盛陽微君子道消小人道長之時乎  
觀羣小之在朝而賢者退處亦猶明月既缺則眾  
星繁列也所謂三五月滿者乃是追思朝廷全盛  
氣象歎當時猶及見之今不然矣蓋君子於此則  
當卷而懷之可也而傲舊榮達之人因遠來之客  
寄遺我書其言相思久別始有相招出仕之意我  
則非不感其勤厚而敬佩之然於我區區所抱之  
懷恐其終不能識察也觀此則其持身之謹重待  
物之溫恭自可見矣

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尚爾

文彩雙鴛鴦裁為合贈歡被著反以長相思緣喻  
反以結不解叶舉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  
賦也二丈為端綺文繒也著鄭氏儀禮注謂充之  
以絮也按禮韻絲絮裝衣曰褚義與此同則字當  
通用緣邊飾也○此言朋友道合不以相去之遠  
而有間且即以其所遺之綺為被者蓋因其有雙  
鴛之文而又製為合歡加以長相思之著結不解  
之緣如此則其情親義固愈久而不能離矣然此  
著此緣皆託言相思不解而虛標其名非必實有  
是物也



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帷一作憂愁不能寐攬衣起徘徊成反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出戶獨彷徨愁思當告誰引領還入房淚下擊沾裳衣賦也攬手取也彷徨步迴旋而心不安貌○舊註李周翰以此為婦人之詩謂其夫客行不歸憂愁而望思之也曾原以為獨醒之人忤世無倚撫時與悲之作今詳味其辭氣大槩類婦人當以前說為是

### 樂府古辭

呂延濟曰漢武帝定郊祀散采齊楚趙魏

之聲以入樂府名字磨滅不知作者故稱古辭也詳此則此辭宜次諸古詩十九首之後

### 飲馬長城窟行

長城戰國時趙燕皆嘗築之以備胡自陰山止遼東謂之古長城至秦始皇西起臨洮東入高麗連亘萬里按鄴道元水經注及樂府廣題謂其南北皆有泉窟漢時征戍之士飲馬于此乃作是曲王僧虔伎錄以為相和歌詞之瑟調曲也凡婦人思遠



者亦借此題以寄情焉

青青河邊草綿綿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宿昔夢見之  
夢見在我傍忽覺在它鄉它鄉各異縣展轉不可見  
杜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為言  
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  
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上有加飡食下有長相憶  
興而此也青青謂青而又青迤邐不絕之貌綿綿  
不安席也媚親好也○征夫之婦見河邊之草青  
青不絕因思其夫行役遠道又念宿昔感於夢寐

而展轉之頃已不可見則其情慮有非它人所  
能知者譬猶枯葉搖落乃知天風海水曠蕩無障  
乃知天寒不經離別之人焉知思遠之苦彼但入  
門各自媚好誰肯相與慰問之乎惟賴所思之人  
遠遺素書使我致敬而讀之知其勤厚不忘可以  
自釋耳此篇情思深宛景宜涵泳其詞雖若斷間  
意實相屬讀者不為舊註所惑可也

長歌行

此亦相和歌詞之平調曲也按古今注謂  
長歌短歌言壽命長短有定分也考之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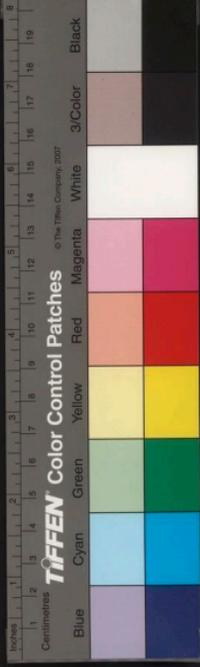


武帝陸士衡及唐人諸篇皆言運短促  
當及時自勉然二曲一致初無彼長此短  
之分李善引古詩長歌正激烈魏文帝短  
歌微吟不能長等語以為歌聲有長短非  
言壽命也斯得名題之本意

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  
常恐<sub>怯</sub><sub>後</sub><sub>秋</sub><sub>節</sub>至焜<sub>朝</sub>本<sub>黃</sub>華葉衰<sub>百</sub>北東到海  
何時復西歸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此也葵菜名常傾葉向日晞暴乾也焜說文云焜  
也謂葉變衰而黃色焜煌也○此言人之待時猶

葵之待日當天下有道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莫不  
各遂所志而功名顯著及世運衰朝不信道則賢  
者皆擯棄而銷落譬之春陽和煦雨露膏澤之時  
萬物莫不暢茂而光輝至於秋風一起而華葉變  
衰矣且亨嘉之運難逢進脩之功易沮年與時馳  
亦猶百川之赴海而不復回苟不自奮而幼學壯  
行則老而傷悲復何及哉詳此非惟自勉亦以勉  
人也

蘇武字子卿杜陵人武帝天漢元年以中郎將  
使匈奴十九年不屈節初幽置大窖中卧齧雪



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徙之北  
海上使牧羝杖漢節卧起不舍節旄盡落會昭  
帝與匈奴和親得歸漢拜為典屬國至宣帝神  
爵二年卒年八十餘與功臣圖像麒麟閣

詩四首

骨肉緣枝葉一結交亦相因四海皆兄弟誰為行路人  
死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昔為鴛與鴦今為參與辰  
昔者常相近鞋邊若胡與秦惟念當離別思情日以  
新鹿鳴思野草可以喻嘉賓我有一尊酒欲以贈遠  
人願子留斟酌叙此平生親

賦也緣連絡之意鴛鴦匹鳥也雌雄偶居而不相  
離參辰二星名東西異處而不相比胡秦敵國不  
相親者喻譬也○此子卿別昆弟之詩言骨肉之  
親本同一體如枝葉之相連本同一樹者也彼結  
交為友者亦相親依雖四海之人皆得以為兄弟  
而不為路人矣况我連枝同體非結交四海比者  
何乃昔常相近而今成乖別耶然昔者相近之時  
玩爨以為常邈然若無所係及當離別則思念之  
情有日新而不已者焉彼鹿鳴相呼思得野草以  
共食尚可取喻以燕樂嘉賓今兄弟遠離有酒盈



尊且願相留斟酌以叙平生之觀也其委曲盡情亦彷彿常棣之遺意歟

結髮為夫妻恩愛兩不疑歡娛在今夕燕婉及良時征夫懷往路起視夜何其歸參辰皆已落去從此辭行役在戰場相見未有期握手一長歎淚為辭生別勞力愛春華莫忘費樂時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

賦也結髮李善曰取笄冠之義伊川程子亦曰如結髮事君結髮與匈奴戰只言初上頭時也燕安婉順也其語辭滋益也○此子卿出使特別妻之

詩其夫婦之情義臣子之忠誠藹然見于言外嘗原曰夫奉君命以出別其室家即以死誓捐軀報國素志如此宜虜庭之不屈節也

黃鶴一遠別千里願徘徊胡馬失其群思心常依何况雙飛龍羽翼臨當乘威幸有絃歌曲可喻中懷謝請為遣子吟冷冷一何悲綠竹厲清聲慷慨有餘哀制於長歌正激烈中心愴以摧互展清商曲念子不得能歸俛仰內傷心淚下聲不可揮願為雙黃鶴送子俱遠飛

賦中有比也乘離背也喻開曉也游子吟古曲名



琴操有楚辭子龍丘高者三年出游思歸故鄉而  
作楚引此曲也厲猶振也激烈言歌聲如水  
之激火之烈也愴傷摧折展轉也揮以手去之不  
可揮言多也○此子卿在匈奴時得歸漢而與李  
陵別之詩故首以雙飛龍為比後以子不得歸為  
念蓋同在匈奴十一年其間羈旅之態抑塞之懷  
相知者惟吾二人一旦遽別言歸豈忍舍哉此其  
衷誠痛但有不自知其語之複者後村劉克莊曰  
願為雙黃鵠送子俱遠飛者陵雖萬無還理武尚  
欲拔之以歸漢忠厚之至也

燭燭晨明月

馥馥秋畫作我字

蘭芳芬馨長一作夜

發隨風聞聲去

征夫懷遠路遊子戀故鄉寒冬十

二月晨起踐嚴霜俯觀江漢流仰視浮雲翔良友遠

別離各在天一方山海隔中州相去悠且長嘉會難

再一作遇歡樂殊未央願言君崇令德隨時愛景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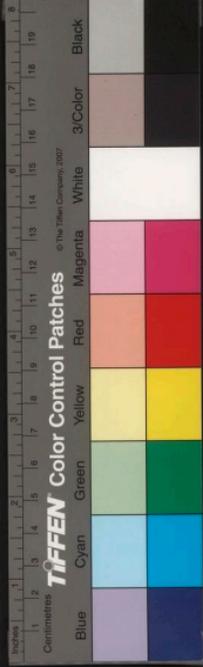
此也中州中國也殊若詩殊異乎公路之殊猶言

却也央盡也○因遠遊南國將別朋友而歸為賦

此詩晨月以其儀容之光霽蘭芳以喻其德美

之播揚而芬馨聞我則又以見其交契之同心焉

耳夫良友有如此者今我當還故鄉見江漢之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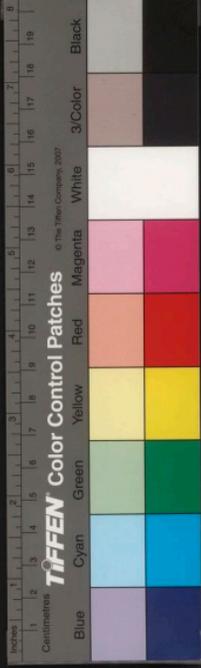
浮雲之翔亦知己之行邁不止而與其相離日遠矣且朋友之嘉會難再而隨時之歡樂未央故於臨別贈言重以相勉也○愚謂子卿既能杖節專漢揚名顯親其於君臣父子之道可謂盡矣况詩中所述兄弟夫婦之親朋友之義藹然充溢如此校之其他篇什欲未無虧於五典如子卿者蓋絕無而僅有耳學者不可不審也

李陵字少卿隴西成紀人前將軍廣之孫也少為侍中建章監善騎射為騎都尉天漢二年將步卒五千擊匈奴轉鬪矢盡遂降虜漢於是族

其家單于以女妻之立為右校王在匈奴二十餘年卒

與蘇武三首

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屏營衢路側執手野踟躕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風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欲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賊也良時謂君臣際會之時須臾斯須皆少待之頃屏營惶恐不安貌踟躕行不進也晨風旦風也○少卿既失身匈奴思欲復還漢庭不可得矣及蘇武歸因作詩為贈故首歎良時不再至以起傷



別之端也。况又見浮雲之馳，奄忽相踰，則知人之離散如風波一失而相去遠矣。故其執別戀戀之情不能自已，亦欲乘風而以身俱往也。

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徘徊蹊路側，恨恨一作不能得。辨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為期。

賦也。河北方流水之通名，梁橋也。弦者，月缺其半之名。望者，月滿之時。與日相望也。○初少卿說武降已謂終不得歸漢矣。及和親之後，而匈奴又詭言武死，今其歸也，誠出少卿之不意，宜其握手驚

問恨恨而不能辨也。然思舊之情，曷已離會之理，可推故以日月弦望為喻，而相期於皓首，亦自遣釋云耳。○李周翰謂武使匈奴時，陵贈此詩，而曹原取之非也。凡使者奉君命出疆，在朝之臣或有贈言自當慷慨規，祝不應預逆其不歸而有風波失所長從此別，及長相思皓首為期等語。况二人素稱相善，又豈忍言此哉。林實夫以此為答武黃鵠遠別之詩，得之矣。

嘉會難再遇，三載為千秋。臨河濯長纓，念子悵悠悠。遠望悲風至，對酒不能酬。行人懷往路，何以慰我愁。



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網罟

賦也三載為千秋猶詩所謂一日不見如三秋之意長纓非冠纓也馬鞅亦謂之纓終軍請受長纓以羈南越王者恐即此屬也○因濯纓而念遠行之人望悲嵐而舉盈觴之酒其詞氣稍緩與前二詩不同豈此篇獨為出使時所贈者歟○或疑蘇李詩皆後人所擬作為武在長安何為乃及江漢陵詩用盈字不應觸惠帝諱此殆不必深辨也班婕妤子預接左曹越騎校尉况之女司空掾彪之姑也少有才學成帝選入宮以為婕妤帝嘗

遊後庭欲與同輦載辭之每進見上疏依則古禮後趙飛燕自微賤興因諧其祝詛考問之對曰妾聞脩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愆如其無知愆之何益上善其對遂求得共養太后長信宮嘗作賦自悼怨歌行

按伎錄此相和歌詞之楚調曲也

新製一作裂齊紉素鮮皎作潔如霜雪裁為合歡扇

圓一作團似明月出入君懷初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颺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古通辭



比也紬素出齊地荀悅漢紀云齊國獻紬素綉  
通作姦疾風自下而上者也○婕妤既退廢東宮  
因以紈扇自喻而作此曲其言新製齊紈辭如霜  
雪則備已有潔白之行矣及合歡成扇圓如明月  
則事君無虧缺之儀矣至於承君寵幸又溫惠而  
不驕且專乃如微風足以洗滌煩熱必持動搖然  
後應之耳唯常慮夫時移事變或有邪媚上僭如  
秋姦暴疾自能移奪吾君之心則將不免於棄捐  
而恩情中絕矣今乃果罹於此其得已於言哉此  
晦菴朱子所謂情雖出於幽怨終不過於慘傷者

當與自悼賦蕪觀可也

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通五經尤善於天文  
陰陽歷算永元中舉孝廉連辟公府皆不就安  
帝時徵拜為郎中再遷太史令順帝陽嘉中遷  
侍中宦官懼其毀己共譏之出為河間王相三  
年上書乞骸骨徵拜尚書卒

四愁詩 并序

張衡不樂久處機密陽嘉中出為河間按後漢書順帝  
改陽嘉五年為永和元年又徙出相河間時國王  
在永和初此云陽嘉十恐即或元之年也  
驕奢不遵法度漢書謂其傲狠不奉法憲又多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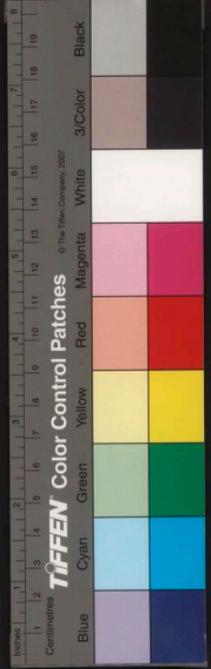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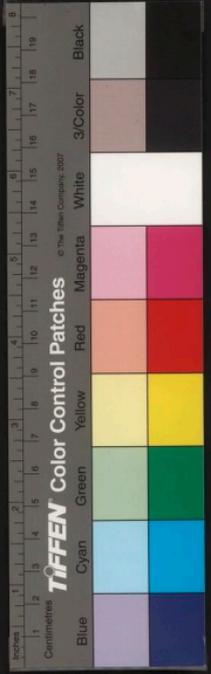
右并兼之家衛下車治威嚴能內察屬縣茲循行  
巧劫皆密知名下吏收捕盡服檜諸豪俠遊客悉  
惶懼逃出境郡中大治爭訟悉獄無繫囚時天下  
漸弊鬱鬱不得志為四愁詩屈原以美人為君子  
以珍寶為仁義以水深雪零為小人思以道術相  
報貽於時君而懼讓邪不得以通其詞曰

一思曰此街大也下微此李周翰曰題首我所思兮  
在太山游叶欲往從之梁父音即叶側身東望涕  
霏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路遠莫致  
倚道遙何為懷憂煩勞

賦而比也太山在兗州為五嶽之尊故以比時君  
梁父太山下小山也以此讓邪小人側身不安之  
貌翰未詳其義錯以金縷文也漢書云王莽造錯  
刀又續漢書云諸侯王佩刀黃金錯鏤此言美人  
贈者喻爵祿之榮也瓊赤玉瑤白玉皆玉之美而  
有英華者也路遠亦以喻讓邪所間倚者行望切  
切之意道遙翱翔自適也

二思曰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側身南  
望涕霑襟美人贈我金五臣琅玕何以報之雙玉盤  
叶蒲路遠莫致倚惆悵叶丑何為懷憂心煩傷





木言一

賦而比也桂林在湘水之南八桂成林其地因名  
桂州今為靜江府湘水出零陵今全州清湘縣也  
琅玕珊瑚之屬按本草具五色生海底網得之古  
惟雍州所真今多產南海惆悵恨望也

三思曰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阪音反後  
側身西望涕霑裳美人贈我貂襜褕何以報之  
明月珠路遠莫致倚踟躕何為懷憂心煩紆

賦而比也漢陽隴西天水郡即今秦州也阪山坡  
可通車者隴阪秦州有大隴山亦曰隴首其阪九  
曲貂鼠屬大而黃黑出東北夷皮可為服飾直裾

謂之襜褕今蔽膝也明月珠海蚌食月光而生者  
因以為名紆曲而亂也

四思曰我所思兮在鴈門音反欲往從之雪雰雰音反  
反側身北望涕霑巾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

玉案路遠莫致倚增歎何為懷憂心煩惋烏玩

賦而比也鴈門在今代州衆山相連中有水道如  
門鴈出其間故名段猶言繡匹也玉案器之貴重

者楚漢春秋淮南侯曰漢王賜臣玉案之食惋與  
歎也○此詩指意已具本序既思太山而又及於  
桂林漢陽鴈門者以見思之不一也四方各有所

浦注一

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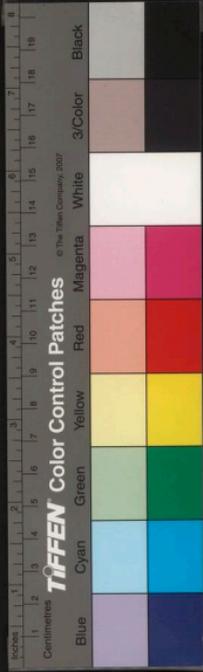
阻亦以喻君之左右前後莫非讒間小人也。是則雖有愛君憂國之忠誠而莫之致卒乃付之無可奈何。但自遣釋焉耳。世謂七言起於漢武帝柏梁詩。蓋如今之聯句在座之人共成之。然未見有自為全篇傳至于今者。故錄此以備一體云。

酈炎字文勝。范陽人。酈食其之後也。有文才。尚志氣。靈帝時。州郡辟命。皆不就。性至孝。舊患風病。遭母憂。復發動。妻始產而驚死。妻家訟之。病甚不能理。對意死獄中。時年二十八。尚書盧植為之誄讚。以昭其懿德。

詩二首

大道夷且長。窘路狹且促。脩翼無卑栖。遠趾不步局。舒吾陵霄羽。奮此千里足。超邁絕塵驅。倏忽誰能逐。賢愚豈常類。稟性在清濁。玉叶富貴有人籍。貧賤無天錄。通塞苟由己。志士不相卜。陳平救里社。韓信釣河曲。終居天下宰。食此萬鍾祿。德音流千載。功名重山嶽。欲反

賦也。夷。平。窘。迫也。趾。足。指。局。拘。縮。貌。絕。塵。莊子註云。去速而不見其塵也。籍。記載也。天錄。本傳註云。謂若蕭曹見名於圖書之類。首誠也。由己。如蔡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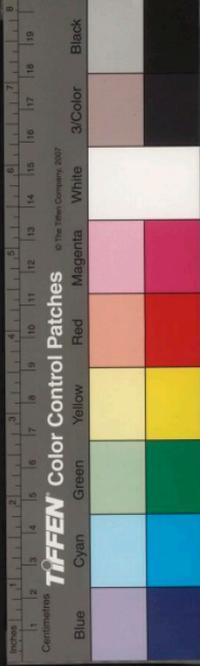


謂唐舉曰富貴吾自取之所不知者壽命是也陳  
平韓信事並見漢書○此文勝言志之詩其意謂  
人稟天地之氣以生既得其氣之清者而為賢自  
與愚濁者不同類矣惟當抗志高遠以行其道安  
守窮賤相時而動則通塞在我不必取決於人蓋  
有志者未嘗無成如陳平韓信始雖困阨間里終  
能享其富貴而垂功名於無窮也

靈芝生河洲動搖因洪波蘭榮一何晚嚴霜瘁其柯  
哀哉二芳草不植大山阿文質道所貴遭時用有嘉  
叶居何反絡澗臨衡室謂詛崇淳華叶胡賢才抑不用遠

投荆南沙叶東河反抱玉乘龍驥不逢樂與和安得孔仲  
尼為世陳四科

興也洲水中可居之地瘁病也絡絡侯周勃灌灌  
嬰也衡室謂權衡之任詛賈詛崇尚也文帝召詛  
為博士議論通達國體帝悅之後欲任以公卿之  
位絳灌之屬害之出為長沙王傅沙即長沙也四  
科謂論語記弟子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各有所長  
也○文勝適遭漢運衰末權姦柄國之時而懷材  
抱器不獲施展故作是詩言芝生失所蘭榮後時  
以興君子有文有質而不利於用反見擯斥如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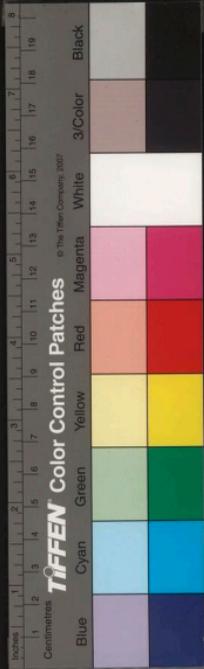
選詩卷第一

驥雖良不逢伯樂下和誰能別識之者安得孔子  
復生為世陳列賢才之科等也○愚按漢詩氣度  
渾厚興趣悠遠多得三百篇流風餘韻下至張衡  
四愁亦未失漢人詞調麗炎當桓靈時語特矯峻  
已有曹魏風氣今故錄于卷末可以觀世變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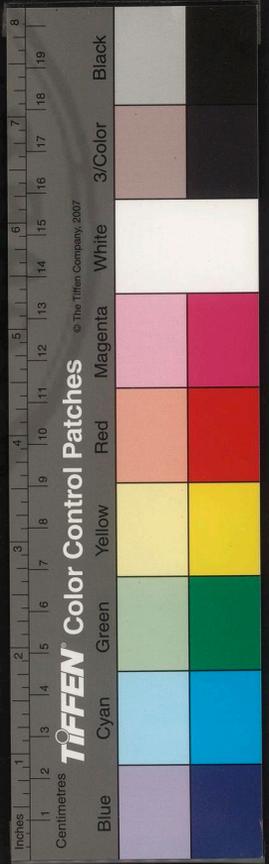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魏武帝... 德師國... 人... 李  
 咸為郎... 都尉... 帝初... 關東州郡起兵討董  
 卓時... 孫高祖... 安河內... 初平二年... 袁紹表為  
 東郡太守... 乘黃巾亂... 入據兗州... 為刺史... 建安初  
 入朝... 為司徒... 校尉... 錄尚書事... 為大將軍... 十三年  
 自為丞相... 十八年... 立為魏公... 二十年... 進爵為王  
 後文帝即位... 追諡曰武皇帝... 廟號太祖

三十四首 補註

3471298 v.2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選詩卷第二

魏詩

上虞劉履補註

三十四首

魏武帝避曹氏諱操字孟德沛國譙人漢舉孝廉為郎拜騎都尉獻帝初關東州郡起兵討董卓時為濟南相屯兵河內初平二年袁紹表為東郡太守乘黃巾亂入據兗州為刺史建安初入朝為司隸校尉錄尚書事為大將軍十三年自為丞相十八年立為魏公二十年進爵為王後文帝即位追謚曰武皇帝廟號太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苦寒行

按校錄此相和歌詞清調六曲之一也後

人或謂之北上行

北上太行汝山艱汝我何魏魏羊腸阪詰屈巨勿車  
 輪為之摧汝樹木何蕭瑟一作北風聲正悲熊羆  
 對我蹲虎豹夾路啼叶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  
 延頸長歎息遠行多所懷我心何佛佛憐憐思欲  
 一東歸水深橋梁絕中道一作正徘徊叶迷迷意失  
 故路薄迫各反暮無宿木行行日已遠人馬同  
 時飢擔囊行取薪谷冰持作糜悲彼東山詩悠悠使

我哀希反

賦也太行山在河內按厚齋王應麟地理攷首自  
 孟州連亘至幽州凡有八陁是為天下之脊羊腸  
 阪史記正義云即太行阪道也今沁州有羊腸山  
 石磴盤紆若羊腸然能罷皆猛獸色黃赤相似熊  
 尤多力能拔樹拂鬱鬱滯也東歸指謀郡而言謀  
 即今亳州也薄迫也斧冰謂天寒水凍碎之以供  
 爨也糜粥也東山詩周公既東征述其往來之勞  
 在外之久以勞歸士者也○此蓋武帝屯兵河內  
 時登陟太行遇天寒而賦之也首言道路之險艱



次叙景物之變異因歎吾行旅日遠思欲一歸而不可得末又念及征夫勞苦迫於飢寒而不得休息也一說水深橋絕以比事之未濟云○按魏武御軍三十餘年手不舍卷橫槊賦詩皆成樂章然昭明所選此篇之外惟短歌而已而西山真氏文章正宗又不取焉且曰杜康始釀者也今云惟有杜康則幾於謔矣周公吐哺為王室致士也若操之致士特為傾漢計耳獨苦寒一篇猶有憫勞恤下之意故錄之吁詩豈易為者哉

魏文帝諱丕字子桓太祖長子八歲能屬文建

安十六年為五官中郎將二十二年立為魏太子太相薨嗣位為丞相魏王稱漢禪遂即帝位  
在位七年

善哉行 四言

此亦相和歌詞之瑟調曲也李善曰善哉者歎美之詞魏明帝步出夏門行亦曰善哉殊復善弦歌樂我情

上山采薇薄暮苦飢谿谷多風霜露沾衣野雉群鳴  
反丘 猿猴相追還望故鄉鬱何壘壘地反 高山有崖  
林和有枝蔓采無方人莫之知人生如寄多憂何為



今我不樂歲一作月如馳湯湯反羊川流中有行舟  
隨波轉薄如字一作轉有似客游策我良馬被我輕裘載

馳載驅聊以忘憂

賦中有興也薇菜名雉求匹之聲詩云雉之朝  
雉尚求其雝薺業密之貌壘壘重疊貌皆指高山  
林木而言故下文因以起興方定所也湯湯流不  
息貌轉薄回旋也○此文帝因征行勞苦感物憂  
傷而歌以自娛也託言上山采薇既不足以療飢  
而徒為風霜所侵且物之群動者尚各求其匹侶  
今我何獨遠離所親而勞于征役乎於是還望故

鄉則鬱然壘壘者又為隔絕使不可見故其憂感  
之懷反復興歎而不能已焉湯湯川流以下三語  
亦以申言歲月如馳人生如寄之意宜乎策馬被  
裘以自遣釋也○西山真氏謂此篇末意類芙蓉  
池特以其中有可采者故錄之愚按芙蓉池一篇  
首言棄輦夜行遊道遙步西園末云遨遊快心意  
保己終百年則是缺人君弘濟之度縱一已流連  
之情其不取也宜矣若夫驅馬出遊聊以寫憂亦  
人情所不能無者讀者不以詞害意可也

雜詩二首



李善曰不拘流例遇物即言故云雜也

漫漫秋夜長烈烈北風涼展轉不能寐披衣起彷徨  
彷徨忽已久白露沾我裳俯視清水波仰看明月光  
天漢回西流三五正縱橫叶胡草蟲鳴何悲孤鴈獨  
南翔鬱鬱多悲思難綿綿思故鄉願飛安得翼欲濟  
河無梁向風長歎息斷絕我中腸

賦也漫漫字通作曼長也烈烈猶栗烈也三五謂  
星也詩云嘒彼小星三五在東鬱鬱積而不舒之  
意○按文帝黃初五年八月以舟師伐吳九月遂  
至廣陵會暴風至龍舟幾覆今此詩首言秋夜北

風烈烈以至彷徨不寐感物思歸而有向風長歎  
斷絕中腸之悲其必作於斯時歟下篇意亦相合  
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  
吹我東南行一作至吳會外吳會非我鄉安  
能久留滯帶反齊置勿復陳客子常畏人

此也亭亭聳立貌回風曰飄以喻擾亂之時吳吳  
郡會稽也莊子釋文云浙江為吳會分界是也  
○此篇以浮雲自喻言由西北而至東南其作於  
廣陵無疑矣且帝實至廣陵而還此云至吳會者  
豈以伐吳欲入其地而言歟然以末句觀之則知



其心事不遂有難以語人者故常畏人知也

燕歌行七言

歌錄云燕地名猶禁苑之類按伎錄此相和歌詞之平調曲也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  
群燕辭歸鴈南翔念君客游思斷腸  
慄慄反黃草思歸戀故鄉何為淹留寄他方  
賤妾榮榮守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沾衣裳  
援琴鳴弦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林星漢  
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

賦而兼比也蕭瑟寒涼之意慄慄心有所不足也榮榮獨也援引也爾本指三星而實自謂也辜之為言故也○此婦人思其君子遠行不歸之詞豈帝為中郎將時止征在外代述閨中之意而作歟然不可考矣其曰慄慄思歸者意其必然之詞何為淹留者又怪而問之之詞也憂來而不敢忘微吟而不能長則可見其情義之正詞氣之柔至如牽牛織女而下因賦所見而反以自況含蓄無窮之思焉

曹植字子建太祖子文帝同母弟也建安十六



年封平原侯尋徙封臨菑文帝即位命諸侯並  
就國黃初二年貶安鄉侯改封鄆音城三年立  
為鄆城王四年徙封雍丘明帝太和元年改封  
浚儀二年復還雍丘三年徙東阿六年加封陳  
王薨年四十一謚曰思

朔風詩四言五章

仰彼朔風用懷魏都顧騁代馬倏忽止徂凱風未至  
思彼蠻方願隨越鳥翻飛南翔

賦也魏都在鄴郡即相州也文帝雖已遷都洛陽  
又以鄴為王業之本基故常往來聽治皆為皇都

馬代冀北郡名其地多產良馬凱風南方之風永

遠也南夷曰蠻○文帝多猜忌諸昆弟各就藩國  
不得以時朝謁黃初四年子建始得自雍丘入朝  
上責躬詩是時待遇禮甚傲恣甚峻既而與白馬  
王彪還國欲同路款叙不許遂憤惋而別此詩必  
還雍丘後作故此章首懷魏都而兼思兄弟之國  
按魏志是年彪為吳王故稱蠻方也

四氣代謝縣景運周別如俯仰脫若三秋昔我初遷  
朱華來希令我旋止素雪云飞

賦也代謝謂更替退去也懸景猶云懸象日月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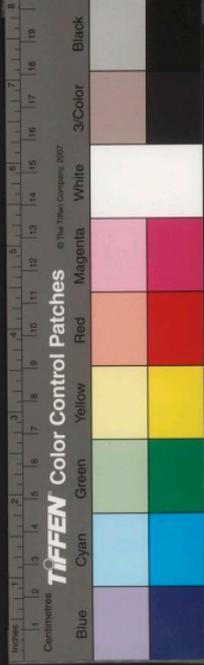
辰也俯仰言不多時也脫忽然之詞選謂自鄆城徙至雍立旋謂自京都還至國也希通作稀止語詞○此因時物之變而知氣運漸周別離易久也俯降千仞仰登天阻風飄蓬飛載離寒暑千仞易附天阻可越昔我同袍今求乖別

賦也八尺曰仞天阻猶言天險千仞天阻皆指山之高險而言載則也離猶言歷也同袍謂兄弟也○言登高陟險遠就封國如逢隨風飄歷歲不返且山之高險尚可踰越而不以為難何兄弟同袍之親乃致阻絕而不得見耶

子好芳草豈忘爾貽繁華將茂秋霜悴之君不垂眷豈云其誠秋蘭可喻桂樹冬榮

賦而此也子爾君皆指文帝○子達性簡易不治威儀不尚華靡惟任性而行文帝往往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宜其所好有不同者是以邪媚日進親愛愈踈故借芳草為喻而言此等不足以持久也且謂君不垂愛於我又豈知我之心而許其為誠哉然誠偽易辨譬彼秋蘭雖芳不若桂樹之後凋也

絃歌蕩思去聲誰與消憂臨川暮思何為鬱泛舟豈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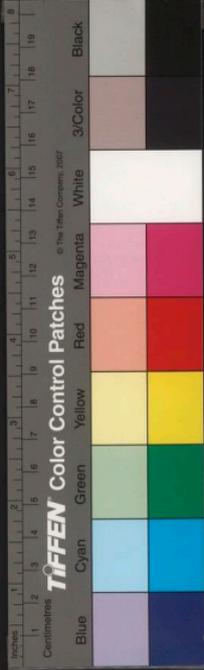


和樂游非我鄰誰忘泛舟愧無榜音避又人  
賦而比也蕩思謂蕩滌情思可以消憂也何為猶  
言誰與鄰如論語言德必有鄰之鄰謂可親比之  
人也榜人船長主倡聲而歌者○此章反覆申言  
懷戀之情以為與之游者既非所親則雖有絃歌  
亦不足以解憂必也兄弟既翕而後和樂且湛故  
又臨川暮思亦欲泛舟以相從然無榜人倡聲以  
進之則亦無如之何矣蓋上着之不垂下誠之不  
通皆係乎無人為之維持調護耳託意深遠讀者  
宜詳味之

雜詩六首

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之子在萬里江湖迴且深  
方舟安可極離思難任孤鴈飛南游過庭長哀  
吟翹思慕遠人願欲託遺音形影忽不見翩翩傷我

比也悲風陰慘之風朝日非大明之日也北林陰  
翳之地之子自謂也迴寥遠也方舟徐錯曰今之  
舫也謂併兩船而並之故大夫舟士則特舟而  
已任堪也翹舉首貌遠人指君而言○子建遠處  
藩邦兄弟乖隔而情念不得以通故賦此詩言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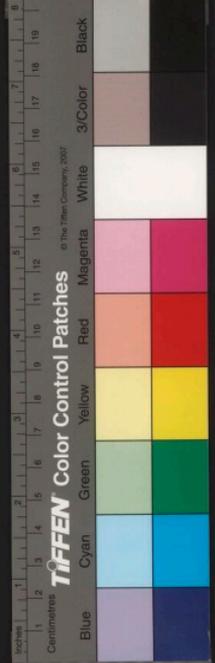
臺悲風朝日北林。以比朝廷氣象陰慘遠君子而  
 近小人也。由小人之讒蔽日深故兄弟之乖離日  
 遠如江湖萬里方舟安可極乎夫既失愛於兄而  
 常責躬自悼正猶孤鴈之失群而哀鳴也故因其  
 過庭欲就託遺音以達之於彼庶其能感悟焉而  
 形影忽已不見則使我心翩翩不空而至於憂傷  
 也。

轉蓬離本根。飄飄隨長風。何意回飈舉。吹我入雲中。  
 高高上反時掌無極。天路安可窮。類此游客子。捐軀遠  
 從戎。毛褐不掩形。薇蕢常不充。去去莫復道。  
如字

沉憂令人老

比也蓬陸佃埤雅云草之不理者葉散生遇風輒  
 拔而旋褐毛布賤者之服也藿豆葉可為羹充猶  
 飽也沉溺也。此篇歎身世之飄轉有類於蓬故  
 賦之以自比也蓋久在遠外政如蓬離本根一得  
 入朝京都如遇回飈吹入雲中自謂天路之可窮  
 矣及乎終不見用轉致零落乃知高高無極不可  
 企及反類遊客從戎而有飢寒之苦者是則且宜  
 安於時命去去勿言而不至溺於憂傷也此與本  
 傳所載吁嗟此轉蓬一篇詞意實相表裏





補言二

西北有織婦綺縞反古老何續約叶季明晨秉機杼日  
昊不成文叶微太息終長夜悲嘯入青雲妾身守空  
閨良人行從軍自期三年歸今已歷九春飛鳥遠樹  
翔嘯嘯鳴索群願為南流景馳光見我君

止也縉之精白者曰縉續紛飄動貌太息大聲歎  
也嘯蹙口出聲以舒憤懣之氣也嘯嘯呼號之貌  
南流景謂日也○此自言才華之美而君不見用  
如空閨織婦服飾既盛而良人從軍久而不歸者  
也然則雖秉機杼實何心於効功惟終夜悲歎而  
已至於感鳴鳥之索群則其願見之心為何如哉

張銑曰日光遠近皆同人無不見故願託為此馳  
往見君以自明也

時

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朝特江北岸日夕宿湘止  
待俗薄朱顏誰為發皓齒俛仰歲將暮榮耀難久

止也止渚也發皓齒者謂與之言笑也一說誰肯  
啓齒為結姻好之言也榮耀即榮華之美也○此  
亦自言才美足以有用今但遊息閒散之地不見  
顧重於當世將恐時移歲改功業未建遂湮沒而  
無聞焉故借佳人為喻以自傷也

僕夫早嚴駕吾與遠行遊遠遊欲何之吳國為我仇  
將騁萬里塗東路安足由江介多悲風淮泗馳急流  
願欲一輕濟惜哉無方舟間居非吾志甘心赴國憂  
賦而兼比也豈敢整肅也之往也東路指齊地本已  
屬魏由後也行也介側畔也楚詞云哀江介之悲  
風淮泗二水名悲風急流皆以喻擾亂之象輕便  
捷貌赴趨就之也○此言殉國之志如此惜無兵  
權以遂所施也

飛觀聲百餘尺臨臨御橋軒遠望周千里朝夕見平  
原烈士多悲心小人媮自閑叶庚堅反國雋亮不塞悉則反

甘心思喪元柑劍西南望思欲赴太山叶輸反絃急悲

聲發聆我慷慨言

賦也觀門關飛樓也三輔黃圖云登之可以遠觀

故謂之觀御猶憑也橋軒樓也徐錯曰今關橋下

為橫橋以板為之曰軒通名曰楹烈士剛正之士

自謂也媮苟且也塞猶杜絕也元首也喪元謂赴

戰鬪而死拊按也西南指蜀而言太山與吳接境

故思欲赴彼以鎮撫之李善引賁朝詩願蒙天石

建旗東嶽是也○此因登高望遠感而多悲惟常  
以二方未克為念願捐軀以報國是以目瞻西蜀



心想東吳而此志不遂無以舒吾憤激之懷且如絃之急者其發聲也悲則我之此言也自不能不慷慨耳

七哀詩

七哀呂向曰痛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歎而哀鼻酸而哀未

詳何據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叶胡威反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叶於借問歎者誰言是宓子妻叶千君宜反行踰十年孤妾常獨栖叶先君反若君清路塵妾若濁水

沉叶半浮沉各異勢會合何時諧叶基反願為西南風長遊入君懷叶胡威反君懷良不開叶枯反妾當何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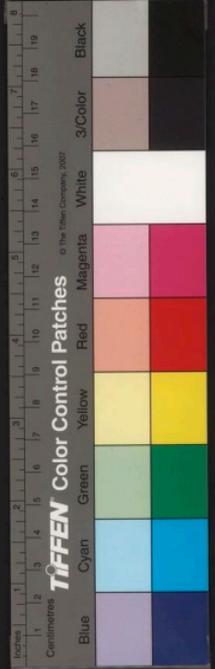
此也宓義與蕩同清路猶言身攜事遂曰諧○子建與文帝同母骨肉今乃浮沉異勢不相親與故

特以孤妾自喻而切哀慮之也其首言月光徘徊者喻文帝恩澤流布之盛以發下文獨不見及之意焉此篇亦知在雍丘所作故有願為西南風

之語按雍丘即今汴梁之陳留縣當魏都西南云

贈白馬王彪七章

按魏志彪字朱虎太祖子子建弟也黃初



三年封吳王七年徙封白馬太和六年改

封楚王後坐罪自殺

謂帝承明廬逆將歸舊疆清晨發皇邑日夕過首陽  
伊洛廣且深欲濟川無梁汎舟越洪濤怨彼東路長  
顛瞻戀城關引領情內傷

賦也承明廬禁中寓直之所漢武帝賜嚴助書云  
君蒙承明之廬舊疆所封雍立也皇邑以山川考  
之指洛陽也首陽山名在今河南府偃師縣陸幾  
云在洛陽東北去洛二十里按此非夷齊所居之  
首陽也伊洛二水名同流至滎澤入于河○子建

在黃初四年五月入朝與諸王俱會于洛陽時任  
城威王彭曇薨既懷友于之痛七月即與白馬王  
還國而監國使者灌均等又不許同路止宿遂憤  
怨賦此而別此章言初離皇邑而瞻戀之情不能  
已也

大谷何寥廓山樹鬱蒼蒼霖雨泥壑我塗流潦浩縱  
橫光州中逶絕無軌改轍登高岡脩坂造雲日我馬  
玄以黃

賦也大谷東路所經行之山谷也李善作太谷引  
東都賦註在洛陽西南者非是雨三日以上為霖



按魏志是年七月大雨伊洛溢流泥濘也大雨漲  
水曰潦塗方九軌謂之逵軌轍迹也山脊曰岡坂  
通作阪造雲日言其高也玄黃馬病而變色也○  
既逾洛川乃舍舟而車雨潦泥塗則其登陟艱苦  
可知矣章首疑脫一句如下章承上起下之詞不  
然何獨簡短若此耶  
玄黃猶能進我思鬱鬱以紆鬱紆將何念一作親愛  
在離居本圖目與皆中更聲不克俱鳴梟鳴衡軌豺  
狼當路衢蒼蠅階階白黑讒巧令親踈欲還絕無蹤  
攬轡止踈踈

賦而比又興也事變其初曰中更鳴梟惡聲之鳥  
鳴則為妖衡榘崑橫木即所謂車軌也豺狼二獸  
相類狀如犬性能害物踈徑路鬱馬韉也○言兄  
弟親愛本由天性多為讒佞所間遂致乖離夫小  
人進讒於君側猶鳴梟鳴於車前豺狼之當通道  
故以為比所謂蒼蠅之污能變白黑讒巧之言能  
令親踈此則興也大槩為文帝信讒不克與偕故  
其憂思鬱紆不特為別處而言觀其欲還無蹊一  
語可見矣

踈踈亦何留相思無終極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



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歸鳥赴喬林翩翩厲羽翼  
孤獸走索群銜草不遑食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太息  
賦也蕭條草木衰落貌匿藏也厲猶振起也遑暇  
也○方將自釋而又感物如此是則索群之念雖  
切而歸赴之程莫稽安得不傷懷而太息也夫  
太息將何為天命與我違奈何念同生一性形不歸  
孤魂翔故域魏志同靈柩寄京師存者忽已過亡  
歿身自衰存者亡歿互疑錯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昨  
在桑榆間影響不能追自顧非金石咄惜下子夜反  
令心悲

賦也同生同母兄威王故城威王所封任城也桑  
榆間指日薄暮之景以喻人之將老也咄惜大驚  
歎聲○此章雖以志願之遠委諸天命然又痛感  
王之暴薨歎存者之不久於世則於親愛離居念  
愈切而心愈悲矣

心悲動我神奔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  
鄰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扶運日親何必同衾慟然後  
展殷勤憂思成疾疢丑乃反無乃兒女仁倉卒沒骨  
肉情能不懷苦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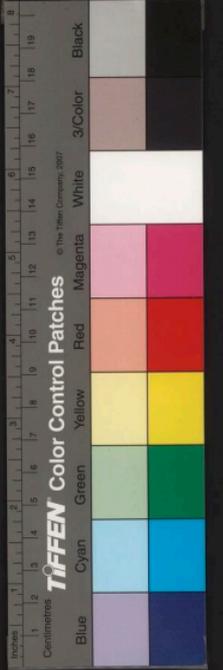
賦也心之靈曰神比近也分謂情義厚薄之等分



衾被也。幘單帳也。一說當作綢禪被也。詩云抱衾與綢。此蓋用漢姜肱兄弟共被而卧之義。展猶申也。疚病也。兒女仁猶韓信所謂婦人之仁。倉卒急遽之間。○此章與白馬王將別乃言相親在心而不在跡。誠能萬里不忘。猶同被也。憂思成疾。徒自苦耳。蓋雖用以自遣。然於倉卒之間。骨肉分離。亦終不能忘情也。

苦辛何慮。思天命信可疑。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變故在須臾。百年誰能持。離別永無會。執手將何時。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收淚即長路。援筆從此辭。

賦也。虛無謂老莊之道。松子列仙傳云。神農時雨師赤松子也。變故謂禍難不測之事。持執留也。玉體愛重之稱。黃髮老人髮既白而變黃也。○又於臨別而言人之壽夭固不可測。神仙虛無自不足信。變故須臾誰能久於世者。未知此去會面何時。惟相與勸勉。頌禱收淚賦詩。以別觀其情詞。悲歎可以見其友愛之篤也。○劉克莊曰。子建於黃初之世。數有貶削。方且責躬上表。而不敢廢恭順之禮。卒以此自全。此詩作於諸王凜凜不自保之時。而其憂傷慷慨。有不可勝言之悲。詩中所謂蒼蠅。



間白黑。讒巧令親。跣蓋為灌。均葷發終無一毫怨  
兄之意。與人倫之變者。當以為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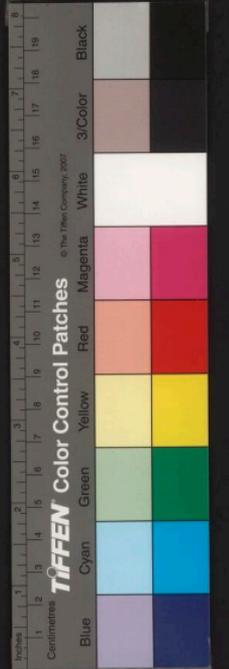
贈徐幹

按魏志。幹字偉。長北海人。嘗為司徒軍謀  
祭酒。掾屬五官。將文學。恬淡寡慾。有箕山  
之志。後除上艾。長以疾不行。著中論二十  
餘篇。建安二十二年卒。

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叶勳園景光未滿。眾星繁  
以繁。叶紛若反。志士營世業。小人亦不閒。叶聖反。聊且夜行  
遊遊。彼雙關間。叶經天反。文昌鬱雲興。迎風高中天。春鳩

鳴飛棟。流恣激標。軒顧念蓬室。士貧賤誠足憐。微囊  
弗充虛。皮褐猶不全。慷既有悲心。興文自成篇。賢棄  
怨何人。和氏有其怨。彈冠傷知已。知已誰不然。良曰  
無晚歲。音澤多豐年。亮懷璵璠。美積久德。愈宣親  
交義。在敦申章。復何言。

比中有興也。圓景月也。世業謂當世之功業。文昌  
魏都殿名。鬱然高起貌。迎風觀名。鳩鵲也。天  
陰則逐婦。或目為背義之鳥。激自下而上衝也。蓬  
室士。指徐幹興文言。其慷慨悲懷發為文章也。和  
氏。楚人卞和得璞玉。楚山中因獻楚王。王以為詐



而則其足彈冠謂振去其塵世稱王陽在位貢禹  
彈冠蓋喜其必相薦達也璆璫玉之美者宣明著  
也敦厚也○此子建閔偉長遭世運之未亨而不  
究於用姑勉之以待時也言驚風飄日忽歸西山  
以此董卓作亂獻帝播遷漢室由此而傾也圓景  
未滿而衆星繁以此魏之基業未集而一時群臣  
已翕然輔佐之當是時有志之士以及卑下之人  
莫不各有所營而無閒居者焉我亦聊且乘時出  
遊其間觀夫宮殿臺觀巍然中天可見魏都氣象  
之有成矣然其所用之人或有邪佞上廁如鳩鳥

之鳴棟森風之激檻乃使有德之士困處蓬室飢  
寒呻吟有足憐者且如寶之見棄將怨於誰和氏  
誠欲獻之則亦反受其罪此又興彈冠以俟知己  
之薦而知己之人亦莫不見疑於君而不自遂也  
然德之厚者雖晚成其器必大亦猶田之沃者雖  
晚熟其穫必豐蓋蘊美於中積久而愈著未有不  
際遇者故以此窮之末又謂其且當益敦親交之  
義我但申意於詩章夫復何言詳此則子建亦不  
得志於斯時其所望於晚成者又豈可以常情測  
哉



贈丁儀

按魏略儀字正禮沛郡人初太祖欲以愛女妻之以目眇為五官將所沮及辟為掾與論議嘉其才朗悔不與女太祖又嘗欲立植為嗣儀及弟廙音異數共贊之後遂為太子所殺

初秋涼氣發庭樹微銷落凝霜依玉除清風飄飛閣朝雲不歸山霖雨成川各叶澗黍稷委疇隴農夫安所獲郭反董在貴多忘賤為恩誰能博狐白足禦冬安念無衣客各叶思慕延陵子寶劍非所惜約反息子其

寧爾心親交義不薄

比也依猶著也玉除殿階也狐白狐腋下皮白可為裘者禦當也延陵子吳季札也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不言而心欲之季手為有上國之事未獻而心許之及及則徐君已死乃解劍掛其墓樹而去○此詩大意與贈徐幹篇畧同言涼氣初發庭樹銷落以喻天下聲亂漸見迫奪至于霜依玉除風飄飛閣則漢室危矣雲不歸山霖雨成川又以比諸豪之不肯匡輔本朝各據一方是以兵戈日闢流毒日深而生民之失利從可知焉



當是時。儀居貧賤。無能憐念之者。故又言人之常情。在貴者多忘賤。衣暖者不恤寒。然我思慕延陵季子之義。彼但一見徐君。尚不惜寶劍。而遂其兩欲。於既死。况我與子親交素厚。豈不能振拔爾手。其言子寧爾心者。則所以慰之之意深矣。

贈王祭

端坐苦愁思。攬衣起西遊。樹木發春華。清池激長流。中有孤鴛鴦。哀鳴求匹儔。我願執此鳥。惜哉無軒舟。欲歸忘故道。顧望徒懷愁。悲風鳴我側。義和逝不留。重粍陰澗。萬物何懼澤。不周誰令君。多念自使懷。

百憂

賦而比也。義和日御也。○仲宣因西京擾亂。乃之荊州。依劉表。以其貌寢體弱。通悅而不甚重。及表卒。勸其子琮歸太相。則是仲宣固有思魏之心矣。是時子建寄贈此詩。託言西遊。見池中有孤鴛鴦。哀鳴而求侶者。我願執之。而不可得。至於欲歸忘道。顧望懷愁。蓋深惜其無所依歸。而思念之情切焉。悲風鳴而義和不留。亦以喻漢祚之速去。而重陰潤物。則以比太相德澤之廣。被言此。又以勸其歸魏。而勉使勿憂也。或謂太相名為輔漢。而實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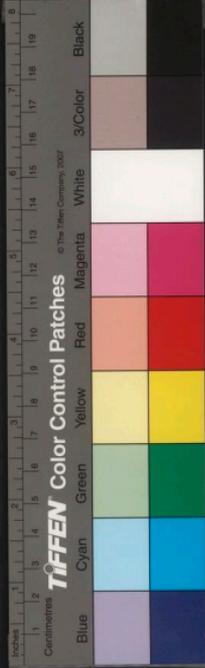
神言一  
傾漢之志此言澤周萬物者得不害於義乎愚謂  
子建既無泰伯至德能不從而逃則惟恭父之命  
而已或者之議其亦充類至義之盡之意歟

又贈丁儀王祭

從軍度函谷驅馬過西京山峯高無極涇渭揚濁清  
壯哉帝王居佳麗殊百城員闢出浮雲承露駉泰清  
皇佐揚天惠四海無交兵權家雖愛勝全國為令  
名君子在末位不能歌德聲丁生怨在朝王子歡自  
營歡怨非貞則中和誠可經

賦也函谷關名在陝州靈寶縣路由谷中深險如

函故以為名西京長安也涇渭二水名涇濁渭清  
既合流則清濁益分員闕門觀之制下方而上圓  
也承露仙掌銅盤也在建章宮神明臺上一云在  
甘泉宮通天臺詳見三輔黃圖駉平斗斛器言露  
盤高擎其狀似之泰清謂天也皇佐謂太祖為漢  
丞相權家兵家也孫子兵法云全國為上破國次  
之君子指儀祭時俱為丞相掾貞正也可法之謂  
則可常之謂經○建安二十年太祖西征張魯而  
子建從之因歷覽西都城闕之壯麗喜見太祖用  
兵之神速惜乎二子俱在末位不能樂於其職而



頌歌太祖之德聲故贈是詩以規勉焉考之仲宣  
後軍詩云籌策運帷幄一由我聖君劉公幹詩亦  
云昔我從元后整駕至南鄉是時漢帝尚存其尊  
太祖皆已如此今子建猶以皇佐稱之特異二子  
蓋此詩可謂上不失君臣之義下以盡朋友之道  
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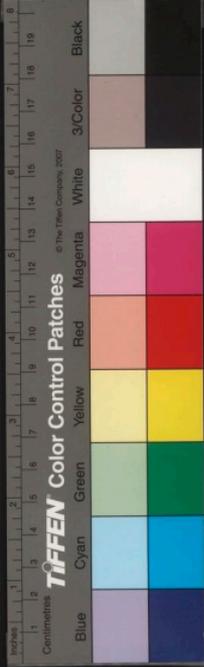
送應氏

清時難屢得嘉會不可常天地無終極人命若朝霜  
願得展燕婉我友之朔方親昵並集送置酒此河陽  
中饋豈獨薄實飲不盡觴愛至望苦深豈不愧中腸

山川阻且遠別促會日長願為比毗至翼鳥施翩起

高翔

賦也我親之之詞昵日相近者水址曰陽中饋婦  
人居中所主之饋饌望期望也苦猶甚也長亦遠  
也比翼鳥生南方結習國狀如鳧青赤色一目一  
翼必二鳥相兼乃飛故又名鷦見爾雅及山海經  
施加也○此詩文選本有二首劉良以為送應瑒  
兄弟也今考其前篇既傷洛陽被焚荆棘荒穢則  
清時之難得可知復言遊子久不歸念我平生居  
則嘉會之不常又何知矣故於此歎人生之脆促





也言功名不可以強為惟於忠義所在乃吾心之  
所安也且秦穆既死彼三臣者皆以身殉徒自害  
耳蓋臣之於君生既同榮死則同患固其理也人  
但言捐軀報國不以為難然究其所以殺身者必  
欲當理而合乎忠義使中心安焉無所疑惑則誠  
獨不易矣今三良之就死乃不顧其非禮而曲從  
君命此豈安於忠義者哉是以不免臨穴悲歎而  
有惻憫之意故下文特為之哀惜也○嘗考黃鳥  
一詩刺穆公以人從死哀三良之莫贖而三良之  
所以為良不過曰百夫之特百夫之防百夫之禦

而已後之人乃從而稱美之如王仲宣則曰臨沒  
要之死安得不相隨生為百夫雄死為壯士規陶  
靖節亦曰厚恩固難忘君命安可違臨穴固惟疑  
殺義志攸希是皆許其死之當矣魏武子疾病  
欲以妾為殉其子顛以亂命不從陳乾音昔  
將死欲使二婢夾我其子尊己以殉葬非禮弗果  
殺禮以此觀之則三良之殉又烏得而許之耶獨  
子建此篇持論公正誠有補於世教詠史者宜取  
法焉或曰穆公遺命於前康公驅迫於後為三良  
者若之何其處之曰是不難死則死矣與其不違



亂命陷身於非禮之地孰若力陳大義授命於康公之前豈不為得其所哉

篳篥引

篳篥樂器名其狀如琴按史記封禪書及漢郊祀志皆云武帝祠太一后土始用樂作空侯應劭曰帝令樂人侯調造此故吳婉樂府解題謂其因姓而得名今考諸家韻書字皆從竹未詳何自引曲也此曲乃相和歌詞六引之一即所謂公無渡河也詳見崔豹古今注又按樂府集有篳篥譜

與引不同大略言結交當有始終今子建所作殆亦此意

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遊中厨辦豐膳烹羊宰肥牛  
秦箏何慷慨齊瑟和且柔陽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謳  
樂飲過三爵緩帶傾庶羞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  
女要不可忘薄終義所允謙謙君子德磬折欲何求  
驚風飄白日光景馳西流盛時不可再一作百年忽  
我道意秋生一作在華屋處上零落歸山丘先民誰不死

口命亦一作何憂

賦也豐膳盛饌也宰屠也箏蒙恬所造故曰秦箏



琴本伏羲所作齊國臨淄之民無不習之史記燕  
蔡云  
故稱齊瑟陽阿漢倡優家教坊之名漢書趙飛燕  
初屬陽阿主家學歌舞又云成帝過陽阿主作樂  
奏進也名謳善歌者之稱庶羞諸牲肉之有滋味  
者周禮亨人䟽謂牛羊豕調以五味盛於豆者謂  
之庶羞千金壽謂燕賓之時復舉千金為壽猶鹿  
鳴承筐是將之意萬年頌禱之詞詩云君子萬年  
義所尤者言於義為有罪也磬竹足恭之貌言其  
曲躬如磬之折也道迫也零落猶言殂落○此蓋  
子建既封為王之後燕享賓觀而作是曲故言置

酒高殿而極陳烹膳羞之豐聲樂獻酬之盛矣  
而又謂親交之義但當久要不忘始終如一何乃  
過為謙卑若有所求而然耶此可見其雖處富貴  
而能以義下交於人寬裕愷悌有以勸其開懷盡  
歡也篇末復言歲不我與終歸於盡順受其正亦  
復何憂特以申其相勸之義而於待賓之情意益  
勤至矣

美女篇

按樂錄名都美女皆以篇首二字為名並  
雜曲歌詞之齊瑟行也



比也。妖少好貌。閑雅也。道二達謂之岐。攘袖猶今人言捋臂也。約纏繞也。環通作環。釧也。珊瑚似琅玕。紅潤如玉。可為珠。生南國海底盤石上。木難珠。名色黃生。東夷又南越志云。金翅鳥沫所成。碧色珠也。衣之裔曰裾。端發首處。結猶構也。安置也。良猶甚也。嗷嗷衆口喧雜之聲。彼指佳人實自謂也。○子建志在輔君匡濟策功。垂名乃不克遂。雖授爵封。而其心猶為不仕。故託處女以寓怨慕之情焉。其言妖閑皓素。以喻才質之美。服飾珍麗。以比已德之盛。至於文采外著。芳譽日流。而為衆所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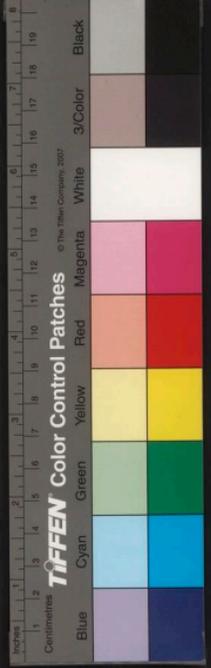
美女妖且閑。堅叶何采桑岐路。西叶蕭前反一作柔條。紛丹井葉落。何翩翩攘袖見。現音素手皓腕約金環。胡涓頭上金爵釵。腰佩翠琅玕。天叶輕明珠交玉體。珊瑚問辭木難沿叶那羅衣何飄飄。輕裾隨風還。趙顧盼遺光彩。長嘯氣若蘭。延及陵行徒用息。駕休者以忘餐。緣叶蓬借問女安居。乃在城南端。叶都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關。叶圭容華耀朝日。誰不希令顏。叶似媒氏何所營。玉帛不特安。反於佳人慕高義。求賢良獨難。韻重叶衆人徒教教安。矢叶彼所觀。叶居盛年處房室中。夜起長歎。消叶泣反。

美言二 此七

名都多妖。京洛出少年。寶劍直千金。被服麗且鮮。  
闖鷄東郊道。走馬長楸間。叶經也。馬未能半。雙兔過  
我前。攬弓捷反。冷鳴鏑。驅上南山。叶輪。左挽。因右  
發一綫。兩禽連餘巧。未及展。仰手接飛鸞。觀者咸稱  
善。衆工歸我妍。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膾鯉膾鮪  
反。胎鰓。炮斃。炙熊。踏音煩。叶鳴。擊。壽。嘯。匹。侶。列。坐。竟  
長筵連翩。擊鞠反。渠。六。壞。巧。捷。惟。萬。端。反。都。白日西南  
馳光景。不可攀。叶音。雲。散。還。城。邑。清。晨。復。來。還。婚  
賦也。闖鷄春秋時已有此戲。至魏俗尤盛。按鄴都  
故事。明帝太和中。築闖鷄臺。楸梓屬古者道傍多

名都篇

名都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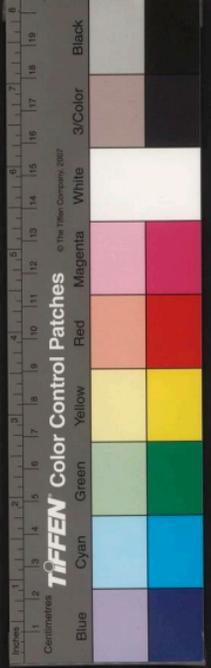


植之捷與揲同鳴鏑漢書匈奴冒頓音墨作為鳴鏑音義云如今之鳴箭也挽引也縱亦發也敗獲飛走皆謂之禽展盡施也接迎射之也鶻鷓類象工善射之徒歸許與也妍好也即詩所謂揖我謂我僕之意平樂觀名倡優所居凡魚肉之腥聶而切之為膾臠少汁臠也胎緘謂有胎在腹者炮亦炙也熊蹯即熊掌也嗚呼命也嘯亦呼集之聲連翩更續輕捷之貌鞞以韋為毬可蹴戲一說鞞鞞今之打毬也壤按藝經及周處風土記以木為之前廣後銳其形如履長尺四寸闊三寸將戲先側

一壤於地遙以一壤擊之中者為上部○子建見京城之士女佩服盛麗相與遊戲于郭外而騁其射藝之精極其宴技之樂惟日不足不自知其為非故賦此以刺之也

怨歌行

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叶那忠信事不顯叶丘乃有叶音見疑患叶胡周公佐成王金縢功不刊叶丘推叶四心輔王室二叔反流言叶倪待罪居東國泣涕當留連皇靈大動變震雷風且寒叶胡拔木偃秋稼天威不可干叶經素服開金縢感悟求其端叶都公旦事



既顯成王乃哀歎有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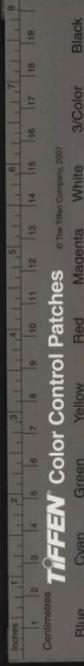
吾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今

日樂相樂別後莫相忘

賦也患惡也金滕藏書之匱以金緘之也周公嘗以代武王死之冊納于其中因以為書篇名刊削也不刊者磨削不去之意二叔管蔡也流言謂播為中傷之言如水之流注也居東本東征今曰待罪者承鄭玄避居之說亦作詩者自謙之辭也留連猶言留滯端事之萌也旦周公名其事始末具金縢篇竟終也○子建在雍立時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明帝既不報及徙東阿

復上疏言禁錮明時兄弟乖絕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願入侍左右承答聖問其年冬詔諸王朝此詩之作其在入朝之後燕享之時乎子建於明帝為叔父故借周公之事陳古以諷今庶其有感焉惜乎終不見信雖復加封於陳亦隆獎虛名而已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有異才漢獻帝西遷因徙居長安時年十七蔡中郎嘗見而奇之倒屣出迎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皆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表卒太祖辟為丞相掾賜爵關內侯後拜侍中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



道病卒年四十一

七哀詩二首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叶胡復奔中國去，委叶晉連叶作

身道荆蠻，葉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葉出門

無所見，白骨蔽平原。魚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

叶兩相完，叶願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音未矢身死處。何能

陵岸回首望長安。叶悟彼下泉人，謂然傷心肝。經

反天

賦也亂無象，春秋傳註云：國無道則禍亂生，初無

形象之可知也。豺虎喻作亂之人，遘與構同，患禍

也。揮涕不還，謂婦人但自揮涕而去，不復顧其子

之號泣也。霸陵，漢文帝陵名，在灞水之上。下泉人

謂賦下泉之詩，而思念周京之治者也。○仲宣以

西京肇亂，既不就仕，而又避地荆楚，因道塗所見

感彼在昔遭亂思治之人，哀而作是詩也。

荆蠻非我鄉，何為久滯淫。方舟泝大江，日暮愁我心。

山岡有餘暎，巖阿增重陰。狐羆馳虺虺，飛鳥翔故林。

沅波激清響，猿猴臨岸吟。迅風拂裳袂，白露沾衣襟。

獨夜不能寐，攝衣起撫琴。絲桐感人情，為我發悲



音羈旅無終極憂思壯難任  
賦而比也滯淫字出國語淫亦久也逆流而上曰  
汜餘曠斜暉也迅疾攝整壯益也○此篇因久淹  
荆土感物興哀而作其言日暮餘曠以喻漢祚之  
微延巖阿增陰以比僭亂之益盛當此之時或奔  
趨以附勢或戀關以徘徊亦猶狐豕各馳赴穴而  
飛鳥尚翔故林也又况波響猿吟風淒露冷其氣  
象蕭索如此因念久客羈栖何有終極則憂思至  
此愈不可禁矣

雜詩

日暮遊西園莫寫一作寫我憂思情曲池揚素波列樹敷  
丹榮上有特栖鳥懷春向我鳴褰袿欲從之路險不  
得征徘徊不能去佇立望爾形風颺揚塵起白日忽  
已冥回身入空房託夢通精誠人欲天不違何懼不  
合并

賦而比也懷春謂鳥感春氣而思儔匹也扱衣曰  
褰袿袿衣襟也○此蓋仲宣在荊州時因曹子建寄  
贈而以是答之故其詞意終篇相合所謂特鳥喻  
子建也向我鳴者謂其贈詩以相勸也風揚塵而  
白日冥亦以喻天道之變革至於託夢通誠此可



見其羈旅憂思之際感子建之情念而歸魏之心已決然矣

詠史

自古無殉死，達人所共知。秦穆殺三良，惜哉空爾為。結髮事明君，受恩良不訾。當臨沒要路，如之死馬得。不相隨。妻子當門泣，兄弟哭路垂。臨穴呼如，如之死馬得。下如如，綆縻人生各有志，終不為此移。同知埋身劇，心亦有所施。生為百夫雄，死為壯士規。黃鳥作哀詩，至今聲不虧。

賦也。訾，量也。不訾，言不可為量也。垂，邊也。縻，汲井

索縻謂連繫不絕也。劇，甚虧絕也。○其說已具曹子建三良詩。仲宣此篇，抑揚太過，有可議者。然首四句自是正論。今始錄之。呂向謂魏太祖好誅殺賢良，故仲宣託此以諷焉。意或近之。

劉楨字公幹，東平人。太祖辟為丞相掾，屬太子。嘗宴諸文學，酒酣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衆人咸伏楨獨平視。太祖聞之，乃收治罪，減死輪作。署吏建安二十二年卒。

贈從弟三首

汎汎東流水，磷磷水中石。蘋藻生其涯，華如葉紛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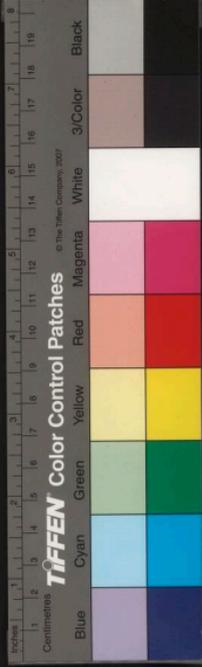
湖格反乃米之薦宗廟可以羞嘉客豈無園中葵懿此  
出深澤

比也汎汎水流貌磷磷水清而石見也蘋藻皆水草名可為茹擾溺水中汎動之貌薦羞皆進獻也懿美也○公幹之從弟蓋能守志勵操不苟進取故贈是詩以嘉勉焉此篇言石在水中磷磷可見以喻人之藏備於世不容自隱蘋藻溺於水石之間采之可以薦宗廟羞嘉客以比從弟之賢才困厄於時有能薦諸朝廷可以匡輔明君矣且才美可用如園葵者亦豈無之殆不若得此潛韞待價

之士如蘋藻之生於深澤者尤為可貴也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  
水霜正慘悽終歲常端正豈不罹凝寒松栢有本性  
比也瑟瑟風聲也慘悽寒氣盛也罹遭凝嚴也○  
此以喻從弟遭時多艱雖處困窮而特立不撓蓋  
其本性然也

鳳凰集南嶽徘徊孤竹根於心有不厭奮翅透紫氛  
豈不常勤苦羞與黃雀群何時當來儀將須聖明君  
比也鳳凰南方靈鳥為王者之嘉瑞非竹實不食  
厭足也猶快慊也凌上干也紫氛近天之氣即紫



霄也來儀謂來見而有威儀也虞舜蕭韶九成鳳  
凰來儀須待也○此亦以此從弟之動止不苟蓋  
與當世群小同處故寧不辭勤苦而高舉遠邁且  
又必其待時而後出也初言蘋藻可充薦羞之用  
次言松栢能持節操之堅而未章復以儀鳳期之  
則其望愈深而言愈重也如此為其弟者可不感  
念于中而勉其所未至哉

雜詩

職事相填委文墨紛消散馳翰未暇食日異不知晏  
叶於反沉迷簿領書回回自昏亂釋此出西城登高且

遊觀

如字  
去聲

方塘含白水

中有鳧與鴈

叶魚反

安得蕭

蕭羽從爾浮波瀾

叶郎反

賦也填委猶言積壓也文墨謂案牘消散零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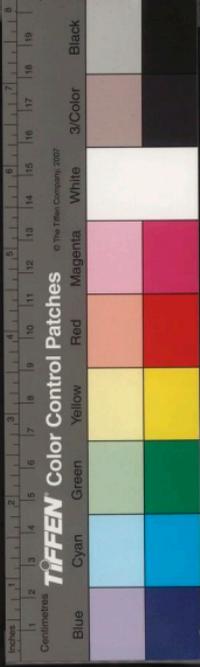
馳翰走筆也日過中曰晷日晚曰晏領錄也謂以

文簿記錄之也回回謂心緒縈亂也含包容不溢

之貌鳧野鷺蕭蕭飛而整疾也○此必公幹翰作

之時所賦故言文墨簿領之繁馳翰勞苦而至於  
沉迷昏亂或且釋此出遊見水中之鳧鴈而歎不  
能如彼之浮遊也蓋其失於散身自底于此讀者  
可不懲創乎哉





應瑒字德璉汝南人漢司隸校尉奉之孫泰山太守劬之從子也魏太祖辟為丞相掾屬轉平原侯庶子後為五官將文學建安二十二年卒

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

建章臺按魏志無此臺名未詳何所

朝鴈鳴雲中音響一何哀叶於反問子遊何鄉叶正飛翼正徘徊叶胡反言我塞門來將就衡陽叶往反往春翔址土今冬客南淮叶胡反遠行蒙霜雪毛羽日摧頽叶徒反常恐傷肌骨身隕沉黃泥叶年反簡珠墮沙石何能中自諧叶該反因雲雨會濯翼陵高梯叶天反良遇不可

值伸眉路何階叶堅反公子敬愛客樂飲不矢疲和顏

既已暢乃肯顧叶大反細微贈詩見存慰小子非所宜且為極歡情不醉其無歸叶胡反凡百敬爾位以副飢渴懷叶胡反

比也塞門鴈也其地多寒草皆紫色又謂之紫

塞山南曰陽今衡山之陽有回鴈峰鴈至此不過

遇春而回簡大諧合陵升也伸眉謂舒其愁態何階謂無操謀之可緣也暢充洽貌存恤問也副稱

也飢渴懷謂有所傾望如飢渴之懷飲食也○德璉既遭亂離有志弗遂而此詩蓋作於朔方遠回

之初未領文學之日乃借旅鴈以自喻言哀鳴雲  
中歛翼而徘徊殆將投暄暖之地而栖止焉然而向  
者流離轉徙經涉艱苦則毛羽日至摧損每恐失  
身於汙濁卑賤之流如以大珠雜於沙石豈能與  
之諧處乎故欲乘雲雨之會洗濯其翼奮飛於天  
衢之上而不可得今既得侍公子宴集之歡復蒙  
顧盼存慰如此豈小子所宜承此哉於是且當為  
之盡醉以奉主人愛賓之情意然必祝其凡百敬  
恭爾位則福祿永綏以副我傾望之懷也○愚謂  
公謙有詩尚矣在建安間如平原侯王侍中劉文

學諸作蓋所謂傑然者也然其詞藻有餘理義不  
足或放志以流連或傾情而取悅今皆不錄惟德  
肆於飄薄羈寓之中預富貴宴酬之樂而能以敬  
位一語為獻豈易得哉

繆襲字熙伯東海人有才學多所敘述更造魏  
樂府十二曲官至侍中尚書光祿勳

挽歌詩

季周翰曰漢高祖召田橫至尸鄉自殺從  
者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為悲歌以寄其情  
後廣之為薤露蒿里歌至李延年分為二



選詩卷第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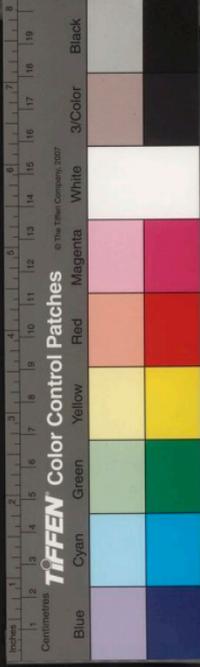
日至悲泉爰息其馬是謂懸車至于虞淵是謂黃昏造化謂天地生成之妙用稍漸也行從此也○此詩之意謂死者晝夜之道也夫日出于腸谷至虞淵則淪沒于地下人之有生至老必死是皆一定之理誰能離於此哉世有營已而不知止者觀此亦可以深警矣

生時遊國都死沒弃中野叶高朝發高堂上暮宿黃泉下叶反白日入虞淵懸車息叶母造化雖神明安能復存我形容稍歇滅齒髮行當墮自古皆有然誰能離此者叶阻

賦也虞淵日沒處也懸車喻日入之候淮南子曰

等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因呼為挽歌今按此說見譙周法訓及崔豹古今註伎錄亦以此為相和曲也王應麟曰左傳有虞殯莊子載

緇謳則挽歌非始於田橫之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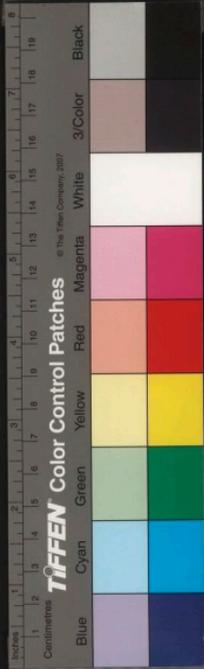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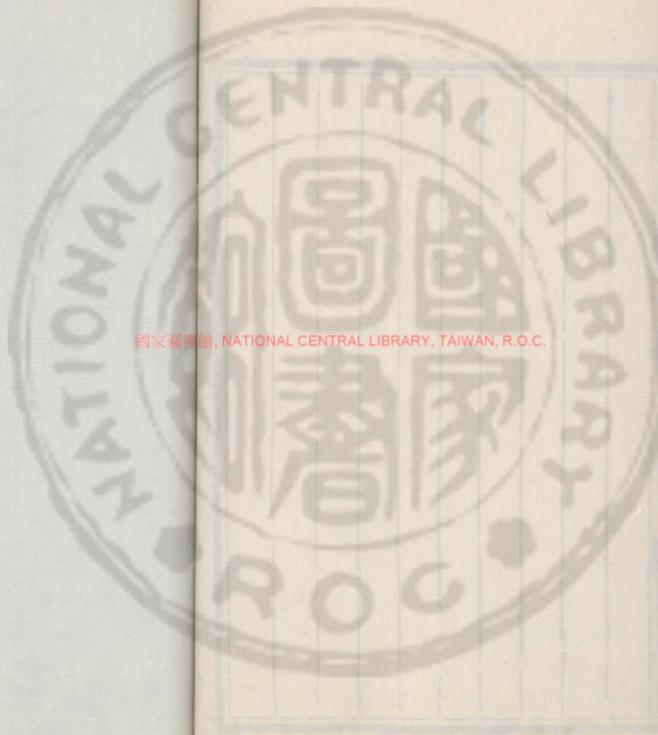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水滸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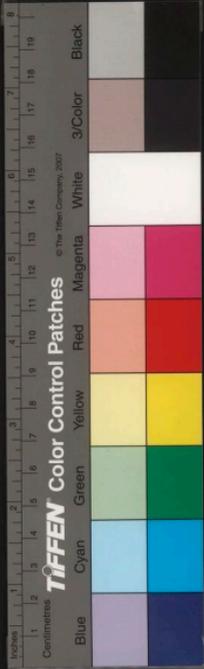
卷之

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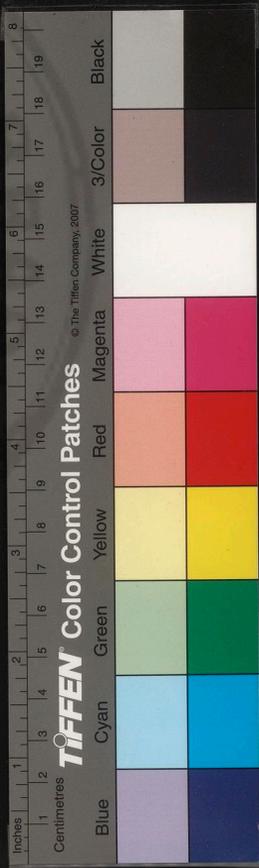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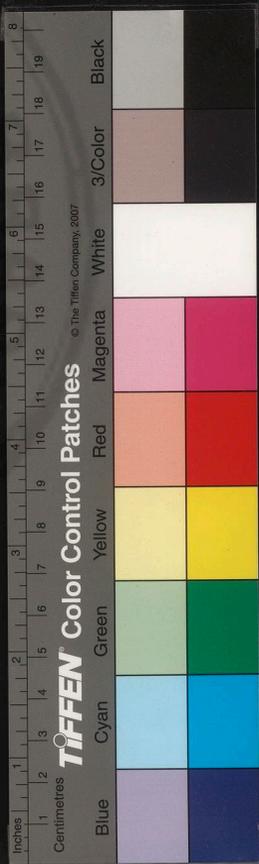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魏晉書卷之三  
 十六首  
 補註  
 嵇康字叔夜，河內人，身長七尺八寸，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爲龍章鳳姿，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寓居山陽，與阮籍、嵇喜、向秀、籍、子咸、王戎、劉伶相友善，號竹林七賢，初居貧，繼以自給，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山濤爲吏部，舉康自代，康答書，拒絕，自言不堪流俗，非薄湯武，大將軍司馬昭聞之，而怒，景元三年，以鍾會誅殺

魏晉書

十六首

補註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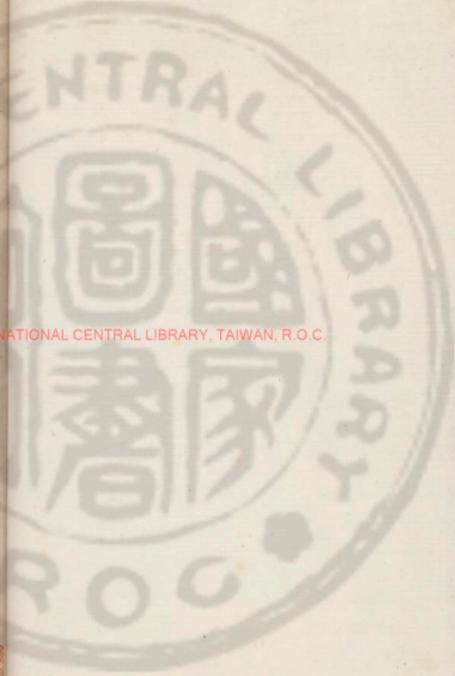
遊詩卷第三

魏詩二

上虞劉履補註  
十六首

嵇康字叔夜，譙郡鉅人，身長七尺八寸，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為龍章鳳姿，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寓居山陽，與阮籍、山濤、向秀、籍、子咸、王戎、劉伶相友善，號竹林七賢。初居貧，鍛以自給，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山濤為吏部，舉康自代，康答書拒絕，自言不堪流俗，非薄湯武，大將軍司馬昭聞之，而怒，景元三年，以鍾會諸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臨刑自若樓琴而鼓

贈秀才入軍三首 四言

秀才李善引本集作兄公穆又按劉義慶集林公穆名熹舉秀才張銑曰康之從弟

未知何據

良馬既閑麗服有暉左攬繁弱右接測浴忘歸風馳

電逝躡景字馳追飛凌厲中原願盼生姿携我好仇

於叶強載我輕車南陵長阜北厲清渠仰落驚鴻爾引

淵魚盤于游田其樂只音且子餘

賦也閑調習也麗服謂戎服鮮麗也繁弱弓名志

歸矢名劉向新序云楚王載繁弱之弓忘歸之矢

捷與揄同亦通作捷陳思王七啓云捷忘歸之矢

凌厲承上二句而言蓋有超縱橫行之態生姿猶

孟子所謂生色言其意氣自得見於顏面也仇匹

載乘也大陸曰阜塞衣涉水曰厲渠河渠引猶掣

也盤樂田獵也只且語助聲○此詩蓋秣夜於秀

才從戎後所寄贈故首述其軍中驍勇之情及盤

游漁畋之樂也

息徒蘭圃秣馬華山叶輸流潘波音平臯垂綸長川目

送歸鴻手揮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釣叟得



魚忘筌郢人逝矣誰與盡言

叶倪  
堅反

賦也徒軍衆也秣飼也華山蓋借用歸馬華山之  
意以石為鏃曰磻流磻猶言流矢臯李奇漢書註  
云水邊於地蓋令江岸漲沙地也綸釣縵也太玄  
謂老莊之道筌取魚竹器得魚忘筌及郢人事並  
見莊子書○此言秀才從軍多暇既無事於戰鬪  
惟以弋釣自娛或目飛鴻或彈五弦而俯仰之間  
游心道妙如彼釣叟得魚而忘筌其自得如此固  
可嘉矣然在軍旅之中誰可與論此者正猶莊子  
之意既無郢人之質則匠石雖有運斤斲鼻之巧

而無所施也

浩浩洪流帶我邦畿萋萋綠林奮榮楊輝魚龍變咸  
反澗士角山鳥群飛駕言出遊日夕忘歸思我良朋  
如渴如飢頽言不獲滄矣其悲

賦而兼興也近國之地曰畿萋萋盛貌奮發也澗  
澗通作噴噴謂衆口呶水而小有聲也○此祗夜  
自叙其與秀才別後之情言見洪流尚縈帶而相  
近綠林且榮輝而悅人魚龍亦共聚而游山鳥有  
群飛之樂是以覽物興懷思得同趣之人相與遊  
娛以忘晨夕今乃不獲所願使我思之不已至于



悲傷也魏志稱其文詞壯麗觀此詩亦可見矣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司空記室瑀之子容貌瓌傑恣氣宏放初辟太尉掾及為曹爽參軍以疾辭歸高貴鄉公即位徙散騎常侍大將軍司馬昭欲為其子炎求婚籍乃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後引為從事中郎籍聞步兵厨多美酒遂求為步兵校尉縱酒昏酣遺落世事嘗著大人先生傳以譏當世君子如蝨處禪中又對人能為青白眼由是禮法之士深所讐疾大將軍常保持之景元四年卒

詠懷詩十三首

按晉書籍作詠懷詩八十餘篇文選所錄者不多李善曰嗣宗身仕亂朝常恐罹譴遇禍因茲發詠故每有憂生之嗟雖志存刺譏而文多隱避百代之下難以情測也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衣孤鴻號外野翔鳥鳴北林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此也此嗣宗憂世道之昏亂無以自適故託言夜半之時起坐而彈琴也所謂薄帷照月已見陰光之盛而清風吹衣則又寒氣之漸也况賢者在



如孤鴻之哀號於野而群邪阿附權臣亦猶衆鳥  
回翔而鳴于陰背七林焉是時魏室既衰司馬氏  
專政故有是喻其氣象如此利之徘徊不寐復將  
何見邪意譁昏亂愈久則所見殆有不可言者是  
以憂思獨深而至于傷心也

二妃遊江濱道遙傾風翔交甫懷環珮婉變力轉有

芬芳猗

五離音

靡情

歡愛

于載

不相忘

傾城迷

下蔡

容好

聲結

中腸

感激

生憂思

萱草

樹蘭房

膏沐

為聲

請施其雨怨朝陽

如何金石交一更

艸離傷

賦而此也二妃列仙傳云江妃二女出遊江漢之

涓逢鄭交甫乃解珮珠以贈交甫受而懷之行數

十步女忽不見珮亦隨失婉變美好貌倚靡謂情

意相傾委也傾城女色之美者李延年歌曰一顧

傾人城下蔡古蔡州其地多荒淫即鄭國溱洧之

間也宋玉登徒子好色賦云感陽城迷下蔡感激

感念而起情也萱詩作諼食之可以忘憂膏所以

澤髮者沐滌首去垢也其者冀其將然之詞待雨

而見朝日以喻懷其人而不至也此三語並本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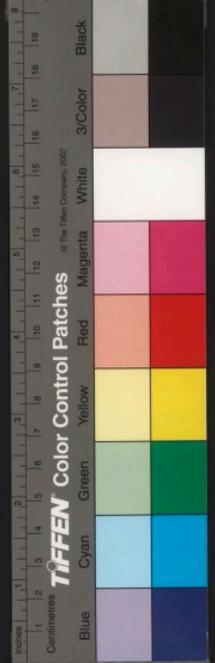
伯兮篇○初司馬昭以魏氏託任之重亦自謂能

盡忠於國至是專權僭竊欲行篡逆故嗣宗婉其



詞以諷刺之言交甫能念二妃解珮於一遇之頃  
猶且情愛猶靡久而不忘。佳人以容好結歡猶能  
感激思望專心靡它甚而至於憂且怨如何腹肱  
大臣視同腹心者一旦更變而有乖背之傷也。君  
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借金石之交為喻所謂文多  
隱避者如此亦不失古人譎諫之義矣。須溪到會  
孟謂後二妃來不謂有此結語蓋所謂如織錦馬  
者此文詞變化之妙學者亦不可不知也。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李秋風吹飛藿零落從地始  
繁華有憔悴上生荆杞驅馬舍之去去上西山

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凝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  
比也成蹊漢書李廣傳贊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荆杞皆有刺之木所謂荆棘杞棘是也。西山首陽  
也趾山足也已畢也。○此言魏室全盛之時則賢  
才皆願祿仕其朝譬猶東園桃李春玩其花夏取  
其實而往來者衆其下自成蹊也。及乎權姦僭竊  
則賢者退散亦猶秋風一起而草木零落繁華者  
於是而憔悴矣。甚至荆杞生於堂上則朝廷兩用  
之人從可知馬當是時惟脫身遠遁去從夷齊于  
西山尚恐不能自保何況戀妻子乎。篇末復謂嚴



霜被草歲暮云已者蓋見陰凝愈盛世運垂窮朝廷終將變革無復可延之理是以情促詞絕不自知其歎息之深也

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春秋非有託富貴焉常保清露被皇蘭凝霜露野草朝為媚少年夕暮成醜老自非王子晉誰能常美好

興也天馬漢書武帝元狩四年馬生渥洼水中作天馬之歌有天馬來從西極經千里循東道之句凡稱尊貴年齒曰春秋史記所謂富於春秋是也非有託猶言無根蒂也王子晉說見第一卷○此

嗣宗見世變不常而警夫居勢位享寵祿者之不可久恃也言天馬本出西北而忽來由此東道矣人之壽命本非有託而貴富之在身者豈能常保耶此詩之本旨也其言清露而凝霜亦以興少年之忽成醜老又謂自非神仙誰能長存此特明夫理之可曉者以證之云爾若夫言外之意自當潛心領會可也

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西遊咸陽中趙李相經過煥樂未終極白日忽蹉跎驅馬復東歸反顧望三河黃金百鎰盡資用常苦多北臨太行反顧道失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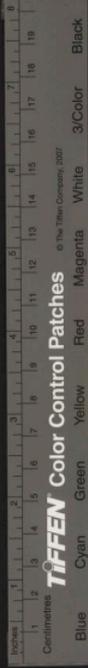
將  
女何

此也咸陽漢都長安也趙李顏延年以為漢趙飛燕李夫人者恐無是理劉會孟謂安知非實有此二人不必求其誰何也蹉跎失足也以喻日落三河謂河東河內河南嗣宗所居陳留在河南之東故自西而望槩稱三河也二十四兩為鎰太行失路戰國策季梁謂魏王曰臣見人於太行北面而持其駕言欲之楚臣謂其北面非之楚之路乃曰吾馬良吾用多吾善御此數者逾善而離楚逾遠○此嗣宗自悔其失身也言少時輕薄而好遊樂

朋儕相與未及終極而白日已暮乃欲驅馬來歸則資費既盡無如之何以喻初不自重不審時而從仕服事未幾魏室將亡雖欲退休而無計故篇末託言太行失路以寓懊歎無窮之情焉

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畛距阡陌子母相鈎帶五色曜朝日嘉賓四面會膏火自煎熱多財為患害布衣可終身寵祿豈足賴

賦也東陵瓜秦有東陵侯邵平者秦既破為布衣種瓜長安城東瓜有五色甚美因以得名青門漢書所謂霸城門以其在東故曰青門畛阡陌皆田



間道周禮溝上有畛說文云南土為阡東西為陌  
距至也子母言瓜之小大相連帶也○嗣宗知魏  
亡有日不樂久仕思得如秦故侯種瓜於青門則  
志願畢矣故詠其事以自見既言其瓜蕃美如此  
不特可資於己又足以宴會嘉賓焉復言膏火以  
明自煎人以多財而致患則以明夫寵祿之易失  
不若布衣之可以安且久也按史記世稱東陵瓜  
徒邵平始蓋平所以垂名者不以侯而以瓜詩云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其是之謂乎

炎暑惟茲夏三旬將欲移芳樹垂綠葉青雲自逶迤

四時更代謝日月遞差又宜也徘徊空堂上怛怛莫

我知願觀卒歡好去不見悲別離

此也三旬張銑謂六月之句欲入於秋是也清雲

樹葉垂蔭之象遞更迭也差次也怛怛心憂懼也

○此篇憂魏柞將移於晉故託喻炎暑陽明之時

惟在茲夏今三旬又欲垂盡意謂若至秋冬則涼

冷而陰慘矣且言芳樹之清蔭猶自遠布以見在

朝諸臣受魏恩寵固有不可忘者然觀其勢猶四

時之更代日月之遞馳殆恐終不能遏耳是時衆

人惟事奔競誰復顧慮而我獨於空堂徘徊而憂



懼魯莫之知者馬篇末復謂願見君臣終於歎好不致篡奪而有乖離之傷其忠愛懇切至於如此不亦悲哉

灼灼西曠映頰日餘光照我衣迴風吹四壁寒鳥相因依周周尚銜羽蛩蛩亦念飢如何當路子磬折忘所歸豈為去聲夸與名惟悴使心悲寧與燕雀翔不隨黃鶴飛黃鶴遊四海中路將安歸重韻

比也墮下墜也周周鳥名韓非子謂其重頭屈尾飲於河則顛必以頭銜它鳥羽然後得飲蛩蛩獸名按孔叢子北方有獸名鼈者常儂足於蛩蛩

駉驢食得甘草必嚙以遺之二獸見人來乃負屨以走爾雅作邛邛寧願詞也○此篇責群臣之附司馬氏者而因以自厲也言魏室雖微尚皆被其恩寵比之日雖西墮而其餘光猶灼灼然照我也迴風寒鳥以比司馬僭逼之勢既盛猶有卑下小臣知附王室而不敢違者且謂周周蛩蛩持禽獸耳亦能飢渴相須患難相濟如何當朝執政之臣率皆趨附權姦而不顧返爾豈欲誇大其聲譽而然乎殊不知屈己以媚人其實憔悴而可悲也未章所謂燕雀即上文寒鳥之屬黃鶴以指司馬晉



齊聲悽愴傷我心

賦而比也首陽即雷首山之陽在河中府許猶所也鷓鴣惡聲之鳥楚詞註云即詩所謂六月鳴鷓者陰氣至則先鳴而草死素質謂秋人也游者流徧之意○此篇託言出望首陽想夫伯夷糾齊采薇而隱者得其所矣今我遭此風霜侵迫陰雲擁蔽之時而賢者避去如鴈之南征讒邪得志如鷓鴣之先鳴者焉遠近所聞莫非若此則我心之悽傷豈得已哉夫夷齊之隱當商周革命之際而嗣宗以此興歎意亦遠矣

公言其志大必將一舉冲天而遊于四海為今之

計寧辭尊而居卑庶幾韜晦以自全若攀附高遠

一遭篡奪之變則我既為魏臣豈忍復事於晉此

所以慮中路之無歸也史稱籍本有濟世之志朝

議以其名高欲尊崇之籍以天下多故名士少有

全者乃求為步兵校尉縱酒昏酣遺落世事大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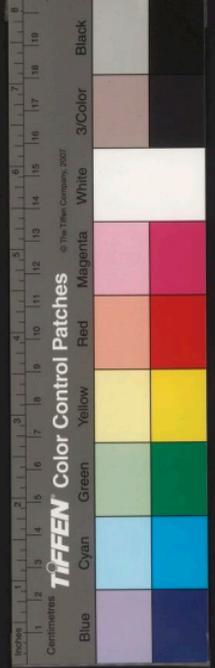
與此詩相合然詩中微意又豈史氏所能悉哉

步上東門北望首陽山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樹林

良辰在何許凝霜寒風振山岡雲起重陰

鳴鴈飛南征鷓鴣或作鷓發哀音素質游類延年改

非是



此里多奇舞濮上有微音輕薄調遊子俯仰乍浮沉  
捷徑從狹路僂僂趨荒濬馬見王子喬乘雲翔鄧林  
獨有延年術可用一作慰吾心

此也此里濮上皆紂都近地按史記紂使師延作  
新淫聲此里之舞靡靡之樂正義云武王既伐紂  
師延抱樂器投濮水而死後師涓從衛靈公過濮  
上夜聞水中樂音因寫之為晉平公奏焉師曠撫  
之曰此亡國之音得此必於飛間濮上子俯仰浮  
沉趨時附勢之態乍忽也捷徑取便之私道僂僂  
猶專力也鄧林山海經云夸父與日競逐而渴死

其杖化為鄧林淮南子註云今鄧州之西其地多  
山林者是也○言此里之舞濮上之音皆作於亡  
國以寓魏國將亡之意輕薄遊子競趨荒濬以此  
小人之阿附權姦不知所止當此之時所見率皆  
如此豈有若王子喬能超世絕俗全身遠害者哉  
然其人已遠其法尚存我雖未免罹乎世網庶幾  
託此得以外絕榮利內保天真自足慰吾心耳廢  
後嗣宗卒獲令終者以此亦可謂善處亂世者矣  
湛湛長江水上有楓樹林臯蘭被徑路青驪迹駸駸  
遠望令人悲春氣感我心三楚多秀士朝雲進荒濬



朱華振芬芳高蔡相追尋一為黃雀哀涕下誰能禁  
賦而兼比也湛湛澄澹兒馬純黑為驥駸駸駿也  
春氣感心言陽氣發動鳥獸奪尾之時人心不能  
無感詩言有女懷春亦此意也以上六句並用楚  
詞拾菟篇語三楚李罔翰曰楚文王都郢昭王都  
郢孝平王都壽春是也朝雲楚襄王夢遇巫山神  
女宋玉為王賦其事有朝為行雲等語高蔡亦楚  
比戰國策楚莊辛謂襄王曰黃雀鼓翅奮翼自以  
為與人無爭不知王孫公子挾彈其下晝遊茂樹  
夕調酸醎蔡聖靈當作侯不以國家為事左幼婁

右擁嬖女相與馳騁乎高蔡之中不知子發忘命  
于宣王而以朱絲繫已○按通鑑正元元年魏主  
芳幸平樂觀大將軍司馬師以其荒淫無度褻近  
倡優乃廢為齊王遷之河內群臣送者皆為流涕  
嗣宗此詩其亦哀齊王之廢乎蓋不敢直陳遊幸  
平樂之事乃借楚地而言夫江水之上草木春榮  
其乘青驪馳驟而去使人遠望而悲念者正以春  
氣之能動人心也彼三楚固多秀士如宋玉之流  
但以朝雲荒淫之事導而進之無有能匡輔之者  
是其目前情賞雖如朱華芬芳之可悅至於一遭



禍變則終身悔之。將何及哉。故以高蔡黃雀之說終之。亦可謂明切矣。

懸車在西南義和將欲傾流光耀四海忽忽至夕冥朝為咸池暉濛汜受其榮豈知窮達士一死不再生視彼桃李花誰能久熒熒君子在何許歎息未合并瞻仰景山松可以慰吾情

比也。懸車已見前卷咸池日出處濛汜日入處也。熒熒明兒景山商兩都之山商頌云陟彼景山松柏九丸。此篇因悼世變思以自保之詩言魏之將亡猶日之將傾也。何盛衰若此其速國於丘墟。

于晉矣。士既不幸遭此末運雖視彼一時之富貴不能久存。然未遇賢君能撥亂而反正。徒向歎息。惟瞻仰高山之松。得以堅貞自持。可用慰吾情耳。西方有佳人皎若白日。光被服織羅衣。左右佩雙璫。脩容耀姿美。順風振微芳。登高眺所思。舉袂當朝陽。寄顏雲霄間。揮袖凌虛翔。飄飄恍惚中。流盼顧我傍。悅澤未交接。晤言用感傷。

賦也。西方佳人託言聖賢如西周之王者。猶詩言云誰之思。西方美人之意。璜佩玉名。雙璜者形各半。規在衝牙之兩旁。晤對也。此嗣宗思見賢聖。



之君而不可得中心切至若有其人於雲霄間恍  
惚顧盼而未獲際遇故特為之感傷馬○演義以  
嵇阮詩係于魏或者非之蓋見世稱竹林七賢名  
在晉史故爾然考二人之立心殆與陶靖節略同  
史言康娶魏宗室女拜中散大夫及山濤舉為吏  
部咨書拒絕終無仕晉之意籍當高貴鄉公時仕  
為常侍知司馬氏欲求昏以意却之復餼酒昏酣  
詠詩以見志且康被譖誅籍以壽終並在景元年  
甲自與建安諸子委身曹氏者不類今特依演義  
列於魏詩之後或又言籍不當為鄭冲作勸晉王

然然攷其文大槩謂褒德賞功禮典之常不必固  
讓之意演義論步兵心乎王室有同淵明勸進之  
文醉不欲為而強迫為之非楊雄甘為新者比  
但惜其不能一死而曲自免不得為全義耳讀者  
亦不可不知也因附其說于此云

晉詩一

二十首

張華字茂先范陽人強記洽聞撰博物志晉武  
帝受禪以為黃門侍郎贊伐吳有功封廣武侯  
遷尚書荀勗諸之出都督幽州惠帝即位拜太  
子少傅為太尉楊駿所忌不與朝政及進為侍



中書監遂盡忠匡輔加右光祿大夫封壯武  
郡公元康六年拜為司空與趙王倫孫秀有隙  
永康初少子遵以中台星圻勸父遜位乃曰天  
道玄速惟脩德以應耳不聽卒為倫秀所害

勵志四言九章

大儀幹

鳥括反

運天迴地游四氣鱗次寒暑環周星火

既夕忽焉素秋涼風振落熠燿宵流

賦也大儀陰陽之易云太極生兩儀是也幹轉也  
天迴天繞地左旋日夜一周也地游李善引河圖  
地有四沿之說謂四時升降不止也星火心口之大

火也夕以其七月西流漸下而昏也熠燿螢也見  
王氏本草流飛行兒○茂先志欲及時進德備業  
故賦此詩以自勵而併以勉人首言天運周迴星  
氣流易忽焉至此素秋則草木搖落而變衰螢亦  
化生而宵流矣言此以起下章之思感也  
言士思秋寔感物化日與月與辯荏苒代謝逝者如  
斯曾無日夜嗟爾庶士胡寧自舍結

賦也吉士猶言君子思猶悲也淮南子曰春女思  
秋士悲而知物化矣寔與實同與語詞荏苒猶侵  
尋也逝者如斯即論語子在川上之詞胡寧皆何



也舍止也○此承上章而兼言天運不已日月寒暑之往來萬物變化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運乎晝夜未嘗已者如此嗟爾衆士固當因時感念以自強不息何可以自止哉

仁道不遠德輔如羽求馬斯至衆鮮克舉大猷玄漢將抽厥緒先民有作貽我高矩

賦也仁者心之德也遠遠輔輕也猷道也玄微妙漢廣大也抽引繹也緒端也先民謂古之聖賢矩所以為方之法也○此言仁道在人為甚近求馬而無不至德之在人為甚輕但衆人少有能行之

者蓋道之本體玄漠未易窺測然其端緒發光則有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者焉且將抽繹而擴充之則道雖云大而為之在我不難矣此蓋已有先覺者出而道我以至高之法如此也

雖有材姿放心縱逸出般鑿于游居多暇日如彼梓材弗勤丹漆雖勞樸斲終負素質

賦也梓良材可為器者樸斲既成質而未治精也○言人雖有美質惟自放心造惰不敏于學安望德業之有成如彼梓材之良雖勞樸斲而弗加丹漆終不能成堅美之器以適於用也



養由矯矢獸號于林蒲盧縈繳縈繳神感飛禽未伎  
之妙動物應心研精軌道安有幽深

賦也養由姓養名由基楚大夫善射者也矯揉直

也淮南子曰楚王有白鵝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燕

使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則雙擁柱號矣蒲盧當

作蒲且北音淮南子註亦云楚人縈繳以生絲縈矢

而射所謂弋也汲冢書云蒲且子見雙鵝過之射

中其一其不被弋者亦隨而下研窮也的謂好之

深而學之篤也○言由基蒲且之射小藝也以其  
專心篤學至於精熟則其動物應心之妙有不期

而然者矣士之為道苟能潛心積慮優游饜飮於  
其間至於默識心融豁然貫通又安有幽深而不

至者哉

安心恬蕩棲志浮雲體之以質彪之以文如彼南畝

力未既勤蘇音葵藜致功必有豐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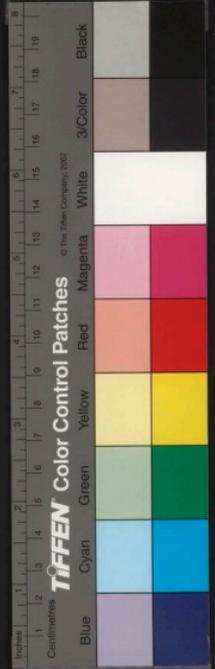
賦也恬淡靜蕩寬廣也棲猶處也浮雲以喻高遠

體猶本也彪文兒耒手耕曲木芸草曰蕪壟苗曰

藜藿盛也○承上章而言為學之序有不可缺者

苟能安心恬蕩而不失所養棲志浮雲而不溺於

卑近則其進備自不能已也至於文質彬彬然



初言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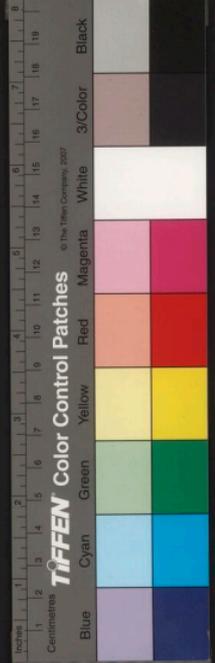
後可為成德也復以農功為喻其丁寧之意切矣  
水積成川載瀾載清土積成山歆蒸鬱冥山不讓塵  
川不辭盈勉爾一作舍弘以隆德聲

此也文波曰瀾歆蒸氣上出也鬱冥蒙勃之貌舍  
包容弘寬大也隆亦大也○此亦承上章言為學  
當日進而不已也水積而後成川土積而後成山  
以比人之積學而後成德然山既成而不讓塵之  
益增川既成而不辭水之益滿人既畜學以成德  
又當勉其舍弘之量以光大其德聲也易大畜之  
象云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而彖傳亦云

篤實輝光日新其德既畜矣而又日新焉此所以  
為畜之大此章其得大畜之旨者歟

高以下基洪由織起川廣自源成人在始累水微  
以著乃物之理纏牽之長實累反力為千里

賦也土積之始曰基水所從出曰源纏兩股索牽  
繫而挽之也戰國策陵干越人謂新城君曰千里  
之馬不能取千里者纏牽長也纏牽於事萬分之  
一而難千里之行○此特申上章積累之意而  
又戒以當謹於始不可小有牽尼而為遠大之累  
復禮終朝天下歸仁若金受礪若沉在鈞進德脩業



暉  
暉營依易  
尤日新  
際朋仰慕予亦何人

作輝

補註三

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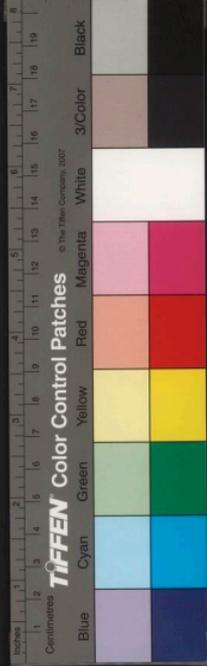
賦也復禮歸仁語本論語言其効甚速而至大也  
礪磨石也金就礪則利鈞陶家制器之具模下圓  
轉者是也隰朋齊大夫姓名莊子稱其愧不若黃  
帝舊註又言其常慕管仲之德○此末章言能實  
用其力則德業昭著有不難者且舉隰朋之仰慕  
聖賢而益以自勉也○愚謂漢魏以下諸詩未有  
如茂先此篇能以聖賢之學自勵其志者且述者  
如斯一語程子謂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今  
茂先獨得聖人之旨則其知識超詣有非淺學之

士可得而擬者焉  
耿後茂先負台輔之望立朝盡  
忠臨危不屈而信史以令德稱之豈非力學之  
驗歟

雜詩

暉度隨天運四時互相承  
東壁正昏中固陰寒節  
升繁霜降當夕悲風中  
夜興朱火青無光蘭膏坐  
印翅重衾無暖氣挾纊如  
凍水伏枕終遙昔寤言  
莫子應平永思慮崇若慨然獨拊膺

此也  
暉日景度周天之躔度也  
東壁星名月令云仲冬之月日昏東壁中固堅凝之謂升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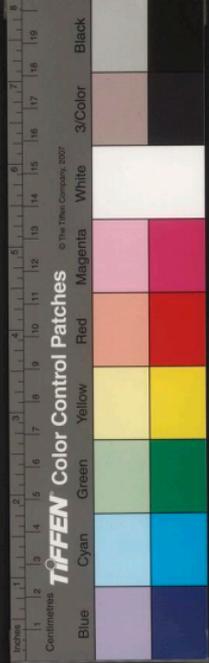


朱火謂燈也。蘭膏以蘭香煉膏也。不知所致曰坐挾亦懷也。縠細綿也。應荅語也。崇替猶言興廢。拊膺謂無所申其憤恨而自辯其胷也。○此爰先見魏之將亡而感歎之歟。其意謂世運固有遷易乃借四時為喻而言。仲冬陰盛既極。正天道變革。陽氣復生之時。方且繁霜悲風交相侵迫。而朱火為之無光。則君之昏弱。徒可知焉。了時忍寒。伏枕以終。長夜亦惟安時。處順以待。陽明之來。竟無可與語此者矣。但永思其興廢之故。則不不慨然而拊膺也。

答何劭

吏道何其迫窘。然坐自拘縲。縲如<sub>反</sub>。為微繆。文憲焉可踰。恬曠苦不足。煩促每有餘。良朋貽新詩。示我以遊娛。穉如灑清風。免若春華。詩數自昔同。察察<sub>音</sub>於<sub>音</sub>。今此<sub>反</sub>。至<sub>音</sub>。園廬衰疾近。辱殆庶幾。並懸輿散。壯髮重<sub>音</sub>。陰下抱杖。臨清渠。屬耳<sub>音</sub>。聽鳴流。目<sub>音</sub>。翫<sub>音</sub>。儻<sub>音</sub>。由<sub>音</sub>。魚<sub>音</sub>。從<sub>音</sub>。死<sub>音</sub>。容<sub>音</sub>。養<sub>音</sub>。餘<sub>音</sub>。日<sub>音</sub>。取<sub>音</sub>。樂<sub>音</sub>。於<sub>音</sub>。桑<sub>音</sub>。榆<sub>音</sub>。

賦也。吏道呂向曰。理人之道也。窘囚拘之貌。冠系曰縲。其結餘下垂者曰縲。微三股索。憲法也。曠寬泰也。穆清美也。臭齷爛貌。同官為寮。同地為寮。址



近也辱殆語出老子書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懸輿  
歸老之事漢薛廣德乞骸骨以歸懸其兩脇安車  
傳之子孫儵魚名也○何敬祖嘗以茂先所居隣  
並乃贈以詩願道遠共適以借黃髮故茂先以此  
答之因自述其居官迫於煩冗衰疾近於辱殆亦  
庶幾相與佚樂云爾然既盡忠所事有志弗遂惜  
哉

情詩

遊目四野外道遙獨延佇蘭蕙綠清泉繁華陰綠渚  
佳人不在茲取此欲誰與巢居知風寒穴處識陰雨

不曾遠別離安知慕儔侶

賦也延佇有所待而立也與猶贈也巢居知風  
穴處知雨語出漢翼奉傳如鵲知來歲多風則巢  
於下枝天將陰雨蟻先出垤之類呂向謂蟲鳥久  
處巢穴性所習知也○此或茂先在外時代述其  
室家之詞歟

司馬彪字紹統高陽王睦之長子少以薄行不  
得為嗣出後宣帝為政由此不交人事專精學  
業注莊子作九州春秋又以漢中興無良史撰  
續漢書武帝泰始中為秘書郎轉秘書丞後拜



散騎侍郎

贈山濤

山濤字巨源河內人初為吏部郎武帝受  
禪除吏部尚書及遷僕射侍中仍領吏部  
後拜司徒

蒼蒼倚桐樹寄生於南嶽歎叶上凌青雲霓下臨千  
仞谷處身孤且危於何託余足昔也植朝陽傾枝俟  
鸞鷲食角反叶今考絕世用空音空儻音空又見迫束  
班匠不我顧牙曠不我錄馬得成瑟本何由揚妙曲  
舟舟三光馳逝者一何速中夜不能寐撫劍起躑躅

後漢書山濤傳

此年命促世二句盛元氣衰又非知  
道者之言命則共使上下

語昧目下和潛幽冥誰能證奇璞叶音冀願神龍來  
揚光以見燭

止也蒼蒼高貌椅桐陸璣草木疏云梓實桐皮曰

椅陶弘景曰白桐一名椅桐可作琴瑟寬虹也山

之東曰朝陽凡桐材以孤生向日者為貴鸞鷲鸞

鳳屬也鸞鳳非梧桐不棲倥偬窮困也班與殷同

公輸子之名匠即莊子所稱匠石見櫟社樹而不

顧者牙伯牙善鼓琴曠師曠晉樂師也錄來記也  
舟舟猶言漸漸石中有玉曰璞神龍山海經云赤



水之山有神而人面蛇身其視能燭九陰是謂燭龍○初紹統未仕時山濤居選職故贈是詩所以自薦達也其意謂袍負良材傾俟世用今者不見顧錄則所蘊無由表著將恐歲不我與遂沒世而各不稱是以中夜不寐撫劍躑躅殆有皇皇如也之意焉且濤為吏部凡所甄拔人物各為題目時稱山公啓事故又言世無下和則雖有環璞無能識者惟神龍之明照無所不至所以深有望於巨源也

何劭字敬祖陳國陽夏人司空魯之子武帝踐

阼以為散騎常侍選侍中尚書惠帝即位拜太子太師累遷尚書左僕射永康初選司徒趙王倫篡位以為太宰永寧元年薨襲封朗陵郡公謚曰康

贈張華

四時更代謝懸象迭卷舒暮春忽復來和風與節俱俯臨清泉涌仰觀嘉木敷周旋我陋圃西瞻廣武廬既貴不忘儉處有能存無鎮俗在簡約樹塞馬足羣在昔同班司今者並園墟私願借黃髮逍遙綜琴書舉爵茂陰下携手共躊躇奚用遺形骸忘筌在得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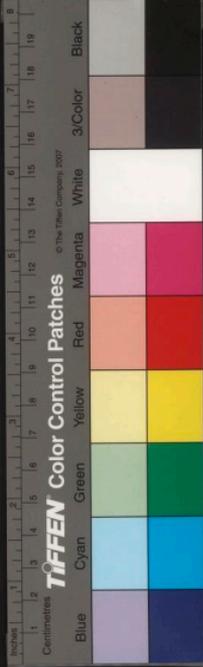
賦也卷舒謂日月出沒也周旋行周匝也陋隘狹也廣武茂先舊封邑名今因以稱其廬有無李善引毛氏詩註有謂富無謂貧此言處富而能儉如居貧時也鎮者撫而化之之謂簡不煩也約亦儉也樹塞管仲儲奢之事見論語菴法也同班司按晉書劾為太子太師時華為太傅大丘曰墟綜猶理也○史言何曾窮奢極侈日食萬錢而劾亦有父風然其優游自足不貪權勢故此詩能稱慕茂先之儉德而布其私願者如此且言何用遺忘形骸但自相得意如得魚忘筌可也而茂先答章亦

云庶幾懸輿蓋二人之志未即歸隱於此可見

傅玄字休奕北地人性格剛勁亮直州舉秀才除郎中武帝即位初置諫官以玄為之俄遷侍中轉司隸校尉每奏劾無所容貴游震懾臺閣生風封清泉侯卒謚曰剛

雜詩

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長攝衣步前庭仰觀南鴈翔  
玄景隨形運流響歸空房清風何飄飄微月出西方  
繁星依五<sub>臣</sub>作衣<sub>音去聲</sub>青天列宿<sub>息</sub>救<sub>反</sub>自成行蟬鳴高樹  
間野鳥號東廂織雲時髮髻溼露霑衣裳良時無停



景柱斗忽低昂常恐寒節至凝氣結為霜落葉隨風  
摧一絕如流光

賦而此也景謂鴈影廂廡也凡正寢東西夾室皆  
曰廂髮髻似有似無之貌溼猶濃也低昂迴轉傾  
側之勢流光即上文無停景之謂○此休爽傷魏  
祚之日蹙慮讒邪之傾危因物感懷而作歎其言  
觀南鴈之翔則知其能避寒就暖而人之審時擇  
處亦當如是于時魏主昏弱不久淪沒正猶微月  
之西出晉王設官分職而群臣莫不依附亦猶繁  
星麗天而列宿成行也其間亦有讒佞小人如蟬

鳴鳥號者焉雖其出沒詭秘若織雲之髮髻而浸  
潤之迹已如溼露之晷衣矣殆恐時移事變陰凝  
堅互君子亦將不能保身如落葉之摧絕也其詞  
雖若繁複而意實深密讀者詳之

王讚字正長義陽人博學有俊才辟司空掾官  
至散騎侍郎

雜詩

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胡寧久分析靡靡忽至今  
王事離我志殊隔過商參昔往鶴鳴今來蟋蟀吟  
人情懷舊鄉客鳥思故林五臣本師消久不奏誰能



宣我心

賦也靡靡猶遲遲也王事王命使為之事離與靡同猶繫也殊別也鶴鷓黃鸝也師消衛靈公時樂師奏者謂調音樂使有節奏也○正長因行後思歸而作此詩言翔風既動秋草則邊馬且有歸心而我何為久離家室至今不得歸耶蓋以王事繫于我心不敢不勤是以自春至秋殊隔逾遠且人物各有思舊之情世無師消誰能為我宣明此心也詳此則我獨賢勞之意亦可見矣

孫楚字子荆太原人少負才氣多所陵傲年四

十餘始出仕及為石苞驃騎參軍初至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因此構隙遂湮廢積年後扶風王駿以舊好起為征西參軍遷衛軍司馬惠帝初拜馮翊太守卒

征西官屬送於陟陽候作

陟陽地名候斥侯也

晨風飄岐路零雨被秋草傾城遠送餞我千里道三命皆有極咄嗟安可保莫大於殤子彭聃猶為天吉凶如糾纏憂喜相紛擾天地為我鑪萬物一何小達人垂大觀誠此苦不早乖離即長衢惆悵盈懷抱



孰能察其心鑒之以蒼昊齊契在今朝守之與借老  
賦也三命謂上壽中壽下壽也鄭玄禮記註云司  
命主督察三命莫大云者莊子曰莫大於秋毫之  
末而泰山為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天此借用  
其語而意則不同未成人而死者謂之殤彭彭祖  
商賢大夫列仙傳謂其歷虞夏至商壽八百歲聃  
老聃李耳字伯陽謚曰聃或言其二百餘歲後之  
流沙莫知兩終糾絞也糾擾互起貌鑑治鑄之器  
垂謂壩高而視下也誠者警教之詞齊一契合也  
○子荆自征西幕下遠赴馮翊而同寮官屬傾城

出錢故賦此詩以為別因言人生脩短皆有定極  
安得保其長存以言乎天則固莫大於殤子矣以  
言乎壽則雖如彭聃比之天地猶以為夭也奈何  
吉凶憂喜交相纏擾鮮有不為滑其精寬而損其  
自然之數者惟達人大觀能知造化之機所以齊  
生死輕去就不為外物之所動揺顧我苦不早誠  
於此當此乖別未免惆悵盈懷也然揆之初心本  
慕此道惟天鑒之當與天地間萬有之不齊者契  
合為一自今日始守之終身而不失矣篇中語多  
見賈誼服賦亦皆莊周之遺意而子荆乃借此以



自廣耳固未必能究夫原始及終之理而真有得焉然世之鄙夫汲汲以死生得失為患者觀此亦庶幾能警悟云

左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貌寢口訥而詞藻壯麗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遂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筆紙遇得一句即踞之復以所見不博求為秘書郎及賦成時人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齊王問命為記室督辭不就終于家

詠史七首

弱冠弄柔翰卓犖音若觀群書者論准過秦作賦擬子

虛墻城苦鳴鏑羽檄飛京都雖非甲冑士疇昔覽穰

首好余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鉏刀貴一割夢想

騁良圖左眇澄江湘右盼匹莫定羗胡功成不受爵

長揖聊田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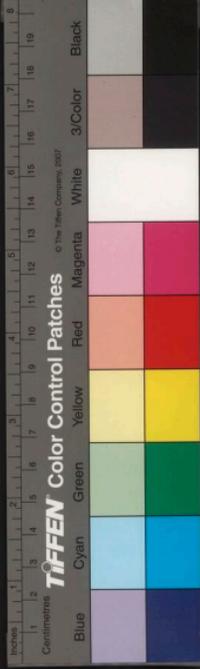
賦也人年二十曰弱冠柔翰筆也卓犖超絕之意

准亦擬也賈誼有過秦論司馬相如有子虛賦羽

檄徵兵之書說文云木簡長尺二寸為檄魏武帝

奏事云若有急則捕鷄羽於檄言如羽之疾也曹

毗蓋也疇曩也穰苴姓田氏善用兵齊景公尊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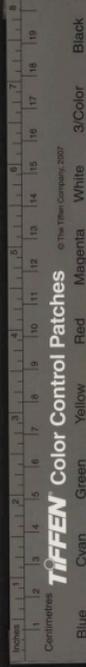


大司馬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鈇刀謂以鈇為刀，但可充一割耳。班超上疏云：臣冀効鈇刀一割之用。圖謀畫也。眇邪視盼流目也。羌胡西戎也。○此太冲因詠史以述已志之詞。是時蜀既亡而吳未平，故特氣吞東吳而併及西羌也。至於功成不取，長揖歸田，其節槩如此，可尚矣夫。

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金張藉音藉，葉七葉音仍。更漢音仍，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音仍。

興也。離離，織踈之貌。胄，裔也。躡，登也。僚，賤稱。左氏傳云：隸臣僚。金張，漢書金日磾及弟倫。後嗣自武帝至平帝，七世內侍。又張湯子孫相繼為侍中。常侍者，凡十餘人。二家貴寵，止於外戚。藉，猶賴也。葉世也。珥，珥也。漢貂，董巴輿服志云：侍中常侍冠。武弁，貂尾為飾。馮公，名唐文。帝時為郎中署長。至武帝求賢，良舉。唐時年九十餘，不能就，偉奇特也。○此篇借以刺朝廷任人不得其當，豈亦傷已之不見用歟。

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魯仲連，談笑却秦軍。



當世貴不羈遭難去能解紛功成耻受賞高踰卓不  
群臨組不肯縲私列對珪寧一作肯分連麗耀前庭  
比之猶浮雲

賦也希亦慕也段干木魏人文侯師之過其閭必  
軾諸侯聞之而畏魏班固幽通賦云干木偃息以  
藩魏謂為魏之藩屏也魯仲連齊人奇偉倜儻游  
於趙會秦將白起圍邯鄲魏將新垣衍亦來說趙  
尊秦為帝仲連謂平原君曰梁客安在吾請為君  
責而歸之及見與語而行再拜請出秦將聞之為  
却五十里平原君欲封之復以千金為壽仲連笑

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難解紛而不取也  
遂辭去不羈謂不受人之羈絡也紛亂也卓特立  
貌組綬繅繫也連璽謂如蘇秦佩六國印之類○  
劉良曰此述干木仲連潔已利物以刺當世之無  
功而貪爵祿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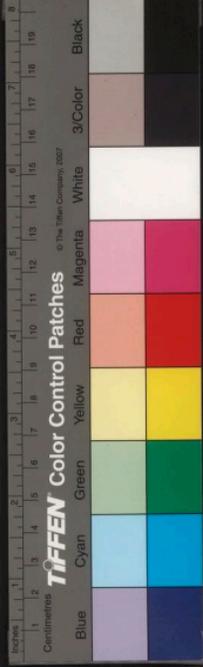
濟濟京城內赫赫王侯居冠蓋蔭四術朱輪竟長衢  
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南隣擊鍾磬北里吹笙竽  
窈窕揚子宅門無知相與寥寥空宇內所講在玄虛  
言論准宣尼詞賦擬相如悠悠百世後英名擅八區  
賦也濟濟赫赫皆盛貌冠蓋貴者出必擁蓋所以



覆冠故以為名術邑中道也竟猶徧也許史並漢  
外戚之家孝宣許皇后父廣漢封平恩侯史良娣  
亦宣帝祖母也其兄子高為車騎將軍領尚書事  
封樂陵侯笙等皆匏屬笙十三簧等三十六簧楊  
子名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家素貧人希至其門  
草太玄以自守玄虛即太玄也雄又譚法言象論  
語每作賦擬司馬相如以為式體專也八區八方  
也○此言漢京城之內王侯極其貴盛時人多趨  
附之惟揚子窮居寂寞脩業以自娛然而名傳百  
世則在此而不在彼其亦盛衰代權貴者歟

皓天舒白日靈景耀神州列宅紫宮裏飛宇若雲浮  
峩我高門內藹藹皆王侯自非攀龍客何為歎思如  
來遊被褐出閭闔高步追許由振衣千仞岡濯足萬  
里流

賦也舒者開明之意靈景日光也神州王嬰古今  
通論云崑崙東南方五千里謂之神州帝王之宅  
也紫宮星垣名一曰紫微喻皇都也攀龍言趨附  
也揚雄法言云攀龍鱗附鳳翼閭闔洛陽門名許  
由堯時逸士隱于箕山者也○太冲因見高門氣  
勢之盛士風奔競日甚慨然念許由之逸迹而追



踏之且欲振衣濯足於高遠之地以去其塵雜者  
如此其不肯事齊王罔也宜矣

荆軻飲燕市酒酣氣益震作鱗一哀歌和鱗漸離謂  
若傍無人雖無壯士節與世亦殊倫高瞻邈四海豪  
右何足陳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  
之若千鈞

賦也荆軻燕刺客也與高漸離及狗屠飲於燕市  
酒酣漸離擊筑軻和而歌以相樂已而相泣傍若  
無人後為燕太子丹報仇為秦所殺倫比也邈輕  
視貌豪右尊貴之稱賤者謂有德而無位者也三

十斤為鈞○荆軻匹夫之勇本無足取特以其能  
邈視四海輕勢位而重有德故太冲借以諷當代  
小人之在高位者爾

習習籠中鳥舉翅觸四隅落落窮巷士抱影守空廬  
出門無通路枳棘塞中塗計策棄不收塊若枯池魚  
外望無寸祿內願無斗儲親戚還相蔑朋友日夜踈  
蘇秦北遊說輸萬李斯西上書俛仰生榮華咄嗟復  
凋枯飲澆期滿腹貴足不願餘巢林栖一枝可為遠  
士儼

興而比也習習數飛也落落不相入也後漢書云



耿弇落落難合塊困處貌寸禄猶國語耐向言尋  
尺之禄也蔑輕視也蘇秦辯士也說六國為從約  
長并相六國後為齊宣王客卿齊大夫與之爭寵  
使刺殺之李斯亦以善說為秦客卿始皇以為丞  
相後二世因趙高譖下斯就刑吐嗟謂一呼語之  
頃飲河巢林莊子曰鷦鷯巢林不過一枝偃鼠飲  
河不過滿腹○太坤有志之士與世不合惟窮居  
以自守正猶鳥在籠中舉翮有觸者也故以起興  
且言枳棘塞塗以比小人布滿朝行賢路為之不  
通是則雖有抱負無所展施以致困處窮賤親友

踈蔑也然而終安素分不肯妄求以取危禍故舉  
蘇秦李斯之徒以自警復借飲河巢林之喻以自  
勉云

招隱二首

按淮南小山招隱士篇謂深山窮谷非君  
子所宜處而欲招其來歸今晉人乃以招  
尋為義欲就與之俱隱而所謂招來者王  
康琚則以為反招其名題前後不同如此  
杖去  
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  
琴白雪停陰岡丹葩耀陽林石泉漱瓊瑤織鱗或浮



沉非必給與竹山水有清音何事待嘯歌灌木自悲  
吟秋菊兼餓糧幽蘭間去聲襟躡躡足力煩聊欲  
投吾簪

賦也杖倚策杖也丘中謂壤室也尚書大傅子夏  
曰弟子受書於夫子者雖退而岩居作壤室向彈  
琴其中以歌先王之風瓊瑤美玉石泉之色似之  
灌業也兼猶當也餓乾食也間雜也襟衣之交袵  
楚詞云夕食秋菊之落英又云紉秋蘭以為佩躡  
躡猶豫也○太冲厭世溷濁素有箕山之志故此  
詩託言招尋隱士於巖林之間見其境趣幽雅人

事簡易方且躡躡顧慮足力煩倦欲弃冠簪而就  
隱也

經始東山廬果下自成榛前有寒泉井聊可坐心神  
峭一作清青蔥間竹柏得其真弱葉棲霜雪飛榮流  
餘津爵服無常玩好惡並去聲有屈伸結綬生纒牽彈  
冠去屣埃塵惠連非吾屈首陽非吾仁相與觀所尚  
逍遙極辯非是良辰

賦也經始謂初營度也叢林曰榛峭清青葱並鮮  
榮兒真猶貞也孫卿子曰桃李萼於一時時至  
而後殺松柏經隆冬蒙霜雪而不凋可謂得其真



矣弱垂兒綬佩印之組纏牽已見張茂先詩惠連  
柳下惠少連也首陽指伯夷對齊而言尚高尚也  
○按王隱晉書謂太冲徙居洛陽城東著經始東  
山廬之詩乃知此篇隱居以後所作故言目前所  
有自可賞適靜觀物理有契吾心當此悖亂之時  
爵服豈得常玩而專以好惡為屈伸觀夫結綬而  
仕自生纏牽之累不若彈冠隱去以自潔也且如  
惠連之降志辱身豈非吾之屈乎夷齊餓于首陽  
豈非求仁而得仁者乎是以人當各觀志之所尚  
逍遙遊宴以盡夫長辰而已

雜詩

秋風何冽冽白露為朝霜柔條旦夕勁綠葉日夜黃  
明月出雲崖皦皦流素光披軒臨前庭嗷嗷晨鴈翔  
高志局四海塊然守空堂壯齒不恒居或作歲暮常  
慨慷

賦而比也崖際也皦皦明貌嗷嗷哀鳴也局狹之  
也齒年也慨慷感傷之意○此篇首言天氣漸變  
而寒凝草木亦因時而變衰矣觀此則人之少壯  
者安得不速老耶又言雲際之月出流素光而我  
開軒視之乃有哀鴈飛翔而去者以喻陰邪之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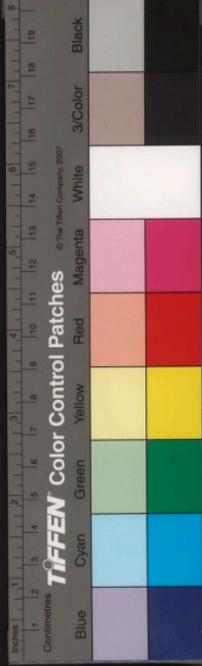
當朝專政是使賢者方高舉而遭道也。於斯時也。我既不可以仕則平生高志阨而不申。將恐壯年一去老死無聞。故常於此風霜搖落之時而為之感傷焉。是知太冲不肯就仕者豈其心哉。亦必有道矣。

張翰字季鷹吳郡人有清才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齊王閻辟為東曹掾翰知閻必敗乃因秋風起思吳中菰菜蓴魚鱸遂命駕而歸嘗荅人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盃酒其曠達類如此

雜詩

暮春和氣應白日。照園林。青條若總翠。黃華如散金。嘉卉亮有觀。缺頰此難久。眺樹特延頸無良塗。頰足言幽深榮與壯俱去賤與老相尋歡樂不照顏慘陰發謳吟謳吟何嗟及古人可慰心

賦而兼興也。總聚束也。卉草之總名。凡物有可觀者謂之觀。耽樂也。良塗猶言亨衢。頰駐也。○此季鷹退歸後詠懷之詩。言暮春景物鮮榮。信有可觀。但易至衰謝。未足耽玩。亦以興人之榮貴與少壯。皆不可以久恃。蓋我初企望而進。既無可騁之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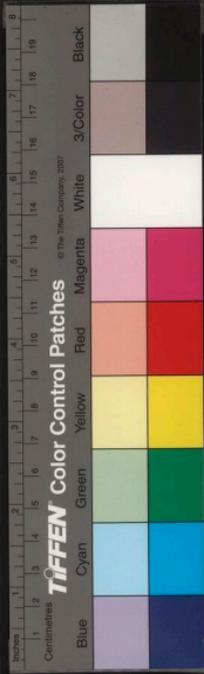
選詩卷第三

於是歛迹以退而又困悴如此則亦無如之何唯  
念古人有能處此而無憂者可用慰吾心焉若季  
鷹亦可謂善自處者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此詩解河邊... 高院有四五... 問... 來會詩

七哀詩

歸卒于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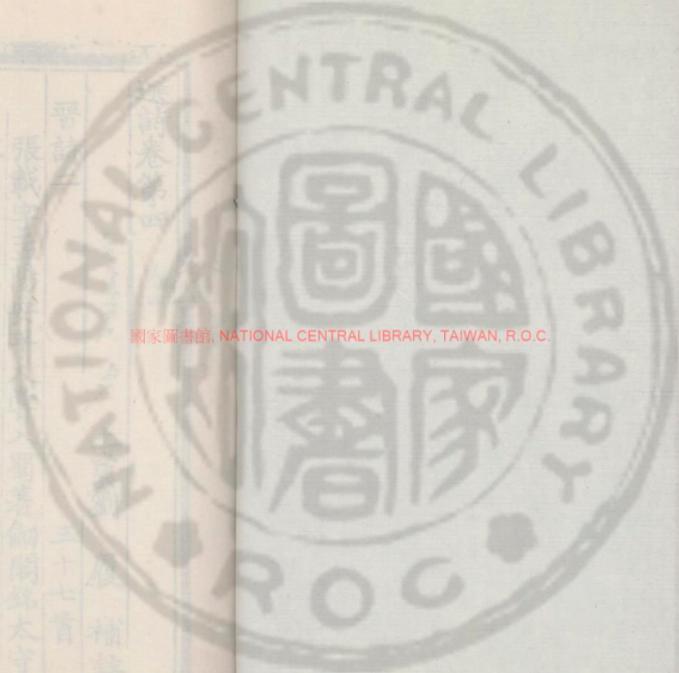
守拜中書侍郎... 領著作... 見世方亂... 遂撰疾告

晉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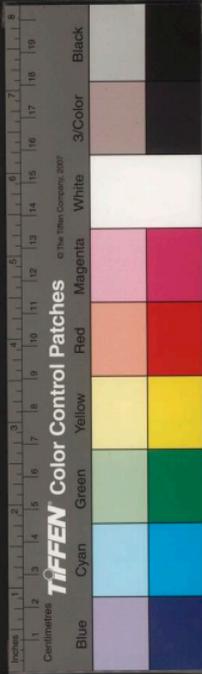
三十七首

補註

3491280 v.4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選詩卷第四

晉詩二

上虞劉

履

補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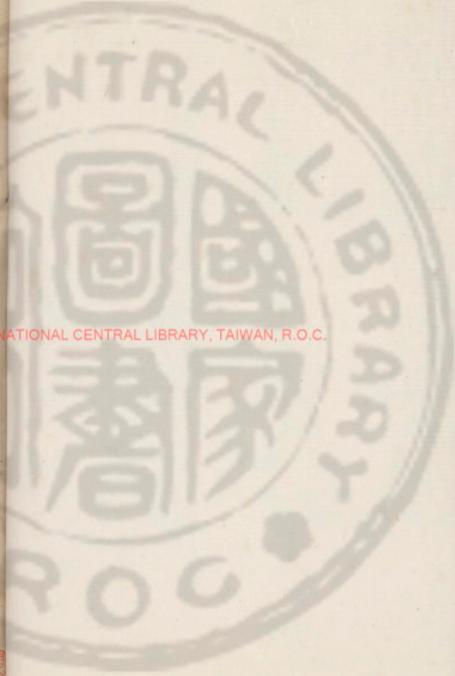
三十七首

張載字孟陽安平人嘗入蜀著劔閣銘太守張敏表上其文武帝遣使鑄之由此知名起家著作佐郎出補肥鄉令復為著作郎累遷弘農太守拜中書侍郎復領著作見世方亂遂稱疾告歸卒于家

七哀詩

北芒

字本何墨壘舊音高陵有四五借問誰家墳皆



云漢世主恭文遙相望原陵鬱臙臙周前反季葉一作

喪亂起賊盜如豺虎毀壞過一杯滿侯反便房啓幽戶

珠柙離玉體珍寶見剽如妙虜園寢化為墟周墉無

遺者蒙籠荆棘生蹊徑登童豎狐兔窟兵中蕪穢不

復掃叶緣反頽龍並壑發萌隸營農圃昔為萬乘君今

為丘中土感彼雍去聲門言懷愴哀今作古

賦也北邙洛中山名王公貴臣多葬此山洛城記

所謂九原之地是也天子之墓曰陵恭文原皆陵

名按漢書安帝塋恭陵靈帝塋文陵光武塋恭原陵

鬱臙臙謂地肥美而草木茂也杯柙也漢書張釋

之有愚民取長陵一杯土之喻過一杯者言諸陵

之毀壞不特一杯而已便房塚壙中室珠柙贈葬

之物西京雜記云漢帝及侯王送死皆珠襦玉匣

剽虜劫掠也園寢陵旁廟墟荒廢之地也築土累

甃曰墉五板為堵豎未冠者之稱掃除也壟塚也

禮記云適墓不登壟豎發開耕也萌與氓同無知

之民也隸僕隸也雍門言桓譚新論雍門周謂孟

嘗君曰君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狐兔穴其中

樵兒牧豎躑躅而歌其上行人見之悽愴曰孟嘗

君之尊貴乃至此乎孟嘗君聞之淚下承睫○此



蓋孟陽嘗訪漢陵遺跡而有賦故其言之詳而  
哀之深讀者亦不能無感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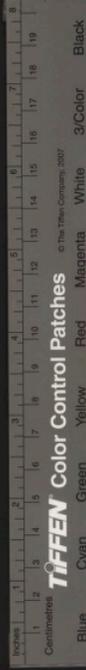
張協字景陽與兄載齊名辟公府掾轉秘書郎  
出補華陰令征北從事中郎遷中書侍郎轉河  
間內史在郡清簡寡欲時天下已亂遂屏居草  
澤以屬詠自娛永嘉初復徵為黃門侍郎託疾  
不就終於家

詠史

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藹藹東都門羣公祖二踈  
朱軒曜金城供反居用帳臨長衢達人知止足遺榮忽

如無抽簪解朝衣散上輟歸海隅行入為轡隕滌賢  
哉此大丈補作揮金樂當年歲暮不留儲願謂四座  
賓多財為累愚清風激萬代名與天壤俱此蟬冕  
客君紳宜見書

賦也西京謂西漢東都門長安東門也餞行曰祖  
二踈踈廣踈受也廣字仲翁宣帝時為太子太傅  
受字公子太傅兄子也亦同時為少傅金城榆城  
之堅也供設也海隅謂二踈所居東海蘭陵也揮  
散儲積也累愚謂為愚者之累也賦說文云相謂  
也冕大夫以上之冠蟬冕冕冠加金蟬耳象者也



紳大帶之垂者見書猶言為我書之欲其不忘也  
論語云子張書諸紳○按漢書廣謂受曰吾聞知  
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乃相與乞  
骸骨上賜黃金二十斤太子贈五十斤公卿大夫  
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  
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為之下泣既  
歸鄉里日賣金具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共相娛  
樂或勸其為子孫買田宅廣曰貧而多財則損其  
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終不聽夫二踈父子並為  
師傅太子每朝謂太傅在前少傅在後朝廷莫不

以為榮當是時乃能抽簪勇退免辱殆之累可謂  
見幾而作者矣景陽時既託疾屏居故諫其事以  
諷當代之持祿固位者且首言西漢朝野歡娛之  
盛以見今之不然其意微矣

雜詩六首

大火流坤維白日馳西陸浮陽映翠林迴颺扇綠竹  
飛雨灑朝蘭輕露栖業菊龍蟄暗氣凝天高萬物肅  
弱條不重結芳糲必佳豈再穫人生瀛海內忽如  
鳥過目川上之歎逝前脩以自勗

賦也坤維西南隅也西陸立秋以後日行之道浮



陽日光也。栖猶依也。蟲蔽曰蟄。龍陽物也。故龍蟄則陽氣潛藏。凝者止而不行之意。肅之言縮也。毛氏詩註謂霜降則萬物收縮是也。結者文子曰夏條可結言其弱也。至秋則堅枯不復可結矣。蕤花也。瀛海史記鄒衍謂九州之外有瀛海環之。前脩謂前代脩德之人也。○此景陽感時自警之詩言見夫氣候流易時物變衰。因念人生奄忽若此則君子之進德脩業不可以不及時也。且聞孔子川逝不舍之歎。則知前脩所以自強不息者亦法乎此而已。可不勉哉。

朝霞迎白日丹氣臨湯

如字一音湯

谷翳翳結繁雲森

散雨足輕風摧勁草疑霜疎高木寒葉日夜疎業林森如束嘯昔歎時遲晚節悲年促歲暮懷百憂將送

季主

比也。朝霞陰雨之兆。諺云朝霞不出門言其必雨也。丹氣霞氣也。河圖云崑崙山有五色水赤水之氣上蒸為霞陰而赤然湯谷日所出處謂其熱如湯也。森森多兒杜子美言雨脚如麻亦是此意。疎疎謂凋傷也。如束言葉落條輕而上聚之兒。季主姓司馬氏漢時賣卜長安東市。○此景陽親朝



綱之紊亂憂國祚之不永也其言朝霞迎日而丹  
氣臨湯谷者比惠帝之初權姦柄國氣勢烜赫  
為亂之漸也至於賢賢結雲森散雨則陰邪日  
盛而悖逆非一矣甚至殺害忠良迫及乘輿由是  
賢才退散朝廷孤危正猶風摧勁草霜竦高木而  
林葉枯疎森然如束也且吾向也歎逢時之不早  
今乃悲世運之促忽譬之少時日望長大及既垂  
老惟懼衰後爾時既若此尚將從善卜者以占其  
吉凶如何亦可見其憂國之忠誠矣詩云握粟出  
卜自何能較其是之謂歟

昔我資章甫聊以適諸越行行入幽荒歐駱從祝髮  
窮年非所用此貨將安設甌<sub>音栗</sub>的<sub>音栗</sub>夸輿璠魚目笑  
明月不見鄞中歌能否居然別<sub>列陽春無和者巴</sub>  
人皆下筮流俗多昏迷此理誰能察<sub>列反</sub>  
比也資謂齋貨以資給也章甫禮冠名諸語詞越  
通作粵南蠻總名歐當作甌越地東甌也駱越王  
姓按史記漢東海王搖都東甌其先越王勾踐之  
後姓驪氏徐廣曰駱一作駱祝斷也謂削髮也設  
施也此以上語意皆本莊子甌甌也魚目魚之  
目睛似珠者不見豈不見也鄞楚都今荊州之江

六  
神話四  
陵也居然別猶言可坐而別陽春巴人皆曲名宋  
玉對問云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  
人屬而和者數千及為陽春白雪和者不過數十  
是其曲彌高者和彌寡下節猶言下品○此景陽  
傷已之不遇也言我昔資章甫以往幽荒之國而  
其俗好僻異此貨終無所用以况初年抱負所學  
入仕于朝而朝廷漸至昏亂惟邪佞是役是以吾  
道卒無所施馬彼小人者自以為是乃反以我為  
迂猶瓠齏之夸美且魚目之笑明珠也然其是非  
真偽豈難辨哉如陽春巴人之曲高下固已絕殊

但流俗昏迷不能察識焉爾

六  
此鄉非吾地此郭非吾城羈旅無定心翩翩如懸旌  
出觀軍馬陣入聞鞞鼓聲常懼羽檄飛神武一  
朝征長鉞鳴鞘反仙妙中烽火列邊亭舍聲我衡門衣  
更平被反縵莫半胡纓曠昔懷微志帷幙竊所經何必  
操干戈堂上有奇兵折衝樽俎間制勝在兩楹巧運  
不足稱拙速乃垂名

賊也懸旌戰國策云心搖搖如懸旌終無所泊鞞  
騎上鼓神武軍威勇捷之稱後世禁衛亦有神武  
軍之名長鉞劍名鞘刃室也邊侯有警舉火以相



告曰烽緞胡謂麓纓無文理者莊子謂劍士垂緞  
胡之纓帷幪軍中遠籌之所折衝高誘曰謂能折  
還敵人之衝軍使不得進也晏子春秋云不出樽  
俎之間折衝千里之外制勝猶言決勝兩極賓主  
之位也○此篇殆作於征北從事中郎之時乎言  
在軍中心無定系常恐邊方警急即當奮身以往  
蓋我疇昔有志於此而帷幄之事竊嘗經心焉何  
必手操干戈乃為用兵惟坐於廟堂而笑談樽俎  
之間自可折衝而制勝矣且巧遲不如拙速亦兵  
法之機要也詳此則景陽之才畧過人亦可見矣

述職投邊城羈束戎旅間叶紐下聲車如昨日望舒  
四五圓借問此何時蝴蝶飛南園雅及沅波戀舊浦  
行雲思故山叶輪閩越衣欒文蛇胡馬願度燕風土  
安所習由來有固然

賦而比也述循也謂循其所受之職投適也旅衆  
也下車始至之時如昨日者言不覺其久也望舒  
月御此直指為月也閩越南越也文蛇如柳宗元  
言永州之蛇黑質白章之類衣者蓋以其皮為衣  
也習慣熟也○此篇蓋作於河間內史之時河間  
北方郡即今瀛州也故言述職邊城羈束頗久因



補註

感時物之變乃託流波行雲以自比復舉風土之  
便習物性之固然者以自決焉然則景陽之託疾  
歸隱其在斯時歟

結字窮岡曲耦耕幽數陰荒庭寂以閉幽岫峭反自  
且深凌風起東谷有滄澗興南岑雖無箕畢期膚子  
自成霖澤雉登壑雖寒猿擁脰吟溪壑無人跡荒楚  
鬱蕭森投耒循岸垂時聞樵采音重基可擬志迴淵  
可比心養真尚無為道勝貴陸沉游思攀竹素園寄  
詞翰墨林

賦也藪大澤也水南為陰山有宓為岫滄雲興貌

詩云有滄漭漭興雨祁祁山小而高曰岑箕畢二  
宿名凡月宿于箕則多風離于畢則多雨側手為  
膚按指為寸公羊傳云泰山之雲膚寸而合不崇  
朝而雨天下壟田埤莖業木也迴環瀟之貌淵止  
水也養真謂守其性之自然尚亦貴也陸沉以譬  
隱者無水而自沉沒也竹素謂典籍古者以竹簡  
紉素為書園以喻廣林則言多也○景陽既歸隱  
卜築耕稼而作此詩夫以乍去祿位處此深山窮  
谷而其景物淒然人跡闕絕宜若有不堪於懷者  
然見重基之積則志可擬之使益高觀烟洲之渚



則心可比之使益靜於是養真韜晦以道自勝而  
時游情於簡冊屬詠其詞章已自不勝其樂尚何  
富貴之足慕哉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吳丞相遜之孫大司馬抗  
之子也身長七尺其聲如鐘少有奇才領父兵  
為牙門將吳亡年始二十乃閉門積學太康末  
與弟雲俱入洛太傅楊駿辟為祭酒累遷太子  
洗馬著作郎出補吳王郎中令入為尚書郎趙  
王倫輔政引為參軍太安初成都在王穎等起兵  
討長沙王又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因戰歿

續衆譜之遂為穎所害年四十三

短歌行四言

說見前長歌行

置酒高堂悲歌臨觴人壽幾何逝如朝霜時不重  
至華不再揚蘋以春暉蘭以秋芳來日苦短去日苦  
長今我不樂蟋蟀在房樂以會興悲以別章豈曰無  
感憂為子忘我酒既昏我看既滅短歌有詠長夜  
無晝

賦也揚發也蘋萍之大者生白華暉光鮮貌來日  
指將來之日去日謂既往之年在房即詩所謂入



我林下也章著也臧猶嘉也長夜猶言終夜史記  
云紂為長夜之飲荒謂樂酒無厭也○此士衡宴  
會賓親之詩既有以勸其不可不樂又得以因其  
會而忘憂而卒能以長夜無荒為戒其得唐風蟋  
蟀之遺意者歟

猛虎行

按伎錄此相和歌詞之平調曲也古詞云  
飢不從猛虎食暮不從野雀栖野雀安無  
巢遊子為誰驕但取首句二字以命題耳  
渴不飲盜泉水熱不飲惡木陰惡木豈無枝志士多

三整駕肅時命

杖杖榮將遠爭飢食猛虎窟寒和

野雀林日歸功未建時性歲載陰顯崇雲臨岸駭鳴  
條隨風吟靜言幽谷底長嘯高山岑急弦無懦響亮  
難為音入生誠未易以鼓曷云開此襟眷我耿介  
懷俯仰愧古今

賊而比也盜泉泉名尸子曰孔子過盜泉滑矣而  
不飲惡其名也歸猶去也歲陰謂春夏為陽秋冬  
為陰崇高也駭驚亂貌懦弱也襟即懷也耿介堅  
正特立之貌○士衡既入洛羈寓久之雖或就仕  
時國中多難顧榮勸其還吳不聽此篇之作其在



斯時乎。首言雖渴不飲盜泉。雖熱不蔭惡木。此有志之士審擇所處而其立心之苦。有非它人所能知者。且士衡素負才望。志存匡世。吳既亡矣。舍晉復將何之。故又言惟當整駕敬待時君之命。今乃杖策而出。遠有所求。不免服事權門。追逐羣小。譬猶飢食虎窟。寒栖雀林。亦何心哉。殆將遭時立功以遂所志焉。爾今既不然。而况運祚日衰。擾亂非一。亦猶時往歲陰。雲駭岸而風鳴。條也。當是時。我但言嘯於幽僻。無入之地。以自適焉。蓋以絃之急者。必無懦響。而負直亮之節者。言必不巽。豈不於

此難為哉。故又歎人生實不易為。而所蘊何由舒。展。顧我平日耿介之懷。而今若此。是以俯仰古今。不能無愧也。

欽馬長城窟行

驅馬陟陰山。山高馬不前。往問陰山候。勁虜在燕巖。然我車無停軌。旌旆屢徂還。仰憑積雪巖。俯涉堅水川。冬來秋未反。去家邈以繇。偷鱸猶暗亮。未夷征人豈徒旋。末德爭先。鳴凶器無兩全。師克薄賞。行軍沒微軀。捐將遵甘陳迹。收功單反時連于旃振旅勞聲去歸士受爵臺街傳朱繼反叶字



賦也陰山在北塞雲中之地候守疆吏也勁強悍  
之意北狄曰虜即獫狁也燕然虜中山名旆旆皆  
旗屬析羽曰旌繼旆曰旆綿長徒空也末德指兵  
事而言莊子曰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先鳴左  
氏傳周綽曰平陰之役先二子鳴杜預註謂自比  
於鷄鬪勝而先鳴凶器謂兵也克勝沒陷也甘陳  
漢甘廷壽為西域都護與副校尉陳湯共斬郅支  
單于以功封廷壽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旃謂旃  
帳穹廬也振收也橐街傳陳湯上疏請懸單于頭  
橐街蠻夷邸間晉灼曰在長安城門內李善曰邸

傳舍也蓋橐街置邸所以為蠻夷朝宿之舍也○  
此亦從軍之詩不知何為而作始言涉歷險艱久  
而不返者以獫狁之未平也終論爭先交戰勢無  
兩全而勝負得喪安可預必惟將効古人收功于  
虜庭受爵於京都是吾志也此篇在士衡樂府中  
詞平理順而不失忠義之節較之演義所取從軍  
苦寒日出東南隅行及前緩聲歌等篇徒以詞藻  
豔麗而無曲折致趣者則有間矣故為錄之但受  
爵二字視左太冲長揖歸田之意為不及耳

門有車馬客行



按伎錄乃相和歌詞之瑟調曲也

門有車馬客駕言發故鄉念君久不歸濡跡涉江湘  
投袂起門塗攬和不及裳拊膺携客泣掩淚弔溫涼  
借問邦族間惻愴論存亡親友多零落舊齒皆凋喪  
去聲叶市朝互遷易城闕或丘荒墳壠日月多松栢  
鬱芒芒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長慷慨惟平生俛仰  
獨悲傷

賦也發發足於彼也念君者諉為客詞也濡跡漬  
足也江湘本言涉江以湘水亦入于江故兼言之  
投袂也投袂恩遽出迎之意攬撮持也溫涼謂經

別之氣俟舊齒耆老也市朝城闕皆指吳故都而  
言丘荒猶言丘墟○凡旅寓之士聞有客自故鄉  
來者其趨迎感泣訪舊惻愴之情豈得自己况士  
衡祖父世為將相著大勳於江表及已亦嘗領父  
真為牙門將今乃世殊事異遠離邦族且聞故都  
丘荒而先壙久不歸省所以推驗天道慨思平生  
尤不能不為之悲傷也

長安有挾邪行

一曰相逢狹路間行亦相和歌詞之清調

曲也



伊洛有岐路。岐路交朱輪。輕蓋承華景。騰步躡飛塵。  
馮玉豈樸儒。憑軾皆俊民。烈心厲勁秋。麗服鮮芳春。  
余本倦遊客。豪彥多舊親。傾蓋承芳訊。欲鳴當及晨。  
守一不足矜。岐路良可遵。規行無曠迹。矩步豈違人。  
投足緒已爾。四時不必循。將遂殊塗軌。要覲子同歸。  
津

賦而兼比也。岐道之旁出者爾雅以二達謂之岐。  
旁華嵩日光也。玉佩玉樸猶愚也。軾車前橫木有  
所敬則俯而憑之。俊民即豪彥也。厲暴也。傾猶委  
也。家語云孔子之郊。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訊言

也。鳴及晨者。以鷄喻人。當及時而仕也。守一謂執  
守常理而不變者。矜自負也。規行矩步。謂舉足必  
中度也。曠闊遠貌。逮及也。投足循跡而行也。遂從  
也。殊塗謂正塗與邪徑異趣者。易云天下殊塗而  
同歸。要約也。○士衡在京洛。見世道險狹邪僻。而  
豪俊之士競相奔趨。自謂得志。莫覺其非。故託岐  
路為喻。而賦此以諷焉。首言車服之華麗。氣勢之  
驕暴。已足彰其失矣。復謂我本倦遊之客。易於止  
託况多豪彥舊親。承以美言。諄諄勸誘。如此是豈  
不知岐路可以追及於人哉。然既投足於正塗。而

意向已定不可改矣蓋窮達之分雖殊而其理則一猶四時寒暑各異而一氣流行則同不必一一相循且將遂我所適而要子於同歸之津可也此不特辭其所勸而所以警之者亦深矣但意圓而語滯舊說不能盡通爾

豫章行

豫章漢郡名今江西龍興府也按樂府錄古白楊詞云白楊初生時乃在豫章山又云身在洛陽宮根在豫章山多謝枝與葉何時復相連後人因以為豫章行亦相和

歌詞之清調曲也

沈舟清川渚遙望高山陰重韻無謂川陸殊途軌懿親將遠尋三荆歡同株當作岑四鳥悲異林樂會良自古悼別豈獨今寄世將幾何日吳無停陰前路既已多後塗隨年侵促促薄暮景靈靈音靈鮮克禁曷為復以茲曾是懷苦心遠節嬰物淺近情能不深行矣保嘉福景絕繼以音

賦也水岐成渚懿親謂兄弟也三荆齊諧記云田真田慶田廣欲分財產堂前有紫荆一株夜議所分為三曉即憔悴真歎曰樹本同株聞分所尚如



此况兄弟乎遂不分荆復悅茂四鳥說苑云

將分乎四海母悲鳴而送之其聲甚哀  
完一作山之鳥生四子羽翼既成  
悼傷也前路謂已歷之年後

塗猶言末路壘壘進不已貌禁當嬰繫行去也○  
士衡以兄弟將有遠行因傷別而賦此且言人壽  
無幾徂年促迫則已無如之何况復以茲離別而  
懷苦心耶然有遠大之節者其繫于物必淺而近  
情之人能不深有所累乎故於其行但祝以善自

保養雖形影隔絕惟當繼以音問可也

塘上行

此亦相和歌詞之清調也按魏都故事  
魏文帝甄皇后為郭后所譖賜死後宮臨  
終為詩有蒲生我池中及弃捐素所愛等  
語即此曲也

江離生幽渚微芳不足宣被蒙風雲會移居華池逸  
發藻玉臺下垂影滄浪平泉沾潤既已渥結根與且  
堅四節迹不處繁華難久鮮淑氣與時墮餘芳隨風  
捐天道有遷易人理無常全男歡智傾愚女愛衰避

補注



妍不惜微軀退但懼蒼蠅前願君廣求光照妾薄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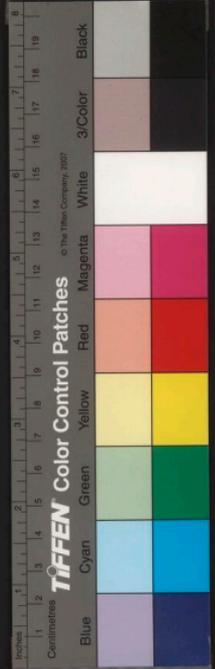
比也離香草似水薺生水中故曰江離楚詞作離  
浪水名泉取其清而言渥厚與深淵和傾地愛寵  
也末者遠及之意此篇豈亦宮中妃嬪之流有  
衰老而失寵者故為託江離為喻以諷其主焉或  
曰此士衡慮已之詞然不可考其何為也且言智  
能傾意衷當避妍固天道之常故於身退有不足  
惜但懼讒邪如蒼蠅之能變白黑者乘間而進有

以惑亂於君耳其志愛之誠見於詞者如此則庶  
幾能感悟之云

招隱

明發心不夷振衣聊躑躅躑躅欲安之幽人在浚谷  
朝採南澗藻夕息西山足輕條象雲構密葉成翠幌  
冷飛泉漱鳴玉哀音附靈波頽響赴會曲至樂非有  
使安事澆淳樸富貴苟難圖稅駕從兩歛

賦也明發謂將旦而光明開發也構說文云蓋也  
覆帳謂之檜結風上林賦結風激楚註云回風也



佇停也蘭林猶楚詞言蕙林田芳謂蘭氣飄轉者  
薄而薄也靈者美詞類響奔迸之聲曾與層同重  
級也曲謂空坎處澆通作凜瀉也莊子曰唐虞始  
為天下興化凜醇散朴舍車曰稅○士衡見朝廷  
仕進之難慕山林隱居之勝故賦是篇言明發而  
心思不平乃振衣而起想夫幽人之在深谷而怡  
尋之觀其朝夕暇豫景趣自然有不假營為而至  
樂存焉者且富貴誠不易圖則將就此稅駕以從  
吾所好而已此特託為空言而不及踐者蓋其幽  
隱之情卒無以勝夫功名之志焉爾

園葵

種葵北園中葵生鬢萋萋可朝榮東北傾夕頹西  
南晞零露垂解澤朗月耀其輝時迤柔風戰歲暮商  
秋飛層雲無溫液嚴霜有凝威華葦高墉德玄景蔭  
素粧豐條並春盛落葉後秋衰慶彼晚凋福忘此  
孤生悲

此也榮花也傾謂傾心向日頹芳莖也朗明柔和  
戰止也無溫液者謂重陰寒凝無溫和之澤也慶  
賀也○李善曰趙王倫篡位遷帝於金墉城後諸  
王共誅倫復帝位齊王問以機為倫作禪文收之



賴成都王穎救免故作此詩以謝其說得之蓋士  
衡由吳入洛故以種葵壯園自况而露澤月輝以  
喻君之寵祿時逝歲暮以喻晉之衰末且以霜威  
比齊王而高壙比成都也

贈從兄車騎

從兄按本集字士光車騎官名也

孤獸思故藪離鳥悲舊林翩翩遊宦子辛苦誰為  
心髮鬢谷水陽婉變岷山陰營鬼懷茲土精爽若飛  
沉寤寐靡安豫願言思所欽感彼歸塗艱使我怨  
慕深安得忘歸草樹背如與襟斯言豈虛作思

鳥有悲音

興也谷水岷山並在吳地陸道瞻吳地記云海鹽  
縣東北有長谷陸遜陸凱居之谷東二十里有岷  
山父祖葬焉營猶熒熒也人之陰靈為鬼以其陰  
靈之聚若有光景然故謂之營鬼又禮記註云耳  
目之精明為鬼爽即明也豫樂也所欽指從兄而  
言怨慕怨已之不得見而思慕也○此士衡在京  
師時寄贈之詩言彼孤獸離鳥則各思其故處矣  
此遠遊從宦之人其心辛苦豈無所為者耶故下  
文歷叙其懷戀故鄉思慕從兄之情既已深切且



謂安得靈草使人忘歸者以樹背襟乎蓋昔與襟  
本非樹草之所特以其切近於身故託言之譬猶  
思羣之鳥音聲悲苦其實如此豈虛言哉

贈尚書郎顧彥先

顧彥先名榮亦吳人與士衡兄弟同入洛

時號三俊

大火貞朱光積陽照自南叶危望舒離金虎屏平併  
翳吐重陰淒風迺上音時序苦雨遂成霖朝遊忘輕  
羽夕息憶重衾感物百憂生纏綿自相尋與子隔蕭  
牆蕭牆阻且深形影曠不接兩託聲與音音聲日夜

關何用慰吾心

賦而兼比也大火心星也仲夏之月昏見于地之  
南方堯典云日永星火以正仲夏貞正也朱光朱  
明也積陽淮南子所謂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  
精者為日是也熙說文云燥也離麗也金虎以畢  
在西方白虎七宿中故總名之屏翳呂氏春秋謂  
之雲師者是也迺逆也雨久曰苦雨輕羽謂扇也  
蕭牆門屏也○此蓋士衡與彥先同時為尚書郎  
因雨久不得相見故贈是詩且以寓夫朝廷方當  
隆盛而陰邪擅權政事乖錯感物懷憂欲相慰而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不得之意云

為顧彥先贈婦二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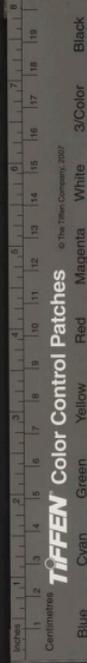
辭家遠行游悠悠三千里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  
滯備身悼憂苦感念同懷子去聲亂心曲沉歡滯  
不起歡沉作滯難克與心亂誰為去聲理願假歸鴉翼  
翻飛浙江汜

賦也緇黑也同懷子謂婦也隆繁盛之意心曲心中委曲之處沉深也浙江在吳地水別復入為汜東南有思婦長歎充山關借問歎何為去聲佳人眇天末遊宦久不歸山川脩且闊形影參商乖音息曠不

渴  
達離合非有常譬彼弦與箏願保金石軀慰妾長飢

賦也充滿也閨門內也佳人猶言良人眇視遠而難見之貌天末謂天之盡端音息音問消息也箏前本受弦處箭釋則管離弦矣金石喻堅飢渴喻思也○此詩託為彥先夫婦贈答若近於戲然其詞義敬慎殊不失倫理之正且言願保金石軀慰妾長飢渴則又見其愛愈篤望愈深而無怨傷之心焉其得夫婦之道者矣

陸雲字士龍六歲能屬文與兄機齊名號二陸



吳亡入洛補後儀令政稱神明後成都王穎表  
為清河內史轉大將軍右司馬屢以正言忤  
因機敗并遇害

荅張士然

按孫盛晉陽秋士然名俊

行遠越長川飄飄風塵通波激枉渚悲風薄丘榛  
脩路無窮跡井邑自相循百城各異俗千室非良隣  
歡福難假合反古風土豈虛觀感念乘梓域勞髡  
中人靡靡日夜遠眷眷懷苦辛

賦也通直枉曲也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循沿也乘

梓域謂父母之邦詩云維桑與梓必恭敬止眼中  
人指士然而言靡靡行貌眷眷顧戀之意○此蓋  
士龍入洛時荅士然所贈故歷叙川塗風俗之異  
感念故鄉親舊之遠是以行愈遠而情愈苦也

為顧彥先贈婦

文選本有二篇皆婦荅之詞舊註並謂贈

婦婦荅各為二首此云贈婦誤也愚按士

衡亦為彥先贈荅各一篇而總題之曰贈

婦意者士龍名題當不異此但昭明止錄

其荅詞而題則因其舊耳



悠悠君行邁瑩瑩妾獨止山河安可踰永路隔萬里  
京室多妖冶粲粲都人子雅步擢纖腰巧笑發皓齒  
佳麗良可羨棄賤焉足紀遠蒙眷顧言銜恩非望始  
賦也京室京都宮室也粲粲鮮明貌都人子即京  
室妖冶以明富貴家女也雅者閑習從容之意擢  
者聳直微動之貌紀記錄也銜謂承受之如口含  
物也○其言君行邁而妾獨止山河萬里安可踰  
越者蓋有欲往從而不得之意且謂京室之妖冶  
誠可愛美而已之棄賤何足紀錄雖蒙遠有贈言  
終非敢望於昔日之恩好也此篇詞若謙恭而其

怨嗟之意自有不容掩者豈亦有為而言歎

潘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美姿儀少才穎號為  
奇童太尉賈充辟為掾尋舉秀才為郎遷河陽  
懷二縣令勤於政績入補尚書郎廷尉平皮命  
論事賈謚累遷給事黃門侍郎素與孫秀有隙  
及趙王倫輔政秀遂誣岳與石崇為亂誅之夷  
三族

在懷縣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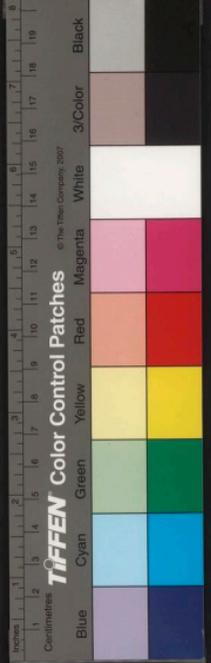
按輿地廣記懷州武陟縣本漢懷縣即禹  
貢覃懷之地唐貞觀初省入武陟



補言四  
十七

南陸迎脩景。朱明送未垂。初伏啓新節。隆暑方赫曦。  
朝想慶雲興。夕遲翠白日。移揮汗解中。宇登城臨清。  
池涼飈自遠。集輕襟隨風吹。靈圃耀華果。通衢列高  
楸。反瓜。爬。反田節。蔓長苞。薑芋紛廣畦。反視。稻栽肅  
芊芊。黍苗何離離。反虛薄乏時用。位微名日卑。驅後宰  
兩邑。政績竟無施。自我違京輦。四載迄反許。訖于斯器。  
非廊廟姿。屢出固其宜。徒懷越鳥志。眷戀想南枝。  
賦也。南陸夏月日行之道。脩景謂日永也。夏為朱  
明。末垂將盡之際。謂六月也。夏至後第三庚為初  
伏。赫曦盛也。慶瑞暹待也。集來會也。靈圃猶言靈

圓瓜之小者曰爬。蔓延也。苞謂瓜藤紛雜也。畦區  
也。稻杭稌也。凡卉木初生可植者曰栽。肅齊貌。乘  
耨耒也。乏者不足之詞。驅後猶言趨職。宰邑長之  
稱。績治功也。京輦謂天子所都。輦較之下。迄至也。  
廊廟後漢書註謂殿廊及太廟皆謀國事之所。出  
通作黜。貶斥也。○安仁自河陽還。懷令因避暑登  
城瞻眺。乃知在外既久而起戀闕之情。故作是詩。  
其中歷叙景物。惟果木未蔬。一皆有用。而不可缺。  
者。政宰邑者所當觀省。且因以歎已之塵薄。之用  
曾時物之不若也。



石崇字季倫渤海人年二十餘為城陽太守伐  
吳有功封安陽鄉侯累遷侍中出為南中郎將  
荊州刺史領南蠻校尉致富不貲後拜太僕衛  
尉與貴戚王愷等以奢侈相尚有愛妓名綠珠  
孫秀使人求之不得遂勸趙王倫誅族其家

王明君辭并序

按伎錄王昭君詞石崇所造乃相和歌詞  
之吟歎曲也

王明君者本是一作王昭君以觸文帝諱改焉匈  
奴盛請婚於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昭君配焉

王嬙字昭君琴操昔公主嫁烏孫漢書西域傳烏  
云齊國王襄之女

尚公主武帝遣江都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

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爾也其造新曲多哀怨之  
聲故叙之於紙云

我本漢家子將適單于庭辭訣未及終前驅已抗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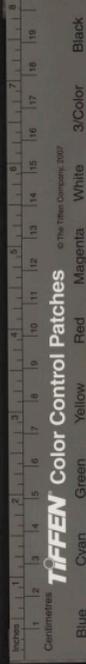
僕御涕流離轉馬悲且鳴哀鬱傷五內泣淚霑珠纒

行行日已遠遂造匈奴城延我於穹廬加我關於延

氏婦名殊類非所安雖貴非所榮父子見陵辱對之

慙且驚殺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苟生亦何聊積思

靡常憤盈願假飛鴻翼乘之以遐征飛鴻不我顧佇



立以屏營昔為匣中玉今為糞上英朝華不足歡甘  
與秋草并傳語後世人遠嫁難為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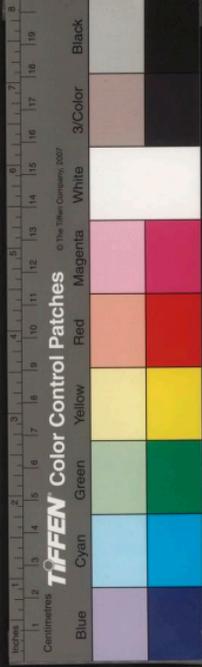
賦也訣別也前驅導行之人抗舉也御侍從也流  
離猶淋漓也轅車前曲木以持衡者五內五臟也  
穹廬旃帳也關氏單于后稱父子謂呼韓邪單于  
初請為漢壻及死子雕陶莫臯立復妻昭君生二  
女默然隱忍貌苟且也聊况味也糞穢也并猶俱  
也○此季倫述昭君之意而作也夫昭君之失節  
單于之亂倫其事固為可醜然亦錄而不遺者以  
為於此可見漢道之日衰而使匈奴得遂所欲足

以垂鑒後世也况其終篇不苟情至詞賅有可觀  
者焉

曹攄字顯遠譙國人少有孝行補臨淄令中節  
婦誣殺姑寃獄放死囚整歸家剋日令還號曰  
聖君入為尚書郎累遷中書侍郎為長沙王  
司馬又敗免官惠帝末起為襄城太守永嘉中  
遷高密王征南司馬派人王追寇掠城邑遇戰  
死之百姓並為奔喪號哭

感舊詩

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  
廉蘭門易軌田實相奪移



晨風集茂林棲鳥去枯枝今我唯困蒙群士皆一作

背馳鄉人敦懿義濟濟陰光儀對賓頌有客舉觴

詠露斯臨樂字何所歎素絃輿路此

賦也廉簡廉頗藺相如也頗為趙將後以趙括代  
免歸逃失勢故客盡去及復為將客復至又趙王

以相如從會秦王于滎池有功拜為上卿位在廉

頗之右頗怒欲辱之相如出望見頗引車避匿於

是舍人羞之皆請辭去田竇漢丞相田蚡竇嬰也

二人皆嘗免官居家蚡以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

効士趨勢利者皆去嬰歸蚡困蒙謂困窮而昏蒙

也蔭被及也光儀光華儀容也有客周頌篇名露

斯小雅湛露篇之詞以興廢厭飲醉之義樂指詠

歌而言禮記云臨樂不數素絃路歧語出淮南子

言其易變而不一也○此蓋頗遠免官家居時感

鄉里之人不忘故舊而作言自古勢利之交隨時

向背人心物性莫不皆然今我當困蒙之時衆皆

背去而鄉人獨能待我如此豈易得哉故復於觴

詠之際發素絃歧路之歎殆將勉其益敦此義不  
可感於世道而有變也

潘尼字正封少與從父岳俱以文章知名太康



中舉秀才為太常博士累拜太子舍人出為寧  
令入補尚書郎趙王倫篡位遂稱疾歸齊王固  
起義引為參軍事平封安昌公歷黃門侍郎祕  
書監永興末為中書令備嘗艱難永嘉中遷太  
常卿携家欲還鄉里道病卒

迎大駕

舊註東海王越奉大駕討鄴軍敗奔下邳  
永興二年越率甲士三萬迎大駕還洛无  
時預焉故有此作

南山鬱岑音岑登洛川迅且急青松蔭脩嶺綠蔽被廣

隰朝日暝長塗夕暮無所集歸雲乘憊許雅浮淩風  
尋帷入道逢深織士舉手對吾揖世故尚未夷峭玉  
方嶮滋狐狸夾兩轅豺狼當路左翔鳳嬰籠檻騏驎  
見維繫俎豆昔嘗聞軍旅素未習且少停君駕徐待  
干戈戰

賦而比也岑登高峻貌繫縶萬也下濕曰隰順從  
隸上也車上張縶曰縶帷車幙也世故謂國家禍  
亂之事峭山名有東峭西峭又名嶽崑山在河南  
府永寧縣杜函函谷已見曹子建詩櫛養獸攏駸  
驥良馬維繫繫絆也自狐狸以下至此皆比詞組



豆禮器也○尼之仕也當惠帝昏庸諸王構隙至於劫運車駕國步艱危群兇得意而君子不獲遂其所施故賦此詩託為路人相勸之詞以寓退休之意焉

劉琨字越石中山人少以雄豪著名永嘉初為并州刺史在晉陽為胡騎所圍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懷然流涕並弃圍去建興二年加大將軍都督并州三年進司空四年其長史以并州叛降石勒琨遂奔薊段匹磾因與結婚約以共戴晉室元帝渡江復加太尉封廣武侯後其

子羣與匹磾有隙遂被害諡曰愍

扶風歌

劉良曰扶風地名蓋古曲而琨擬之按晉有扶風郡在今陝西鳳翔府然此詩所指未詳何地又按技錄古無此曲梁昭明又編于雜歌之中豈越石躬為之歟

朝發廣莫門暮宿丹水

山

脚

左

手

彎

繫

弱

右

手

龍淵碩瞻望宮闕俯仰

御

飛

軒

擡

鞍

長

歎

息

凌

下

壯

如流泉繫馬長松下發

鞍

高

岳

頭

烈

悲

風

起

冷

於

澗

澗水流揮手長相謝

咽

不

能

言

浮

雲

去

聲

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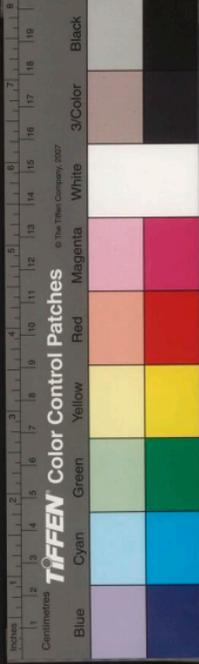
結



歸鳥為我旋去家日已遠安知存與亡慷慨窮林中  
抱膝獨摧巖麋鹿遊我前猿猴戲我側資糧既之盡  
薇蕨安足食攬轡命徒侶吟嘯絕巖中君子道微矣  
夫子固有窮惟昔李憲憲臣期期二字無謂寄在匈奴  
庭忠信反獲罪漢武不見明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  
長弃置勿重天陳重陳令心傷

賦也廣莫門洛陽城北門也丹水按漢書出高都  
縣箕谷高都即澤州之晉城縣今澤州有省窅谷  
秦將坑趙卒於此積血三尺川為之丹故名丹水  
龍淵劍名發將自此起也山之高者亦謂之岳此

指木行而言結鬱塞也摧巖困處之貌絕峭極也  
李攀旗張鈇曰謂李陵也蓋兵家以斬將奪旗為  
能故以此目之忠信云者謂陵不得已而降實執  
忠信之節欲劫匈奴以報漢也○越石既失并州  
遂奔薊依段匹磾聞元帝渡江遣右司馬溫嶠奉  
表詣建康勸進嶠屢求反命而朝廷不許故有是  
作首一節言初赴并州有顧瞻戀關之情次言將  
陟太行之險而與送者謝別有哽咽悲傷之意中  
叙去家既久屢致喪敗不免奔竄窮困而有君子  
道微之歎末章之意謂雖託身鮮卑其實相與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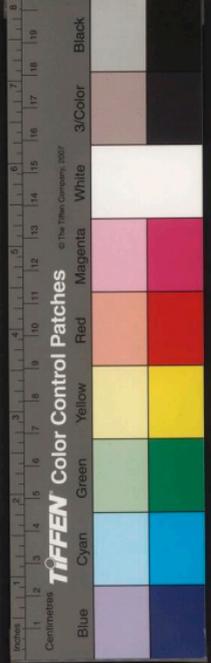
血同盟翼戴晉室今不見信則亦無如之何矣不  
敢斥言其君故借李陵為喻而反覆歎息之也賸  
江黃應龍曰琨初與匹磾約為兄弟今詩以匈奴  
待之宜其有隙終為所害也

重贈盧湛

握中有玄李壁李本自荆山璆惟彼太公望昔在  
涓濱叟葉平登生何慙激千里來相求白登幸曲  
反逆音鴻門賴留侯重耳任五賢小白相射音鈎荷  
能隆二伯通作安問黨與讎中夜撫枹歎想與韜子  
也吾乘久矣夫快音何其不夢周誰云聖達節知命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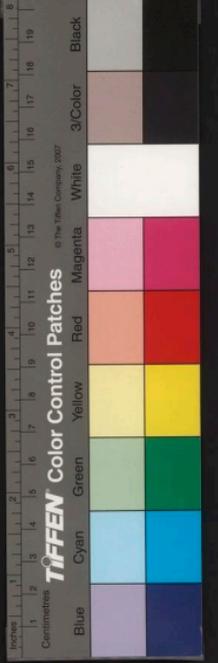
不憂宜尼悲獲麟西偷涕孔丘切業未及建夕陽忽  
西流時我不我與去乎若雲浮朱實墮勁風擊芙蓉  
素秋狹路傾華蓋駸駸摧雙轡何意百鈞剛化為繞  
指柔

興而又止也玄壁壁之制形圍象天故其色尚玄  
荆山在荊州江陵者是也蓋江陵即古之郢都下  
和於此山得玉璞環即謂此玉也春公望音尚也  
文王田于渭之陽見尚坐茅以漁載與俱歸以為  
師言吾先公望子久矣因號為太公望生音鄧禹  
也更始時聞光武安集河址乃自南陽杖策進至



鄴謁見曰願効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白登漢書  
註云平城旁高地幸猶賴也曲逆陳平所封縣屬  
中山郡高祖擊韓王信於代至平城為匈奴圍七  
日不得食用平祕計得解乃更封平為曲逆侯鴻  
門項羽留沛公飲蒙在京兆府新豐縣留侯張良  
也是時范增數目羽擊沛公有項公從間道走使  
良謝羽得免重耳晉文公名五賢謂狐偃趙衰顛  
頡魏武子司空季子也小白齊桓公名射鉤謂乾  
時之後管仲射桓公中鉤後以為相悲獲麟魯哀  
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孔子傷其出非時而見害反

袂拭面涕泣沾袍駟乘馬也韉轅之別名○此越  
石專言已志之不申而以贈盧諶為題者豈以樂  
平之敗未幾而并州又沒于石勒遂奔幽州得與  
諶會故述其情以告之歟言握中之璧可貴重者  
本由荆山璞玉斲而成之以興木公之為文武師  
以佐伐商之功者本惟昔日涓濱一釣叟耳盖自  
古聖賢遭時應運而君臣相濟有如此者故節生  
亦不遠千里而求見光武卒居雲臺功臣之首又  
若高祖能用陳張深謀奇計賴以排難解紛終成  
大業齊桓晉文不忘五臣之黨射鉤之讎而信任



之卒致霸功之盛良有以於今我中夜寤歎想與昔人同遊而遇非其時故借孔子不夢周公之語感麟涕泣之事以反覆悲傷之也朱實以下又皆自比之詞且謂時既不利志氣摧弱有非平日之堅剛者矣情痛語至不復隱諱可哀也夫

盧諶字子諫范陽人劉琨辟為從事中郎復為  
既匹碑別駕後成帝以散騎常侍徵諶段末波  
愛其才終不遣末波死依石季龍及冉閔誅石  
氏諶隨閔軍遇害

時興

廬臺圓象運悠悠恁方儀廓忽忽歲云暮遊原來蕭蕭

北逾邛與河南臨伊與洛凝霜露蔓草悲風振林薄

撼撼所隔芳葉零繁當作繁芳華落下泉激冽清

曠野增遼索登高眺避荒極望無崖嶸形變隨時化

神感因物作澹乎至人心恬然有一作玄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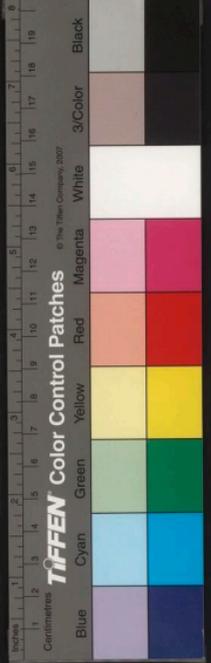
賦而比也廉猶闕也蕭香蒿藿亦香草也撼撼葉

落聲繁繁蛩貌芬香也下泉泉下流而能傷物者

詩云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急流曰激冽寒也索荒

竊貌崖嶸邊畔也春生冬落謂之變陰陽運行謂

之化作興也澹與憺同安靜也至人莊子所謂不



離於真者玄漠指道體而言見張茂先詩○此子諒遭天下喪亂感物興懷之詩故以歲暮比晉代之衰末霜風下泉比寇盜之侵擾而芳葉芬華且以此生民之凋弊者也其意蓋言天運而不已地廓而無窮人生其中乃忽值此歲暮之時聊且遊原野采蕭藿以自娛而其所歷景象遼索如此登高極望滔滔皆然足知時物之變固不免隨化而遷則人心之靈又焉得不因物而興感乎唯至人者乃能安時處順自擊道存而不動其中也

贈崔溫

李善曰集云與溫水真崔道儒蓋崔悅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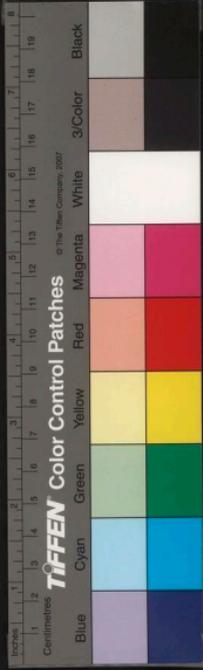
嶠也

道遙步城隅暇日聊遊豫北眺沙漠垂南望舊京路  
平陸引長流岡巒挺茂樹中原厲迅風山阿起雲霧  
遊子恒悲懷舉目增永慕良儔不獲偕舒情掎馬詒  
遠念賢士風遂存徃古務胡鄙多俠氣豈惟地所固  
李牧鎮邊城荒夷懷南懼趙奢正疆場秦人折北  
慮羈旅及寬政委質與時遇恨以驚蹇姿徒煩非  
子衡亦既弛負檐忝位宰黔庶苟云免罪戾何暇收  
民譽倪寬以殿丁練黜終乃最衆賦何武不赫赫遺

愛常在去古人非所希短弱自有素何以敷斯辭惟  
以二子故

賦也沙漠流沙也在匈奴南界舊京洛陽也良儔  
指崔溫而言賢士謂下文李趙輩也聲譽流傳而  
能動人謂之風存祭務事鄙邊也俠之言挾也以  
權力挾輔人者也固謂險絕李牧趙之良將常居  
鴈門太破殺匈奴軍使不敢近邊者十餘年趙奢  
亦趙之田部吏也秦伐韓乃遣奢將兵救之秦軍  
敗走疆場邊界也价猶挫也謂使秦人挫其北伐  
之謀也羈旅寬政用管仲對桓公辭卿之語謂段

匹礪能容任已也委質猶言委身非子善養馬者  
周孝王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弛解也負  
檐勞役也宰治也度違失也收猶取也倪寬為漢  
左內史愛民不忍急切以租不入課駭當免官民  
恐失之乃相率載檐輸租襁屬不絕課更以最上  
凡下刃曰殿上刃曰最何武漢楚內史為人仁厚  
居官無茆芥名去後常見思有素謂素有此心也  
○此詩蓋子諒當洛陽焚殿之後為幽州別駕之  
時遊覽山川風景感古念今舒寫情素特以寄贈  
崔溫二子云爾然其委質所事謙已恤民於此亦



可見矣

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文章冠一時尤妙於陰陽筭歷卜筮之術王導引為參軍元帝始鎮建業使璞筮之所言皆驗補著作佐郎遷尚書郎以毋憂去未幾王敦起為記室參軍敦既謀逆使筮璞曰無成壽且不久敦大怒問卿壽幾何荅曰命盡於今日日中敦即收斬之及敦平追贈弘農太守

遊仙詩五首

青谿千餘仞中有一道士雲生梁棟間風出窻戶重

翡翠<sup>山</sup>巖<sup>中</sup>容色更<sup>平</sup>相<sup>利</sup>綠蘿結高林蒙籠蓋一

山<sup>叶</sup>輪<sup>反</sup>中有冥絲<sup>靜</sup>嘯<sup>撫</sup>清弦<sup>放</sup>情凌霄外<sup>醫</sup>藥<sup>搥</sup>飛泉赤<sup>松</sup>臨<sup>上</sup>遊<sup>駕</sup>鴻<sup>乘</sup>紫<sup>煙</sup>左<sup>挹</sup>浮<sup>丘</sup>杖<sup>袖</sup>作<sup>右</sup>柏<sup>洪</sup>崖<sup>有</sup>借<sup>問</sup>蟬<sup>螭</sup>草<sup>窠</sup>矢<sup>龜</sup>龜<sup>龜</sup>年

比也翡翠鳥名赤羽曰翡翠羽曰翠蒼莖也蒙籠

蔽覆貌冥玄默也霄近天之氣醫藥猶魏文帝與論言飢食瓊藥挹酌也赤松已見前松子註左挹

之挹猶引也浮丘李淳丘伯王喬之師柏樹也洪

崖亦仙人號見神仙傳蟬螭蟲名似蝮蠃叢生糞

土中朝生暮死龜鶴壽皆千歲道家言鶴曲頸而



息龜潛匿而噎故壽○此篇蓋刺時人之玩細娛  
而忘保養者言翡翠戲于蘭苕其容色非不相鮮  
而可悅以喻人之役于世網苟趨祿利莫不以身  
榮而自矜然視山林潛遯之士怡情養性超世絕  
塵而時與羣仙遨遊上下者相去遠矣且此輩迷  
溺不悟改如蜉蝣之朝生暮死又烏足以知龜鶴  
之長年哉

六龍安可頽運流有代謝時變感人思已秋復願夏  
淮海變微禽吾生獨不化雖欲騰丹谿雲霧非我駕  
愧無魯陽德迴日向舍臨川哀年邁撫心獨悲此

賦也六龍曰駕也淮南子註云日乘車駕以六龍  
義和御之運者氣化流轉之名淮海變禽國語趙  
簡子歎曰淮入海為蛤雉入淮為蜃鼉鼉魚鼈莫  
不能化唯人不能哀夫丹谿仙靈所居即所謂不  
死之鄉也螭如龍而黃無角非我駕言非我所能  
駕之也魯陽迴日淮南子曰魯陽公與韓戰酣日  
暮援戈而麾之日為之反三舍註云二十八宿一  
宿為一舍此歎聲○此篇感晷運之莫留因物變  
以惻已思欲騰化而未獲所願是以不免臨川而  
哀歎也



逸翮思拂霄迅足羨遠遊清源無增瀾安得運吞舟  
珪璋雖特達明月難闇投落穎然青陽陵蒼哀素秋  
悲來惻丹心零涕綠纒流

比也羨猶慕也清源水初出清淺處也運者周游  
之意吞舟大魚也韓詩外傳云吞舟之魚不居潛  
澤半圭曰璋圭璋特達禮記聘義之文凡朝聘用  
璧琮則有幣圭璋則特用不須幣帛足以自達也  
闇投謂使人疑而不取鄒陽書云明月之珠夜光  
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莫不懷劔相矜潛穎苞舍而  
未發者春為青陽陵外也草木之翹秀者皆謂之

卷○此篇傷已志之不遂也其言逸翮迅足自况  
思欲飛騰於高遠而淺水不能運大魚以喻朝廷  
狹隘不足以任己也且謂吾才固為有用然不可  
以強進是猶圭璋雖稱特達而明月之珠豈可以  
闇投人乎由是思之向也未得就仕則如潛穎未  
舒怨春陽之不早及今既仕而無所成直恐年與  
時馳遂至枯落譬則陵茗翹秀而哀素秋之易迫  
也夫景純所以託意遊仙者正在於此故其悲惻  
而流涕豈得已哉

雜縣音寓曹門風煖將為災吞舟湧海底高浪駕蓬



葉神仙排雲出但見金銀臺陵陽挹丹溜容成揮玉  
杯垣說作娥揚妙音洪崖領五感其願開叶何升降隨  
長煙飄飄戲九垓奇齡邁五龍千歲方嬰孩燕昭無  
靈氣漢武非仙才

比也雜縣海鳥名國語云爰居止於魯東門外三  
日展禽曰夫廣川之鳥獸常知風而避其災今茲  
海其有災乎是歲海多大風冬膠賈逵曰爰居雜  
縣也蓬萊海中仙山史記封禪書言齊威宣燕昭  
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諸仙人  
及不死之藥皆在黃金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

陵陽容成皆仙人名列仙傳云陵陽子明好釣魚  
於魚腸中得服食之法乃上黃山采玉石脂服之  
三年龍來迎去丹溜即石脂流丹也容成公自稱  
黃帝師見於周穆王時揮者舉手行杯之貌垣娥  
羿妻也淮南子曰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垣娥  
竊而奔月中領雅動也願刻也列子曰領其願則  
歌合律九垓之垓當作陔淮南子若士謂盧敖曰  
吾與子汗漫遊于九垓之上漢郊祀歌作九閼註  
謂九天之上也此與國語九垓之田義自不同齡  
年也邁過也五龍榮啓期遁甲開山圖解謂皇后



君昆第五人皆人面龍身同得仙治在五方長曰  
角龍木仙次曰徵龍火仙商龍金仙羽龍水仙宮  
龍土仙也漢武諱徹亦好求仙內傳西王母曰劉  
徹好道然形慢神穢殆恐非仙才也○此篇刺時  
君無戡亂之才也言海鳥知風暖之災而避于魯  
門以喻國家將有禍亂當思所以豫防而銷弭之  
迫夫兇逆一起則朝廷傾危正猶海風既至則大  
魚騰躍高浪掀掀而蓬萊為之動搖矣因又託言  
蓬萊諸仙素有騰化之術當此風濤險惡乃能排  
雲而出相與升降于九陔之上遊戲自若是以獨

難不得而及歷年着此其永然世之人君所以遇  
亂畧弭災患而延國祚者是豈無其道哉故篇末  
特借燕昭無靈氣漢武非仙才為喻其旨微矣是  
時王敦已有謀逆之心故為是言及其舉兵犯關  
攻據石頭而宮省奔散上下危懼亦其驗也

謝混字叔源陳郡陽夏人太傅安之孫也風華  
為江左第一尚孝武帝晉陵公主官至中領軍  
尚書左僕射以與劉毅善坐誅

游西池

西池在丹陽城西



而已哉

盛貌屯聚也景日晷也順循引牽也美人指友人而言愆過期也遲暮衰晚也楚詞云恐美人之遲暮南榮即莊子所謂南榮越也庚桑楚謂南榮越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多謂多其思慮即營營之意○比叔源感詩人之詠歌歎歲月之易逝故於芳春出遊西池而登高眺臨臨流徙倚其情賞自得如此因念友人牽於世務不得及時相與為樂恐其遲暮無如之何且舉庚桑子所以誠南榮者為勸則其意之所在豈特望其同遊而已哉

悟彼蟋蟀唱信此勞者歌有來豈不疾良遊常蹉跎逍遙越城肆願言屢經過迴軒被去聲聲陵闕高臺眺飛霞叶寒惠風蕩繁囿白雲屯曾阿景昊鳴禽集水木甚清華胡塞裳順蘭徒倚引芳柯美人愆歲月遲暮獨如何無為牽所思南榮誠其多賦也蟋蟀唐風篇名蓋民間終歲勞苦相勸為樂之詩勞者歌韓詩伐木序云勞者歌其事有采謂歲月也李善引陸雲歲暮賦云年有來而棄予城肆禮記正義云城內空地曰肆被延及也臺即開觀也惠風呂向曰春風施惠萬物者也繁卉木茂



選詩卷第四

卷四

四十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愛詩卷第五

晉詩三

三十七首

補註

陶潛字淵明後以字為名更字元亮潯陽柴桑  
人太尉長沙公侃之曾孫少有趣嘗著五柳  
先生傳以自况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  
職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隆安中為鎮  
軍參軍義熙元年遷建威參軍未幾求為彭澤  
令在縣八十餘日因郡遣督郵至吏白當束帶  
見之乃曰吾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

349.128 v.5



選詩卷第五

晉詩三

上虞劉履補註

三十七首

陶潛字淵明後以字為名更字元亮潯陽柴桑人太尉長沙公侃之曾孫少有高趣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况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隆安中為鎮軍參軍義熙元年遷建威參軍未幾求為彭澤令在縣八十餘日因郡遣督郵至吏白當束帶見之乃曰吾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卽解印綬賦歸去來暨入宋終身不仕顏延年  
誄之謚曰靖節徵士世因號靖節先生

停雲四言四章并序

停雲思親友也樽湛新醪園列初榮願言不從歎  
息彌襟

靄靄停雲濛濛時雨表同昏平路伊阻靜寄東軒  
春醪獨撫良朋悠邈搔首延佇

比也靄靄盛貌停者疑而不散之意八表猶言八  
方伊惟也寄止託也撫慰搔抓也○此蓋元熙禪  
華之後而靖節之親友或有歷仕于宋者故特思

而賦詩且以寓規諷之意焉此章言停雲時雨以  
喻宋武陰疑之盛而微澤及物表昏路阻以喻天  
下皆屬於宋而晉臣無可仕之道矣我則靜止東  
軒飲酒自慰何乃良朋遠去使人搔首佇望而不  
歸耶

停雲靄靄時雨濛濛八表同昏平陸成江叶注有酒  
有酒間飲東牕叶音忽願言懷人舟車靡從

此也高平曰陸○此承上章反覆言之平陸成江  
亦以寓陵谷變遷之意舟車靡從即路阻之意也  
東園之樹枝條弄榮競用新好字如字以招余情人亦有



言日月于征安得促席說彼平生

止也東園喻宋都據其在潯陽之東而言用猶為也○此言歷事新朝之人亦猶東園再榮之樹競為新好姿容以招誘余情使之出仕然余又聞日月于征之言亦知時不可失但平生素抱有非若人所能知者惜乎不得促席與之剖說也

翩翩飛鳥息我庭柯翩翩閑止好聲相和豈無他人念子寔多願言不獲抱恨如何

興也言庭柯之鳥翔集從容和鳴而相親以興仕塗之人當擇所處不可遺棄親友而不顧返也且

他人之苟祿者亦豈無之惟我與子素相親厚故於此寔深念之耳始也搔首而懷望中則欲與促席而開陳至此乃決然知其不復來歸則是願言不獲而中心為之抱恨此可見靖節之於親友情之至義之盡也

榮木 四言四章并序

榮木念將老也日月推遷已復有夏總角聞道白首無成

采采榮木結根于茲晨耀其華如夕已喪之人生若寄顛賴有時靜言孔念中心悵而



賦也采采榮鮮貌衰凋落也顛顛形容衰瘠之貌  
孔甚也而語詞○此靖節自勵之詩言榮木結根  
有托尚朝華而夕衰人生本無根帶如寄世耳樂  
何而不至於顛顛乎言念及此則中心為之悵然  
矣

采采榮木于茲託根繁華朝起既暮不存貞脆此芳  
由人禍福無門匪道冒依匪善矣敦

賦也物易斷者謂之脆道者日用當行之理所謂  
中庸是也善者為德之實所當擇而行者也○此  
承上章言木之榮謝則係乎時人之貞脆寔由於

己能養之以福則貞固可久不能保養以取禍則  
脆而易折且禍福無門莫不自己求之者惟依乎  
道則心常中正敦乎善則德益加厚此乃所以自  
求福也舍是復何為哉

嗟予小子稟茲固陋徂年既流業不增舊志彼不舎  
安此日富我之懷矣恒馬內疚

賦也固執滯也業即上章依道敦善之事志記也  
富猶甚也○此章謙言才質不美年既往而業不  
增惟當忘彼不舎晝夜之語而自強不息今乃安  
此自怠而日甚焉則我之懷矣安得不驚惕而病



子心乎或曰志當作忘

先師遺訓予豈云一作墜四十無間斯不足畏脂我名車策我良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

賦而比也先師孔子也脂以脂膏塗其車軸使滑澤也○此承上章為疾之言因不墜先聖遺訓而勵志奮力求必至焉而後已故以脂車策馬不憚千里為喻識者以靖節為造道豈非力行不已之功歟

九日閑居 并序

余閒居愛重九之名秋菊盈園而持醪靡由空服

九華寄懷於言

世短意恒多斯人樂久生日月依辰至舉俗愛其名  
露漙漙風息氣歛直列天象明往燕無遺影來鴈有  
餘聲酒能祛百慮菊為制顏齡如何蓬廬士空視  
時運傾塵爵耻虛置寒華扶自榮歛襟獨閒謔緬馬  
迹深情樓遲固多娛淹留豈無成

賦而比也依辰至謂日與月之數皆九也澈澄祛却制御也頽齡衰年也本草謂菊能輕身延年傾云之急也時運傾季公煥謂指易代之事爵壘皆酒器謔歌緬遠也○此靖節因時詠懷以自遣之



而能自樂者矣

歸田園居 三首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

十三年當作喻或在十字之下○按靖節年譜太元

詩校未去學仕是特向五年之句以此推羈鳥戀舊村池魚思

之至彭澤是歸才十三年此云三十誤矣

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草屋八

九間天經榆柳蔭後園桃李羅堂前曖曖音遠人村依

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鷄鳴桑樹頭戶庭無塵雜虛

實有餘閒叶何反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

賦也適者往入於彼而能諧之謂韻亦音諧之名

詩首謂人之生年雖短而意慮常多惟樂久存於

世是以愛此重九之名者通人情而言之也次言

天象改觀時物存替者以喻世代之變革晉亡而

宋日盛也且欲為今日之樂惟當酌酒以消憂淪

菊以引年如何使我空視時運之傾而有塵爵虛

壘之耻其意蓋謂爵資於壘壘虛則爵生塵以喻

士資養於朝廷今晉既傾覆則士遭困窮能不為

之耻乎寒華徒榮亦以自况其固守之意夫時既

若此我則歛襟閒謹緬焉深想而於棲遲自娛獨

善其身是豈無成也哉此可見其不為貧窶動心



洛同草莽

賦而比也輪車輪鞅馬鞅也墟曲墟里中曲析處

塵網喻仕塗賸賸遠見不明之貌樊吳材老韻補  
云繫不行也一云藩也○此詩蓋靖節彭澤退歸  
後所作故於首篇言誤落塵網已踰十年常如鳥  
戀舊林魚思故淵今乃歸休田野而其景趣幽遠  
閒靜如此正猶久在樊籠而復得返自然也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日種荆扉虛室絕塵想  
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長  
長桑麻日已長我志作道日已廣常恐霜霰至零

也莽草深貌○此篇言野外事簡人靜絕無塵慮  
唯與隣曲往來共談桑麻之長而已然我之生理  
有成而志願已遂但恐天時變革霜霰凋傷而零  
落同於草莽耳蓋是時朝廷將有傾危之禍故有  
是喻然則靖節雖處田野而不忘憂國於此亦可  
見矣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一作理荒穠帶月荷

上去去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沾不足惜但  
使願無違

賦也靖節既退休田里惟躬耕自資保全名節乃



其至願也。故此詩言種豆南山，雖不免晨興夕歸之勤，草露沾衣之苦，亦不足惜。但使素願無違，如此足矣。此與後篇西田穫稻詩，意實相表裏。

移居二首

昔欲居南村，非為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sub>黯</sub>晨夕懷。此頗有年，今日從茲後，弊廬何必廣，取足蔽床席。隣曲時時來，抗言談在<sub>一作昔</sub>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

賦也。南村，眉山楊格曰：柴桑之南村。江州志云：公本居山南之上京，後遇火徙柴桑。素心，恬靜寡欲之

謂數晨夕言相見之頻也。抗，不相下也。說具下篇。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過門更<sub>聲平</sub>相呼，有酒斟酌之。農務各自歸，閒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笑無厭時。此理將不勝<sub>音</sub>無為忽去茲。衣食當須紀，力耕吾不欺。

賦也。披衣，謂起而相尋也。不勝言樂此無窮盡也。○按本集選蕭渚詩云：疇昔家上京，六載去還歸。蓋自隆安庚子始作鎮軍參軍，至義熙乙巳還歸。正及六載。逮戊申歲六月遇火，遂遷是居。此義熙四年也。言移居南村，本欲得隣曲素心之人，日相



往來論文析理酌酒笑言樂之終身而不舍去且  
素願易足不必充廣唯衣食所當經紀者亦必力  
耕以自給焉此與世俗懷居之士擇取便安務求  
完美者不可同年語矣

和劉柴乘

柴乘縣名今江州之德化縣也彭城劉遺  
民嘗作柴乘令後遁跡匡廬與靖節及周  
續之號潯陽三隱

山澤久見招胡事乃躊躇直為去聲親舊故未忍言索

居良辰入竒懷挈杖還西廬荒塗無歸人時時見廢

墟茅茨已就治

平聲

新疇復應畬谷風轉淒薄春醪解

飢幼弱女雖非男慰情良勝無栖栖世中事歲月共

相戀耕織稱其用過此奚所須去去百年外身名同

醫如懸也索居言獨居蕭索也禮記子夏曰吾離群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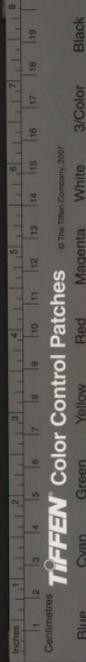
居又矣西廬指上京之舊居治葺應當也田三歲

曰畝谷風東風也淒薄猶言料峭寒意也飢疲勞

也弱女趙山泉曰此特諧諢以喻酒之醜薄也栖

栖猶皇皇翳如謂泯滅也○遺民隱居廬山日與

靖節相往復即所謂素心人欣賞奇文者也此詩



因和遺民而作故言又欲深隱山澤位為爾等親  
舊之故未忍離去乃今春月將有事於西疇擬還  
舊居雖曰荒廢之餘然其茅茨既葺新禽當理亦  
有濁酒自足慰吾飢餓之情而於栖栖世中之事  
日相踈遠矣且耕織所獲但取稱吾用耳過此復  
何所須蓋人生既沒之後身與名且不得存况外  
物乎

和郭主簿

藹藹堂前林中夏貯宜  
清陰飆風因時來回飈吹  
臥襟息交游閒業卧起弄書琴  
園蔬有餘滋舊穀猶

儲今營已良有極過足非所飲  
春秋作美酒酒熟吾自斟  
弱子戲我側學語未成音  
此事真復樂聊用忘華簪  
遙望白雲懷古一向深

賦也中夏夏中也一云中與仲同貯停積也息交  
謂斲止朋舊之往來也潛者玩物適情之謂滋蓄  
也儲金言至今有餘積也過足謂不知止者華簪  
貴者所珥○此詩雖因和人而直寫已懷但據見  
在不為過求而目前所接莫非真樂是則世之榮  
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末言遙望白雲深懷古人  
之高跡其意遠矣



贈羊長史并序

左軍羊長史銜命秦川作此與之

愚生三季後慨然念黃虞得知千載外上賴古人書

賢聖留餘跡事事在中都豈忘游心目關河不可踰

九域甫已一作遊將理舟輿聞君當先邁負病不

獲俱路着經商山為我少躊躇多謝綺與角廬谷精

爽今何如紫芝誰復採深谷文應蕪駟馬無貴世患

貧賤有文從清諡結心曲人乘運見踈擁懷累代下

言盡意不舒

賦也三季三代之末黃虞黃帝虞舜也中都猶言

中州關河張儀謂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是

也九域九州之界限已一謂是時燕秦已平合而

為一也商山在商州上洛縣緡內四皓名園公綺

里季夏黃公向里先生今上稱二名省文也四皓

避秦并入商洛山作歌曰漢漢高山深谷逶迤驂

驪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安歸駟馬高蓋

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而肆志貫貸結

繫也○義熙十三年太尉劉裕伐秦破長安送秦

主姚泓詣建康受誅時左將軍朱齡石遣長史羊

松齡往關中稱賀而靖節作此詩贈之其意蓋謂



平生慨念古昔達觀世故素有慕於四皓之風節  
矣。今天下喪亂將有易代之禍思欲與之同遊而  
不可得。是以因松齡使次商山使特為我謝之也。  
然商山之敬尚結于我之心而商山之人則已乘  
世運而遠逝遂使我襟懷擁塞言雖盡而意不舒也。

歲暮和張常侍

市朝懷舊人驟驟感悲泉明且非今日歲暮余何言  
素顏斂光潤白髮一已繁叶分閱我秦穆談旅力豈  
未愆叶輪向夕長風起塞雲沒西山叶輪厲厲氣遂嚴紛  
紛飛鳥還叶蘇民生鮮長在矧伊愁苦纏屢關清醜

至無以樂當年窮通靡攸憲顛顛由化遷撫已有深  
懷復運增慨然

賦而此也驟驟謂日駕悲泉日入處也淮南子曰  
日至悲泉爰息其馬是謂懸車此蓋借以喻乘輿  
之駕馬也旅通作膂愆失也書秦誓穆公曰旅力  
既愆此言未愆未詳矧况也酤一宿酒也○按晉  
史義熙十四年十二月宋公劉裕弒安帝于東堂  
而立恭帝靖節和此歲暮詩蓋亦適當其時而寄  
此意焉首言市朝耆舊之人莫不相為悲悽而其  
乘馬亦有悲泉懸車之感且謂明且已非今日予



復何言其意深矣。中謂長風夕起，寒雲沒山，猛氣  
嚴而飛鳥還者，以喻宋公陰謀弑逆之暴，而能使  
人駭散也。篇末又言窮通死生，皆不足慮，但撫我  
深懷而踐此末運，能不愧然而增憤激焉。東澗湯  
漢曰：陶公不事異代之節，與子房五世相韓之義  
同。既不為狙擊之舉，又時無漢祖者，可託以行其  
志。所謂撫已有深懷，履運增慨然，讀之亦可以深  
悲其志也矣。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

鎮軍未詳何人曲阿晉縣名屬毗陵郡今

其地分屬鎮江府丹陽金壇等縣此詩按

本集篇次在隆安四年五月以前所作然

或先後不倫今既以四言居首姑依舊次

不復更定云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被褐欣自得屢空

如時來苟冥文選作會究繼變假憇通船投策命晨

裝輓與園田非是疎渺孤舟迹綿綿歸思紆我行豈不

遠登降一作千里餘目倦川塗異心念山澤居望雲

慚高鳥臨水愧游魚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跡拘聊且

憑化遷終返班生廬



賦也。屢空數至，匱乏也。晏如謂不以貧乏累心而安然也。冥會不求自至之意。宛曲順貌。榮簡樂也。紆縈也。化謂造化。班生廬，班固幽通賦云：終保已而貽則，里止仁之所廬。靖節以親老家貧，不得已而仕，因經曲阿之遠，故作是詩。言自少寄心於事為之外，唯以琴書自娛，不為貧窶所累。今時苟冥會且宜，宛轡亭衢，輒為一出，夫何涉歷遠塗，所見頓異，不免歸思之紆，而俯仰之際，愧魚鳥之不同也。然我真想在襟，豈為形跡所問，聊且順時而往，終當歸隱焉爾。

癸卯歲春懷古田舍

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忘集作志

長勤。秉耒歡時務，解顏勸農人。平疇交遠風，良苗亦

懷新。雖未量歲功，即事多所欣。耕種有時息，行者無

間津。日入相與歸，壺漿勞去聲近隣。長吟掩柴門，聊為

隴畝民。

賦也。轉猶愈也。忘長勤者，樂於耕作，不覺其勤也。

解顏歡笑也。懷新猶言欣榮。問津，謂孔子蓋以已比長沮桀溺也。○古人憂畝之中，躬耕樂道，非

若後世徒為豐積者比。靖節自辛丑歲七月於鎮



軍幕赴假還後日以耕稼自樂及賦此詩乃以懷  
古名題意有在矣其言聖人憂道而不憂貧而我  
瞻望遠不易及者蓋猶有飢餒之累不免務為農  
作而轉欲忘其長勤也然既能忘其勤勞且耕且  
種即事歡欣如此其於憂貧也復何有哉觀其曰  
久而歸壺漿相勞之後而又長吟以掩柴門則其  
氣象悠然有非言語可得而形容者矣

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

西田即西廬之新疇也

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叶都反孰云集作是非是都不營

而以求自安

度反

開春理常業歲功即可觀叶居反

出肆微勤日入負耒還句綠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

寒叶砌田家豈不苦弗獲辨此難叶四體誠乃疲

庶無異患干叶盪濯息簷下斗酒散襟顏叶遙

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叶但願長如此躬耕非所

歎叶

賦也歸趣也端事之首也肆縱也盪滌手濯濯足

也○此言蠶桑以為衣耕稼以為食固亦人道所

當為者誰謂都無所營而以求自安耶故下文歷

叙春種秋穫田家艱苦之事且又言四體雖疲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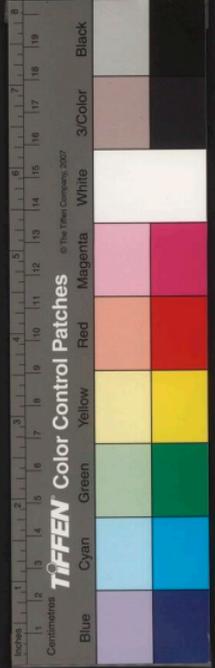


無它禍相及而於作勞之暇盥濯休息斗酒歡飲此與沮溺之心千載相關非常人所能識者故但長願如此則勤苦非所郵矣

飲酒十首并序

余間居寡歡兼比反至夜已長偶得名酒無夕不飲頽影獨盡忽馬復醉既醉之後輒題數句自娛紙墨遂多詞無詮次聊命故人書之以為歡笑爾喪榮無定在彼此更軒共之邵生反田中寧似東陵特寒暑有代謝人道每如茲達人解胡買其會逆將不復疑忽與一觴酒夕歡相待

賦也邵平事已見阮籍詩解道晚也會謂一理通合之處逆往也○靖節退歸之後世變日甚故每每得酒飲必盡醉賦詩以自娛此昌黎韓氏所謂有託而逃焉者也首篇言人之喪榮相仍與寒暑更相代謝一理而已惟達生之人能解其會順時而進退逆將不疑若世之貪榮利者往往不悟而自致汗辱今我忽得與此杯酒日夕歡持者庶幾免夫蓋自慶之詞也且邵平不事二代甘分田野故託以自況其言微矣積善云有報夷叔在西山補反善惡苟不應何事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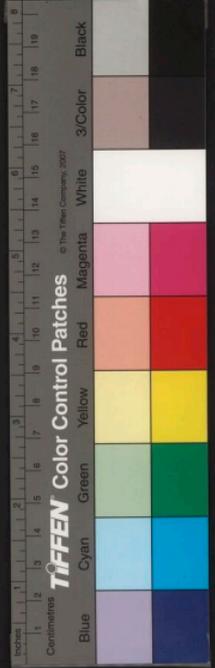
立言九十行帶索飢寒况當年不賴固窮節百世誰  
當傳

賦也積善有報易云積善之家必有余慶與書伊  
訓之言畧同帶索謂裘弊而以繩索聯結也列子  
曰榮啓期行年九十康裘帶索鼓琴而歌○言積  
善之報聖經所云若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則  
是空言無應而天道有不可曉者矣且榮啓期年  
至九十猶不免行而帶索則前乎此者其飢寒艱  
苦後可知焉向使不能固守其節豈得垂名於後  
世哉此不惟靖節自明其志亦足以為窮乏勸也

道衰向千載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飲但願一作世  
間一作名所以貴我身豈不在一生一生復能幾條  
如流電驚鼎鼎百年內持此欲何成

賦也情謂心之所欲鼎鼎太舒緩貌語出檀弓○  
此言大道又衰情欲日滋當世之人不肯適性保  
真而徒戀惜世榮殊不知一生之內倏如電之過  
目今乃舒緩怠惰不自速悟持此以往欲何所成  
而垂名乎蓋不特以之諷人亦以自警焉爾

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叶輸山氣日夕佳飛鳥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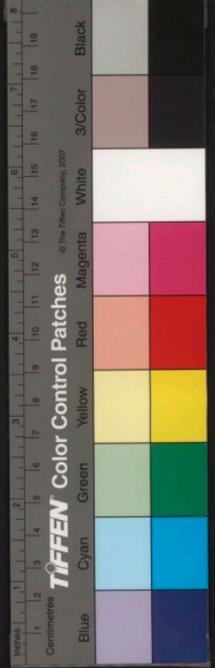
與還句錄此還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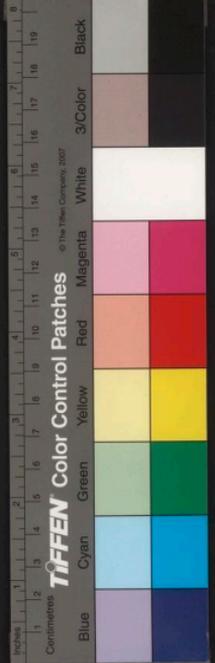
賦也若靖節自謂爾語詞偏僻靜也○此篇乃寫

其休閒自得之趣言心志超遠不為塵物所滯則  
目曠耳清雖居人境自無喧雜矣故於東籬采菊  
之際悠然見夫南山初不經意而景與意會況山  
氣日夕清佳而飛鳥亦相與還各遂其自然之性  
則我於此豈不陶然自樂也哉夫鳥倦飛則知還  
人不得志則卷而懷之此意甚真人莫之察然欲  
與之辨則又有非言說可得而盡者意味含蓄最  
宜潛玩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汎此志憂物遠去我違集  
世情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羣動息歸鳥  
趨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

賦也裛以衣去露掇采也忘憂物謂酒也遠去之  
使遠去也嘯傲舒嘯而奇傲得猶遂也○靖節嘗  
言世與我而相遠今既得名酒又必采佳菊以飢  
飢者特以遠此遠世之情耳且林鳥尚知時而歸  
息今我爾傲於東軒之下豈不為得吾生哉蘇子  
瞻曰靖節以無事為得此生則見役於物者非失  
此生耶





補註五

青松在東園。聚草沒奇姿。凝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  
連林人不覺。獨樹衆乃奇。提壺撫<sub>一作</sub>樹<sub>一作</sub>斲<sub>一作</sub>寒柯。遠望時  
復為吾生。夢幻間何事。絀塵羈。

輿也。殄滅也。撫摩也。亦相慰之意。夢幻字見釋氏  
書。言見青松之在東園。初為衆草所沒。而人不  
覺其奇。及卓立於凝霜凋落之餘。然後貞操可見。  
因思已之仕晉。不免汨於衆人之中。及見彼皆屈  
節以附宋。然後吾之特立獨行者。乃為異耳。故我  
每見此松。則必為之興感。或提壺往酌其下。撫寒  
柯而盥桓。或在遠望。亦復舉酒而為對焉。且謂吾

生如夢幻耳。何故乃受人之羈繫耶。此蓋追思既  
往之非。以慶今日安節保身之樂也。

清晨聞扣門。倒裳往自開。<sub>叶</sub>其反。問子為誰。田父有  
好懷。<sub>叶</sub>胡反。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車<sub>叶</sub>反。檻縷茅簷  
下。未足為高樓。一世皆尚同。願君泊其泥。深感父老  
言。粟氣寡所<sub>叶</sub>諧<sub>叶</sub>。紆<sub>叶</sub>紆。誠可學。遠已詎。非迷耳。共  
歡此飲。吾駕不可回。<sub>叶</sub>咸<sub>叶</sub>反。

賦也。倒顛倒也。檻縷衣破弊貌。同謂同乎流俗。汨  
通作涇。撓亂也。楚辭漁父曰。世人皆濁。何不涇其  
泥。而揚其波。紆屈詎豈也。迷謂昧於理。○此詩本

為飲酒而作然當時御曲之人適有相過候問勉其出仕者故因與其飲且述彼意之勤懇在我之可否以成此篇蓋其素志已定又安肯違已而徇人也哉

在昔曾遠遊直至東海隅道路迥且長風波阻中塗此行誰使然似為飢所驅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餘恐此非名計息駕歸閒居

賦也東海隅指曲阿以東而言蓋其地在宋為南東海郡風波以喻世道之艱險傾身猶言盡力也○此篇追言昔日為貧而仕當國步艱難之時遠

經險阻而所須不過一飽而已要之恐非良計故不若息駕而歸隱殆亦知足知止之言也

故人賞我翅挈壺相與至班荆坐松下數斟已復醉父老輒亂言觴酌失行次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為貴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

賦也班荆謂折荆布地而坐父老即所謂故人也行行觴也○靖節雖嗜酒家貧不能常得忽遇田

父野老挈壺而至輒相與班坐林間飲酌盡醉且言既醉之後不自知其有我也又安知外物之為貴是以悠悠然迷其出處任身所留其酒中之有深



味也如此詳此則靖節真所謂託酒而逃馬者矣  
義農去我久舉世少復反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  
其淳殿鳥雖不至禮樂墜得新洙泗輟微響漂流遠  
狂秦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區區諸老翁為事誠  
劬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終日馳車走不見所  
問津若復不快飲空負頭上巾但恨多謬誤君當怒  
醉人

賦也復反也真者無偽之名汲汲急貌魯中叟孔  
子也彌縫謂補滿其闕漏鳳鳥不至孔子自歎之  
詞蓋不得位以行其政教則聖王之瑞不見也洙

泗魯二水名輟止微妙也輟微響猶劉歆所謂夫  
子沒而微言絕也狂秦指始皇焚書坑儒之時諸  
老翁謂漢伏生孔安國毛公諸儒昌黎韓氏言群  
儒區區修補者亦此意也六籍易書詩禮樂春秋  
是也快稱意也頭上巾史言其取頭上葛巾漉酒  
漉畢還復著之以已體人曰怒○此言上古之時  
淳朴無偽自世降而俗漓少有能復其真者賴孔  
子出汲汲為之彌縫雖不得位而禮樂輟為一新  
自洙泗輟響而典籍壞於狂秦漢興諸儒區區修  
補於煨燼之餘誠亦勤矣如何後世無有能親之



者惟見終日奔走以趨勢利安有以道思濟天下  
如孔子之問津者焉則是道喪至此極矣又焉得  
不託於酒而快飲耶但恐醉人常多謬誤見者怒  
之可也西山真氏謂淵明之學自經術中來今觀  
此詩所述蓋亦可見况能剛制于酒雖快飲至醉  
猶自警飭而出語有度如此其賢於人遠矣哉

擬古五首

允靖節退林後所作之詩類多悼國傷時  
託諷之詞然不欲顯斥故以擬古雜詩等  
目名其題云

榮榮窓下蘭密密堂前柳初與君別時不謂行當久  
出門萬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心先醉不在接杯酒  
蘭和柳亦衰遂令此言多謝諸少年相知不忠作  
中厚意氣傾人命離隔復何有

比也君謂晉君心醉即前詩迷所留之意語出列  
子傾人命猶言傾倒肺肝也○靖節見幾而作由  
建威參軍即求為彭澤令未幾賦歸及晉宋易代  
之後終身不仕豈在朝諸親舊或有諷勸之者故  
作此詩以寄意歟言蘭與柳本皆易衰之物猶且  
榮茂如此以喻晉室雖弱尚可望其有為故我初



與君別之時不自謂久違於外但一出門即為遠  
客且逢嘉友同心相親遂迷所留況至于今蘭枯  
柳衰所望者絕使我初心既負而意向已決然矣  
然多謝諸子莫不以我離隔既久而猶有所動念  
是何相知之不忠厚耶若能意氣傾倒深體吾憂  
國之誠出處之義則知離隔之念復何有哉語意  
含蓄讀者詳之

東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十年著一冠  
辛苦無此比常有好奇類叶反我欲觀其人晨去越  
河關九叶圭青松夾路生白雲宿簷端知我故來意取

琴為我彈上絃驚別鶴下絃操七到孤鶩願留君  
住後今至歲寒

賦也三旬九食十年一冠猶莊子言曾子居衛三  
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之意上弦下弦猶言初曲  
終曲驚乍聞之貌別鶴孤鶩並琴曲名操劉向別  
錄云其道閉塞悲愁而作者名其曲曰操言不失  
其操也○此靖節安貧自樂之詩言東方一士其  
貧苦若此不常有好容顏者以其能自養而憂患  
不足以累心也故我往造其居見其所與偶者惟  
青松白雲而已且為我取琴而彈別鶴孤鶩者蓋



以此心幽獨人莫之知似有鸞鶴久離思見其佞  
之意是以我亦願留就住以至于老此皆假設之  
詞以寓已意云爾非必真有此也

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佳人美清夜達曙酣且歌  
歌竟長歎息持此感人多皎皎雲間月灼灼葉中華  
豈無一時好不久當如何

比也佳人猶楚詞稱美人蓋託意於君也美之言  
媚也達通曙旦也樂酒曰酣○此詩殆作於元熙  
之初乎日暮以比晉祚之垂沒天無雲而風微和  
以喻恭帝暫遇開明溫煦之象清夜則已非旦晝

之景而達曙則又知其為樂無幾矣是時宋公肆  
行弑立以應昌明之後尚有二帝之讖而恭帝雖  
得一時南面之樂不無感歎于懷譬猶雲間之月  
行將掩蔽葉中之華不久零落當如何哉其明年  
六月果見廢為零陵王又明年被弑此靖節預為  
憫悼之意不其深歟

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誰言行遊近張掖至幽州  
飢食首陽薇渴飲易水流不見相知人惟見<sub>一作是</sub>古  
時丘路邊兩高墳伯牙與莊周此士難<sub>一作是</sub>再得吾行欲  
何求



賦也張栢晉涼州郡名即今甘州也幽州古燕國  
易水燕太子丹送荆軻處在今易州易縣○此晉  
亡已後憤世之詞託言少時撫劍北遊飢食首陽  
之薇渴飲易水之流者以寓夷齊耻食周粟荆軻  
為燕報仇之意也然此義在心今人既無相知古  
人又難再得則吾此行尚欲何求哉湯漢曰說苑  
謂鍾子期死伯牙絕絃破琴知世莫可為鼓也惠  
施卒莊子深瞑不言見世莫可與語也今靖節雖  
有伯牙之琴莊周之言而無能聽之者回見二士  
之墳而有感焉此其所以罷遠遊也

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采  
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  
春蠶既無食寒衣欲誰待  
本不植高原今日後何悔  
弊

此也此亦靖節曰晉亡而歎已之失望也其意謂  
為學既久德業甫成而祿在其中夫何世代遷革  
使我志意摧沮踪跡遠寄而失代耕之望耶然我  
生不幸不得逢堯舜之世而道此末運今日復何  
悔哉且不敢直述故借種桑江邊為喻其旨微矣

雜詩二首

白日淪西河素月出東嶺  
遙遙萬里輝蕩蕩空中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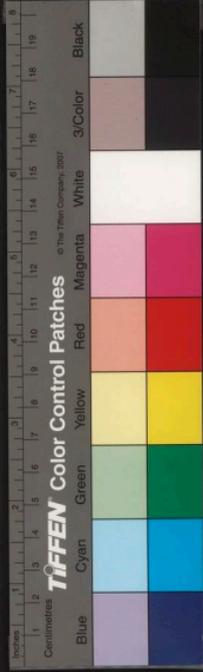
風來入房戶。夜中枕席冷。氣變悟時易。不眠知夕永。  
欲言無子。醉擊揮杯勸孤影。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  
騁。念此懷悲悵。終曉不能靜。

此也。蕩蕩廣遠貌。和應蒼也。擲拋也。騁馳騖也。不  
能靜者。亦展轉反側之意。○此蓋靖節初聞朝廷  
禪革之事。而深懷憤恨之詞。言白日淪沒。以喻恭  
帝之見廢。月出而輝映廣遠。以比宋武稱受禪。而  
有天下也。且謂風冷氣變。時改夕永者。則其慘愴  
之情可知矣。當此之際。羣臣莫不奔趨而附麗之。  
竟無可晤語者。惟與孤影為偶。揮杯相勸。以自適。

耳然時不我與。雖欲撥亂反正。而志不獲申。徒懷  
悲悵。終曉不能安寢也。靖節退休既久。而忠憤感  
發。形於言詠。盖有不容自己者爾。

代耕本非望。所業在田桑。躬親未曾替。寒餒常糲糲。  
豈期過滿腹。但願飽粳稻。粳稻作冬。是大布。簾綺以  
應。陽止。如止字。意切爾不能得。哀哉亦可傷人。皆  
盡獲宜。拙生失其方理也。可柰何。且為法陶一觴。

賦也。代耕仕祿也。孟子曰。祿足以代其耕。替廢也。  
糲糲。史記云。民褐衣不完。糲糲不厭。大亦簾也。葛  
之細者曰絺。簾者曰綌。陽炎暑也。宜便利也。方猶



計也○此蓋自悼其貧乏而且自遣也言祿仕既  
非所望惟業於田桑躬親靡替猶不免凍餒之迫  
且所願易足不過粳糧一飽簾布以應寒暑而已  
於此尚不能得此其所以為可哀也夫人巧於希  
世盡皆獲宜而我拙於生事獨失所措此亦理之  
當然無可柰何惟以一觴陶寫性情而任其自然  
耳

詠貧士

萬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曖曖空中滅何時見餘暉  
朝霞開宿霧衆鳥相與飛遲遲出林翻未夕一作復

來歸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飢知音苟不存已矣何  
所悲

此也族類也故轍古人之跡也○此亦靖節更歷  
世變安貧守節而歎人之莫我知也言衆人各得  
其所而已獨窮困無賴恐沒世而無聞譬猶飛潛  
動植之物各有所託而孤雲獨飄飄無依行將滅  
於空中不復可見矣且所謂朝霞開霧喻朝廷之  
更新衆鳥群飛比諸臣之趨附而遲遲出林未夕  
來歸者則自况其審時出處與衆異趣也我於此  
時固守不易甘分飢寒如此苟無知音者存亦自



已矣。夫復何悲此真所謂樂夫天命而不疑者歟。

詠荆軻

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嬴。格集百夫良歲暮得荆卿。  
君子死知已提劍出燕京。素驥鳴廣陌慷慨送我行。  
雄髮指危冠猛氣衝長纓。飲饒易水上四座列羣英。  
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蕭蕭哀風逝淡淡寒波生。  
高聲更軋流涕羽奏壯士驚。心知去不歸且有後世  
名。登車何時願飛蓋入秦庭。凌厲越萬里逶迤過千  
城。圖窮事自至豪主正怔。營惜哉劒術疎奇功遂  
不成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

賦也。燕丹燕王喜之太子嬴秦之姓也。荆卿名軻。  
按史記燕丹初質於秦秦王政遇之不善丹怨而  
亡歸使荆軻挾匕首往報仇素驥太子及賓客送  
軻至易水上皆白衣冠故馬亦稱素衣筑樂書云  
似箏十三絃頸細而曲以竹鼓之如擊琴然宋意  
淮南子言其從高漸離擊筑而歌者商音羽奏謂  
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涕泣又歌風蕭蕭易  
水寒之詞為羽聲恍惚士皆瞑目髮上指冠圖窮  
謂獻以燕督亢地圖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秦  
王驚環柱走避軻刺之不中遂為其左右所殺。怔



營惶恐不安之貌。踈謂不精也。○此靖節憤宋武  
弒奪之變。思欲為晉求得如荆軻者往報焉。故為  
是詠。觀其首尾句意可見。晦庵朱子曰：人皆謂淵  
明詩平淡不覺其豪放。惟詠荆軻一篇始見本相。  
非平淡人所能道。斯言信矣。

讀山海經

山海經凡十八篇。劉歆校定。多載海內外  
絕域山川人物之異。王充論衡及吳越春  
秋皆以為禹治水無遠不至。凡所見聞。伯  
益疏而記之。後郭璞為註并圖讚。

孟夏草木長。杜遠屋樹扶踈。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  
廬。既耕亦已種。還讀我書窮。巷闕深輒頗。迴故人  
車。勸言一作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來。好風  
與之俱。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一作仰終宇宙。  
不樂復何如。

賦也。踈。通作疏。扶踈。枝葉盛貌。迴。迴汎廣也。周王  
傳。穆天子傳也。按文獻通考。晉太康二年。汲郡民  
發古塚。所得四方上下曰字。往古來今曰宙。○此  
詩凡十三首。皆記二書所載事物之異。而此發端  
一篇。特以寫幽居自足之趣。爾觀其衆鳥有託。吾





人也○靖節因作桃花源記并係此詩其記謂晉  
太元中武陵人緣溪捕魚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華  
林夾岸數百步盡水源得一山山有小口便捨舟  
入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其中屋舍鷄犬種作衣者  
悉如外人自言先世避秦亂率妻子邑人來此不  
復出焉問今是何世各延至家為設酒食留數日  
辭歸詣太守說其事即遣人隨往尋向所誌遂迷  
不復得詩之意蓋謂塵外有此淳朴絕境神闕莫  
通今世道漸亂有似於秦思欲高舉相尋以就深  
隱云爾○蘇子瞻曰世傳桃源事多過其實致淵

明所記止言先世避秦來此則漁人所見似是其  
子孫非秦人不死者也蜀青城山有老人村道極  
險遠生不識塩醢其人多壽至有五世孫者近歲  
道稍通漸能致五味而壽益衰常意天壤間若此  
者甚衆不獨桃源也

挽歌詩

集作擬挽歌詞趙山泉曰此作於將逝之  
時梁昭明采此入選止題曰挽歌詩而編  
次本集者乃以為擬作誤矣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



詩言五

五十一

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嵯嶢馬為仰天鳴風聲自蕭條

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賢達將一作

奈何向來相送人各自一作還其家何又親戚成餘

悲亡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樂記體同山阿

賦也九月中按靖節自祭文云律中無射正與此

合嵯嶢高起貌○初寬曰昔人自作祭文挽詩者

皆寓意騁詞成於暇日今攷次靖節詩文乃絕筆

於祭挽二篇蓋並出於一時屬纏之際其於晝夜

死生之道了然如此可謂達矣要之自孔子曳杖

之歌曾子易箦之言已後如靖節此詞亦不多見

矣

選詩卷第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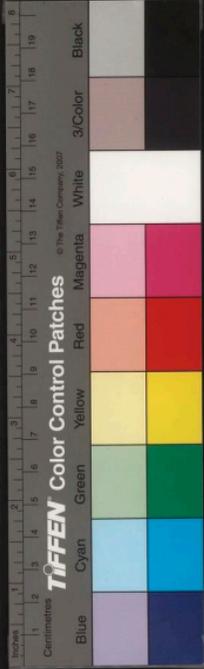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才言三

三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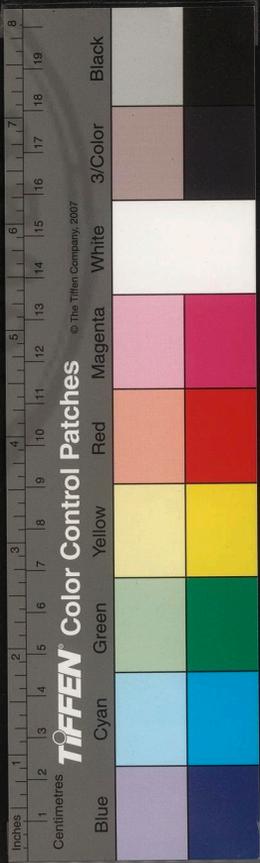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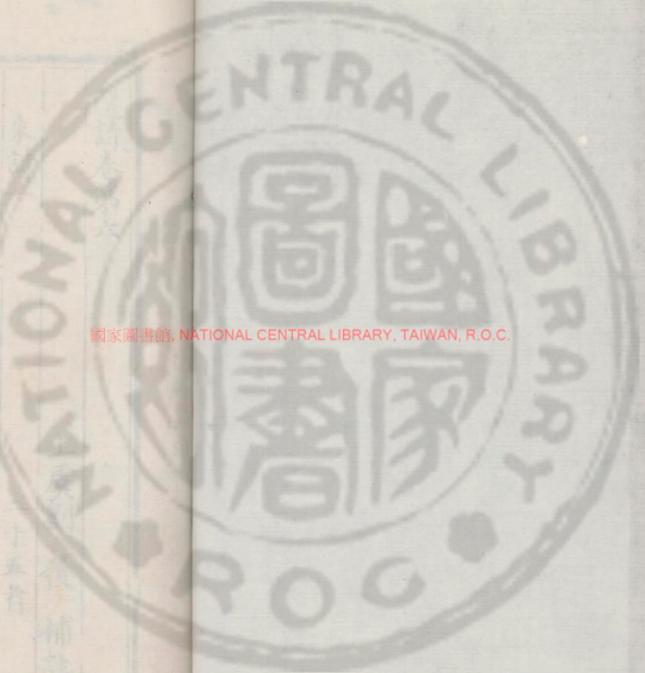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 O. 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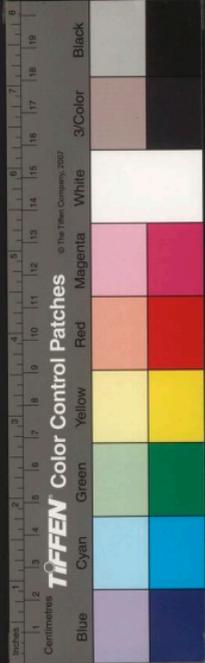
欽命 翰林院 侍讀 學士 兼 禮部 主事 孫 汝 文 並 奏 始 寧 縣 送 後  
 以 明 廷 奉 旨 差 遣 黃 門 侍 郎 時 來 公 位 相 國 以  
 為 從 事 中 外 運 世 子 左 衛 率 生 事 光 又 來 交 博  
 降 公 爵 為 侯 赴 為 散 騎 常 侍 持 大 子 左 衛 率 武  
 官 知 忠 元 來 差 文 守 在 鄉 辭 歸 始 寧 文 亦 登 柱  
 敬 天 心 志 願 歸 中 未 幾 後 明 疾 歸 好 事 山 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十五行 後補註

3471282 v.6



選詩卷第六

宋詩一

上虞劉復補註

二十五首

謝靈運陳郡陽夏人以祖父並葬始寧縣遂移籍會稽晉孝武特襲封康樂公安帝元興初為琅邪王參軍兼遷黃門侍郎時宋公位相國以為從事中郎逃世子左衛率坐事免又宋受禪降公爵為侯起為散騎常侍轉太子左衛率武帝崩出為永嘉太守在郡辭歸始寧文帝登祚微為秘書監遷侍中未幾復稱疾歸好尋山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險會稽太子孟觀表其有異志帝惜其才授臨  
川刺史後為有司所糾降死徙廣州尋以事詔  
就廣州棄事年四十九

述祖德詩二首

按靈運祖玄字初度本傳安之兄子晉孝  
武時為征西司馬詔求文裁良將安以玄  
應徵拜建武將軍監江北諸軍事尋加號  
冠軍將軍州牧及為前鋒都督建淮肥之  
功加七州都督封康樂公後以疾乞歸東  
山授會稽太守卒贈車騎將軍謚曰獻武

達人貴自我高情屬天雲兼抱濟物性而不纓垢氛

叶季因反段生蕃通作魏國展季救魯人弦高犒口到贈

諸作師仲連却秦軍臨組乍不縲對珪寧肯分叶季

惠物辭所賞勳志故絕人韻若若歷千載遠遙播清

塵清塵竟誰嗣明哲垂經綸委講綴旁之作韻偏道論

改服康世心難聲去既云康尊主隆斯民

賦也屬著也纓與嬰同垢塵滓所集氛則浮塵當

飛而不見者段生仲連並見左太冲詩展季名獲

字禽魯大夫柳下惠也莊子戰國策並稱柳下季

救魯人按左氏傳齊孝公伐魯北鄙僖公使展喜



受命于展禽往犒師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君必不奔命廢職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弦高鄭之商人呂氏春秋云秦將與師伐鄭弦高過之乃饗鄭伯之命犒勞以壁膳以十二牛秦三師對曰寡君使某也於邊侯賂之道迷惑陷入大國之地高諺曰賂國名也犒餉軍也茗茗高遠貌清塵猶言清風楚詞云聞赤松之清塵經綸治絲之事借以喻經理天下之功用也○靈運欲稱述祖德先言古者賢達之人貴自我而不像

於物故其高情屬天雖有濟物之功不受爵賞所以迥異於人歷千載而莫及惟戎祖車騎既明且著素抱經綸之才一聞徵詔即委輟朋好講論之務更著戎服以匡世難尊主而隆民為能繼嗣昔人之清塵也詳具下篇

中原昔喪亂夷亂宣解已崩騰永嘉末逼迫太元始

河外無反正江介有賊賊地萬邦咸震攝反質涉橫去聲

沈頌君子拯溺由道情龕暴資神理秦道欣表蘇燕

魏遜聲文軌賢相謝世運遠圖因事止高揖七州外

拂衣五湖裏隨山疏濟潭傍岩藝粉掉遺情舍塵物



貞

劉須溪云即作正字讀

觀丘壑美

補註云

賦也崩騰崩壞而騰沸也永嘉晉懷帝年號太元  
而及之正也江介江淮之間東晉所有之地賊從  
狹也懼懼也橫流喻禍亂君子指車騎也道情謂  
秘濁之情由道心而發者龕道作截勝也資猶藉  
也神理言一理應變神妙不測也秦趙符堅所據  
之地燕魏慕容所據之地也文軌謂車書之所及  
賢相太傅也靈運山居賦自註云太傅既薨遠圖  
已輟揖謝去之免亡州謂都督所領徐兗青司冀

幽并也五湖張勃吳錄云太湖之別名國語云苑  
蠡返至五湖而辭越疏通濬深藝種也粉白榆也  
塵物謂軒冕之屬○此篇言自劉聰石勒作疊於  
永嘉之末至符堅侵迫於太元之始中原喪亂  
無時解息且河外既沒于秦而江淮之地又日摧  
陷于時中外莫不震懼所賴吾祖大破秦兵於淝  
上得免橫流之禍其後司豫兗青諸州漸次削平  
拯溺戡暴使近者悅遠者慕其功大矣夫何太傅  
在朝稍被謾間又與會稽王道子有隙遂出鎮廣  
陵尋以疾薨時既若此則雖有宏遠之圖已可因



事而止。於是拂衣蕃鎮歸隱東山。遺棄世榮。日以遊觀為樂。可謂功成身退。志同范蠡者矣。

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

宋武帝也。晉義熙十四年始受命為宋公。戲馬臺在彭城項羽所築。孔令名靖。字季恭。會稽山陰人。宋初建國以為尚書令。固讓不受。因讞事東歸。

季秋邊朔苦旅。鴈遠霜雪淒淒。陽舟腓音肥皎皎寒潭。絮深良辰感聖心。雲旗興暮節。鳴護戾朱宮。蘭危獻時哲。餞宴光有孚。和樂音洽降所缺。在宥天下理。吹萬

群方悅。歸客逐海鷗。脫冠謝朝列。弭棹薄枉渚。指景待樂闋。缺河流有急瀾。浮驟無緩轍。豈伊川塗念宿愧。將別彼美丘園道。喟焉傷薄劣。

賦也。朔北地。旅猶言來賓也。腓病也。詩云。秋日淒淒。

淒百卉具腓。葭蘆也。鳴護者。胡笳也。以蘆為首竹。

為管。似簫。箎但無竅耳。晉先蠶儀注云。凡車駕所

止。吹小箎。發吹大箎。箎即笳也。戾至也。朱宮指戲

馬臺。所有宮觀也。蘭危取其芳香而言。時哲指孔

令。先言寵宴而有光輝也。孚者信存于中之義。易

云。有孚于飲酒。陰者興之使盛也。所缺謂君臣燕



饗之禮詩六月序云虞鳴廢則和樂缺在寮宥寬  
也莊子曰聞在宥天下不聞在治天下吹萬亦見  
莊子書司馬彪曰天氣吹煦萬物使各得其性也  
弭止也薄猶泊也闕樂終也浮行貌馬在旁為騶  
丘園隱者游樂之所謂歎聲劣弱也○宋公始建  
國彭城而孔令辭位歸鄉因九日出遊戲馬臺以  
餞之石察成賦詩以述其美靈運時為相國從事  
亦從而賦之其言君臣相孚燕飲和樂而思龍光  
輝有如此者蓋以公能寬宥天下吹煦軒生得遂其所故孔令乃得謝事而歸休焉然我於其

將別而興感念者豈惟川塗分異而戀惜之耶且  
初心縈想丘園之美願以才氣薄劣不克自遂是  
尤不免有愧而至於歎傷也

從游京口北固應詔

京口在今鎮江府丹徒縣孫權初鎮丹徒  
謂之京城故有是名北固山各按水經註  
在京城西北三面臨水因號北固

玉璽

想里

戒誠信黃屋示崇高事為名教用道以神

理起昔聞汾水游今見塵外鑿鳴笳發春渚稅鑿登  
山掛張組眺倒景列遊躅歸潮遠岩映蘭薄白日麗



江暈原隱羨綠柳盛音散紅桃皇心羨陽澤萬象

歲光照願已枉維繫撫志慚場苗工拙各所宜終以

反林巢會是繁舊想覽物奏長諱

賦也璽印也古者印璽通名尊卑共之秦漢以來

唯天子得稱璽又獨以玉也黃屋天子車蓋以黃

繒為裏故以為名名教聖人之教命於萬世者也

超迥出之意汾水游即莊子所言堯治天下往見

四子於汾水之事鑿鑿在鍊者稅駕則鑿聲隨止

故直云稅鑿也項曰樹組惟之飾帶吳都賦云

張組惟構流蘇倒景山臨水而影倒也蘭薄猶言

蘭林麗光明貌美稚枝初生也苑有垣為園庭之

場並借用詩白駒篇語以喻見用而食祿也林

業謂隱居也○武帝即位之後靈運特為散騎常

侍從游北園應詔而作是詩言居至尊之位者玉

璽所以驗誠偽黃屋所以嚴等威此二事特為各

教之用耳若乃治化之道自有神機妙理超出於

事為之外者焉且聞昔者帝堯尚有汾水之游今

吾皇揚鑣塵外亦豈常情所能測哉然其所以登

高眺玩而見夫陽景輝映卉物鮮榮者莫非聖心

仁澤之美遠近孚布而萬象無不光昭也詳此則



神言六  
七  
群臣之受恩寵者各遂所志。意有在矣。故下文謙言已獨愚拙。自宜歸隱山林。願乃枉見繫維。徒慚尸素。以此繫想于懷。已非一日。今因覽物興感。而奏此長歌也。

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發都

永初武帝年號是年五月帝崩少帝即位  
至明年歲首始改元故此猶云永初也郡  
謂永嘉即今温州也

述職期閑暑理棹登金素秋岸澄夕陰火爰團朝露  
辛苦誰為夫情遊子值類暮愛似莊念昔久敬曾存

故如何懷上心持此謝遠度季牧愧長袖卻克慚躡  
履步良時不見遺醜狀不成惡曰余亦支離依方早  
有蒸生幸休明世親蒙英達願空班趙氏璧徒乖魏  
王瓠從來漸二紀始得傍歸路將窮山海迹永絕賞  
心悟

賦也闌殘也金素謂秋也秋為旻天火旻言天至  
秋而星火西流也團通作溥露多貌類暮亦指秋  
時而言似謂像其所識之人莊子曰越之派人去  
國踰年見似人而喜曾存故韓詩外傳曾子謂父  
友交而中絕為一費論語云故舊不遺先儒亦以



神言二  
為曾子之言謝猶慚也李牧趙將也身大臂短初  
至趙使工人為木杖以接手詳見戰國策卻克晉  
大夫躑躅也晉使卻克微會于齊頃公惟婦人使  
觀之卻子跛而登婦人皆笑支離謂形體病不全  
正也莊子曰支離其形者猶足全其天年况支離  
其德者乎方道也依方謂學道即支離其德之意  
英達與下文賞心晤者並指廬陵王也班猶舜典  
班瑞之班趙氏璧趙王和氏之璧以喻美官也魏  
王瓠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樹成而  
實五石為其無用培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

庚十二年為一紀歸路謂永嘉路次近始寧也○  
按廬陵王義直警悟好文與靈運及顏延年情好  
款密靈運性褊傲自謂才能宜參權要常懷憤悒  
司空徐羨之等惡其與義真游因少帝即位出為  
永嘉太守此詩雖以之郡而作大槩為與廬陵分  
興而寓其感恩懷舊之情焉言徃循其職本期未  
夏今乃遲遲其行值此秋景豈無所為者哉夫見  
似而愛所以念其疇昔者滋深交久而敬所以存  
其故舊者不絕古人之遠度如此今我既託好廬  
陵如何持此懷土之心遽忍違離不免有慚於古



人也雖然我本支離醜狀之人又將支離其德以  
全天年者不謂遭逢幸會親蒙英達顧遇亦猶李  
牧之於趙卻克之於晉也然徒賜以好爵既乖所  
用以此見出理固宜矣况從筮仕以來漸及二紀  
今始得便還鄉且將窟探山水曲是而求絕賞心  
之晤盖有不得已焉者耳史言徐羨之奏靈運構  
扇異同非毀執政出之今觀是詩畧無怨恨非毀  
之意諧者之言未必皆實也

隣里相送至方山

方山在今江寧縣東五十里

祇役出皇邑指期憩敵越解纜及沅潮懷舊不能發  
析析就入林皎皎明秋月含情易為益過物難可歇  
積疴謝生慮勞歎罕兩間資此未幽棲豈伊年歲別  
各勉日新志音塵慙寐幾

賦也祇敬奉也敵東敵越地即永嘉也纜繫船索  
析析風動葉聲生慮浮生之俗慮闕失也音塵猶  
言音信也寐淺晦迹無聞之意○靈運自京都之  
永嘉而隣里有相送至方山者故作此詩為別言  
奉職遠行因懷舊而不忍發既含此情又遇時物  
之變則其感念于中豈得已耶然我為多病而謝



去生慮由寡故而少所關失者亦已久矣方將藉  
此未為幽棲之計豈惟與爾年歲相別而已哉但  
當各勉日新其德度使得聞音塵而有慰吾寂  
蔑之懷也

過始寧墅

始寧縣名屬會稽郡按後漢郡國志註分  
上虞南鄉置焉會稽志云漢順帝時分置  
及隋平陳廢入會稽縣今攷其地在會稽  
上虞嶺三縣之界野有田廬曰墅

東髮懷耿介逸物遂推吐雷遺道志似如昨一紀及

茲年縮磷音謝清曠疲茶尼結懸貞堅拙疾相倚薄

還得靜者便吐連剖竹守滄海枉帆過蕭山指叶山

行窮登頓水涉盡洄沿巖峭嶺稠疊洲繁渚連緜白

雲抱幽石綠篠媚清漣葦宇臨迴江築觀基層巔揮

手告鄉曲三載期歸旋且為樹粉櫛毋令孤願言

賦也物外物也推遷謂宿心變移也磷薄曠明也

茶疲貌莊子曰茶然疲役便宜也剖竹漢制與郡

守符信以竹為之長六寸各分其半以相合登頓

登而復頓也迴逆流而上沿順流而下也小洲曰

渚釋名云渚遮也能遮水使迴也篠小竹漣小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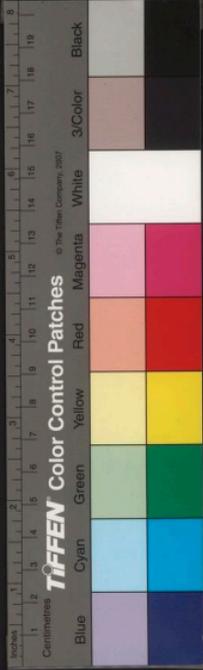
也觀樓觀巔山頂也。橫材木可為椽。○按會稽志  
東山西一里始寧園乃靈運別墅。一曰西蕚。蓋其  
祖父故宅在焉。宋史所謂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  
者也。此詩因之。永嘉得過此而作言。自少時即懷  
耿介不謂因物有遷。違志頗久。蓋非清曠貞堅之  
質而執操不固。可為慙謝也。所賴拙與疾相併。以  
此出守海隅。因得遂吾幽尋。故山之便。於是登涉  
深峻。窮覽景物。時營舊業。增築新基。而後赴郡。且  
與鄉里相別告之。歸期使樹粉檟於茲。當不負此  
願言也。

富春渚

富春本漢縣名。屬吳郡。北臨浙江。即今富  
陽縣也。

宵濟漁浦潭。且又富春郭。定山緬雲霧。赤亭無淹薄。  
潮流觸驚急。臨圻阻參<sub>丑</sub>林。錯亮乏伯昏。分<sub>反</sub>扶運險。  
過呂深壑。涖至宜便軒。習兼山貴止。託平生協幽期。  
淪躡<sub>欽</sub>時困微弱。久露干祿請。始果遠遊諾。宿心漸中  
寫萬事。俱零落。懷抱既昭曠。外物徒龍蠖。

賦也。漁浦浙江浦名。在今蕭山縣。去富春三十里。  
城外曰郭。定山赤亭皆傍江山名。觸犯也。圻與琦



同曲岸頭也參錯岸石巖險之狀伯昏莊子稱伯  
昏無人與列禦寇射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象  
而禦寇不能從者是也分猶量也石絕水為梁呂  
梁在今徐州境內鄜道元謂呂梁之石崇竦河流  
激盪震動天地壑水深險處游仍也習重習也易  
云水洊至習坎此言凡事遇險必重習然後熟而  
安之也兼山艮卦之象艮止也貴止託者謂時止  
則止也恊意合也蠖尺蠖蟲各行則屈後以伸前易曰  
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靈運

自於寧整將赴東嘉由浙江沂流而上每過山水  
佳處輒留誅紀之此篇言夜渡漁浦旦又富春其  
間名山或為雲霧隔遠或以舟行疾速皆不及盤  
桓登覽又况湍驚岸絕莫可臨陟而我信無伯昏  
之量故視此險以為過於呂梁也然不涉險難則  
無以知習坎之義不覩兼山則無以識艮止之時  
顧我平生雖恊幽隱之期而乃困頓微弱不自勇  
決不免久請于祿屢更坎險今幸因此出守始遂  
遠遊而知所止託使宿心漸得舒寫塵累既去則  
懷抱自然昭曠而屈伸顯晦無足道矣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晚出西射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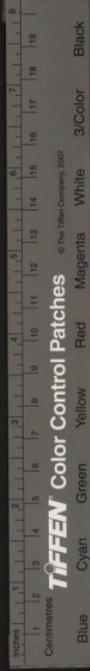
西射堂在未嘉郡城西角十里

步出西城門。遙望城西岑。連障疊巖崿。青翠杳深沉。  
曉霜楓葉丹。夕飄氣陰節。往感不淺。感來念已深。  
羈唯惡舊侶。迷鳥懷故林。含情尚勞愛。如何離賞心。  
撫鏡華鬢鬢。攬帶緩促衿。安排徒空言。幽獨賴鳴琴。  
賦也。嶂山橫列如屏障者。歎山峯峭崖也。矐日入  
餘光也。山氣曰嵐。華白貌。衿通作襟。排者推移之  
萌。莊子曰。安排而去化。謂安於推移與化俱去也。  
幽獨猶窳獨也。嵇康琴賦序云。處窳獨而不悶者。

莫近於音聲。○靈運被諧出守。常不得意。因步出  
射堂而作此詩。言眺望城西。見物候之變。而知節  
往則憂思已不淺矣。况感鳥之含情者。尚勞愛戀。  
則我如何。離去賞心之人。能不深念乎。哉。且於撫  
鏡攬帶之頃。又知其漸至老瘦如此。雖欲遺情委  
化。而不可得。然必善處而使之無悶。惟賴鳴琴以  
自遣耳。

登池上樓

潯州媚幽姿。飛鴻響遠音。薄霄愧雲浮。棲川作淵  
沉。進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徇祿反窳海。以病對空



秋景  
秋景  
初景  
禽相  
心持  
持操  
豈獨  
古無  
微在  
今

興也。虬龍無角者，幽姿潛隱之姿也。飛鴻李善曰：延濟皆以為高飛遠害，獨曾原取鴻漸奮飛之義，謂與進德一句相應。當從其說。水洌者曰川，不流曰淵。作慙也。進德謂進施其德于位也。以身從物曰徇。反即前篇傍歸路之意。窳猶撤也。嘔欽指山而言。初景新春之景，華更易也。緒風餘風也。楚辭

云：欽音秋，秋冬之緒風。祁祁舒徐貌。幽歌幽七月詩

云：春日遲遲采繁祁祁，女心傷悲，始及公子同歸。

楚吟楚詞招隱云：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

皆感時懷人之詞也。處置微驗也。○靈運自七月

赴郡至明年春已踰半載，因病起登樓而作此詩。

言虬以深潛而自媚，鴻能奮飛而揚音，二者出處

雖殊亦各得其所矣。今我進希薄霄，則拙於施德

無能為用，故有慙於飛鴻。退效棲川，則不任力耕

無以自養，故有慙於潛虬也。夫進退既已若此，未

免徇祿海邦，至於臥病昏昧，不覺節候之易矣。乃



暫得臨眺因覩春物更新則知離索既久而感傷  
懷人之情自不能已蓋是時廬陵王未廢故念及  
之且謂寤違離舍非人力所致唯執持貞操樂天  
無悶豈獨古人為然當自驗之於今可也

遊赤石進帆海

赤石未嘉地名靈運遊名山志云永嘉安  
固二縣間東南便是赤石又枕海按輿地  
廣記永嘉即今温州之永嘉縣安固作安  
國即瑞安縣也

首夏猶清和芳草亦未歇水宿淹晨暮陰霞屢興沒

叶莫列反周覽倦瀛壖而豈况乃凌竄髮川后時安流天

吳靜不發揚帆采石華掛席拾海月溟漲無端倪音  
虛舟有超越仲連輕齊組子牟眷魏闕矜名道不足  
適已物可忽月請附任公言終然謝天伐

賦也陰霞已見張景陽詩瀛壖緣海餘地凌侵入

也竊髮不毛之地莊子曰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

池也川后波神洛神賦云川后靜波天吳水伯八

首八足八尾見山海經石華海月並水物臨海志

云石華附石生肉可啖海月大如鏡白色又見郭

璞江賦席即帆也端倪猶言涯際也仲連輕齊組



史記云田單攻聊城不下連乃為書約之矢射城中燕將得書自殺遂屠聊城齊王欲爵之連逃隱於海上子牟魏公子名牟嘗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言未嘗能忘富貴也矜自飭也適已謂自得於已忽輟也忘也任公太公任也莊子曰孔子圍於陳太公任往弔之曰直木先伐甘果先竭子其意者歸智以驚愚昭昭若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天伐即先伐之謂○史言靈運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遊逸山水徧歷諸縣動踰旬朔所至輒為詩誄此游海一篇亦其證也其言首夏

於舟中淹宿連日周覽近地亦已倦矣况乃深入無涯之溟漲乎是時風波恬靜玩物夷猶不覺超越之遠因思魯連魏牟之在海上者一則應闕矜名而於道為不足一則任真自適而於物無所係二者之趨已判然可識更請益以太公任之言則終能謝去天伐而全吾生矣其後靈運在臨川為有司所糾遣使收之乃與兵逃逸作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耻竟以此自致天伐徒為空言而不能踐惜哉

初去郡



彭薛漢

十七

彭薛裁知耻貢公未遺榮或可優貪競豈足稱達生  
 伊子秉微尚拙訥謝浮名廬園當兼樓巖卑位代躬  
 耕顧已雖自許心迹猶未并無庸方為本並周任有  
 疾像長鄉畢娶類尚子薄遊似邵生恭承古人意促  
外作柴返柴荆牽絲及元興解龜在景平負心二十  
 載於今廢將迎理棹還期遵渚鶩備桐湖溪終水  
 涉登嶺始山行野曠沙岸淨天高秋月明憩石挹飛  
 泉攀林窅落英戰勝懼者肥鑿止舊作流歸停即之  
 義唐化復我擊壤情非一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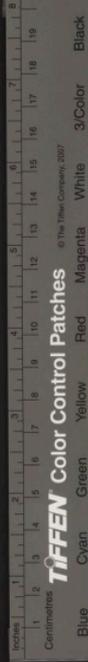
賦也彭薛漢彭宣薛廣德也宣哀帝時為大司空

廣德元帝時為御史大夫並乞骸骨歸鄉里班固  
 曰廣德保懸車之榮宣見險而止近於知耻裁通  
 作纓僅也貢公名禹宣帝時為河南令以職事為  
 府官所責免冠謝且曰冠一免安可復冠遂去職  
 及元帝即位復為諫大夫既而上書乞骸骨帝留  
 之復為御史大夫優勝也貪競如楚詞所謂競進  
 而貪婪者達生謂以無心處世感而後應不累於  
 物者也莊子有達生篇伊發語詞尚高尚也方此  
 也周任古之良史嘗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言  
 無庸即不能之謂長卿司馬相如也有消渴疾免



官居茂陵高子嵇康高士傳云尚長字子平男女  
嫁娶畢勅斷家事肆意游五岳名山尚後漢書作  
向薄遊薄為官遊也邨生名丹字曼容亦西漢人  
為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蒞免去柴荆謂柴門牽絲  
猶言紆組綰緩元與晉安帝年號是時初為琅邪  
王參軍龜印紐也解龜謂解印去官景平宋少帝  
年號將送邁速也林外曰桐宰取也戰勝韓非子  
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  
之二者戰于胸中故懼今見先王之義勝故肥懼  
瘠也鑿止莊子曰人莫鑿於流水而鑿於止水傳

通作涪水止處也擊壤之制已見曹子建詩王充  
論衡云堯時有老人擊壤於塗觀者曰大哉堯之  
德也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  
耕田而食堯何力於我哉○按靈運在郡一周稱  
疾去職此詩當是在塗中作言彭薛貞公雖各辭  
榮而不能無意故未足為達生子既無心功名素  
曠栖遯顧乃猶為形跡所累未遂其心焉因思周  
任言不能則止相如得謝病家居高子畢娶而遊  
邨生薄遊輒免凡茲古人之意我皆似之故今亦  
決其歸計而促裝也且又追念初仕以來負心既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久今乃始廢將迎之勞得遵歸路於是登涉俯仰  
怡情景物此心悠然莫非天趣是知閒逸足勝仕  
宦譬諸鑿水當不於其流而於其止也此卽羲皇  
陶唐雍熙之化而當時擊壤者則已先得我之歡  
情矣

田南樹園激流植棧

田南按水經註靈運祖車騎有田居在太  
康湖疑卽此處所謂始寧墅也樹種植也  
援張銑曰衛也植木當墉以爲衛也

樵隱俱在山由來事不同非同非一事養病亦園中

中園屏上

氛雜清曠招遠風卜室倚北阜蒼扉面南

江

激澗代汲井神糧當列墉群木既羅戶衆

山亦對窻

靡迤趨下迢遞瞰高峯霧欲

不期勞

卽事單人功唯聞蔣生徑永懷求羊蹤賞心

不可忘

妙善莫皆一作同韻

賦也屏除也

激猶引也靡迤猶遷迤連接也迢遞

高遠貌

瞰視也蔣生徑三輔次錄云蔣謫隱居杜

陵竹下開

三徑唯故人羊仲求仲二人從之遊妙

善謂樂道自得之趣

郭象莊子註有妙善同之語

○靈運始歸居石壁既又卜室田南後因役工而



作此詩且言中園清曠有江山林泉之勝樹藝趨  
田日以爲樂然吾所以寡欲並不期於勞役即此  
田園之事亦少工用唯效昔人閒徑以來朋好焉  
耳蓋賞心之人自不可忘故欲與之同此妙善也  
史言靈運既移籍會稽與隱士王弘之孔潛之等  
放意爲娛又云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首  
雍泰山羊晷之共爲山澤之遊此其賞心之不可  
忘者歟

酬從弟惠連

本五章今取一章

分離別

四川迴景歸東山輪別時悲已甚別後

情更延傾想遲去嘉音果在濟江篇辛勤風波事歎  
曲洲清言

賦也西川指浦陽江惠連詩云昨發浦陽浦延者  
思而不絕之意枉謂見寄也○按宋史惠連父方  
明爲會稽太守靈運造焉惠連幼有奇才不爲父  
所知靈運一見嘉賞遂與爲刎頸交其後惠連赴  
京師至西陵遇風有獻康樂一篇故有是答此章  
旣叙切別悲戀又別後傾想之懷又述來詩所言  
辛勤風波之事而其情思優游詠歎無窮焉

石壁精舍還湖中作



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輝清暉能娛人遊子澹忘歸  
出谷日尚早入舟陽已微林壑歛暝色雲霞收夕霏  
芰荷迭映蔚蒲稗反身非相因依披拂趨南徑偷悅偃  
東扉慮淡物自輕意惟理無違寄言攝生客試用此  
道推

賦也谷遊名山志所謂第一谷也陽夕陽也歛聚  
也霏即雲霞之餘氣芰菱也迭遞也蔚葉光鮮貌

稗草之似穀者偃息偃過也攝生猶言養生推尋  
究也○靈運既卜居田南特復泛舟湖上往遊舊  
居此詩因暮還而作首言石壁山水之勝能使我  
澹然而忘歸次叙舟中所歷景物之佳以至趨還  
田南偃息東扉之樂此皆胸中自得真趣有非他  
人所能與者故又明言慮淡則外物有輕意愜則  
物理亦順凡養生之人能以此道推之則所樂亦  
不假外求而自得矣

南樓中望所遶客

東山考云江曲有樓在院山下太康湖濱

按孫枝東山考石壁精舍即所謂讀書齋  
蓋太傅之故宅今為國慶院湖謂太康湖



按遊名山志即所居園南門樓也

杳杳日西頽漫漫長路迫登樓為誰思臨江遲去來

客與戎別所期期在三五夕園景早已滿佳人猶未

適即事怨睽攜感物方悽感孟夏非長夜晦明如歲

隔瑤華音未堪折蘭若已屢橋路阻莫贈音問云何慰

離析搔首訪行人引領音冀良親音陌麥音暢音西

賦也杳杳遠而將暗之貌迫者路暗則行步窘迫

也適至睽乖攜離也晦明言自昏至旦孟夏晦明

又篇首日頽路迫等語並本楚詞瑤華李周翰曰

麻花也色白而香服食可致長壽楚詞云折疏麻

兮庭華將以遺芳離居麻即今胡麻也秋始花開

遺也良親猶言嘉會○靈運既閑居無所與適惟

冀親好往來相為娛賞今所期未至登樓思望感

物悽感以至搔首而訪問行人則其懷念之情切

矣然未知其所避為何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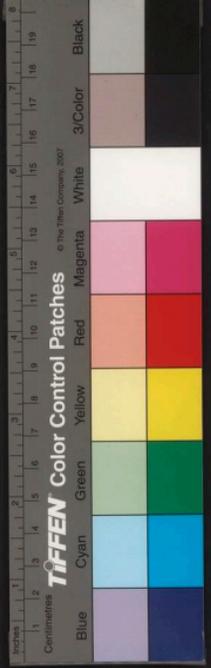
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廻溪石瀨脩竹茂

林石門在今嶼縣界嶧山之陽嶧山亦曰

南山嶧俗呼音嶧

躋險築幽居披雲臥石門苔滑誰能步蒼弱豈可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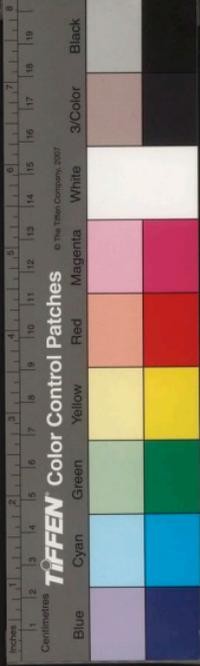
嫋嫋秋風過萋萋春草繁美人遊不還佳期何由敦



芳塵凝瑤席清醕滿金樽洞庭空波瀾桂枝徒攀翻  
結念屬香漢孤景莫與護俯濯石下潭仰看條上  
早聞夕颺急晚見朝日瞰崖傾光難留林深響易  
感往慮有復理來情無存庶持乘日車一作得以慰  
管魂匪為鞋衆人說莫與智者論

賦也捫攀持也矯矯長弱之貌美人疑指惠連而  
言是特遊京都過期不還故思念之醕酒之已盪  
者洞庭湖名攀翻屈其枝也楚詞招隱云攀援桂  
枝聊淹留晚遊也散日始出貌傾歎寫也乘日車  
語出莊子書郭象註謂日出而遊日入而息也慰

沉真潛隱而不顯也九秋謂秋之九旬三春謂春  
之三月也居常待終劉向新序榮啓期曰貧者士  
之常死者人之終居常待終何憂哉處順亦同此  
意莊子曰安時而處順憂樂不能入也雲梯劉良  
曰仙者因雲而升故曰雲梯蓋亦借用堇子稱公  
輸般為雲梯之語○靈運於南北兩居往來棲息  
此詩因還北居既久復尋石門而作大意與前篇  
畧同其所叙景物亦不過幽深險阻悲響悽愴之  
意且謂人生各遂所趨而我獨沉冥若此者是豈  
別有一理哉但當守道不變則窮達顯晦渾然一



致自無離間矣夫卉木秋落而春榮亦皆順時變  
化莫非一氣之流行故常目玩而心契焉今我亦  
惟居常待終處順安排如斯而已耳惜無同懷之  
人共此登陟之樂也

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

南山嶧山也北山石壁精舍所在亦曰院  
山即余人所稱東山者是也湖巫湖也在  
南山之北山居賦云近北則二巫結湖自  
註云大小巫湖中隔一山

朝旦發陽崖景落憩陰峯舍舟眺迴一作迴渚停策倚

茂松側逕既窈窕環洲亦玲瓏俛視喬水杪仰聆大

壑涼禮宗反李善作深石橫水分流林密蹊絕蹤解音作竟

何惑升長樂上皆非容切篁苞綠籜新蒲含紫茸海鷗

戲春岸天雞弄和風撫化心無厭覺物眷彌重不言

去人遠但恨美與同耽遊非情歎賈廢理誰通

賦也景日也窈窕曲折通幽之貌玲瓏謂盤屈之

中一一可見也杪末也壑坑谷也涼奔流之聲解

升皆卦名解上震下坎為雷雨解散之象易云天

地解而雷雨作百果草木皆甲拆升上坤下巽為

地中生木之象丰容悅茂也篁竹名籜竹皮茸蒲





賦也。法露垂貌。隈隩崖曲也。連山中絕為陁嶺。小高為峴。閣木為路曰棧。徑通作經過也。乘越也。蔞蔞也。俗謂之菱。冒覆也。葉卷謂初生未舒者。山阿人楚詞云。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本指山鬼。是時廬陵王已死。故託言之。握蘭棗道。彥賦云。握春蘭兮漬芳折麻。已見前。瑤華註事。殊謂廬陵王為徐羨之等譖廢。尋復見殺。及已亦因此而出也。得所遣郭象莊子註云。既遣是非。又遣其所遣。然後無所遣。而是非去也。蓋用此意。○此篇因登覽山水有際。而作其言山谷幽深。曉景清

麗。於是乘此出遊。延歷漸遠。不憚陵涉。迴復之勞。而玩物適情。悠然自得。然而所思永隔。神期若存。偶因瞻眺山阿。而其人髣髴在目。雖欲折芳贈遺。以通愁懃。而此心莫展。徒成鬱結耳。夫情以賞適為美。况往事暗昧。竟無為之辨明者。何乃自貽憂念。而不為樂哉。且當觀此佳勝。遺去物慮。釋然一悟。斯得排遣之道矣。

廬陵王墓下作

廬陵王宋武帝第二子也。素與司空徐羨之有隙。景平二年。羨之等謀廢立。以次應



在廬陵因其與少帝不協先奏廢為庶人  
徙新安郡尋遣吏殺之特年十八墓在鎮

江府丹徒縣

曉月發雲陽落日次朱方含悽泛廣川灑淚眺連岡  
春言懷君子沉痛切中腸道消結懷懣門滿閉中  
悲涼神期恒若存德音初不忘但謝易求久松柏森  
已行反即延州協心許楚老惜蘭芳解劍竟何又撫  
墳徒自傷平生疑若入通蔽互相妨理感深情慟定  
非識所將胞促良可哀天枉特蕪常一隨往化滅安  
用空名揚舉聲注已瀝長歎不成章

賦也雲陽古縣名秦改為曲阿今鎮江府丹陽縣  
也朱方即丹徒也連岡指廬陵墓所切割也道消  
謂少帝失德執政擅權之時易云小人道長君子  
道消懣煩究也運開謂文帝踐阼誅徐羨之等追  
崇義真為侍中復其王爵也悲涼春秋說題辭云  
天子崩海內悲涼宋均曰涼愁也神期謂契好深  
者心神常交通也延州吳季札也本封延陵後復  
封州來故左氏傳稱延州來季子楚老彭城之父  
老漢書龔勝居彭城王莽遣使徵之不食而死有  
父老未弔哭曰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



天年也蘭芳卽薰香之謂解劔已見曹子建詩  
若人指廬陵也通謂明於好賢蔽謂昧於待小人  
勸哀過也定非識所將呂延濟曰定其是非識其  
所以將亡之端也兼倍也空名謂所追崇之爵位  
泣淚也○靈運自永初三年以廬陵之故被出至  
元嘉三年始徵為秘書監此詩因赴召舟次廬陵  
墓下痛悼而作其言道有屈伸而人情易感念神  
期之若存悲冢木之已拱雖如延陵解劔以酬心  
許楚老撫墳以借蘭芳竟何及焉且吾素疑斯人  
於處衆之道或未盡善以今情理所感自可深慟

若定其是非則已識其所以將亡之端矣夫以命  
之脆促事之夭枉若此其甚則形旣隨化而滅其  
於追崇虛名亦何用哉是以舉聲垂泣而言之不  
能成文也靈運旣至闕因上問自南行來何所制  
作特舉此篇為對則其情之不能已者又可見矣  
登臨海嶠初發彊中作與從弟惠連可見羊

何共和之四章

臨海晉宋時郡名即今台州也山銳而高  
曰嶠彊中地名見遊名山志今嶠山下有  
曰彊口者疑卽此所也羊何見前田南篇註



杪秋尋遠山山遠行不近與子別山阿含酸赴賒吟  
中流袂就判欲去情不忍顧望脰音豆未脰音去汀曲  
舟也隱

賦也下三章同判分也脰頸也脰通作脰骨酸也  
李善引陸彥聲詩云相思心既勞相望脰亦脰○  
史言靈運由侍中自解東歸嘗著木屐登山陟嶺  
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此詩蓋初發南  
山時作以寄惠連而於看章追述其將有遠行臨  
別顧戀之情也

隱汀絕望舟驚棹逾一作驚流欲抑一生歡并奔于

里遊日落當棲薄繫纜臨江樓豈惟夕情斂憶爾共  
淹留

驚馳抑過并兼也○承上章言欲抑平生相與之  
歡而獨為遠遊然於將夕棲薄之處不惟情慮復  
衆且以向嘗共爾淹留于此而全不能不思念之也  
淹留昔時歡復增今日歎茲情已分慮况乃協悲端  
秋泉鳴比湖哀緩響南嶽威威新別心悽悽久念攢  
山小而銳曰巒久猶舊也攢聚也○言因思昔時  
淹留之歡而復增今日離別之歎則此情已分慮  
矣况值杪秋泉鳴復響而又協其悲端是則新別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舊念一時悽感攢聚于心而不已也

攢念攻別心旦發清溪陰暝投剡中宿明登天姥

反岑高高入雲霓還期那可尋倘過浮丘公長絕子

微音

剡古縣名屬會稽郡即今嵊縣也天姥剡中山名

在今新昌縣尋復踐也微音猶德音也○此言將

由剡中以至臨海而諸山高絕還期莫尋儻遇神

仙接引而去則將來絕子之微音矣夫靈運抱山

水之癖肆意遊激無他係吝然於別後第則舍懷

顧望綢繆懷戀如此亦可見其支愛之篤也

初發石首城

石首城即石頭城為金陵之形勝者也

白珪尚可磨斯言易為絳鉞抱中孚文猶勞貝錦詩

寸心若不亮微命察如絲日月垂光景成貧遂蕪茲

出宿薄京畿晨裝掉曾輿重去聲經平生別再與朋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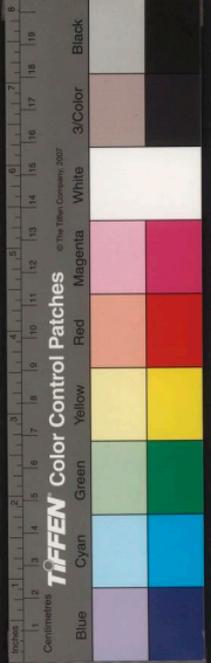
辭故山日已遠風波豈還時蒼蒼萬里帆茫茫終何

之遊當羅浮行息必盧霍期越海陵三山浮蒼作湘

歷九疑欽聖若旦暮懷賢亦使其皎皎明發心不為

歲寒欺

賦也珪詩作圭斯言指諧者之言中孚卦名爻指



九五有孚擊如无咎之詞貝錦小雅巷伯云萋兮  
斐兮成是貝錦貝乃水中介蟲有文彩似錦以此  
譖言之文也察亦微細之意日月喻文帝之明  
茲指內史之愆而言搏如搏扶搖之搏飄舉貌會  
颺高風也劉良曰張帆搏風而行羅浮盧霍皆山  
名羅浮在廣州南海縣廬山在南康江州之間霍  
山非一處此指廣東循州之龍川縣者三山按視  
穆方輿勝覽即羅浮也羅浮本有三山其一在海  
中名浮山而羅浮乃其總名也九疑亦山名在湘  
水之南今道州寧遠縣界史記云舜葬於湘南

九疑聖謂舜也賢謂屈原以其沉於湘水也明發  
心蓋用詩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之意歲寒喻困厄  
之時○宋書謂靈運囚孟顓表其有異志遂馳往  
京都上表自陳文帝乃不之罪而以爲臨川內史  
此詩蓋將赴臨川初發石頭而作言玉之有玷尚  
可磨去而譖言之汚人不可遽釋故我雖抱誠信  
自謂無咎猶且勞此譏人飾成罪害然寸心若不  
明白可信則微命易絕所幸天子明照遂成貸宥  
而又兼此職命也於是出宿近地懷舊叙別且知  
遠離故山渺無還期則其情念爲何如耶惟當從



此遊覽山川名勝尋訪聖賢遺跡以自適耳所謂  
欽聖曰蒼者以見敬慕之切而期見之速也懷賢  
懷其者以傷遭讒遠放而與之近似也是則此心  
皎皎不忘豈以困厄自欺而變之哉

道路憶山中

采菱調易急江南歌不緩楚人心昔絕越客腸今斷  
斷絕雖殊念俱為歸應歎存鄉爾思積憶山我懷慙  
追尋栖息時任縱誕得性非外求自己  
非為誰纂不怨秋夕長常苦夏日短濯流激浮湍息  
陰倚密竿叶古懷故丘新懼含悲忘春暖懷懷明月

吹去  
擘側側廣陵散

蘇

殷勤訴危柱慷慨命促管

賦也采菱楚歌名見楚詞註江南歌古樂府有江  
南可采蓮即此曲也楚人謂屈宋之流越客靈運  
自謂也欸扣也謂扣擊其心也存存念也爾指楚  
人誕放也後漢書云嚴光偃卧縱恣而傲誕纂通  
作續繼也竿竹挺也叵不可也吹謂笛也古樂府  
橫吹笛有關山月故謂之明月吹廣陵散琴曲名  
以不平告人曰訴危撐柱貌柱所以促絃者促急  
也○此亦因往臨川於道路憶始寧山中而作託  
言聞楚人歌調而起懷鄉悲憤者蓋以今昔雜殊



而情念不異也。止又追想舊日之縱誕，乃得於粟  
性所好，而非纂繼它人，而然所以於秋之夕，夏之  
晝，惟恐其不來，而濯湍派息茂陰，自不一而足。今  
乃何為舍此而係於官守，徒懷舊遊而莫為新歡，  
含悲思而忘春陽之芳景哉！所賴明月廣陵二曲，  
音節悽惻，可以寫吾湮鬱之懷，故既託於急絃，以  
自訴，而又使人促管相間，以激其哀聲也。

入華子圖是麻源第三谷

華子圖在今建昌南城縣故老相傳華子  
期者角里先生弟子居此山頂因以為名

麻源在麻姑壇西北見顏真卿壇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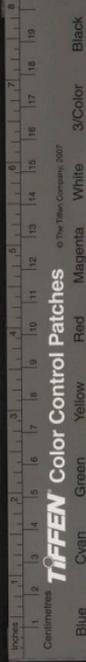
南州實炎德桂樹凌寒山叶韻銅陵映碧淵石磴寫  
紅泉既枉隱淪客亦栖肥遯賢徑徑無測度天路非  
術所遂登群峯首邀若升雲煙羽人絕髮髯丹丘徒  
空筌圖牒復磨滅碑板誰聞傳莫辨百代一作世後安  
知千載前且中獨往意乘月弄海澗一作充俄頃用豈  
為法古今然

賦也南州據臨川而言吳置臨川郡今其地即撫  
州之臨川縣也楚詞云嘉南州之炎德麗桂樹之  
冬榮凌猶傲也銅陵銅山也在臨川縣磴登陟之



以此忘之不必辨論於石代之後亦安用知千載  
已前之事乎且當申我獨往之意玩景過情但自  
常充一時之用豈為欲圖久遠傳述而然也斯亦可  
謂達者之言歟○詩稱陶謝尚矣鮑明遠謂謝五  
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此但言其詞之鮮美不  
假雕績耳愚謂康樂陶寫性靈往往深造自得誠  
有它人所不能及者然較之靖節之安於義命而  
不忘憂國見於詞氣者又非康樂可得而並矣讀  
者不可不知也

道一云巖也紅泉謂自丹砂中流出者山居賦云  
訊丹砂於紅泉枉迂也肥遯猶言遠遯語見周易  
羽人飛仙也丹丘晝夜常明之處仙靈所居楚詞  
云仍羽人於丹丘空筮言遺跡也蓋取得魚忘筮  
之意牒版並記載譜籍也獨往淮南子曰山谷之  
人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往潺湲水沅貌无猶備也  
○壘運既至臨川復得遨遊名山因入華子岡而  
作是詩言此南州地暖挂樹冬榮而山水輝映尤  
為名勝故自昔賢者多栖隱於此今我來遊遂得  
追踐靈跡然仙人羽化既久版籍磨滅誰復得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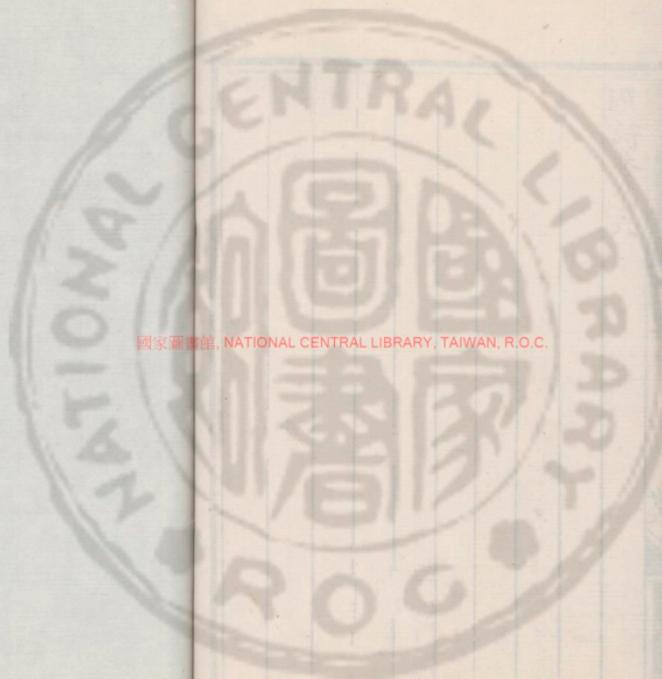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漢詩卷第六

和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七

二十六首

補註

謝賊官孟廷六載能屬文與從叔泥族弟靈還  
俱有盛名昔義熙中為安城太守宋初建國除  
中書侍郎以弟晦當朝權勢過盛非門戶之禍  
乃求出守豫章猶以憂懼過病臨終遺悔書曰  
吾得啓體幸甚亦何所恨弟宜思自勉勵遂卒

年三十五

張子房詩

3471283 v.7



選詩卷第七

宋詩二

二十六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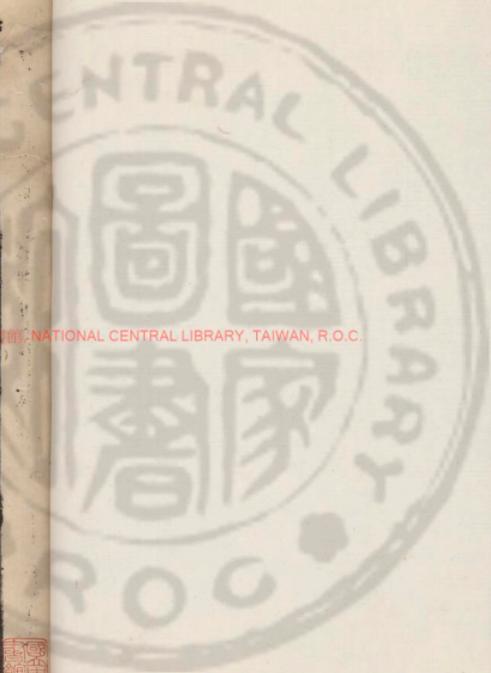
上虞劉履補註

謝瞻字宣遠六歲能屬文與從叔混族弟靈運俱有盛名晉義熙中為安城太守宋初建國除中書侍郎以弟晦當朝權勢過盛非門戶之福乃求出守豫章猶以憂懼過病臨終遺晦書曰吾得啓體華全亦何所恨第宜思自勉勵遂卒年三十五

張子房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王風哀以思去聲下同周道蕩無章卜洛易隆替興亂罔

不亡力政吞九鼎苛慝暴三殤息肩纏民思靈鑿集

朱光伊人感代工聿來扶興王婉婉幕中畫輝輝天

業昌鴻門銷薄音傳蝕垓下隕撓捨爵仇建蕭宰定都

護儲皇肇允契幽叟翻飛指帝鄉惠心奮千祀清埃

播無疆神武睦三正裁成被八荒明兩燭河陰慶霄

薄汾陽鑿旌歷顛寢飾儂薦嘉嘗聖心豈徒歎真聖

唯德在無忘逝者如可作揆子慕周行濟濟屬

車士繁繁翰墨場替夫遠盛觀去聲竦浦企一方四達

雖平直蹇步愧衆良和忘傲遠延首誅太康

賦也王風謂周既東遷黍離之詩列于國風者是

也蕩無章詩序云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

章卜洛言周公卜洛邑以朝會諸侯也力政謂秦

也吞九鼎史記謂秦昭襄王取周九鼎而遷西周

苛慝暴三殤蓋用檀弓苛政猛於虎之事以其舅

夫及子皆死於虎故曰三殤纏繫也靈鑿猶言天

監朱先指漢火德而言工事任也代工書云天工

人其代之聿遂也婉婉曲盡其美之意鴻門見劉

越石詩薄蝕喻高祖為項羽侵迫也垓下高祖滅

項羽之地撓捨彗星指羽也爵仇謂雍齒與高祖



有故愆請先封之建蕭寧謂勸立蕭何為相國也  
定都謂從婁敬所說西都長安儲皇太子也高祖  
欲廢太子立趙王如意子房使太子禮致四皓為  
輔遂不易此數事並詳見漢書幽叟謂黃石公嘗  
使子房取履圯下因授書一編且曰讀是當為王  
者師已而不見帝鄉仙都也睦敬也三正子為天  
正丑為地正寅為人正也裁道作財易云后以財  
成天地之道八荒八表也明兩日相繼之象易云  
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河陰河南也舜  
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是時宋公未受禪故以為

喻汾陽堯往見四子之處亦以喻宋公經行之地  
寢謂子房廟嘉嘗薦祭之物甄表也周行毛氏詩  
註謂周之列位此借以言宋朝也屬車從車也誓  
夫莊子叔連曰誓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四達通  
衢也無良謂足有疾左氏傳去孟繁之足不良喻  
和蓋用莊子謂聖人不言飲人以和之意太康至  
治之稱猶禮運所謂大順也○舊說義熙十三年  
宋公北伐秦引水軍發彭城經下邳見張良廟頽  
毀為之脩飾并命官僚賦詩以頌美之特宣遠守  
豫章遙聞其事而追和焉言自王風變衰周道蕩



盡以周之德業尚易興廢如此而况苛暴之秦以  
力爲政併吞天下安有不亡者乎于時民情患苦  
之極猶負重擔而思息肩故天監在下用集大命  
于漢於是子房感天人之嘉會出扶高祖運籌決  
勝以昌帝業至若解急難於鴻門滅勍敵於垓下  
討仇怨以息衆疑立賢相以安社稷定都關中調  
護儲嗣皆出于子房之謀其功盛矣且其始信得黃  
石異書而爲帝者師迨乎功成乃翻然頭從赤松  
而輕舉則其出處又非常人所能及者以此順天  
順人之心奮乎千載之上故其清塵遠播至今使

人歎羨也今宋公以神武之德敬奉天時裁成輔  
相功被遐表所至無不光照而慶雲亦從爲之依  
覆焉及過子房遺廟乃爲飾像而薦祭者豈但表  
明之而已蓋思其德不忘其人欲用之而不可得  
設若死者可起而使之仕度子房之心亦必感慕  
我宋之朝行矣當時危從文翰之士乃能發揚其  
事而我遠隔一方不獲與此盛觀徒爲竦企然我  
分甘退守譬猶道途雖無險曲而蹇步者自愧足  
之無良惟當飲此雍熙之和忘其微遠之迹引領  
詠歌以樂夫治安之世也愚謂宋公雖有傾晉之



勢為其臣者正當陳善閉邪以匡救之不應豫述天子之事而為容悅蓋宣遠之心有所憂患務求免禍是以陷於逢君之惡而不自知矣悲夫

於安城答靈運

本年今取一章

安城郡名即今吉州也

陸

大業反行安步武

微服翻周數仞豈不識高遠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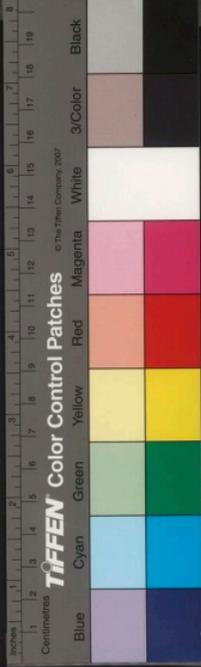
方往有盜歎寒霜雲嚴過半路逾峻量已畏友朋勇退不敢進行矣勵令獻寫誠酬來訊

比也陸半步武足迹也羽傷曰鍛吝羞也畏友朋若畏其識已也○按李善引靈運贈宣遠詩序則

宣遠作守安城在魏熙十一年正月其年夏以詩贈問故有是答言之之窘者行必循其步武羽之傷者飛僅周乎數仞以喻己之才德蹇劣必慎所守而不敢踰越也夫豈不知高遠之可企及哉苟違道而妄進則亦徒取羞吝而已且世道艱危涉歷至此尤為難處正猶凝寒之時行路過半而愈經險絕是以量已畏議而甘分踈外更當從此而手懼以善道自勉故直寫此衷誠以答來問云耳

王撫軍庾西陽集別

王撫軍名弘為撫軍將軍江州刺史庾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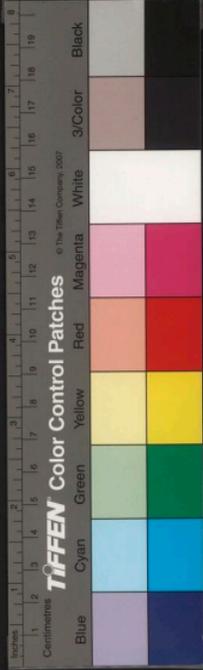


陽名登之為西陽太守西陽即今黃州也  
特登之被召還京弘送至湓口適宣遠亦  
將赴豫章三人於此集別

祇召旋北京守官反南服方舟杳舊知對蓮曠明故  
舉觴於飲錢指途念出宿來晨無定端別畧有成速  
頽陽照道津夕陰擾平陸榜人理行艦音轄軒命歸  
僕分手東城闈發權西海澳離會雖相親一作非逝川  
豈往復誰謂情可書盡言非尺牘

賦也南服南方五服之地反南服者宣遠自謂蓋  
初守安城今復來豫章也舊知指登之而言曠遠

闊之意明牧謂江州刺史矜猶喜也成亦已定之  
謂艦船頭刺棹處一曰舟名闔城內重門徐錯曰  
若今甕城門也牘書版也○此篇特叙其離會之  
情言故人祇召還京我則守官赴郡偶來並舟已  
不忍遽離析矣况對送別之筵將併遠此明牧手  
且舉觴雖矜飲錢而指途已念出宿來會之晨未  
期而別去之畧何速耶今茲日落將昏僕役之人  
各理舟車而東西背馳於此焉始是則因離而會  
雖甕相親如逝川一往何時能復興言及此則交  
誼情感為何如哉若謂此情可書亦非一尺之牘



所得而盡也

謝惠連丹陽尹方明之子十歲能屬文州辟主

簿不就元嘉元年始為彭城王法曹叅軍作雪

賦見稱於世然德薄多尤累故官不顯年三十

七卒

西陵遇風獻康樂 本五章今取一章

西陵一曰西興在今蕭山縣

靡靡即長路戚戚抱遙悲遙遙但自弭路長當語誰  
行行道轉遠去去情彌遲昨發浦陽汭今宿浙江涓  
賦也浦陽江名邈道元謂其自剡東北經始寧蓋

今曹娥江上流是也水曲曰汭浙江今錢塘江也

○其說已具靈運所答篇此可見惠連綢繆傑懸  
之意而章末直以宿處相告者欲使兄知我今夕  
之所在又自歎其離去之漸遠也

擣衣

衡紀無淹度畧運倏如催叶倉反白露滋園菊秋風落

庭槐叶胡反蕭蕭涉難羽烈烈寒蠶音啼反女陰結

空幕宵月皓中閨叶清反美人或裳服端飾相招攜叶

規簪玉出北房鳴金步南階叶堅反攔高砧響發楹

長杵聲哀叶於反微芳起兩袖輕汗涳雙題叶杜反紈素



補註七  
既已成君子行未歸裁用笥中刀縫為萬里衣盈篋  
自余手幽絨候一作君開君開叶祛腰帶準時肯不知今  
是非

賦也衡北斗第五星名漢天文志謂衡股南斗與  
杓魁分建以定諸紀紀謂日月所會之次舍月令  
去季冬月窮于紀是也肅肅羽動貌莎雜絡緯也  
能振羽作聲烈聲悲切也寒鬢高誘淮南子註  
云水鳥也戒者以言相戒備也楹柱題額也幽密  
也○此惠連詠美人擣衣之詩言其感天運之速  
時物之變思念君子行役未歸用戒衣裳以為禦

寒之備於是乘此明月招攜同侶相與從事於砧  
杵不憚用力勩勞如此及衣既成將以寄遠且謂  
腰帶寬窄但以舊時尺寸為則不知今日肥瘦又  
為何如言念至此則閨房懷遠之情切矣○唐子  
西以宣遠詩不工而推惠連與靈運玄暉合為三  
謝鍾嶸評惠連才思富健秋懷擣衣雖靈運無以  
加而文章正宗亦專錄秋懷一篇而已以愚觀之  
惠連才氣不逮宣遠秋懷一詩尤無足取即其首  
云平生無志意始將何以為人至如夷險難預謀  
倚伏昧前算未知古人心且從性所玩則其智識

淺狹而自棄可知且謂顧颯不再圓傾曦無雨日  
其夫理又如此竊恐學者尊所聞而忽所見猶未  
免於顧惜故附著其說焉

顧延之字延年琅邪臨沂人性疎淡不護細行  
而文章冠絕當時初為宋公豫章世子參軍及  
公即位補太子舍人廬陵王待之甚厚執政  
以其構崩異同因帝崩出為始安太守文帝元  
嘉三年徵為中書侍郎未幾復出守永嘉孝武  
登阼以為金紫光祿大夫卒贈特進謚曰憲子  
遷至梁城作

梁今古宋國之地即睢陽也漢文帝以封

其子孝王武後孝王有功廣睢陽城七十

里改稱梁城今為歸德府

眇默軌路長憔悴征成勤昔邁先聲但師今來後去

歸軍振策睽東路傾側不及群息徒顧將夕極望梁

陳分故國多喬木空城凝寒雲立龍填郭郭銘志滅

無文木石局幽闈黍苗延高墳惟彼雍聲門子吁嗟

孟嘗君愚賤同堙滅尊貴誰獨聞曷為久遊客憂念

坐自殺

賦也眇默遠而無窮之貌楚詞云路眇眇而默默



先謂行時落之於前後謂歸時殿之在後也傾側  
路險而車不正也群謂偕行者陳亦國名在梁之  
西南即今陳州也郭亦郭也銘即志也凡死者志  
其官爵行事之實刻諸墓門則謂之銘扁閉塞也  
幽閨墓門也雍門孟嘗君並見張孟陽詩埋猶塞  
也殷憂貌詩云憂心殷殷○義熙十二年冬晉太  
尉劉裕北伐始有宋公九錫之授諸府遣使往慶  
殊命時延年為豫章世子參軍奉使至洛陽還過  
梁城而作是詩言道路險遠征役勤勞而於息徒  
將夕之時瞻望故國空城已不勝其慘愴况見丘

壘之多又皆荒頽若此能不為之感傷焉因思  
門周對孟嘗君之言則知千秋萬歲以後賢愚貴  
賤同一堙滅豈獨尊貴而能永存者乎今我何為  
久遊遠道而自致憂念哉史言廷之使洛道中作  
二詩文詞藻麗為謝晦傳亮所賞然其北使一篇  
但懷怨歎曾無玉事靡盬之憂故不錄若此篇之  
視景增懷感今與喟自有人情之所不能無者况  
其詞之可觀也

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  
始安即桂林今廣西靜江府也張湘州名



邵時為湘州刺史巴陵岳陽也

江漢分楚望衡巫夔南服三湘淪洞庭七澤鵠荆牧

經途延舊軌登閩訪川陸水國周地險河山信重複

反方六却倚雲臺林前瞻園制當作臺園叶于反清氛霽岳

陽會暉薄瀾澳懷矣自遠風傷哉千里目萬古陳往

還百代勞起伏存沒竟何人炯反迴介在明淑請從

上世人歸來藝桑竹

賦也漢水名由荆山之北東流至漢陽入江分別

也望方望也左氏傳云江漢睢漳楚之望也衡巫

二山各衡山南嶽也在衡州衡陽縣巫山在夔州

巫山縣莫定也三湘郭璞山海經註云江湖沅三

水共會于巴陵之洞庭故稱三湘淪猶入也七澤

子虛賦云楚有七澤其一曰雲夢未聞其餘藹草

木叢茂貌郊外曰牧經塗都邑中直道也周禮云

國中經塗九軌復亦重也却退後貌荆臺在今荆

州監利縣說苑云楚昭王遊於荆臺園者蓄禽鳥

獸之所齊闡明貌岳陽今岳州也居天岳山之陽

故名瀾澳指洞庭而言陳謂存其迹也起伏猶言

興廢炯光明介貞特也淑善也上世人語見王充

論衡謂質朴之人也○元嘉三年延年既有中書



之召自始安還都因登巴陵城樓有感而作是詩  
其言楚國山川形勢之勝瞻眺遐曠而萬古往還  
之迹百代興廢之端盡在目中矣即思當時之人一  
存一沒今日竟安在哉要其炯介而不泯者惟在  
乎德之明淑也我既無能及之不若讀從質詩之  
人歸樹桑竹以樂夫閑居云耳

五君詠五首

按宋書延之既入中書復領步兵校尉好  
酒踈誕每犯權要劉湛言於彭城王義康  
出為永嘉太守延之憤怨乃述竹林七賢

作五君詠以自况而山濤王戎以貴顯黜

阮步兵

阮籍事見第三卷

阮公雖淪跡識密鑿亦洞沉醉似埋照寓辭類託諷  
長嘯若懷人越禮自驚衆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  
賦也識知識密猶精也鑿燭洞深也埋照韜光也  
寓辭謂作詠懷詩八十餘篇多託意諷刺長嘯魏  
氏春秋云籍少時遊蘇門山與隱者談太古無為  
之道及論五帝三王蘇門生蕭然若不經聽籍以  
對之長嘯焉越禮謂籍居喪無禮為何曾面質以



為敗俗又嘗與嫂相見與別或以禮讓之答曰禮  
豈為我設耶物事也故者已然之迹物故會原以  
為世故是也○言阮公外雖沉晦而內實精深然  
其託酒昏冥寓辭詠或長嘯若懷人或踰禮以  
驚衆者蓋見世道變故已甚不可具論是以不得  
不如此耳正猶行者之遇途窮能不為之深慟乎  
故籍每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  
返是豈無其意哉

嵇中散

嵇康事亦見第一三卷

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入形解驗默仙吐論知疑神  
立俗迂派議尋山洽隱淪鸞翻有時鐵龍性誰能馴  
賦也餐霞仙人服食之事形解卽尸解謂仙去也  
顧凱之嵇康贊云東海徐寧夜聞鮑觀室中琴聲  
因怪問為誰覩曰嵇叔夜寧曰臨命東市何得在  
茲覩曰叔夜跡雖示終而實尸解默者言使人莫  
之測也吐論謂康著養生論凝者靜定之謂立猶  
處也派議派俗之議竹林七賢論云康非湯武薄  
周孔所以迂俗洽親比也隱淪指王烈也神仙傳  
云王烈年已二百三十八歲康數與入山遊戲採



藥馴擾也○言中散與世不合者本自神仙中人  
故其語默交際皆與人異所以多迂流俗如鸞翻  
有時而見傷然其形雖被誅實則仙去豈非龍性  
之不可馴者乎

劉參軍

劉伶字伯倫沛國人嘗為建威參軍

劉伶善閉關懷情戚聞見鼓鐘不足懽榮色豈能眩  
羈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頌酒雖短章深衷自此見  
賦也閉關即下文懷情戚聞見之謂史言伶嗜黑

反形句

少言殆亦此意懷羈皆蔽也眩惑也沈飲謂耽于  
酒伶妻嘗以其飲酒太過泣諫斷之伶使妻具酒  
肉祝鬼神以誓乃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  
斛五斗解醒婦兒之言誓不可聽仍引酒御肉塊  
然復醉頌酒伶嘗作酒德頌衷方寸所蘊也○言  
伶善於內閉則情欲自銷而外物不足以為累故  
但羈光沈飲假此以自適誰知本非縱欲而為荒  
耽也觀酒德頌所言則其中心所蘊亦可見矣

阮始平

始平晉郡名即今  
京兆府興平縣也

阮咸字仲容籍之兄子也為中護軍長史



詩中書監荀勗掌樂事每與咸論音律自  
以為不及因疾之出為始平太守

仲容青雲器實稟生民秀達音何用深識微在金奏  
郭奔已心醉山公非虛覩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

叶舒  
數反

賦也青雲言高遠也器者有用之材生民秀禮記  
云人者五行之秀氣是也達通曉也金奏傳暢音  
諸公贊云咸唱議謂荀勗所造樂聲高則悲金聲  
不合雅頌必古今尺長短所致後掘地得古銅尺  
文獻通考  
作周玉尺度之則今尺短四分郭奔太原人有識

量少所推先惟見咸心醉不覺歎服山公山濤也  
濤典選職薦咸為吏部郎曰咸若在官人之職必  
妙絕於時章三上武帝不能用覲見也麾以手指  
使也○言仲容材高質美而又妙解音律郭奔見  
之已不覺心服而山公之推舉豈虛見耶然薦者  
再三而不能用權要一麾乃遽出守竟何以哉此  
蓋延年惜以舒憤怨之詞也

向常侍

向式  
亮反

向秀字子期河內人為散騎常侍

向秀甘淡薄深心託毫素探探平聲遠好淵玄觀書鄙章句



交呂既鴻軒攀嵇亦鳳舉流連河裏遊惻愴山陽賦

賦也毫筆素帛也以帛代簡書字故稱毫素探道

謂其好老莊之學嘗解莊周內外篇鄙厭薄之也

交呂謂與東平呂安灌園於山陽也軒飛舉貌攀

嵇謂與嵇康友善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康寓居

山陽秀與之偶鍛流連猶留連也河裏即河內今

懷州也山陽河內縣名今之修武縣也賦謂思舊

賦蓋嵇呂既皆被誅秀經山陽舊廬聞鄰人笛聲

有感而作者也○言向秀甘守淡薄專心文詞之

間探道必造其深微觀書不泥於章句其為人如

此宜若無所累於外矣然其素與交好之人今皆

逝去因經舊遊之地追想曩昔之歡則亦不免感

傷而形於賦詠也○愚謂五君率皆負才放誕輕

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當時士大夫莫不以

為賢謂之曠達延年蓋亦有取焉此五詠者其實

自叙大槩為一麾出守而發也雖復不免以詞旨

不遜得罪於衆然欲觀五君一時之風致殆亦不

出此詠也夫

秋胡詩九章

列女傳云魯秋胡子納妻五日而去官於



陳五年乃歸未至家見路傍有美婦人方  
採桑悅之下車謂曰力田不如見豐年力  
桑不知覓國卿吾有金願與夫人婦卻之  
秋胡子遂歸以黃金遺毋使人呼其婦  
既至乃向採桑者婦曰辭親往仕文始得  
還且悅路傍婦人而忘其母是不孝也妾  
不忍見不孝之人遂自投河而死按樂府  
解題謂後人哀其事為賦秋胡行延年此  
詩蓋擬作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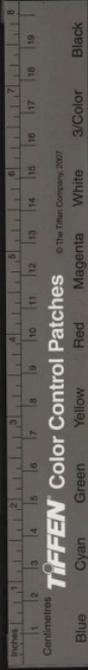
椅梧傾高鳳寒谷待鳴律影響豈不懷自遠每相匹

婉彼幽閑女作嬪君子室峻節貫秋霜明豔侔朝日  
嘉運既我從欣願自此畢

興也傾猶待也椅梧傾鳳說見司馬彪詩寒谷劉  
向別錄云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雛紉吹律而溫氣  
至遂生黍懷張銑曰猶顧也幽靜閑雅也嬪婦也  
貫猶連也侔等也○此章有述其始嫁之意言椅  
梧傾鳳寒谷待律猶影響之類形聲數雖在遠必  
以類應以興女之待聘而嫁既遠有家則歡願自

此畢矣

燕居未及好一作良人顧有違脫巾半里封結綬登



王畿戒徒在昧旦左右相依驅車出郊行路正  
威遲存爲久別離沒爲長不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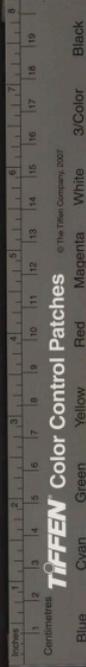
賦也燕居歡燕之時顧者有春總之意  
釋褐王畿未詳所指戒嚴勸也昧旦將曉而晦明  
未辨之際威遲回遠也○此章言良人相處未及  
歡好而遽有千里之遠其來歸之日則亦未可預  
期也

嗟予怨行役三陟窮晨暮嚴霜越風寒解鞍犯霜露  
原隰多悲涼迴颿卷高樹離獸起荒蹊驚鳥縱橫去  
悲哉遊宦子勞此山川路

賦也三陟盖用詩卷耳陟崔嵬陟高岡陟彼阻之  
詞嚴亦戒也○此述秋胡行役既遠不免登陟險  
艱越歷風霜感物傷懷而悲遊宦之勞苦也

超遙行人遠宛轉年運徂良恃爲此別日月方向除  
孰知寒暑積髓俛見榮枯歲暮臨空房涼風起座隅  
寢興日已寒白露生庭蕪

賦也超遙塵遠之貌宛轉流行循環之意良時謂  
少年除去也俛倪勉強也蕪草也○此述其妻感  
時懷遠之詞言行者既遠年運不畱歎良時之易  
失味寒暑之屢更今復值此歲暮荒涼而益不堪



於獨處也

勤後從歸顧反路遵山河昔辭秋未素今也歲載華

叶胡蠶月觀時暇桑野多經過佳人從所務窈窕操

高柯傾城誰不顧拜節停中阿

賦也歲華謂春也觀時暇者言此時間暇多遊觀

之人也援板也弭按也止也節以毛為之凡使遠

外持以為信者○此言秋胡解任而歸適值蠶桑

之月見婦人採桑於道旁悅其美色按節停步而

顧盼之也

年徃誠思勞路遠關音彫雖云五載別相與昧平生

捨車遵往路鳧藻馳目成南金豈不重聊自意所輕

義心多苦調去聲繁比金石聲

賦也鳧藻班彪冀州賦云感鳧藻以進樂呂延濟

曰如鳧鳥得水草歡趨而進也目成楚詞云滿堂

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言相盼以成親好也南

金荆揚之金苦猶與余兮目成言相盼以成親好也南

也○此言歲往則思念實勞路遠則音形隔闕理

之常也豈意秋胡為別雖久而昧平生夫婦之

倫至於如此然不知婦人節義之苦猶金石之音

克諧律調自有不可紊者凡八音惟金石最為難



諧故以爲比

補註七

高節難久淹

綺列來空復辭遲遲前途盡依依造

門基上堂拜

嘉慶入室問何之日暮行來一作歸物

色桑榆時美人望昏至慙歎前相持

賦也竭去也來如歸去來之來劉向有竭來歸耕

之語嘉慶謂毋也行者相將之詞物色謂相度其

顏色也列仙傳云關令尹知老子將過物色而遮

之桑榆時謂桑間相見之時前相持謂以金持贈

之事○此言秋胡旣不得與之再語而還至家且

知其妻採桑未回則此心固已猜度而不自安又

至見面又安得不爲之慙歎也

有懷誰能已

聊用申苦艱天經離居殊年載一別阻

河關

公反春來無時豫秋至恒早寒明發動愁心聞

中起長歎

前反慘悽歲方晏日落遊子顏反

賦也殊變異也日落者呂向以爲顏貌日就銷落

也○此述其妻對秋胡怨訴之詞旣自歎其離居

之愁苦又常念夫行者之勞悴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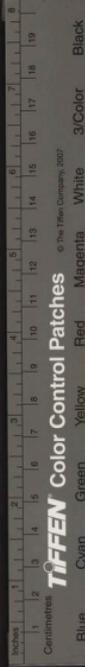
高張

聲音生絕絃聲急中調起自昔枉光塵結言固終

始如何又爲別石行

去聲怨諾已君子失明義誰與借沒

齒愧波行露詩甘之長川祀



此也張絃曰張高張謂琴瑟之絃以柱張之使急也揚雄解嘲云絃者高張急徽枉先塵謂其來親迎也行露詩召南國風蓋貞女能以禮自守不爲渙亂之俗所汚者也○此則述其妻自誓之詞以終之琴瑟高張必至絕絃以此人之立節期於盡命聲急由於調起以喻詞苦出於情切也因言昔者相與結言自謂終始不渝今乃不意爲別之久而竟失其素行焉以君子之不義若此豈可復與之偕老耶與其貪污而苟生能不有愧於行露之詩不若赴水而死之爲自安也噫古之賢婦能守其節義有如此夫後人或有詠歌之者詞多不傳獨延年此詩叙述周折足以發其情志雖若繁衍而不流於靡麗亦可使人吟諷而有以哀夫死者之不幸云

袁淑字陽源陳郡陽夏人少有風氣元嘉中彭城王起爲祭酒累遷尚書吏部郎御史中丞從母兄劉湛欲其附已淑不爲改意再遷太子左衛率太子劭將行弑逆呼淑及中庶子蕭斌等相與戮力斌曰謹奉令淑叱之曰卿便謂殿下真有是耶力諫不隨劭命殺之孝武登阼追贈



侍中太尉蓋曰忠憲

效曹子建白馬篇

按伎錄乃雜曲歌詞之齊瑟行也

劍騎何翩翩長安五陵間天反秦地天下樞八方湊

才賢荆魏多壯士宛洛富少年意氣深自許肯事郡

邑權藉藉籍音與關外來車徒傾國鄧五侯競書幣群

公亟為言義義分明於霜信行直如弦交歡池陽下留

宴汾陰西前反一朝許人諾何能坐相捐影黯節去

幽谷投珮出甘泉嗟此務速圖心為四海懸但營身

意遂豈校耳目音前俠烈良有聞音古來共知然

賦也五陵漢高祖長陵惠帝安陵景帝陽陵武帝

茂陵昭帝平陵並在西京之北因名其地曰五陵

藉藉言其聲名之盛關外指荆魏宛洛而言鄧市

也五侯漢成帝悉封其舅王譚等五人為列侯權

勢日盛世謂之王氏五侯池陽屬左馮翊汾陰屬

河東郡並漢縣名影文彩飄動貌俠烈言俠客人

所畏憚而有威烈也○舉世多尚游俠而不知其

非君子之道陽源此詩蓋刺之也言長安天下樞

要賢才所聚而游俠之士意氣豪盛自遠而來從

者甚眾貴戚侯門莫不招聘而群公又數相稱薦



於是交歡留宴殆無虛日一旦許人以赴急難則奮身勇往雖死不顧其心專欲圖遠久遠聲名而一時議論是非不復計校觀夫嗟此但營等字則黜之之意深矣篇末復言俠烈之人甚有聲聞如此且自古知其為然已非一日則其感歎世道之非意在言外所宜詳味也題云效曹子建今考子建白馬篇未免扭於俗習而以游俠為賢又如鮑明遠結客少年場行至以俠客自居然則陽源所見殆有卓然度越諸子者矣

效古

訊一作此倦遊士本家自遼東昔隸李將軍十載事西戎結車高闕下極望見雲中四面各千里從音橫起嚴風寒燠豈如節霜雨多異同夕寐北河陰夢還甘泉宮勤役未云已壯年徒為空乃知古時人所以悲轉蓬

賦而比也訊問也遼東漢郡名在今遼陽隸附屬也李將軍李廣也事如有事之事西戎匈奴也結謂交接莊子曰車軌結於千里之外高闕北塞山名雲中亦漢郡名即雲州也北河徐廣史記註云戎地之河甘泉漢宮名○按宋書彭城王義康為



司徒錄尚書事適文帝寢疾積年不愈而義康專  
秉朝權勢傾遠近又兼劉湛之徒阿意推崇相與  
謀傾宰輔故誣殺功臣檀道將謂大業終歸義  
康不復存君臣之禮陽源歷仕其間始有倦遊之  
志故託為邊塞征役之士以賦是詩其言邊地曠  
遠嚴風四起者以比朝廷內外莫非陰謀之交通  
也寒暖失節霜雨異同者以喻義康之威權不測  
生殺由已也夕寐北河而夢還宮闕者以喻已處  
此背亂之朝既無可柰則惟一念忠誠不忘於君  
而已然又歎於此勤後未已而壯年空為之失因

思古人已有遭時艱難乃以蓬之飄轉者自況今  
我身親歷之然後知其所以悲者為不虛矣愚觀  
宋之詩人能以憂國為心者惟陽源一人而已故  
其詞氣髣髴類陶靖節云

鮑照

一作

字明遠東海人文詞贍逸尤長於樂

府始謁臨川王義慶貢詩言志擢為國侍郎遷

秣陵令文帝選為中書舍人上方以文章自高

頗多忌由是賦述不敢盡其才後臨海王子瑱

鎮荊州以為前軍參軍時江外諸王皆拒命子

瑒敗遂過官



東武吟

補註七

東武本漢縣名在齊地屬琅邪郡卽今密州諸城縣也左思齊都賦註云東武太山皆齊土風絃歌謳吟之曲名伎錄作東武

吟行乃相和歌詞之楚調曲也

主人且勿譴賤子歌言僕本寒鄉士出身蒙漢恩

始隨張校尉占去聲五募到河源後逐李輕車追

虜窮塞垣密途作沒巨萬里寧歲猶七奔肌力盡鞍甲心

思去聲歷涼溫將軍既下世部曲亦罕存時事一朝異

孤績誰復論少壯隸家去窮老還入門腰鏢刈葵藿

倚杖牧雞狔同豚昔如韜上鷹今似檻中獲徒結千載

恨空負百年怨于聲棄席思君懼邊馬戀君軒願垂晉

主惠不愧田子視

賦也僕亦賤者之稱張校尉漢張騫以郎應募使

月氏而至大夏窮河源後爲校尉占募吳志中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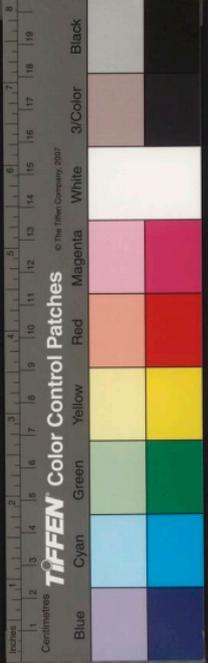
將周祗乞於鄱陽占募謂自隱度而應募也李輕

車漢李廣從弟蓋也元朔中爲輕車將軍擊匈奴

右賢王有功垣卽城也密近也巨方言云竟也七

奔用左氏傅子重一歲七奔命之詞部曲司馬彪

續漢書云大將軍營五部部有校尉一人部有二



曲曲有軍候一人鑲刈鉤亦名缺此鞞鷹臂捍  
檻養獸櫬也晉主晉文公韓非子曰文公歸至河  
上欲指蘆豆席蓐然犯哭曰蘆豆所以食也席蓐  
所以臥也而君棄之臣不勝其哀公乃止田子韓  
詩外傳云田子方出見御者將棄其羸馬於道喟  
然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為也束帛而贖  
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焉○按樂府解題謂東武  
吟率皆傷悼時移事變之詞明遠此篇殆亦有所  
為而擬作歟觀其首言主人勿諠而後歌若欲其  
聽之審而感之速也故不文歷叙征伐遠塞之勞

窮老還家之苦至篇末復懷戀主之情而猶有望  
於垂惠然不知其為誰而羨也

出自薊北門行

薊故燕國之地即秦漢之漁陽郡也樂府  
解題謂此曲與從軍行同致古詞多言燕  
薊風物又突騎勇悍之狀伎錄以為雜曲  
歌詞也

羽檄起邊亭烽火入咸陽徵騎比廣武分兵救朔方

嚴秋筋竿讀如幹勁虜陣精且強天子按劍怒使者

遙相望鷹行綠石徑魚貫度飛梁蕭鼓流漢雷作



旌甲被胡霜疾風衝塞起沙礫自飄揚馬毛縮如蜩  
翼角弓不可張時危見臣節世亂識忠良投軀報明  
主身死為國殤

賦也徵召也廣武漢縣名屬太原郡今代州鴈門  
也朔方漢郡名在長城外西北即夏州也嚴秋筋  
竿勁言弓矢至秋而勁也蘇林曰秋氣至膠可折  
弓弩可用匈奴常以為候而出軍按撫也魚貫如  
以條穿魚而騎頭相次也鴈行魚貫皆言其陣勢  
似之蕭短蕭軍中鼓吹之樂按禮圖二十一管流  
傳聲也被蒙也礫小石蝟蟲似鼠有刺觸之則蹙

縮而毛刺攢起國殤謂死於國事者○此言漢時  
邊塞警急出師征戰正當嚴秋弓矢堅勁勇陣精  
強之時而其冒犯風霜不避辛苦如此大抵危亂  
之際方見臣子之懷忠殉節能棄其身而不顧也  
豈亦因時多難有所激勸而言之歟

### 東門行

東門劉良曰長安城門即東都門離別之  
地伎錄云東門行相和歌詞之瑟調曲也  
傷禽惡孩驚倦客惡離聲離聲斷客情賓御皆淒零  
淒零心斷絕將去復還訣一息不相知何況異鄉別



遙遙征駕遠香香落日晚居人掩門臥行子中夜

扶速野風吹秋木行子心腸斷叶多食梅常苦酸叶

反錄衣去葛常苦寒綠竹徒滿坐去聲憂人不解顏叶

長歌欲自慰彌起長恨端叶

興也傷禽傷弓之禽戰國策謂更羸發虛弓而下

鴻鴈且曰此孽也故創未息驚心未忘聞弦音而

隕○明遠久倦客遊將復遠行惡聞離別之聲故

以傷禽之惡驚弦者起興而為是曲備述遠塗辛

苦中心憂傷以明夫不忍遽別之情也其言日落

昏暮家人已臥而行者夜中方飯所謂不相知者

如此且以食梅衣葛為喻則其憂苦自知有非聲

樂所可得而慰者其情意悲切音調抑揚讀者

詠歌而自得也

白頭吟

西京雜記云司馬相如將聘茂陵一女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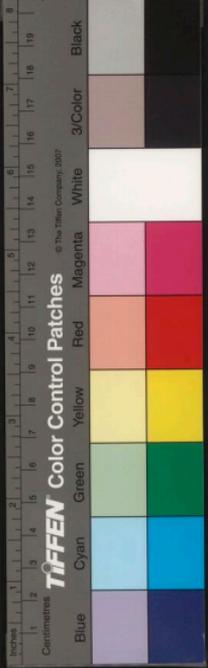
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其

詞云淒淒重淒淒嫁女不須啼願得一心

人白頭不相離按伎錄乃相和歌詞之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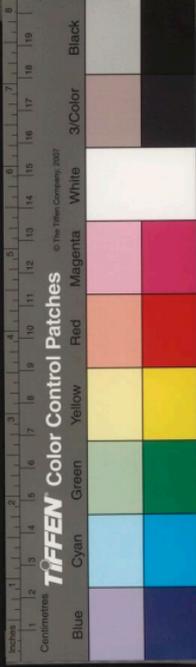
調曲也

直如朱絲繩清如玉壺冰何慙宿昔意猜恨坐相仍



人情賤思舊世議逐衰興毫髮一為瑕丘山不可勝  
貪黃實碩鼠玷白信蒼蠅鳧鵠遠成美薪芻前見陵  
中黜褒女進班去趙姬昇周王日淪或漢帝益嗟稱  
心賞猶難恃貌恭豈易憑古來共如此非君獨拊膺  
賦而比也朱絲繩謂琴瑟之絃玉壺冰言清澈也  
毫髮喻少丘山喻多也碩大也詩云碩鼠碩鼠無  
食我苗遠成美韓詩外傳曰饒謂魯哀公曰鷄有  
五德君猶淪而食之以其所從來近也黃鵠一舉  
千里止君園池啄若稻梁無五德而君貴之以其  
所從來遠也芻禾稈也前見陵蓋用汲黯謂武帝

用群臣如積薪後來者居上之意申周幽王后申  
園之女褒褒奴也幽王得褒奴而黜申后班趙事  
已見班婕妤詩註君明遠自謂也○此殆明遠為  
人所間見棄於君故借是題以喻所懷言我既直  
且清而宥昔相與之意無可愧者不知何緣而致  
此猜恨耶蓋世降俗薄人情背馳往遺舊逐新  
隨時俯仰見人稍有微隙則張而大之譬猶碩鼠  
之傷苗蒼蠅之汚白鳧鶴自遠而至方為貴美而  
薪芻之積前者必見覆壓也其舉申后班婕妤好之  
事又以見君主溺於寵新遂至變替且謂心所親



賞者猶難久恃而況於貌恭者豈可以深託之哉  
亦以寓規諷之意云耳篇末復言古來皆已如此  
非獨爾為然者以自寬也衛詩云我思古人俾無  
說兮其是之謂乎

放歌行

歌錄云孤子行一曰放歌行亦相和歌詞  
之瑟調曲也

蓼蟲避葦董謹音習苦不言非五臣作小人自齷音齷

測前安知曠士懷叶朝鷄鳴洛城裏禁門平旦開叶

反其冠蓋縱橫至車騎四方來叶陵素帶曳長飊華纓法

結遠埃叶於日中安能止鍾鳴猶未歸夷世不可逢

賢君信愛才叶前明意自天斷不受外嫌猜叶千

言分珪爵片善叶田草萊叶陵豈伊白璧賜將起黃金

臺叶田今君有何疾臨路獨遲迴叶胡

此也蓼蟲食蓼之蟲孔叢子有蓼蟲賦言其生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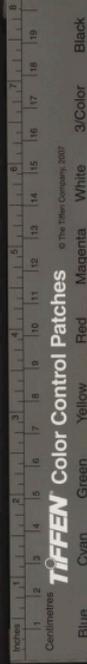
於蓼不以為辛董有二種此即內則所謂董苳音九

之董根如薺葉如細柶味甘可蒸食小人小器之

人齷齪局隘貌素帶禮記云大夫帶素夷世平時

也天指若而言草萊謂田野之間白璧賜史記虞

鄉說趙孝成王一見賜白璧一雙黃金臺燕昭王



所築置千金於上以延天下之士者○此殆明遠  
自中書舍人以後退歸當孝武之時重於仕進故  
作是曲以見志歟首言夢蟲避羹望而集于麥面  
其慣於食苦不言非甘以喻己之謝祿仕而窮居  
安於處困自以為亨也然衆人所見者小乃爲之  
不堪其憂安知曠士之懷隨時出處視窮達爲一  
致者哉下文歷言京城達宦之人四方遠集而朝  
夕不止況乎時不可失而賢君愛才進用如此其  
易今爾有何所病乃獨臨路遲迴而不進耶蓋明  
遠之所不進有難以語人者故特設爲它人之詞

以詰之此即所謂不知曠士者也

代君子有所思

按伎錄雜曲歌詞有君子有所思行代猶  
擬也

西出登雀臺東下去

齊去

望雲闕層閣肅天居馳道直如

疑繡覺結飛霞璇題納

行月

築山擬蓬壺穿池類瀛

渤選色遍齊代徵聲

反作

越陳鍾陪夕燕笙歌

待明發年貌不可還身意會盈歌蟻壤漏山河絲淚

毀金骨器惡舍滯飲物忌厚生沒智哉衆多士服理

辨昭昧

叶莫結反樂  
府集作賦



賦也雀臺即銅雀臺在魏都西北肅肅然高聳貌  
馳道天子之道漢書云太子不敢絕馳道堯棟之  
翹起者或曰簷阿軒翔如鳥翼也玉飾椽頭曰璣  
題納稽雷也言其圓白如月之雷也蓬壺二仙山  
名漢渤海名也齊東國代北郡西蜀之地越  
南國也徵取也帛亦遍也陳設也楚詞云陳鍾按  
鼓蟻壤漏山河言當謹其微也孔融臨終詩云言  
多令事敗器漏苦不密河潰蟻孔端山壞由狹穴  
絲淚毀金骨李善謂讒譖人者但下如絲之淚則  
雖堅如金骨亦必為之傷毀也鄒陽書云衆口鑠

金積毀銷骨歛謂傾覆家語云孔子觀於魯桓公  
之廟有欹器焉注水實之中則正滿則覆服習也  
○此篇戒富貴之人當慮患而防微也言出見其  
宮闕臺池之盛聲色伎樂之繁而但朝夕娛宴無  
有窮已然不知壯年豈得長存樂意豈能長有一  
言不謹則易成大患護毀一生則易致傷害可不  
思所以豫防之乎大抵器滿者必傾物盛者必滅  
理之當然宜常戒懼明智之士服習事理而於明  
暗幾微之際尤當審察也詳夫天居馳道等語蓋  
為時君過奢不能自謹故特以此規諷之且不敢



指斥故借多士為言耳

擬古二首

幽并重騎射一作年好馳逐麗帶佩雙鞬居言象

孤狎彫服獸肥春草短飛鞚音越平陸朝遊鴈門上

暮還樓煩宿石梁有餘勁驚雀無全目漢虜方未和

邊城屢翻覆雷我一白羽將以分虎竹

賦也幽并二州名舜以冀州地廣而分為之麗帶

以麗為佩帶鞬盛弓矢器魏志云董卓雙帶兩鞬

左右馳射孤弓也象孤語出考工記謂其象天上

孤星也一說以象骨飾弓殖也彫畫也服所以藏

矢今言孤五文耳鞬馬勒也樓煩故胡地趙武靈

王取以置縣漢屬鴈門郡今太原之崞音郭州也石

梁闕子曰宋景公使工人為弓九年乃成景公登

虎圈之臺射之矢踰於西霜之山集于彭城之東

其餘力逸勁猶飲羽于石梁蓋指呂梁也雀無全

目者世組云吳賀使羿射雀之左目羿誤中其右

白羽矢也虎竹漢符也當發兵遣使至郡用銅虎

符與郡守用竹符○此亦託古以諷今之詩言此

方風氣剛勇俗高騎射故其人自幼肄習所以馳

騁捷疾技藝精妙如此且曰方今漢虜未和邊城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Color Company 2007

警急正當雷我一矢用以立功而分符守郡也此  
可見當時朝廷多尚武功苟能精於騎射則刺史  
郡守不難得矣

魯客事楚王懷金襲丹素旣荷社主人恩又蒙令尹  
顧日晏罷朝歸鞅馬塞衢路宗黨生光華賓僕遠傾  
慕富貴人所欲道得亦何懼南國有儒生迷方獨淪  
誤伐木清江沿設置反子斜守堯堯帝堯

賦也金謂金印揚雄法言云紆朱懷金是也衣單  
複具曰襲丹素以丹朱飾素衣盛服也主人謂君  
也令尹楚之上卿儒生明遠自謂也方向也伐木

蓋用詩伐檀之義謂伐檀以為車而行陸今乃貢  
之河干而無用置兔罟也守兔韓非子曰宋有耕  
者見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耕守株冀復得兔  
兔狡也○此明遠自歎其守道而無所遇託言有  
魯客來事楚王者其佩服之盛寵顧之榮及退食  
而鞅馬僕從之衆如此是以觀蹤遠近無不歎慕  
之者且富與貴人所同欲苟以其道得之亦何所  
懼而不處焉今南國之儒生乃獨迷其所向而自  
致淪誤猶伐木者實之江涓而望其為車設置於  
此而待狡兔之自至奚可得哉其詞若自貶責其



實乃自許也

學劉公幹體

朔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

朔反 朔集君瑤臺上文選飛

舞兩楹前茲晨自為美當

避 豔陽天文選作年 豔陽今依本集

桃李鬱皎潔不成妍

此也龍山即楚詞言北有寒山連龍者是也瑤臺

亦見楚詞○此亦明遠被問見疏而作乃借朔雪

為喻詞雖簡短而託意微妙蓋其審時慶頌雖怨

而益謙然所謂數陽與皎潔者自當有辨

詠史

五都矜財雄三川養聲利百金不市死明經有高位

京城十二衢飛甍各鱗次仕子彰華纓遊客踈輕轡

明星晨未稀軒蓋已雲至賓御紛颯志合 春連合鞍

馬光照地寒著在一時繁華及春媚君平獨寂寞身

世兩相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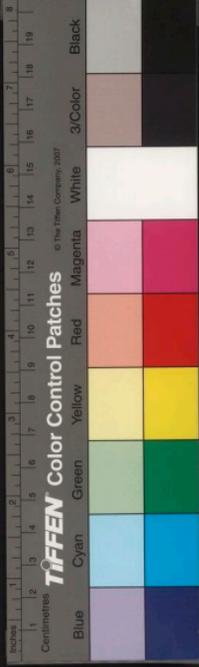
賦也五都謂雒陽邯鄲臨淄宛成都也財雄以多

財為雄豪班固自叙云班壹當孝惠高后時以財

雄逸三川河南之地有河洛伊故秦置三川郡聲

名也不市死言金多者不死於市京城謂長安十

二衢按西都賦云立十二之通門則知衢亦十二



也疎猶振也。甄香衆盛貌。君平姓嚴名遵。西漢人。賣卜於成都市。日閱數人。得有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此篇本指時事。而託以詠史。故言漢時五都之地。皆尚富豪。三川之人。多好名利。或明經而出仕。或懷金而來遊。莫不一時駢集于京城。而其服飾車徒之盛。如此。譬則四時寒暑各異。而今日繁華。正如春陽之明媚。當是時。惟君平之在成都。修身自保。不以富貴累其心。故獨窮居寂寞。身既棄世。而不仕。世亦棄君平。而不任也。然此豈亦明遠退處。既久而因以自况歟。

### 行樂至城東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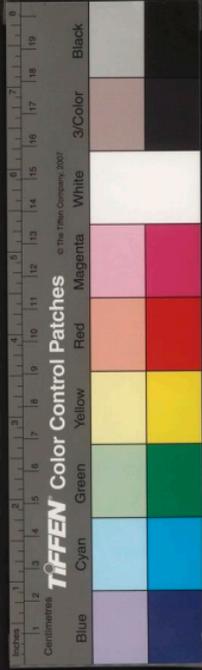
行樂六臣並。作行樂且。謂因疾服藥。行而宣導之。然與詩意略不相涉。詳此特字畫之誤。今正之。城謂京城也。

雞鳴關吏起。伐鼓早通晨。嚴車臨迴陌。延職歷城闈。蔓草綠高隅。隋楊夾廣津。迅風首旦發。平路塞飛塵。擾擾遊宦子。營營市井人。懷金近從利。撫劍遠辭親。爭先萬里途。各事百年身。開芳及稚節。含彩衣。驚春尊賢。永照灼。孤賤長隱淪。容華坐消歇。端為誰苦辛。賦也。關吏猶所謂晨門。伐擊也。隅。城隈。首先也。稚。



節謂少年春亦以喻盛年也○此明遠因行樂有  
感而作言侵晨將出遊馳遠郊至城東門方且延  
覽景物而行者之塵已飛塞於路矣觀夫遊宦從  
糶之捷擾擾營營爭先萬里莫不各為百年之身  
所累而然殊不知百年之內倏忽無幾惟當及此  
少壯以進德脩業開布芳榮何乃徒自含章羞鵲  
盛年之失且尊貴而有德者雖不免於形役猶得  
以揚名後世若此孤賤無聞之人乃亦奔走其間  
坐見衰老不知端為誰而辛苦哉蓋亦勉人及時  
自樹不可徒為淪沒也○曾原曰明遠之詩詞氣

俊偉而乏渾涵然未至流於靡麗下此則甘靡麗  
矣讀者詳之



選詩卷第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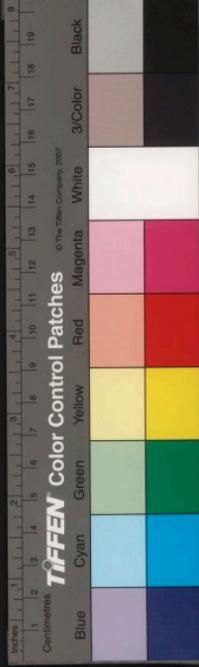
選詩卷第八

齊梁詩

上虞劉履補註

十六首

謝朓世明士字玄暉宋僕射景仁之從孫少有  
 美名齊隨王子隆鎮荊州以為文學未幾求還  
 都除新安王記室尋兼尚書殿中郎宣城王鸞  
 輔政以為驃騎諮議掌中書詔誥轉中書郎出  
 補宣城太守後遷至吏部郎兼衛尉永元初江  
 柘謀立始安王遙光引以為黨不從收下獄死  
 年三十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選詩卷第七

選詩卷第八

齊梁詩

上虞劉履補註

十六首

謝朓世勝上字玄暉宋僕射景仁之從孫少有  
 美名齊隨王子隆鎮荊州以為文學未幾求還  
 都除新安王記室尋兼尚書殿中郎宣城王鸞  
 輔政以為驃騎諮議掌中書詔誥轉中書郎出  
 補宣城太守後遷至吏部郎兼衛尉永元初江  
 柘謀立始安王遙光引以為黨不從收下獄死  
 年三十六



人前言  
暨使下建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  
都指丹陽即金陵也新林浦名按山謙之  
丹陽記白鷺洲南邊即新林浦西府荊州

隨王府也

大江流日夜容心悲未央徒念關山近終知返路長  
秋河曙耿耿寒渚蒼蒼引領見京室宮雉正相望  
金波麗鵲玉繩低建章驅車鼎門外思見昭丘陽  
馳暉不可接何況隔兩鄉風雲有鳥路江漢限無梁  
常恐鷹隼擊時菊委嚴霜寄言尉尉尉尉尉羅者寥廓已  
高翔

賦而此也曙明免城五堵為雉宮雉指京城也金  
波月光流動免鵲觀名漢書註云在甘泉宮外  
建章赤漢宮名並借以稱京室也玉繩星名按春  
秋元命包玉衡北兩星是也鼎門世紀云成王定  
九鼎于郊鄆因名其南門曰定鼎此亦以喻丹陽  
城門也昭立荊州記云當陽縣東有楚昭王墓王  
察登樓賦所謂西接昭丘是也馳暉蓋謂頃刻之  
時將木羅也○玄暉在隨王西府以詞賦深被賞  
愛乃為長史王秀之所嫉遂因事還都及至京邑  
而戀舊之情不能自己故作是詩以寄同僚馬言



見此大江之流不息使我心悲無窮者蓋自荊州  
順流而下相去雖近然欲復返此路則終知其不  
可得也今秋夜澄明瞻望京堂已一一在目回顧  
向來歡集之地則彼此隔越而不可接矣因歎風  
雲寥廓之間幸有鳥路可容高舉向江漢近地乃  
反不得以通蓋由在府中時常恐讒邪中傷猶鳥  
慮鷹隼之搏擊蕭艾嚴霜之凋殘耳今我既得遠  
避則謀譖之人已無所施其巧矣曾原謂此詩詞  
實典譽意亦委折而氣則溢斯言得之

酬王晉安

晉安郡名即今福州也按本集作王晉安  
德元

梢梢枝早勁塗塗露晚晞南中榮橘柚寧知鴻鴈飛  
拂霧朝青閣日肝坐彤從宗闈悵望一途阻參差  
百意依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誰能久京洛緇塵  
染衣

賦也梢梢葉落枝勁之兒塗塗楚詞云白露紛以  
塗塗王逸註云厚兒柚橘之大者肝晚也彤丹錦  
公子指王晉安而言京洛緇塵蓋用陸士衡詩語  
○此蓋玄暉在中書時答王晉安之詩其意謂彼



此氣候之寒暖景物之榮悴既皆不同矣况我於  
此自朝至晚不得休暇而德元之守郡儻游玩適  
至令志歸是以不免悵望而興感歎也所謂參差  
百慮依者不特為與晉安駿間而言蓋其居中亦  
必有齟齬而以補外為樂焉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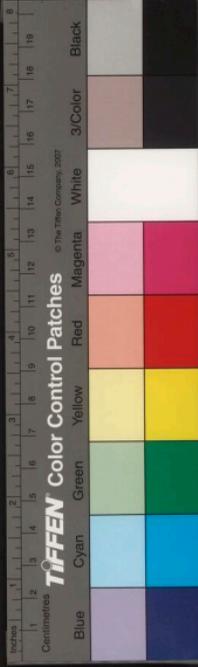
之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橋

宣城郡名即宣州也版橋謂浮橋也

江路西南永歸流東北鶩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  
旅思倦搖搖孤遊昔已鏤龍迺既懼懷祿情復協滄  
洲趣蒿塵自茲隔棠念於此造雖無玄豹姿終隱幽

### 山霧

賦也搖搖無所定也詩云中心搖搖滄洲海中洲  
名仙隱所居之處玄豹列女傳云陶大夫荅子化  
陶三年名譽不與家富三倍其妻諫曰南山有玄  
豹隱霧雨七日不下食欲澤其毛以成文章今夫  
子能薄而官大是謂嬰害無功而家昌是謂積殃  
言當歲以遠害也○玄暉始出守宣城而於途中  
作此詩以寫夫江路遠景且言既喜得祿而又協  
幽隱之趣則蒿塵自此隔絕矣蓋是時明帝方祗  
君自立而玄暉乃有全身遠害之志故以玄豹隱



霧之既終之其意遠矣○愚謂天際歸舟雲中江  
樹兩語殆與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日華川上  
動風光草際浮同一巧媚無復古人渾厚風氣亦  
在所當削者然以終篇較之猶為彼善於此粘特  
存之以著其說使讀者知所別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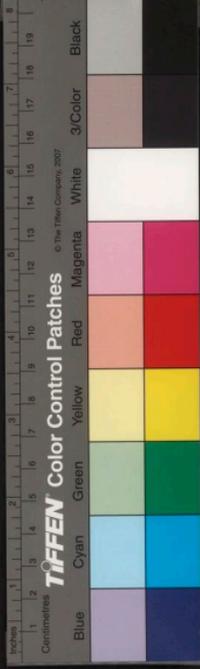
郡內高齋閒坐卷呂法曹

郡即宣城郡法曹掌刑法之官呂向曰呂  
僧珙為齊王法曹

結構何迥迥曠望極高深窻中列遠岫庭際俯喬林  
日出衆鳥散山嶺孤猿吟已有池上酌復此風中琴

非君美無度孰為勞寸心惠而能好我問以瑤華音  
若遺金門步見就玉山岑

賦也岫山有穴者此則即指象山而言無度言不  
可以尺寸限量也瑤華音謂所見贈之詩如玉之  
美也金門指呂法曹所趨之地楊雄解嘲云歷金  
門上玉堂玉山當是宣城所有山名也○玄暉理  
郡多暇因呂法曹有贈故答是詩其言景趣幽遠  
朝夕可娛琴尊在御自足賞適非僧珍德美無度  
將復為誰而使我勞心哉且以今之愛好蕪至遺  
我佳篇則其情意之厚何異枉高步而來就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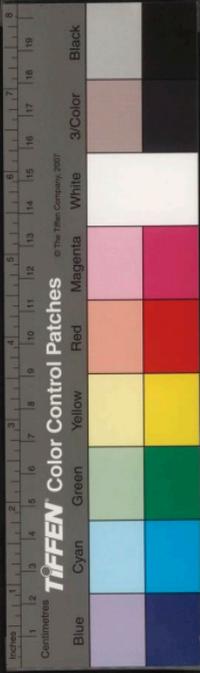
在郡卧病呈沈尚書

時沈約為五兵尚書

淮陽股肱守高卧猶在茲况復南山曲何異幽棲時  
連陰盛農節臺笠聚東藩高閣常晝掩荒階少諍避  
珠簾清夏室輕扇動涼颺嘉飭即可薦綠蟻方獨持  
**夏**季**沈**朱實秋鶉折輕絲二句元長字亦重復合制  
夫且才獨持與良辰何許  
事語自良辰在何許夙昔夢佳期坐嘯徒可積為邦  
然相候歲已暮弦歌終莫取撫枕令自嗤

縣也淮陽漢郡名今陳州宛丘縣即其地也武帝  
召汲黯為淮陽太守黯以病辭上曰淮陽吏民不

相得吾徒得君重卧而治之股肱守季布為河東  
太守文帝謂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名君南山宣  
城之陵陽山也臺一名夫須即莎草也可為農笠  
以禦雨田始耕一歲曰蔞珞者貴美之稱魴魚名  
綠蟻謂酒中浮粕也劉熙釋名云酒有沉齊浮蟻  
在上洗洗然良辰謂朋友催會之日夢佳期者言  
想見之切也坐嘯謂不任事而自適也張璠漢記  
云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暮周一歲  
也絃歌蓋用子游治武城之事○玄暉與沈尚書  
交契雅厚因卧病治所作詩寄之以道己之情素



焉其意謂淮陽為漢要郡汲黯猶卧治之今我守  
此幽靜之邦尤為易治且得以養病矣然但居閒  
自適不得與朋好權晤徒積歲月而絃歌之治終  
莫可取是以撫枕慨然祗自嗤嘆耳觀其在郡暮  
年民既安業庭無諍訟而猶以不及古人之政化  
為耻亦可謂善於修職者矣

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

伏武昌名曼容為武昌太守武昌即鄂州  
也孫權嘗徙都于此因更其名

炎靈遠劔壘當塗駭龍戰聖期缺中壤霸功興寓古

字翫鵲起登吳山鳳翔陵楚甸於帶窮巖險惟帝音

盡謀選去北拒溺跨鑣西龕收組練四海旣無波俯

仰流英時裘冕類裡下揆崇離殿釣臺臨講閱樊

山開廣識文物共歲蕤反如佳聲明且薦藉三光廢分

景書軌欲同薦參差世一作祀忽寂寞市朝變舞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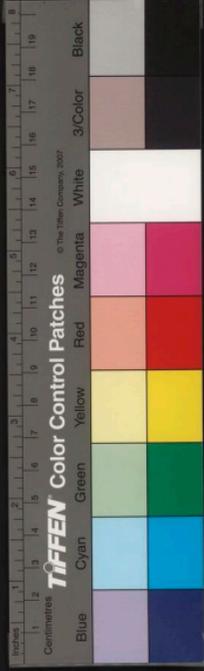
識餘基歌梁想遺轉辭一作故林衰木平荒池秋草偏

雄圖悵若茲茂宰深遊睠幽客滯江臯從賞乖纓弁

清危阻獻酬良書限聞見幸藉芳音多承風采餘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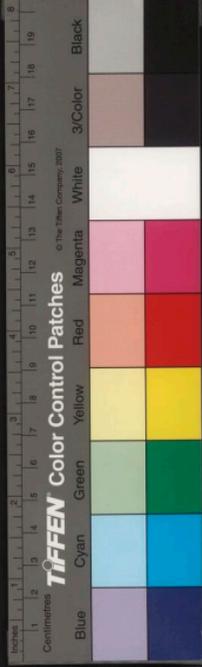
于役倘有期鄂渚同游衍去

賦也炎靈謂漢也劔指高祖斬蛇劔漢故事凡太



子即位中黃門以此綱授之當塗謂魏也漢獻帝紀太史丞許芝奏曰許昌氣見於當塗蓋當道而高大者象魏也魏當代漢龍戰語見周易聖期即五百年必有王者興之謂寓國四垂也鶴起鳳翔並以喻孫權言其初治建業後徙都武昌也郊外曰甸袷帶喻山川之形勝張衡西京賦云巖險周固袷帶易守小幕在上曰帝北拒謂周瑜破曹操于赤壁溺驂鑣宋均春秋感精符註謂戰敗相殺血溺驂馬也西龕謂陸遜敗劉備於猇亭收取也組漆甲成組文者練練袍也左氏傳云組甲三百

被練三千流英眇者言其意欲圖中原也裴寬謂權即帝位時郊祭之服類祭名書云類于上帝禮者精意以享之謂卜謂擇其地揆謂度日影以定其方位也此言初徙都武昌之事以其後復遷建業故但云離殿也釣臺樊山並在武昌水經云袁山即樊山也北背大江江上有釣臺講閣簡練車馬也廣譙吳志云帝嘗臨釣臺飲酒大醉令群臣共作樂歲蕤蔥舊並華盛兒文物聲明語出左氏傳祀年祚也歌梁博物志云韓絳之齊驚歌假食既去而餘響繞梁三日遺轉即餘響也茂宰拈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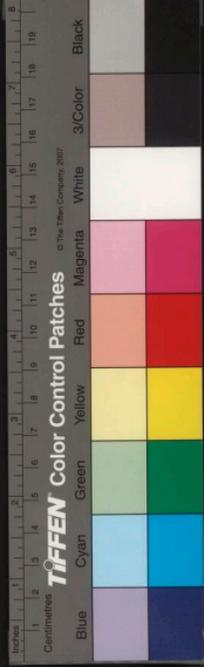
武昌弁冠也良書措其揮翰賦詩之事絢文采也  
鄂渚鄂州地名衍游樂寬縱之意○此亦玄暉在  
宣城時聞伏武昌登城懷古而有作故選和之其  
意謂漢祚既亡三國鼎峙然魏獨以識緯試奪而  
得位此蓋聖王不作而霸功所以興也是時孫權  
據形勝之地任謀畧之臣拒敵制勝雄視中原及  
踐帝位而一時行事文物聲明可謂盛矣然而天  
祿分裂將歸混一故其世代促忽以至于今而陳  
迹荒涼如此夫以當時之雄圖而有今日之衰替  
守茲土者登高遐覽不能不深為之感慨而形於

賦詠也篇末自以不得從賞為恨尚期相與遊樂  
者則亦因和是詩而不免典感于懷云爾

晚登三山還望京雒

三山丹陽記云江寧縣北十二里濱江有  
三山相接因以為名

灞涘望長安河陽視京縣白日麗飛甍參差皆可見  
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喧一作鳥覆春洲雜英滿  
芳甸去矣方滯淫懷哉罷懽宴佳期悵何許涘下如  
流霰有情知望鄉誰能真忍不變  
賦也灞涘霸陵岸也京縣指洛陽此二句並借言



由三山而望丹陽京闕也練熟素縉覆者言其多也霰雪初作撒下如稷粒者鬢魚疑也○玄暉在郡既久必有所以不樂于懷因出臨江登眺而起戀關之思故作是詩其言當去矣而且留滯之久懷愈至此寧不使人罷懽宴耶然是時朝廷擢授非憑勢要無由道進則是未知佳期又在何許是以不免悲泣而至於歎傷也觀此則於前篇豹隱之志得無少變乎

觀朝雨

朔風吹飛雨蕭條江上來既灑百常觀復集九成臺

空濛如薄霧散漫似輕埃平明振衣坐重門猶未開耳目變無擾懷古信悠哉戢翼希驥首乘流畏曝鳧動息無兼遂岐路多徘徊方同戰勝者去剪北山萊賦也倍尋曰常觀關也張景陽七命云表以百常之關成猶魯也呂氏春秋云有姦氏二佚女為九成之臺驥舉也驥首蓋用鄒陽書蛟龍驥首奮翼之詞曝鳧三秦記云河津一名龍門兩旁有山水陸不通江海大魚薄集其上則為龍不得上則曝鳧水次菜草名葉香可食詩云北山有萊○此殆玄暉任內職時所作其言早起飛雨既集禁門



未聞未與物接而耳目覽得無擾因懷古人處世  
之道一何悠哉今我欲斂翮而退猶望得意以驥  
首乘流而進又畏失勢而驟鯨是以動息兩難感  
於多岐而未決方將相與能以道義自勝者去采  
北山之菜而歸休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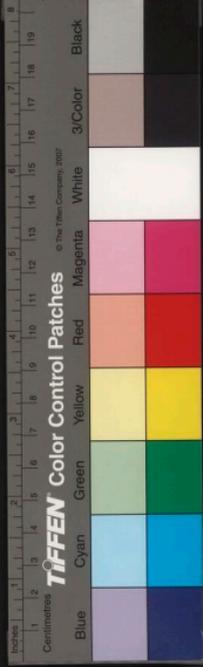
同謝諮議銅雀臺詩

按玄暉集謝諮議名環銅雀臺在鄴都魏  
武帝所作今樂府集有銅雀臺一名銅雀  
妓亦相和歌詞之平調曲也

總恒惠切悼二反飄井幹樽酒若平生鬱鬱西陵樹詎聞

歌吹去聲芳襟去聲淚迹去聲嬋媛音空復情玉座猶寂寞  
况乃妾身輕

賦也總布之細而疎者帟單帳也井欄曰幹凡臺  
上有欄者通謂之井幹西陵武帝葬地即魏志所  
謂高陵也嬋媛眷戀牽係之貌玉座指武帝蓋不  
敢斥言也○魏武既作銅雀臺臨終遺令於臺上  
施總帳設脯脯月朝作妓望吾西陵墓田玄暉此  
詩蓋同謝諮議追詠其事以刺夫雖死猶不能忘  
情於妓樂則亦徒然而己且以妓妾感歎之詞終  
焉其警入之意益深速矣



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宋泰始中蔡興宗引  
為安西記室參軍入齊為太子家令累遷吏部  
郎出為東陽太守明帝徵為五兵尚書及梁武  
帝受禪以佐命功除僕射歷尚書令侍中封建  
昌侯卒謚曰隱多所撰述而宋書至今行于世  
應詔樂遊苑餞呂僧珍

樂遊苑按丹陽郡園經在宮城北三里呂  
僧珍字元瑜范陽人事梁武帝官至領軍

將軍

丹浦非樂戰負重切君臨我皇兼至德忘已用堯心

懸茲區宇凶魚為失飛沈推以轂二峭道揚旆九  
河陰超乘盡三屬選士皆百金戎車出細柳餞席樽  
上林命師誅後服授律綫前禽函轅忠方解帶峽亮  
武稍披襟伐罪芒山曲弔民伊水淨將臨告成禮待  
此未抽簪

賦也丹浦丹水也六韜云堯與有苗戰于丹水之  
陽推轂古者天子遣將親為推車轂送之峭函並  
說見潘尼詩九河在兗州西北河將入海之處超  
乘能跳躍上車之人三屬謂甲也如海漢書註云  
上身一鞞禪一蹙繳一凡三屬也百金史記云送



百金之士又漢書云良士直百金細柳漢將周亞  
夫屯軍之地樽謂設酒尊漢郊祀歌云尊桂酒上  
林漢苑名並借喻也律法也緩前禽謂前采降者  
緩而勿誅也此亦借用易三驅失前禽之詞鞞鞞  
鞞山名在河南府偃師縣曉武二關名並在商州  
襟帶已見前解披者言其將奔險而來降附也芒  
山伊水時北魏遜都洛陽故指言之○武帝天監  
四年大舉北伐時僧珎為冠軍將軍前軍司馬於  
是出錢樂造以遣之復命官僚賦詩以送焉休文  
此詩謂堯征有苗非樂於戰鬪也以其頑弟率服

所係甚重迫於不得已而親臨之今武帝用堯之  
心愛天下民物不得其所故有是舉蓋將發迹河  
南長驅海濱悉戡定之而後已是以嚴備器械精  
選士卒命將出師皆有禮法凡關險之處聞其威  
總自將披解出降而伐罪弔民之功可立待矣我  
將奉陪大告武成之禮故未敢為退休計也然則  
休文以混一區宇期於武帝人臣之心固當如此  
且以壯魯珎攻伐必克之志云

別范安成

按梁書范岫字懋賓濟陽人仕齊為安成



內史安成即安城也

平生少年日分手易

以歎

前期及爾同衰暮非復別

離時勿言一樽酒明日難重

夫

聲持夢中不識路何以

慰相思

賦也易輕忽也夢中路蓋用韓非子語其言六國

時張敏與高忠為交寡相思不得見敏便於夢中

往尋但行至半道即迷不知路○此休文飽范內

史老年相別故其感念顧慮之情自有不容已者

然非交誼之深亦未必能至此也

冬節後至丞相第詣世子車中作

舊註齊豫章王疑高帝第二子也薨贈丞

相世子豫章王長子庶也蒼邕獨斷云諸

侯適子稱世子

庶公失權勢門館有虛盈貴賤猶如此况乃曲池平

高車塵未滅珠履故餘聲賓階綠錢滿客位蒼苔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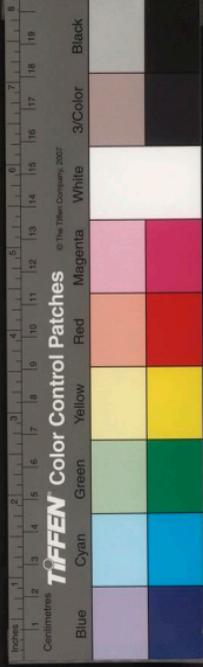
誰當九原上鬱鬱聖佳城

賦也庶公庶頗也說見曹顏遠詩曲池平雍門周

說孟嘗君之詞言其死後變遷如此也珠履史記

云楚春申君客皆躡珠履綠錢古今注云室無行

跡則生苔薺一名綠錢九原晉卿大夫所葬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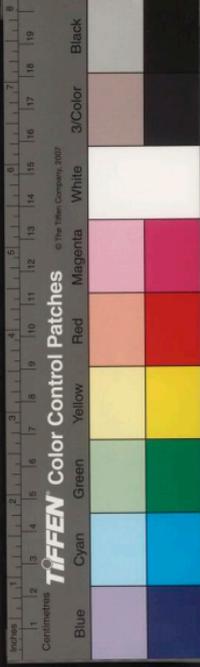
見禮記鄭氏註佳城墓域也漢滕公掘得石槨有  
云佳城鬱鬱○史稱豫章王寬仁忠謹有珪璋  
質且又謚曰文獻可謂賢矣宜乎在朝諸臣所  
敬者也及薨未葬而門館頓虛休文獨至其  
第於古傷今不能自己退還車中而作是詩末意  
謂今已若此則自爾寢久豈復有人能思念而望  
其丘墓者哉此可見當時士風率皆趨附權門而  
不顧道義故休文刺之也

遊沈道士館

秦皇御宇宙漢帝恢武功權娛人事盡情性猶未充

銳意三山上託慕九霄中既表祈年觀復立望仙宮  
寧為去聲擊心好道直由意無窮曰余知止足是頽不頽  
豐遇可淹留處便欲息微躬山嶂遠重疊竹樹近蒙  
籠開於濯寒水解帶臨清風所累非外物為念在玄  
空朋來握石髓寘至駕輕鴻都令人徑絕唯使雲路  
通一舉凌倒景無事適華嵩寄言賞心客歲暮爾來  
同

賦也秦皇謂始皇御統也漢帝武帝也恢廓大之  
也銳意猶言切意三山指海上三神山表者因其  
舊而明之之謂祈年觀在咸陽城外秦穆公所造



望仙宮在華陰漢武所造玄空謂道也石髓表宏  
竹林名士傳云王烈服食養性入山得石髓柔滑  
如飴自服其半餘以與嵇康皆凝而為石倒景如  
浮漢書註云在日月之上日月反從下照故其影  
倒也華嵩二嶽山名○梁書言約父居端揆有志  
台司而武帝終不用於是稍私止足陳情老病欲  
謝事而歸休焉此因遊沈道士館作詩以見志大  
樂欲脫迹山林屏去塵累唯與朋好賞適以終餘  
年而已非若秦皇漢帝貪慕無窮者比也所謂通  
雲路凌倒景亦不過寄興而言以極夫登陟遊觀

之樂而未至於神仙輕舉之事故篇末且望知己  
之人投老而來同意亦可見

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初仕宋為鎮軍參軍  
領南東海郡丞黜為建安吳興令齊高帝既受  
禪始置史館命淹掌之累遷中書侍郎尚書左  
丞後為御史中丞多所彈劾時稱獨步洎入梁  
為散騎常侍遷金紫光祿大夫封醴陵侯卒謚  
曰憲

雜體詩三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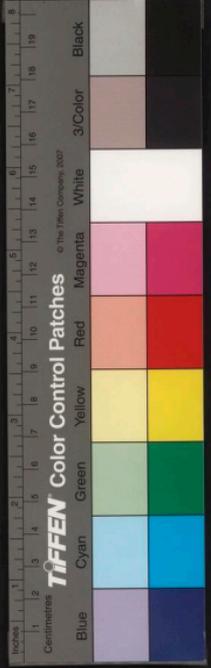
劉大尉傷亂



皇晉遼陽九天下橫氛霧秦趙值薄蝕幽并逢虎據  
 伊余荷寵靈感激徇馳騫雖無六奇術冀與張韓遇  
 竊戚扣角歌桓公遭乃舉荀息冒險難實以忠貞故  
 空今日月逝愧無古人度飲去聲馬出城濠北望沙漠  
 路千里何蕭條白日隳寒樹投袂既憤懣撫枕懷百  
 慮功名惜未立玄髮已改素時哉苟有為治亂惟冥  
 數前上聲

賦也皇大也陽九漢書律歷志註云厄會也氛霧  
 喻寇亂秦趙幽并並劉聰石勒及段匹磾所據之  
 地六奇術漢書謂陳平凡六出奇計張韓張良韓

信也扣角歌三齊畧記云竊戚飯牛車下扣角而  
 歌齊桓公召與語說之以為大夫荀息晉大夫荀  
 叔也初獻公使傅太子奚齊乃曰臣竭股肱之力  
 加之以忠貞不濟則以死繼之濠城下池也冥數  
 猶言天數後漢書烏丸論云天之冥數○按晉懷  
 帝初即位以劉琨為并州刺史是時寇賊縱橫道  
 路斷塞琨募兵上黨得五百人轉鬪而前及至晉  
 陽府寺焚毀邑野蕭條而民多流散文通擬此篇  
 正述其事且謂負陳平之志逢竊戚之時加以苟  
 息死難之忠貞惜乎功名未立而有愧於古人也



然時來有幾治亂有數皆不可以逆料但當竭心以待一聽於天而已其真得越石之心者矣

陶徵君田居

種苗在東臯苗生滿阡陌雖有荷鋤倦濁酒聊自適  
日暮巾柴車路闇光已夕歸人望烟火稚子候擔簾  
問君亦何為百年會有役但願桑麻成蠶月得紡績  
素心正如此開徑望三益

賦也中覆之也柴車車之廢者會者期必之詞三益謂文也○此篇詞稍平淡近似淵明故人多稱誦之或乃竄入陶集而不疑然論者謂開徑望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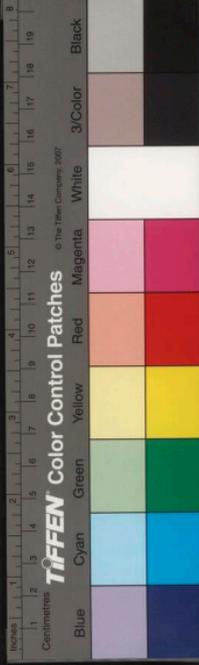
益一語不類又似牽綴且種苗與桑麻前後意離終非自然讀者不可不察

休上人怨別

上人沙門之稱本名惠休姓湯氏善屬文宋孝武命之還俗仕至揚州從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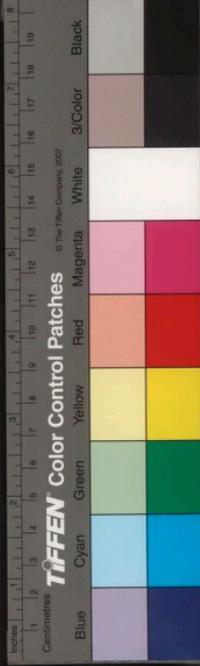
西北秋風至楚客心悠哉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  
露彩方泛豔月華始徘徊寶書為君掩瑤琴詎能開  
相思巫山渚悵望陽雲臺音鑪絕沉燎綺席生浮埃  
桂水日千里因之平生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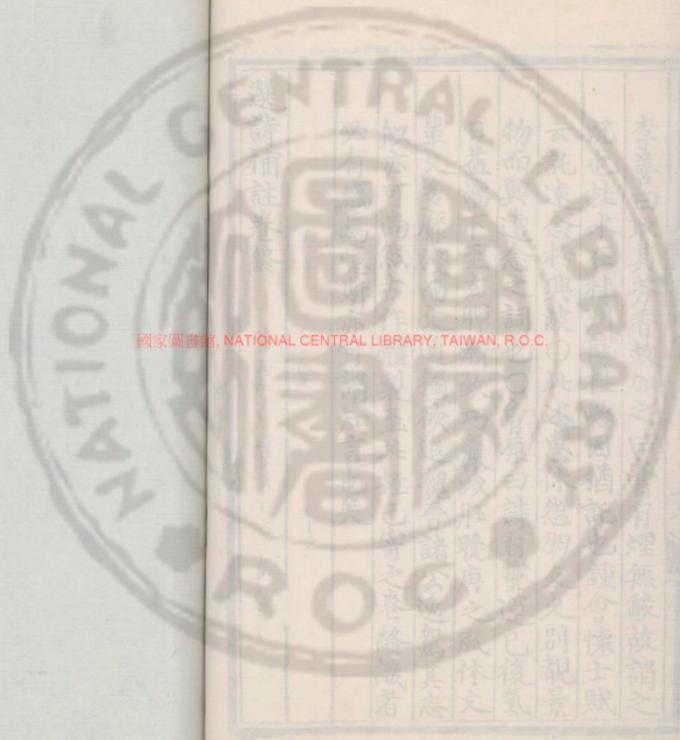
賦也西北蓋自桂水望巫山陽臺而言鑪熏鑪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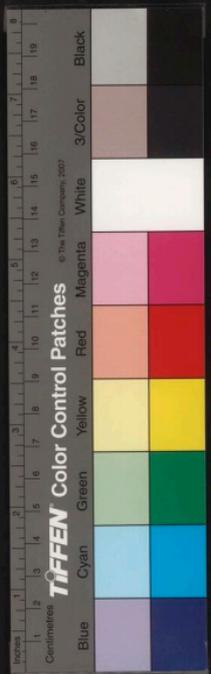
李善曰取其芬香故加之曰膏有煙無酸故謂之  
沉也桂水在桂州臨桂縣因猶託也鍾會懷士賦  
云託遠念於興波○此亦意休怨朋友久別觀景  
物而興遠念之詞也○會原曰詩自靈運已後氣  
日益瀉下至玄暉漸致巧麗以脛晚唐之風休文  
輩又多靡淺而文道獨欲追魏晉諸公逸駕其志  
似亦可尚然古作體製至此極已寄之卷終識者  
必有感焉噫斯亦可謂知言也矣

選詩補註卷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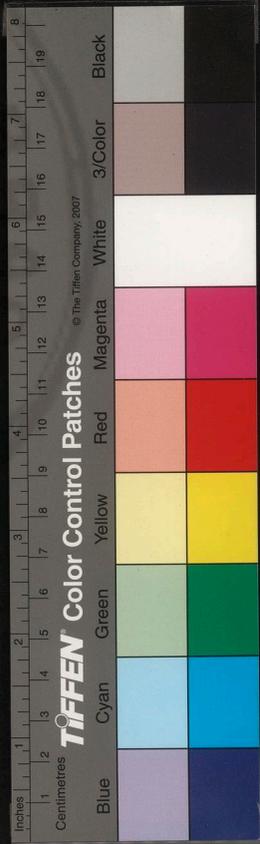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選詩續編目錄

卷之一

唐詩

陳拾遺七首

李翰林十九首

王右丞一首

卷之二

唐詩

杜工部三十七首

卷之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唐詩

常蘇州十八首

韓文公十首

柳柳州四首

張司業一首

卷之四

宋詩

王荊公二首

朱文公二十七首

右選詩續編目錄凡四卷昔者朱子嘗欲鈔經史韻語及文選古詞又將擇夫文選以後諸詞之近於古者以為羽翼與衛且曰其不合者悉去之使吾耳目胷吹無一字世俗言語相接入則其為詩不期於高

遠而自高遠先正惓惓教人復古之意可謂至深切矣惜乎未覩成書後學無所取則愚敢不揆僭踰輒為選詩補註補遺而復及是編者蓋亦竊承朱子之遺意也嗟夫五言古法之壞萌於宋滋於齊梁而極於陳隋餘風披靡施及唐之初載故雖傑出如王楊盧駱猶未能去其故習至陳子昂始克一變而後李杜諸人相繼迭起近世之言詩者蓋莫盛於斯焉今所編得唐古體合一百餘首如杜少陵之忠義懇激韓昌黎之格韻高嚴則又迥出魏晉之上可不謂詩之中興也歟貞元以降迄于五季詩道又一衰矣趙



宋文運復興而歐蘇黃陳並以詩名當世然其才力  
迥邁各自為家而於古人之風格漫不暇顧唯王臨  
川間出一二及吾朱子識趣高明極意追復遺音未  
泯庶幾在茲至若感興諸篇論其詞藻雖未能超軼  
前古而所以探萬化之原達至理之奧足以垂世立  
教則又三百篇後之所絕無而僅有者故特置諸卷  
終是又楚辭後語而有鞠歌擬招之例云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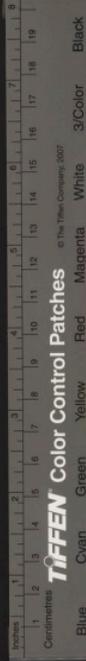
選詩續編卷第一

唐詩一

陳拾遺感遇詩七首

上虞劉履校選

陳子昂字伯玉武后時上書言山陵事擢  
麟臺正字選拾遺唐初詩人承陳隋流靡  
之餘而伯玉獨能追變正雅作感遇詩三  
十八首時人宗之然究其詞旨往往過於  
深邃故晦庵朱子以物外奇寶為喻意有  
在矣况或崇尚仙佛殊失性情之正本特



一  
擇其詞暢理順者冠于是編之首蓋以其  
能橫制頽波開先作者深有功於當時後  
學寧可不知其所自哉

蘭若自春夏芊蔚何青青幽獨空林色朱蕤冒紫莖  
遲遲白日晚嫋嫋秋風生歲華盡搖落芳意竟何成  
若杜若也空臨川戴順云如馬群遂空之空

翡翠巢南海雌雄珠樹林何知美人意騎愛比黃金  
殺身炎洲秉委羽玉堂陰旖旎光首飾歲蕤爛錦衾  
豈不在遐遠虞羅忽見尋多材信為累歎息此珍禽  
炎洲在南海中見東方朔十洲記

玄蟬號白露茲歲忽蹉跎群物從大化孤英將奈何  
瑤臺有青鳥遠食玉山禾崑崙見玄鳳堂後憂虞羅  
青鳥西王母使傳信者玉山王母所居山多玉石  
見山海經○已上三首皆伯玉諫懷之詞首篇蓋  
未仕時恐歲月之遲暮而無成也次篇作於既出  
仕後雖以武后愛其才而擢用之終有自惜之意  
至此篇又言不得已而隨時就祿歎不如青鳥之  
見玄鳳者矣其后勸武后興明堂太學及后稱帝  
改號上周受命頌竟何以哉

吾愛鬼谷子青谿無垢氛囊括經世道遺身在白雲



七雄方龍鬪天下久無君淳榮不足貴遵養晦時文  
舒可稱六合卷之不盈分豈同山木壽空與麀鹿群  
鬼谷子已見選詩補註第四卷山木壽莊子曰山  
中之木以不材故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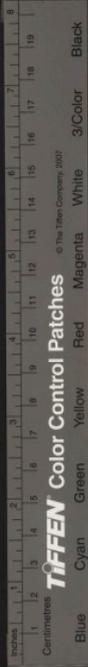
竭求豪游子勢利禍之門如何蘭膏歎感激自先寃  
衆趨明所避時弃道猶存雲泉既已失羅網與誰論  
箕山有高節湘水有清源唯應白鷗鳥可為去洗心  
言

燭去也蘭膏歎即彭城父老哭龔勝曰薰以香自  
燒膏以明自銷之謂明明知之士雲泉所可隱避

之地湘水屈原所沉有清源者亦取其潔身去亂  
之意白鷗忘機之鳥此篇首一節既勸其去末意  
又似諷其不足<sub>○</sub>以知此幾也<sub>○</sub>已上二首以明君  
子之出處當如是也

樂羊為魏將食子殉軍功骨肉且相薄他人安得忠  
吾聞<sub>甲</sub><sub>山</sub>相當作孟乃屬效麀翁孤獸猶不忍况以  
奉君終

樂羊攻中山中山君烹其子而遺之羹羊啜之盡  
一杯觀師贊曰子之肉尚食之其誰不食羊旣接  
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韓非子曰孟孫獵得



魔使秦西巴載之歸其母隨之而啼西巴弗忍而與之孟孫大怒逐之三月後召之使為子博曰夫不忍魔况忍吾子乎

昔日章華宴荆王樂荒淫寬旌翠利益射兕雲夢林  
招來高臺當作臺觀當作臺長望陽雲台當作臺雄圖當作臺今若此黃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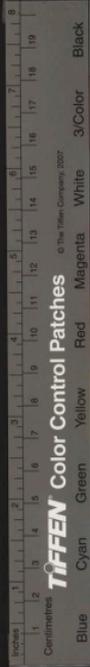
空哀吟

章華楚靈王臺名太史公言靈王作章華臺求周九鼎之時志小天下及餓死于申亥之家為天下笑此詩結末有雄圖今若此之歎即其意也但其  
中兼言襄王之事所謂黃雀亦本戰國策莊辛諷

襄王語是豈繁論荆王之荒淫者與黃雀事詳見補註阮嗣宗詩○已上二首似皆有為而作未詳所指

薛少保秋日還京陝西十里作一首

薛稷字嗣通唐宗朝累遷黃門侍郎歷太子少保好古博雅以書名天下畫亦絕品惜其詩不多見今觀此篇蓋能從容於古法之中而託意簡遠自非拘拘模擬者可及也杜子美有云少保有古風得之陝郊篇信夫



驅車越陝郊北顧臨大河此行見鄉邑秋風水增波  
西望咸陽塗日暮愁思多去傳巖旣紆鬱首山亦蹉  
我操築魚昔老采薇有遺歌客遊節向一作換人生  
知幾何

向者傾去而不顧返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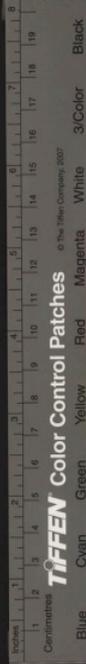
李翰林詩十九首

李白天寶中為翰林供奉未幾不合去遊  
浪迹天下工為古詩歌言多諷刺嘗曰齊  
梁以來艷薄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將  
復古道非我而誰故所著五十九首者特

以古風名題今觀其詞宏麗雋偉雖未必  
盡合軌轍而才逸氣邁蓋亦劉越石絕明  
遠之壽歟

古風十八首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荆榛  
龍虎相啖食共戈速狂秦正聲何微茫哀然起騷人  
揚馬激頽波開流蕩魚蝦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  
自從建安來綺靡不足珍聖代復元古垂衣貴清真  
群才屬休明承運共躍鱗文質相炳煥衆星羅秋昊  
我志在剛述垂輝映千春希聖如有立絕筆於獲麟



愚按此篇自從建安來五字浸俚而躍鱗秋旻及  
映千春等語尚多點綴似未得為純全特以其居  
古風之首有志復古姑存之且太白所論夸大殊  
過其實其亦孔子所謂狂簡者歟

蟾蜍薄

音太清蝕此蟾臺月圓光鷗中天金魄遂淪

沒蟾蜍入紫微大明夷朝暉浮雲隔兩曜萬象昏陰

霏蕭蕭長門宮昔是今已非桂蠹花不實天霜下去

嚴威沉歎終永夕感我涕霑衣

按唐書玄宗玉皇后無子而武妃有寵后不平顯  
詆之又以厭勝求子事覺帝自臨勅廢后為庶人

進冊武妃為惠妃欲立為后蕭士資曰此詩前四

句喻武妃入後宮卒為王后之蠹蟾蜍以下喻武

妃既得幸而玄宗卒為所惑日君象月后象今廢

黜是為浮雲隔之不得代明也長門宮漢武帝陳

皇后事二后並以魚子巫蠱厭勝廢然推原其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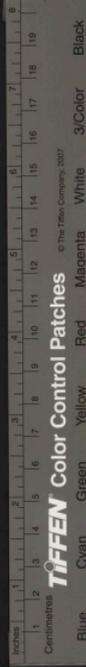
實衛子夫武惠妃爭寵以激之也司馬相如作長

門賦王誣亦作翠羽帳賦以諷帝引此以證最為

切當桂花不實是采廢王后制中華而不實之語

天霜嚴威謂帝自臨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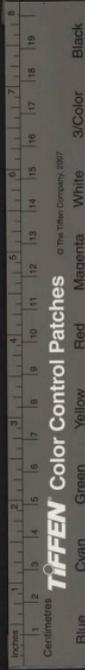
代馬不思越越禽不戀燕情性有所習風土固其然



昔別鴈門關，今戍龍庭前。驚沙亂海日，飛雪迷胡天。  
蟻蝨生虎鶻，心魂逐旌旃。苦戰功不賞，忠誠難可宣。  
誰憐李飛將，白首沒三邊。

龍庭單于奈天之所見，班固燕然山銘虎鶻後漢  
輿服志云虎賁羽林皆鶻冠註云鶻似雉而勇以  
其鬪不死不止故用其尾飾武冠漢書李廣守北  
平匈奴號曰飛將軍後以大將軍長史急黃逐自  
到百姓為之流涕此詩必有為而作未詳所指  
羽檄如流星虎符合專威喧呼救邊急群鳥皆夜鳴  
白日曜紫微三公運權衡天地皆得一澹然四海清

借問此何為，荅言楚徵兵渡瀘。及五月將赴雲南征。  
怯卒非戰士，炎方難遠行。長號別巖親，日月條光晶。  
泣盡繼以血，心摧兩無聲。困獸當猛虎，窮魚餌奔鯨。  
千去不一回，投軀豈全生。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  
此蓋討南詔時作也。南詔本烏蠻別種，有皮邏閣  
者，開元中冊為雲南王。至其子閣羅鳳，因雲南太  
守張虔陀激變，舉兵反。楊國忠薦薦解于仲道為劍  
南節度使，討之。閣羅鳳遣使謝罪，請解不許。遂進  
軍與戰，初敗績於瀘川，再大敗於西洱河。士卒死  
者六萬人，國忠匿其敗狀為序戰功，復募兵往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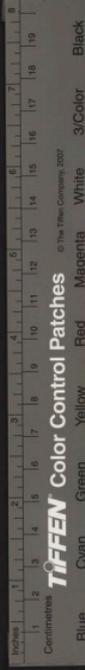


人聞雲南瘴癘莫肯應募國忠遣御史分道捕人  
枷送軍所於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哭聲振野蕭  
士贊曰此太白深歎夫當國大臣不能如蓋之贊  
禹禹之佐舜敷文德以來遠人致有覆敗之辱云  
秦皇按寶劍赫怒震威神逐日巡海右驅石架一作  
滄津微卒空九寓作橋傷萬人但求蓬島藥豈思農  
扈春力盡功不贍千載為悲辛

三齊要畧云始皇作橋欲過海看日出處有神人  
能驅石下海陽城十一山石令盡起立巖巖東傾  
如相隨行狀石去不速神輒鞭之石皆流血左氏

傳九扈氏為農正註云農求九候鳥也詳見蔡邕  
獨斷○此詩蓋玄宗好神仙之事故託言以諷之  
殷后亂天紀楚懷亦已昏夷羊滿中野叢蕪盈高門  
比干諫而死屈九力平竄湘源虎口何婉嬖女類空  
嬋媛彭咸久淪波此意與誰論

夷羊土神商將亡見於牧野淮南子曰夷羊在牧  
萊王芻蕘泉耳皆惡草也女類屈原姊以原剛直  
太過嘗申戒之嬋媛眷戀牽係之兒彭咸殷賢大  
夫諫紂不聽自投水而死以上並本楚辭虎口見  
莊子盜跖篇此蓋借以言比干諫死是陷於虎口



也○自蟾蜍薄大清至此五首皆諷刺朝廷之詩  
咸陽二三月宮柳黃金枝綠幘誰家子賣珠輕薄兒  
日暮醉酒歸白馬驕且馳意氣人所仰冶遊方及時  
子雲不曉事晚獻長揚辭賦連身已老草玄鬢若絲  
投閑良可歎但為此輩嗤

漢書東方朔傳云初武帝始館陶公主號竇太主  
寡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始偃年十三與母以  
賣珠為事出入主家見其姣好因留侍內至年十  
八而冠號曰董君一日上為太主置酒白願謁主  
人翁主乃下殿自引董君綠幘博鞞再拜謁見於

是貴寵聞天下年三十卒與大主會葬於霸陵是  
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自董偃始楊脩書云吾家  
子雲老不曉事餘見揚雄傳○此篇蓋見當時感  
里驕縱踰制儒者沉困下僚故有所感諷而作大  
梁詞氣俊逸真似鮑參軍者特宮柳黃金枝五字  
流麗又墮梁陳矣

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劇辛方趙至邠行復齊來  
奈何青雲士奔我如塵埃珠玉買歌笑糟糠養賢才  
方知黃鶴一作鶴舉千里獨徘徊

史記燕昭王謂郭隗曰願得賢士以共國雪先王



之耻隗曰王必欲致士請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  
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  
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一說昭  
王築臺置千金於上以延天下之士蕭士贊曰太  
白素有高尚之志豈出山之後不為時相所禮有  
輕出之悔歟

鄧客吟白雪遺響飛青天徒勞歌此曲舉世誰為去聲  
傳試為巴人唱和者乃數千吞聲何足道音歎息空

凄然

白雪巴唱已見補註張景陽詩此感歎高才者知

過之難卑汚者投合之易也

越客採明珠提携出南隅清輝照海月美價傾皇都  
獻君君按劍懷寶空長吁魚目復相哂寸心增煩紆

按劍魚目並已見補註

綠羅紛歲粧繞繞繞松柏枝草木有西託歲寒尚不移  
奈何天桃色坐嘆薊菲詩玉顏艷紅彩雲髮非素絲  
君子思已畢賤妾將何為

世道日交喪澆風散溥源不采芳桂枝反棲惡木根  
所以桃李樹吐花竟不言大運有興沒群動爭飛奔  
歸來麋成子去入無窮門



莊子曰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矣又黃帝問廣成子治身之道廣成子曰彼物無窮人皆以為終彼物無測人皆以為極吾將去女入魚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蕭士贊曰廣成子古有道之人黃帝之師也太白見世道如此故託言之將為有道者之歸

鳳飢不啄粟所食唯琅玕焉能與群雞刺鷹爭一餐朝鳴崑立樹夕飲砥柱湍歸飛海路遠獨宿天霜寒幸遇王子晉結交青雲端懷恩未得報感別空長歎初太白以賀知章之薦白見金鑿殿帝降輦步迎

如見綺皓賜食親為調羹出入翰林間以國政其見待過如此可謂結交青雲端矣今既不合而去亦安得不感嘆之與○以上七首皆在朝廷不得意將放歸山之時所作

燕臣昔慟哭五月飛秋霜庶女號蒼天震風擊齊堂精誠有所感造化為悲傷而我竟何辜遠夫殿傍浮雲蔽紫闥白日難回光群沙穢明珠眾草凌孤芳古來共嘆息流淚空霑裳

淮南子曰鄒衍盡忠於燕惠王信讒而係之獄行仰天而哭正夏天為之降霜又曰庶女告天雷電



下擊景公臺墮支體傷折許慎曰齊寡婦庶賤之  
女也無子不嫁事姑敬謹姑有女利毋財令嫁婦  
婦終不聽女殺毋以誣寡婦不能自明究結咥天  
云云震風當作震雷今承江淹書之謬而誤用耳  
○太白在翰林高力士以脫靴之耻譖於貴妃帝  
三欲命官皆被沮止遂詔令歸山一云為同列所  
謗而黜此篇殆放黜已後所作故有遠身金殿之  
歎然大白之事自與燕臣庶女不同授引太過讀  
者詳之

青春派驚湍朱明驟回薄不忍看秋蓬飄揚竟何託

光風滅蘭蕙白露灑芙蓉美人不我期草木日零落  
羽族稟萬化小大各有依周周亦何辜六翮掩不揮  
願銜衆禽翼一向黃河飛飛者莫我顧嘆息將安歸  
周周已見補註阮嗣宗詩○已上二首亦放黜已  
後流寓既久有所感嘆而作

莊周夢胡蝶胡蝶為莊周一體更變化萬事良悠悠  
乃知蓬萊水復作清淺流青門種瓜人舊日東陵侯  
富貴固如此營營何所求

夢蝶事見莊子書蓬萊水淺神仙傳麻姑云接待  
以來見東海三為桑田向到蓬萊水又淺於往者



豈將復為陵陸乎

君平既弃世世亦弃君平觀變窮大易探元化群生  
窮冥綴道論空籬閉幽情騶虞不虛來鸞鶴有時鳴  
安知天漢上白日懸高名海客去已久誰能測沉冥  
漢書王貢龔鮑傳序云蜀有嚴君平脩身自保卜  
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賤業可以惠人有邪惡非  
正之間則依著龜導之以善哉日得百錢足自養  
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依老莊之指著書十餘萬  
言博物志言天河與海通有人齎糧乘浮槎而去  
至一處遙望宮中有織婦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

問此是何處荅曰蜀郡訪嚴君平則知之還至蜀  
問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宿正此時也  
○已上二首亦放點後所作蓋涉歷至此不復感  
歎而有弃世之心矣

白鳩拂舞歌

觀太白樂府中多有古辭可愛如公無渡  
河一篇其曰波滔天堯咨嗟大禹理百川  
兕啼不窺豕殺湍湮洪水九州始京庶其  
害乃去茫然風沙以至旁人不惜妻止之  
公無渡河苦渡之一節絕類漢魏它篇亦



或有之往往惜其首尾不稱故不得取今  
擇其全篇純潔而不失性情之正者僅得  
此耳

鏗鳴鐘考朗鼓歌白鳩引拂舞白鳩之白誰與隣霜  
衣雪襟誠可珍含哺七子能平均食不噎性安馴首

農政鳴陽春天子刻玉杖鏤形賜若人白鷺亦集作

扶前夾卷  
卷聲樂用白非純真外潔其色心匪仁關五德無司  
晨胡為喙我葭下之紫鱗鷹鷗鷗鷗貪而好殺鳳凰

雖大聖不頌以為臣

葭通作茹漢鏡歌朱鷺篇云鷺何食食茹下○此

篇言白鳩有德之鳥故漢帝刻形於杖以賜老人  
若白鷺之外飾而內污與鷹鷗鷗鷗貪而好殺者  
均為鳳凰之所弃蓋以警夫在朝之臣無德而貪  
殘者使聖人在位必不容之亦可以見當時朝廷  
任人之不當也

張曲江感遇詩二首

張九齡字子壽七歲知屬文開元中拜中

書侍郎同平章事諫諍切直諤諤有大臣

節人呼為曲江公凡所推引皆正人為李

林甫所忌遂罷相貶荊州長史卒諡文獻



所為詩多雅淡此二篇尤得古風人之音

格云

魚游樂深池鳥棲擇高枝嗟爾蟬蛩羽翦翦亦何為  
有生豈不化所感奚若斯神理日微滅吾心安得知  
浩蕩楊朱子徒然泣路岐

子壽蓋見世道之難進有志莫申感歎而作是詩  
然語意含蓄似有不可得而盡言者宜潛玩之

漢上有游女求思安可得袖中一札書欲寄雙飛翼  
冥冥獨不見耿耿徒緘憶紫蘭秀空蹊皓露奪幽色  
馨香歲欲晚感歎情何極白雲在南山日暮長太息

漢上游女指君而言猶楚詞云美人也紫蘭蓋以  
自況恐其遲暮而感歎不已豈投黜之後懷君而  
作與故章末之意思欲隱去而未能使為太息而  
已

王右丞渭水田家一首

王維字摩詰開元中為尚書右丞天寶之  
亂為祿山所得不能死節然以詩名當世  
或者稱其清雅有蕭散之趣今考其集中  
大抵造語峭厲殊非古調其規模氣度亦  
無有能過人者獨此篇稍平淡有趣姑錄



之且以見古作者之難得也

斜光照墟落窮巷牛羊歸野老念舊僕一作倚杖候  
荆扉雖雖麥苗秀蠶眠桑葉稀田夫荷鋤至一作相  
見語依依即此美閑逸悵然歌式微

儲御史詩三首

儲光羲開元中及第歷官監察御史祿山  
反任偽官賊平坐貶以死然工為詩有冲  
淡之趣時人與王維並稱

田家雜興二首

楚山有高士梁國有遺老梁室既相隣同田復同道

糗去九丘糗反糗八糗插常共飯上地餘日更抱忘此耕  
糗勞媿彼風雨好聽蛙鳴空澤鷓鴣傷秋草日夕寒  
風來衣裳苦不早

楚山高士蓋必有所指梁國遺老則自謂也糗熟  
米麥精乾飯也聽蛙鷓鴣並見楚辭末四句蓋感  
時傷已之詞意味含蓄可玩

潭岸坏喻杯反本無象末路多是非達士志空寧卿所在

能忘機耕鑿時未至還山聊采薇虎豹對我躡鸞鶴  
傍我飛仙人空中來謂我勿復歸格澤為君駕虹蜺  
為君衣西遊崑崙墟可與世人違



渾坏猶言淳朴謂上古之時末路謂後世寥寥言  
高也耕鑿盖用堯時擊壤者之詞對我蹲傍我飛  
者正以我能忘機而猛獸神鳥皆自馴也格澤按  
說文師子一名白澤疑即此也○此篇感世道之  
不古託為仙人相勸之辭以為宜高舉而遠遁也

同王十三維偶然作

四隣競豐屋我獨好甲室窈窕高其帝時聞撫清瑟  
狂飈動地起技木乃非一相碩始知悲中心憂且慄  
蚩蚩命子弟恨不居高秋日入賓從歸清晨冠蓋出  
中庭有奇樹榮華衰復疾此道猶不知微言安可述

此篇有比之義大槩喻朝廷雖尊榮而禍變不測  
何乃無知之徒猶貪富貴而不顧畏耶其意切  
矣按此題與王維同作二人俱為祿山偽官徒能  
諷人而不自警勸此所謂有言者不必有德也特  
以其詩有魏晉風格故錄之



選詩續編卷第二

唐詩二

杜工部詩三十七首

上虞劉履校選

杜甫開元末下第遊齊趙天寶中獻三賦授右衛率府胄曹遭祿山亂陷賊中亡走謁肅宗拜左拾遺尋以直言失官流離秦蜀間後依劔南節度使嚴武表為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幾受害旋客荆楚竟以寓卒其涉歷艱虞無所不備故其為詩往往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選詩續編卷第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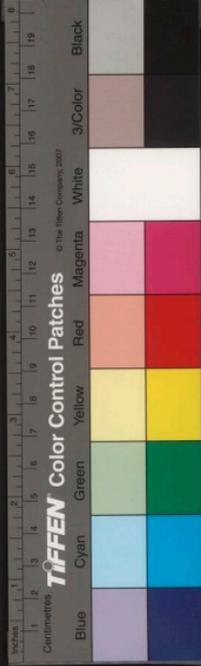
唐詩二

杜工部詩三十七首

上虞劉履校選

杜甫開元末下第遊齊趙天寶中獻三賦授右衛率府胄曹遭祿山亂陷賊中亡走謁肅宗拜左拾遺尋以直言失官流離秦蜀間後依劔南節度使嚴武表為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幾受害旋客荆楚竟以寓卒其涉歷艱虞無所不備故其為詩往往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憂國傷時陳事切實世號詩史况又與子博  
才膽兼得古今體裁元稹稱詩人以來未  
有如子美者今取其古體錄之而篇數倍  
於諸家焉

前出塞九首

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公家有程期七命嬰禍羅  
君已富境土開邊一何多弃絕父母息吞聲行負戈  
交河在伊州西七百里

出門日已遠不受徒旅欺骨肉恩豈斷男兒死無時  
走馬脫纜頭手中拖<sub>反捷了</sub>青絲捷下<sub>反</sub>萬仞岡俯身

試舉旗

磨刀鳴咽水水赤乃傷手欲輕腸斷聲心緒亂<sub>一作</sub>  
<sub>姑</sub>已丈夫嘗許國憤悅復何有功名圖麒麟戰骨  
當速朽

嗚咽水所謂隴頭水也○論者謂子美古詩學建  
安是矣然未免有時而離去如此篇水赤乃傷手  
欲輕腸斷聲兩語已微露痕迹而未甚相遠讀者  
詳之

送徒既有長<sub>反</sub>而遠成亦有身坐死向前去不勞史  
怒嘆路逢相識人附書與六親哀哉兩訣絕不復同

苦辛

迨迨萬餘里領我赴三軍軍中吳苦藥主將寧盡聞  
隔河見胡騎倏忽數百群我始為奴僕幾時樹功勳  
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  
別須強口用藥語  
微自詐發語皆可殺入亦有限立國自有疆苟能制  
侵陵豈在多殺傷

驅馬天兩大雪軍行入高山徑危抱寒石指落層冰

間已去漢月遠何事築城還浮雲暮南征可望不可  
攀

單于寇我壘百里風塵昏雄劔四五動彼軍為我奔

虜其名王歸繫頸授轅門潛身備行凡列一勝何  
三論

從軍十餘年能無分寸功衆人貴苟得欲語羞雷同  
中原有鬪爭況在狄與戎丈夫志四海安可辭固窮  
鬪爭謂爭功者

後出塞五首

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戰伐有功業焉能守舊立  
占去聲諸本  
作名深募赴薊門軍動不可留千金買馬鞍百

金裝刀頭閭里送我行親感擁道周班白居上列酒  
酣進度羞少年別有贈含咲看吳鉤



占募已見補註鮑照詩是鈞是王劭名見吳越春

秋

朝進東門營著上河陽橋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  
平沙列萬幕部伍各見招中天懸明月令嚴夜知寥  
悲姦數聲動壯士慘不驕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  
霍去病漢武帝時為嫖姚校尉後為票騎將軍

古人重守邊令人重高勳豈知英雄主出師亘長雲  
六合已一家四夷且孤軍遂使貔虎士奮身勇所聞  
拔劔擊大荒日收胡馬群誓開玄冥北持以奉吾君  
獻凱日繼踵兩蕃靜無虞滌陽蒙浹地擊鼓吹笙箏

雲帆轉遼海粳稻米東吳越羅與苧練照耀與臺驅  
主將位益崇氣驕凌上都邊人不敢議議者死道衢  
輿塵並賤臣左氏傳云皂臣興與臣隸隸臣僚僚  
臣僕僕臣臺主將謂安祿山特兼鎮范陽河東等  
三鎮日益驕恣

我本良家子出師亦多門將驕益愁思身貴不足論  
躍馬二十年恐孤明主息坐見幽州騎長驅河洛昏  
中夜間去聲道歸故里但空村惡名幸免窮老無兒

孫

此言祿山既反軍中不欲從逆而逃歸者○出



塞本漢樂府橫吹曲名其詞不傳如王仲宣從軍  
詩即其體也按仲宣詩五首不過頌美其主將曹  
公戰伐之功詞氣卑諛無足觀者若此前後諸篇  
則極叙其征夫離怨勞苦之情軍中奮勇策畫之  
態併與其目前所見意中欲言者而盡得之且以  
見夫主將位崇而氣驕朝廷賞費之過厚是以或  
刺或閔可憤可傷殆有風雅之遺意豈但空過黃  
初而已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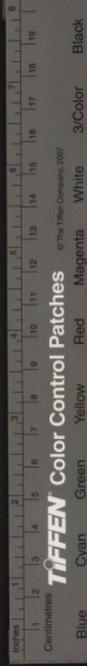
潼關吏

潼關在華州華陰縣祿山反詔哥舒翰守

潼關與賊戰于桃林為賊所敗暨取復長  
安增脩阨險此詩蓋于美歸京時過此有  
感而作

士卒何草草築城潼關道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餘  
借問潼關吏脩關還備胡要<sub>同</sub>我下馬行為我指山  
隅連雲列戰格飛鳥不能踰胡來但自守豈復憂西  
都丈人視要處窄狹容單車艱難奮長戟于古用一  
夫哀哉桃林戰百萬化為魚請囑防關將慎勿學哥  
舒

草草勞瘁貌詩云勞人草草格列本為柵所以戰



閩者桃林潼關地名

石壕吏

石壕養夢弼曰屬郃州宜保縣昔太王築城塲於此以禦北狄或云陝東城即石峭

也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叶都老翁踰牆走老婦出

門看叶在吏呼去一何怒婦啼一何苦叶去聽婦前

致詞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

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唯有乳下孫叶頭孫

有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

應河陽後猶得備晨炊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  
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投謂託宿也語聲絕則老婦已從吏去可知故天

明子美獨與老翁別耳○此詩唯捉人及更無人

兩語雖若鄙淺然不害其終篇之美且與新安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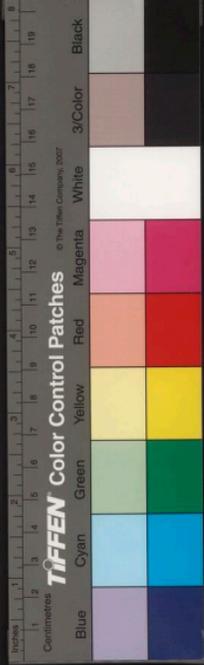
肥男瘦男以下至眼枯見骨天地無情一節去古

絕遠者自不侔矣

新婦別

兔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嫁女與征夫不如此路傍

結髮為子當夫席不援君林暮婚晨告別無乃太



恩忙君行雖不遠守邊赴河陽妾身未分明何以拜  
姑嫜父母養我時日夜令我藏生女有所歸雞狗亦  
得將君令死生地沉痛迫中腸誓欲隨君往形勢反  
蒼黃勿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婦如婦人在軍中兵  
氣恐不揚自嗟貧家女久致羅襦裳羅襦不復施對  
君洗紅粧仰視百鳥飛大小心雙翔人事多錯迥與  
君未相望

禮女嫁三月廟見始成婦今暮婚晨別故曰未分  
明夫之父曰嬖

垂老別

四郊未寧靜垂老不得安于孫陣亡盡焉用身獨完  
投杖出門去同行為辛酸幸有牙齒存所悲骨髓乾  
男兒既介冑長揖別上官老妻臥路啼歲暮衣裳單  
熟知是死別且復傷其寒此去必不歸還聞勸加餐  
土門壁甚堅杏園度亦難勢異鄴城下縱死時猶寬  
人生有離合豈擇衰盛端憶昔少壯時遲迴竟長歎  
萬國盡征戍烽火被岡巒積屍草木腥流血川原丹  
何鄉為樂土安敢尚盤桓弃絕蓬室居塌然摧肺肝  
肅宗乾元初命郭子儀會九節度師討安慶緒於  
鄴城三年王師潰時史思明殺慶緒轉寇河南河



北故杏園門皆嚴備以待差孽弼曰三處皆長  
安地去京城七十里○愚按三吏三別似出一時  
之筆若此篇牙齒存骨髓軋兩語亦與眼枯見骨  
同一鄙俚借使建安樂府中容或有之終非雅韻  
特以其全篇可取者多故存之大抵此數篇用意  
太迫切而乏簡遠之度然其情詞周至誦之終篇  
不厭譬若書典讀之後而有殺盤周詰蓋至此時  
風氣變移既久而自不能不如此耳

燕家別

寂寞天寶後園廬但蒿藜我里百餘家世亂各東西

行者無消息死者為塵泥賤子因陣敗歸來尋舊蹊  
久行見空巷日瘦氣慘悽但對狐與狸空且怒我啼  
四隣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宿鳥戀本枝安辭且窮棲  
方春獨荷鋤日暮還灌畦縣令知我至台令習鼓鞀  
雖從本州役內顧無所携近行止一身遠去終轉迷  
家鄉既蕩盡遠迎理亦齊永痛長病母五年委蒲錦  
生我不得力終身兩酸嘶人生無家別何以為蒸黎

夏日歎

夏日出東北陵天經中街在特灰略四漢卡朱光徹  
並通支下徹此厚地鬱蒸何由開上蒼久無雷無乃號今乖雨降不



濡物良田起黃埃飛鳥苦熱死池魚涸其涯萬人尚  
流冗舉目唯蒿萊至今大河北盡作虎與豺浩蕩想  
幽薊王師安在哉對食不能飡我心殊未諧眇然貞  
觀初難與數子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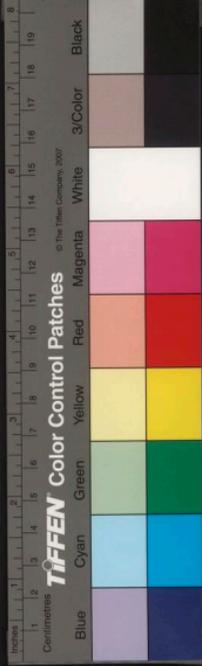
中街謂黃道也冗散也先武詔云流冗道路幽薊  
屬范陽郡祿山為范陽節度便是時反蹈河壯諸  
郡結末思貞觀諸子以見朝廷之無人材也二歎  
亦必一時所作惟上蒼久無雷無乃號令乖兩語  
不類然篇中微意正在於此亦不可無也

夏夜歎

永日不可暮炎蒸毒我腸安得萬里風飄飄吹我衣  
昊天出華月茂林延踈光仲夏苦夜短聞軒軋微涼  
虛明見纖毫羽蟲亦飛揚物情無巨細自適固其常  
念彼荷戈士窮年守邊疆何由一洗濯執熱互相望  
竟夕擊刁斗喧聲連萬方青紫雖被體不如早還鄉  
壯城悲笳發鸛鷓鳴且翔况復煩促倦激烈思時康

遣興九首

朔風飄胡鴈慘澹帶砂磧長林何蕭蕭秋草淒更碧  
壯里富薰天高樓夜吹笛焉知南隣客九月猶絺綌  
長陵銳頭見出獵待明發驛弓金瓜鏞白馬蹴微雪



未知所馳逐但見暮光滅歸來懸兩狼門戶有旌節  
秦將白起長陵人頭小而銳

漆以用而割膏以明自煎繭摧白露下挂折秋風前  
府中羅蕭尹沙道尚依然赫赫蕭京兆今為時所憐  
故事凡拜相府縣載沙填路自宮城至其第名沙  
堤此言諸蕭尹之為宰輔者尚皆無恙唯蕭至忠  
託附太平公主權勢以事被誅為可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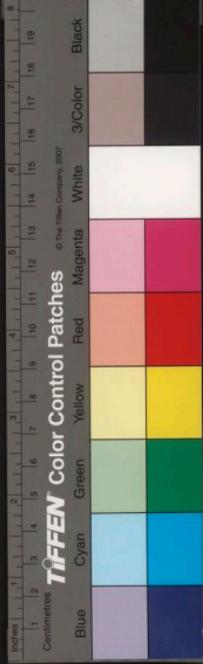
山岡  
朝逢富家葬前後皆輝光共指視咸大認麻百夫行  
戶即送者各有死不須羨其強君看束縛去亦得歸

吳志訪著恪傳孫峻殺恪以草席裹其身投於水  
改石子岡

蓬生非無根漂蕩隨高風天寒落萬里不復歸本業  
客子念故宅三年門巷空悵望但烽火戎車滿關東  
生涯能幾何常在羈旅中

我今日夜憂諸弟各異方不知死與生何况道路長  
避寇一分散飢寒永相望豈無柴門歸放出畏虎狼  
仰視雲中鴈禽鳥亦有行

昔在洛陽時親文相追攀送客東郊道遊遊宿南山  
煙塵阻長河樹羽成臯閒回首載酒地豈無一日還



丈夫貴壯健，修戚非朱顏。

成臯洛陽地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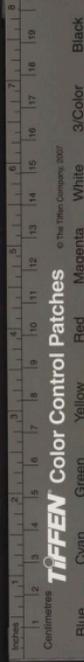
下馬古戰場，四顧但茫然。風悲浮雲去，黃葉隨我前。  
朽骨穴螻蟻，又為蔓草纏。故老行歎息，令人尚開邊。  
漢虜互勝負，封疆不常全。安得廉頗將，三軍同晏眠。  
廉頗趙之良將

高秋登寒山，南望馬邑州。降虜東擊胡，壯健盡不留。  
穹廬著宇落，上有行樂愁。老弱哭道路，預聞甲兵休。  
鄴中事反覆，死人積如丘。諸將已茅土，裁驅誰為謀。  
馬邑唐竊虜，州在秦成二州山谷間。降虜謂四絕。

助順收復京師，遂進收東都也。鄴中事，時兩京雖  
收復而祿山之子慶緒據鄴城，王師圍之不克，而  
濱茅土，謂受封侯土也。載驅，小雅皇皇者華之詞。  
蓋刺朝廷不能遣使以咨訪之也。

述古三首

赤驥頽長纓，非無萬里姿。悲鳴淚至地，為問馭者誰。  
鳳凰從天來，何意復高飛。竹花不結實，念子忍朝飢。  
古來君臣合，可以物理推。賢人識定分，進退固其宜。  
中人日中集，於利競錐刀。置膏烈火上，哀哀自煎熬。  
農人望歲稔，相率除蓬蒿。所務穀為本，邪贏無乃勞。



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  
嬴賈獲利邪。嬴見西京賦。謂相欺取而有餘利也。  
十六相舜所舉。八元八凱也。見左氏傳。商鞅相秦。  
廢井田。開阡陌。專務利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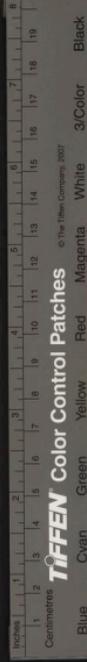
漢光得天下。祚未固有開。豈惟高祖聖。功自蕭曹來。  
經綸中興業。何代無長材。吾慕寇鄧勳。濟時信良哉。  
耿賈亦宗臣。羽翼共徘徊。休運終四百。圖畫在雲臺。  
此篇蓋以諷肅宗。雖曰中興。惜無駕馭英雄之策。  
如光武之能用寇鄧耿賈也。昌黎韓文公有云。  
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愚按二公詩雖齊名。而

趣各不同。蓋太白出於天資。子美得於學問。太白  
志尚縱橫。時有俠氣。子美抱負經濟。自比稷契。觀  
此述古三篇。則子美胸中所蘊。槩可見矣。此其學  
問之功。有不容掩者。豈太白所能企及哉。然則學  
詩者不可徒恃其才美。固當遜志而有得也。

赤谷

此下係秦蜀紀行

天寒霜雪繁。遊子有所之。豈但歲月暮。重來未有期。  
晨發赤谷亭。險艱方自茲。亂石無改轍。我車已載脂。  
山深苦多風。落日重堆飢。悄然村墟迴。煙火無由追。



貧病轉零落故鄉不可思常怒死道路求為高人嗤

寒映

行邁日悄悄山谷勢多端雲門轉絕岸積阻霾天寒  
寒硤不可度我實衣裳單况當仲冬交汭浴增波瀾  
野人尋烟語行子滄水滄此生免荷足未敢辭路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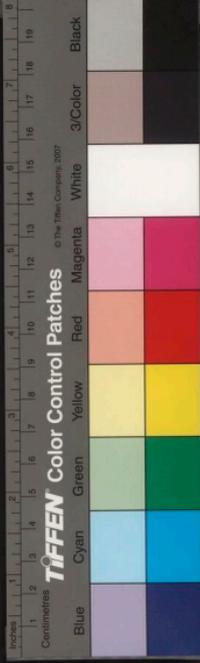
石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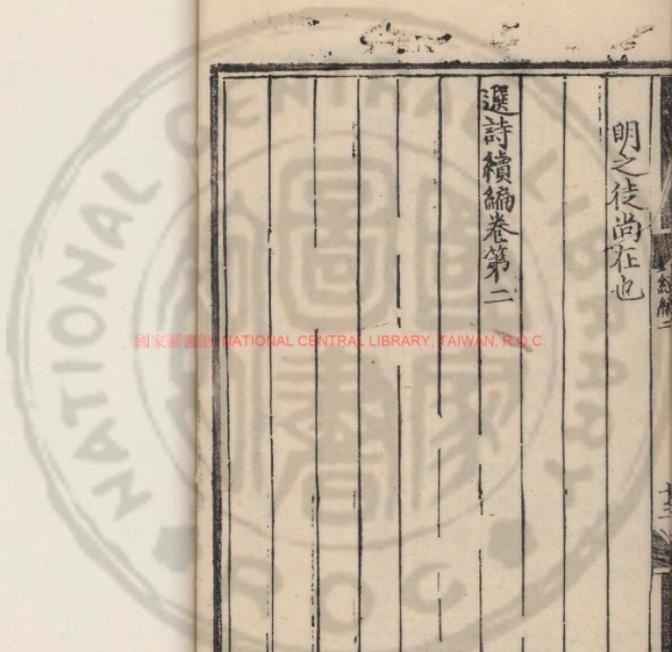
熊羆咆我東虎豹號我西我後鬼長嘯我前猓又啼  
天寒昏無日山遠道路迷驅車石龕下仲冬見虹霓  
伐竹者誰子悲歌上雲梯為官揆羨箭五歲供梁齊  
苦云直簞盡無以充授携柰何漁陽騎颯之驚若燕

梁指汴州齊指山東皆安史兵亂所在祿山之亂  
所領皆漁陽突騎

成都府

鸞翳紫榆日照我征衣策我行山川異忽在天一方  
但逢新人民未卜見故鄉大江東流去遊子去日長  
曾城填華屋季冬樹木蒼喧然名都會吹簫聞箏簧  
信美無與適測身望川梁鴉雀夜各歸中原杳茫茫  
初月出不高衆星尚爭光自古有羈旅我何若悲傷  
杜脩可曰衆瑜之景理魚遠照以喻明皇以太上  
皇居西內也初月衆星喻肅宗即位未久而史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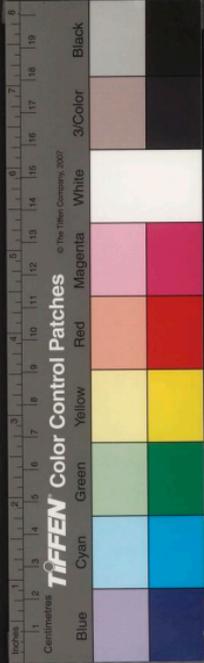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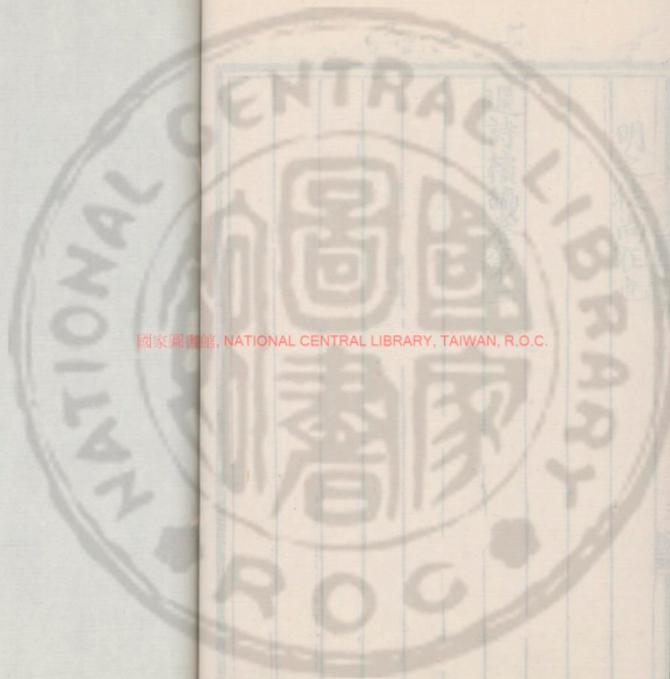


明之徒尚在也

選詩續編卷第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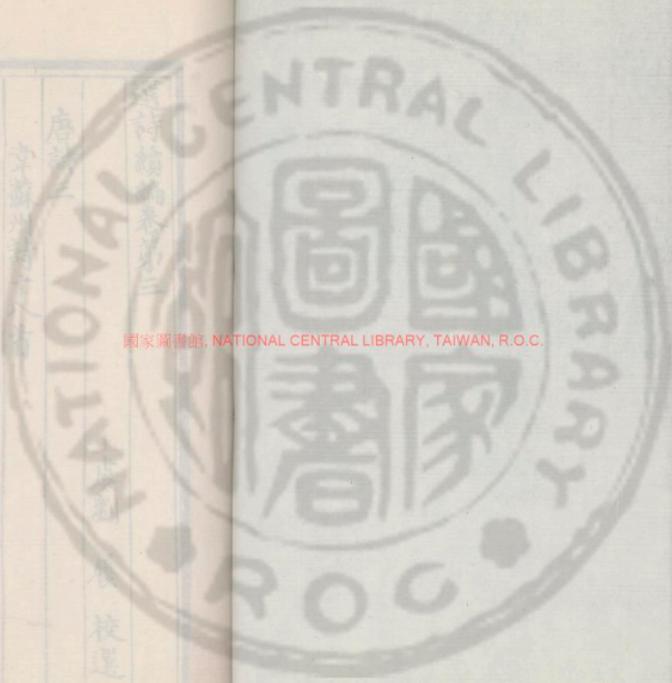


章應物天寶時為三衛郎後累遷豫陽令  
 以疾辭歸再除尚書員外郎出為潯州刺  
 史擢左司郎中貞元初復出刺蘇州少時  
 尾從遊章蒙縱不羈玄宗崩始折節讀書  
 專工為詩性高潔解食每飲必居掃地焚香  
 而坐故其詩清深閒淡而詞格不減沈謝

唐詩  
 李蘇州詩八首

定詩續編卷第三  
 校選

3491285 v.9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選詩續編卷第三

唐詩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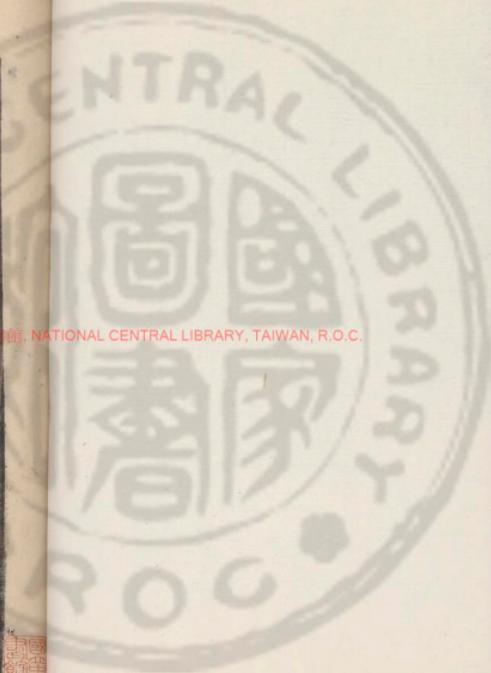
韋蘇州詩十八首

上虞劉復校選

韋應物天寶時為三衛郎後累遷櫟陽令  
以疾辭歸尋除尚書員外郎出為滁州刺  
史擢左司郎中貞元初復出刺蘇州少時  
扈從遊幸豪縱不羈玄宗崩始折節讀書  
專工為詩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掃地焚香  
而坐故其詩清深閒淡而詞格不減沈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擬古五首

辭君遠行邁飲此長恨端已謂迨里遠如何中險艱  
流水赴大壑孤雲還暮山無情尚有歸行子何獨難  
驅車背鄉國朔風捲行跡嚴冬霜斲肌日入不遑息  
憂懽客髮變寒暑人事易中心君詎知冰玉徒貞白

右擬行行重行行

蘭蕙雖可懷芳香與時息豈如凌霜葉感暮鵲顏色  
折柔將有贈延意千里客草木知賤微所莫寒不易

右擬庭中有奇樹

春至林木變洞房夕含清單車誰能裁好鳥對我鳴  
良人久燕趙新愛移平生別時雙鴛綺留此千恨情  
碧草生舊跡綠琴歇芳聲思將魂夢懽反側寐不成  
孽衣迷所次起望空前庭孤影中自側不知雙涕零

右擬凜凜歲云暮

有客天一方寄我孤桐琴迢迢萬里情託此傳幽音  
冰霜中自結龍鳳相與吟絃以明直道漆以固交深  
比古詩缺二句然即止此意亦自足

右擬客從遠方來

白日淇上沒空聞生遠愁寸心不可限淇水長悠悠



芳樹正妍鬱春禽自相求徘徊東西廂孤妾誰與儔  
羊華遂絲絳一落俱不收

右擬明月何皎皎

蒼山曾原嘗口擬詩如學畫識象數要先得其  
筆意運規製於胸中然後下筆乃可若展畫臨貌  
雖似亦下矣前人擬古既用其意又用其字是盜  
之也非擬也此論最為切當憑按晉人如張孟陽  
陸士衡皆不免坐此失獨陶靖節脫去繩墨直寫  
所蘊可謂度越前輩矣今應物所擬亦能不規規  
模倣如自成一家語者斯為可尚若夫格韻高下

係乎世降之遠近茲不暇論

雜體三首

沉沉匣中鏡為此塵垢蝕暉光何所如月在雲中黑  
五字南金既雕錯鑿帶共輝飾空存鑿物名坐使妍  
延野嬌感美人竭肝膽思照水玉色自非磨瑩工日空  
歎息

同聲自相應體質不必齊誰知賈音人人鐸能使大藥

諧叶反鏗鏘發宮徵音止和樂音冰蠶其衣音於人神既

昭享鳳鳥亦下音豈非至賤物一奏升天階

叶堅物情苟有合莫問玉與泥



碌碌荆山璞下和獻君門荆璞非有求和氏非有思  
所獻知國寶至公不待言是非吾欲默此道今豈存

效陶彭澤

霜露悴百草時菊獨妍華叶胡反物情有如此寒暑其  
奈何掇英泛濁醪日入會田家何反盡醉茅簷下一  
生豈在多

高陵書情寄三原盧少府

高陵三原並京兆府縣名今三原屬耀州  
按沈作喆所撰應物傳云應初嘗為京兆  
功曹攝高陵令

方難為進守此微賤班開卷不及頤沉埋案牘間  
兵凶久相踐徭役豈得閑促戚下可哀寬政身致患  
還音日夕思自退出門望故山君心倘如此攜手相與

寄盧使一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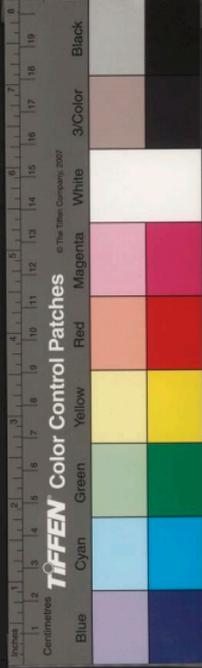
悠悠迷離別大分此歡會難如何兩相近反使心不

安亂髮思一櫛垢衣思一浣况音豈如望友生對酒

起長歎時節異京洛孟冬天未寒廣陵多車馬日夕

自遊盤獨我何耿耿非君誰為文懼

此篇客居廣陵時作



送李侍御益赴幽州幕

李益字君虞以侍御史佐司徒劉濟鎮幽州時應物為尚書郎作詩送之

二十揮篇翰三十窮典墳  
辟書五府至名為四海聞  
始從車騎幕令赴嫖姚並去  
單契閑晚相過草檄遠  
離群慙慙行子遠眇眇川塗分  
登高望燕代日夕生  
夏雲司徒擁精中並去將除國氛  
儒生幸持斧可以佐  
功勳無言別書急坐刪相思文

寄大梁諸友

竹守南譙拜節過梁池  
誰都眾君子出餞擁河湄

燕譙始云浴方舟已解維  
一為風水便但見山川馳  
昨日次睢陽今夕宿符離  
雲樹陰重疊煙波渺一作念  
還期相教在動事海內方勞師

此將赴滁州塗中作南譙即滁州也

冬至夜寄京師諸弟兼懷崔水部

理郡無異政所憂在素食  
徒今去京國羈旅當歲寒  
子月生一氣陽景極南端  
已懷時節感更抱離別酸  
私宴席云罷還齋夜方闌  
遂守沉空漠孤燭照林單  
應同茲夜念寧忘故歲  
懽懽川塗恍惚遯涕下一闌干

寄暢當

白註云開以子弟被名從軍

寇賊起東山，英俊方未閑。聞君新應募，藉藉動京關。  
出身文翰場，高步不可攀。青袍未及解，白羽挿腰間。  
昔為瓊樹枝，今有風霜顏。秋郊細柳道，走馬一日還。  
丈夫當為國，破敵如摧山。何必事州府，坐使鬢毛斑。

京師叛亂寄諸弟

弱冠遭世難，二紀猶未平。羈離守遠郡，虎豹滿西京。  
上懷犬馬戀，下有骨肉情。歸去在何時，流涕忽沾纓。  
憂來上比樓，左右但軍營。函谷行人絕，淮南春草生。  
鳥鳴田野間，思憶故園行。何當四海晏，甘與齊民耕。  
已上三首並滁州作

郡齋雨中興諸文士燕集

空。衛。森。盡。戰。燕。寢。凝。清。香。海。上。風。雨。至。道。遥。池。閣。涼。  
煩。疴。近。消。散。嘉。賓。復。滿。堂。自。慚。居。處。崇。未。覩。斯。民。康。  
理。會。是。非。道。性。達。形。跡。忘。鮮。肥。屬。時。禁。蔬。果。幸。見。嘗。  
俯。飲。一。杯。酒。仰。聆。金。玉。章。神。權。體。自。輕。意。欲。凌。風。翔。  
吳。中。盛。文。史。羣。彥。令。汪。洋。方。知。大。藩。地。豈。曰。財。賦。疆。  
此。篇。在。蘇。州。時。作。篇。首。兩。語。即。據。目。前。寫。出。而。牧。  
守。氣。象。可。見。俯。飲。仰。聆。一。聯。正。合。題。意。亦。可。謂。樂。  
而。不。淫。者。矣。

軍中冬燕

滄海已云晏皇恩猶念勤式燕偏恒秩未遠及斯人  
茲邦實大藩伐鼓軍樂陳是時冬服成或士氣益振  
虎竹謬朝寄英賢降上賓旋罄周旋禮愧無海陸珍  
庭中九劔闕堂上歌吹新光景不知晚觥酌豈言頻  
單醪昔所感大釀况同欣碩謂軍中士仰荅何由申

韓文公詩十首

韓愈貞元中為監察御史貶山陽令元和  
初由河南令貶封溪尉及遷刑部侍郎上  
佛骨表貶潮州刺史後歷國子祭酒兵部  
吏部侍郎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後為吏部

卒謚曰文論者謂其以文為詩故其詞多  
尚勁雄壯而少冲淡然不知其於古作殆  
有非冲淡者可得而及也

琴操四首

琴操者本古詩之流絃歌之詞也文公擬  
作十操最為簡古此晦庵朱子所謂博而  
能約者朱子既以將歸龜山拘幽殘形四  
篇為近楚詞取入後語矣且謂其不取者  
詩也非弃之也今所錄四首格韻高深觀  
者當不以唐諸詩人樂論可也



○猗蘭操孔子傷不逢時作

孔衍琴操云孔子歷聘諸侯不能任自衛  
反魯聽谷中見蘭獨芳喟然嘆曰夫蘭當  
為王者香今乃與眾草為伍乃止車援琴  
鼓之

蘭之猗猗揚揚其香不采而佩於蘭何傷今天之旋  
曷為其然我行四方以日以年零霜貿貿齊麥之茂  
子如不傷我不爾觀齊麥之茂齊麥之有君子之傷  
君子之守

貿貿字通作替陰昏不明之貌舊註云言我如齊

麥之茂當雪霜之時不改其操子如見傷而用我  
可也子如不傷我無自貶以見子之義○朱子嘗  
為韓文作者異惜乎不暇註釋其義尚使奇詞奧  
旨昧于千載之下如此篇有三傷字正與題下傷  
不逢時相應若以子如不傷係於它人則不惟前  
後文勢不屬而命題之本意亦踈緩矣况又以齊  
麥自比而遺其蘭尤為未然愚謂首言不采何傷  
者喻君子固當不為困窮改節也然聖人與天合  
德今天之運行豈為徒然蓋有以發育萬物而成  
四時之功頌我周流四方既久而道不行亦安得



而不傷哉夫道既不行老而益衰正猶蘭香過時  
不采漸至萎瘁故又指蘭而言曰當雪霜之時見  
薺麥之茂乎寧不傷乎子如不傷則我必不見爾  
而有感也蓋薺麥之茂者譬諸小人不審時而進  
乃其稟性之固然也而君子之傷正由君子遭世  
變而守困窮有不吝不傷者耳其反復悼歎之意  
不亦深哉

越裳操周公作

越裳國名在交趾之南周公相成王越裳  
氏重九譯而獻白雉

雨之施物以孳

音滋

我何意於彼為自周之先

叶斯其反

艱其勤以有疆土私我後人我祖在上四方在下

反五厥臨孔威敢戲以侮

叶音孰荒于門

反四海既均越裳是臣

孫汝聽曰言豈有荒于門而能治於田者是必四  
海既均而後越裳是臣也均平治也

岐山操周公為太王作

太王居邠事見孟子

我家于邠自我先公伊我承序

一作敢有不同今狄  
之人將土我疆民為我戰誰使死傷彼岐有咀



往獨處爾莫余追無思我悲

履霜操尹吉甫子伯奇無罪為後母譖而

見逐自傷作

父兮兒寒母兮兒飢兒罪當答逐兒何為兒在中野  
以宿以慶四無人聲誰與兒語兒寒何衣去兒飢何  
食兒行于野履霜以足叶于母生衆兒有母憐之獨  
無母憐兒寧不悲

竅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皆情有所不能自己此  
篇詞氣痛怛誠足感動人者使古甫聞此尚爰忍  
而不顧也耶

嗟我董生行

淮水出桐栢山東馳遙遙千里不能休淝水出其側  
不能千里百里入淮流壽州屬縣有安豐唐貞元一

年時縣人董生名南隱居行義於其中刺史不能為

天子不聞名聲爵祿不及門叶民外唯反有吏

日來徵租更索錢嗟我董生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

盡日不得息或山而樵或水而漁入厨具甘旨上堂

問起居父母不憾憾妻子不咨咨嗟我董生孝且慈

人不識唯有天翁知生祥下瑞無休期家有狗乳出

求食雞來哺其兒啄啄庭中拾蟲蟻哺之不食鳴聲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悲傷徨躑躅久不去以翼來覆待狗歸嗟我董生誰  
將典情時之人夫妻相虐兄弟為讐食君之祿而今  
父母愁亦獨何心嗟我董生誰典情

此篇當在漢魏樂府之列小學書載此末句亦有  
將字今從本集蓋前一將字疑詞也至此則不復  
疑矣

河之水寄子姪老成二聲

河之水去悠悠我不如水東流我有孤姪在海陬三  
年不見兮使我生心一憂日復日夜復夜三年不見  
汝使我鬢髮未老而先化

河之水悠悠去我不如水東注如字或曰當與  
去字並叶上聲我有

孤姪在海浦三年不見兮使我心苦采薇于山叶輪  
蕭反

緜魚于淵我但京師不遠其一作還音  
悅

此詩可見其心慈愛惻怛當與祭老成文同觀

古風

今日曷不樂幸時不用兵無曰既蹙矣乃尚可以生  
彼州之賦去汝不顧此州之役去我一作美適一邑

之水可走而遠天下湯湯音湯局其而歸好我衣服甘

我飲食失叶音無念百年聊樂一日

東蜀樊汝霖曰安史之後方鎮相望地大兵驕不





文公脫汴州之亂往徐州依張建封居符離睢水  
上既踰年鬱鬱不得志將辭去故作是詩詳見與  
孟東野書

柳柳州詩四首

柳宗元貞元十九年為監察御史襄行時  
王叔文帝執誼用事引納禁近與計議擢  
禮部員外郎欲大用之俄而叔文敗坐貶  
永州司馬徙柳州刺史以卒世評其詩發  
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與韋應物並  
稱宜矣然必較其等差則子厚之務求工  
緻乃不若韋之蕭散自然者也

唐鏡歌鼓吹曲獸之窟 并序

鼓吹鏡歌本漢軍樂也子厚為唐作十二  
曲以紀高祖太宗功德之感按唐史不載  
疑子厚私作而未嘗用奏於朝廷然皆不  
失為古調但其辭太嚴密氣亦促迫而乏  
優游之韻其亦朱子所謂有意於求似者  
唯此一篇詞義若差勝云

唐既受命李密自敗來歸以開黎陽斥東土為獸  
之窟第二



獸之窟奔大麓天厚黃德狙獷服甲之藥弓弭矢麓  
皇旅靖敵逾覺自亡其徒匪予戮屈贊或書無此字  
或云即周禮  
賦字與猛虔慄慄以尺組敢以秋黎之陽土茫茫  
暴同富兵戎盈倉箱之者德莫能享叶平驅射兕投我羶

初秋夜坐贈吳武陵

稍稍兩侵竹翻翻鷓鴣驚叢美人隔湘浦一夕生秋風  
積霧香難極滄波浩無窮相思豈云遠即席莫與同  
若人抱奇音朱絃絳絢桐清商激西瀨泛豔凌長空  
自得本無作天成諒非功希聲闕大撲輦俗何由聰

界圍巖水簾

界圍巖在永州

界圍匯湘曲青碧環澄流懸泉聚成簾羅注無時休  
韻磬可凝碧鏘鏘徹岩幽丹霞冠其顛想像凌虛遊  
靈境不可狀鬼工諒難求忽如朝玉皇天冕垂前旒  
楚臣昔南逐有意仍丹丘今我始北旋新詔釋綬因  
采真誠眷總許國無淹留再來寄幽夢遺本作催行舟

丹丘神仙所居之處楚詞云仍羽人於丹丘

南澗中題

秋氣集南澗獨遊亭午時迴風一蕭瑟林影久參差



始至若有得銷深遂忘疲羈禽響幽谷寒蕤舞淪漪  
去國魂已遊懷人淚空垂孤生易為感失路少所宜  
索寞竟何事鬱悵祇自知誰為後來者當與此心期  
千秋篇首兩語頗新巧猶未失為沈謝此獨遊亭  
平時一句自是唐韻讀者當自識之

張司業離怨一首

張籍貞元中及第官至國子司業工為樂  
府詞昌黎韓文公稱其學古淡者是也蓋  
唐人之古詩於此焉止矣

切切重

去聲

切切秋風桂枝折

音

人當少年嫁我當少

年別念君非征役一作年年長遠妾身甘獨沒高  
堂有男姑山川豈悠遠行人自不返

或言藉樂府古淡昌黎既許之宜其可取者多矣  
愚謂古人製作自有體格雖或曰時高下其氣韻  
亦不相遠此難必言語形容在識者自能心領意  
會也今觀籍所作詞雖古淡音調則唐而已獨此  
離怨一篇度幾近之餘皆似是而實非大抵貞元  
以後稱學古者類如此夫唐以詩名世者無慮三  
百家而欲求古作之純全合乎風雅之遺響者何  
其不易得也嗚呼世降風移一至于此也夫



選詩續編卷第三

十五

選詩續編卷第四

宋詩

王荆公詩二首

荆國王文公安石神宗朝位宰相其經術  
行業固不暇論而文章簡遠可法詩宗杜  
少陵間有古體惜乎不多得也

雲之祁祁蒼蒼傳一作傳

傳字至和洛陽人有詩名嘗在鳳翔與東  
坡蘇公友善按東坡集有和傳留別詩言

上虞劉履校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選詩續編卷第三

十五

選詩續編卷第四

宋詩

王荆公詩二首

荆國王文公安石神宗朝位宰相其經術  
行業固不暇論而文章簡遠可法詩宗杜  
少陵間有古體惜乎不多得也

雲之祁祁蒼蒼傳一作傳

傳字至和洛陽人有詩名嘗在鳳翔與東  
坡蘇公友善按東坡集有和傳留別詩言

上虞劉履校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其貧且未第韓魏公鎮長安有詩云古  
來風義遺才少近世公卿薦士稀又魏公  
舉之而傳已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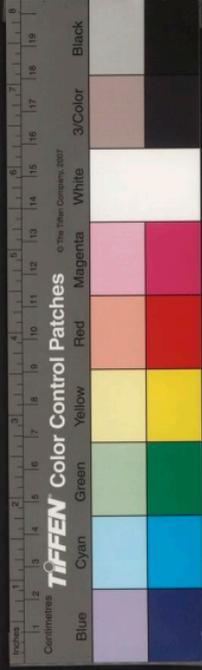
雲之祁祁或雨或暘于淵苗之翹翹或槁于田雲之  
祁祁或雨于野有槁于田豈不自我否考其濟其在  
西郊匪我為之哉歌且謔尉兮其復加等南山之側  
我歌且謔維以育德

祁祁得徐兒蒼尉亦雲興之兒西郊蓋用易所謂  
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意○此詩四章首章喻朝  
廷恩澤施或不當則士之困窮于下宜也次重言

施得其所而猶困窮焉者豈不由我之才力不足  
振起之歟三章則言雲興不雨澤施未光則又非  
我之力所得為矣末章乃言斂迹不施而屯其膏  
澤當此之時我但歌謔自適離以育德而已此蓋  
勉其自守以盡夫固窮之義也荆公四言又有新  
田詩亦不失為古作但不及此篇之簡潔深婉故  
不錄爾

雲山詩送孫正之

按荆公送正之序云子官於揚得友曰孫  
正之能行古道又善為古文其兄之官於



溫將奉其親以從故遂之此詩亦必一時

兩作

雲山參差碧相圍溪水詰曲帶城隄溪窮壤斷至者  
誰子獨與子相諧嬉山城之西鼓吹悲水風蕭蕭不  
滿遊子今去此來無時子有不可誰子規

此詩詞調近古而意思閒淡較之宋諸家語似亦  
未有能過之者故錄之

朱文公詩二十七首

晦菴先生卓然以斯道自任著書立言上  
與濂溪諸公繼絕學之統矣其於吟詠情

性亦必取則於古之作者嘗言三百篇性  
情之本學詩而不本於此則亦淺矣又曰  
作詩須從陶柳門庭中來不如是無以發  
蕭散沖淡之趣又曰選詩及章蘇州詩固  
當熟觀更須讀語孟以探其本今觀先生  
所為詩大槩出入陶章之間至義理精微  
處則皆本於六經四書者又豈他人所能  
窺測哉

述懷

夙尚本林壑灌園無寸資始懷經濟榮復愧軒裳



劾官刀筆間朱墨手所待謂言殫蹇步詎敢論居卑  
任小才亦短抱念一無施幸蒙大夫賢加惠寬撫昔  
撫已實已優於道豈所期終當反初服高揖與世辭  
此蓋初就任同安主簿時已知道不可行而將隱  
也

古意

兔絲附檇檇佳木生高崗弱蔓失所依佳木徒蒼蒼  
兩美不同根高下求相望相望無窮期相思諒徒為  
同車在夢想忽覺淚沾衣不恨歲月道但惜芳華姿  
嚴霜萎百草少恐及茲時盛年不再至已矣不復疑

檇檇小木也此詩蓋託言雖有明君不得親遇而  
歎夫道終不可行也

社後一日作

聖作重品節等殺所介古所詳里有秦社稷儲差遂  
無章王綱諒已賧精意尚不忘尚論千載前簡編有  
遺芳侃侃陳孺子恂恂蕩春鄉敬恭事著老禱賽謹  
田垂悠悠我里居歲事存一作故常向來諸老翁敦  
龐亦端莊交神康或享與物同樂康今我胡不樂悵  
然下頽岡古人不可見今人自徂狂

秦社儲差按秦法天子為民立太社自立王社諸



侯為民立國社自立侯社大夫以下庶群立社曰  
置社鄭氏曰大夫不得特立社與庶民族居百家  
以上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古者立社之法其  
詳如此秦罷封建改侯國為郡縣里社雖存而無  
上下之等級是古法之壞自秦始皇也章法也陳平  
宰社事見漢書平所居陽武縣戶牖鄉今言萬春  
未詳或恐別是一事此詩蓋感歎世道愈降而民  
俗之不一若也

感事有歎

榮華難久恃代謝安可量宿昔堂上飲今歸蓬蒿鄉

高臺一以傾總限施空房繁弦既闕奏緩舞亦輟行  
桃李自妍華春風自飄揚總慳靡遺思更平衣有餘  
芳身祖名亦滅事往恨空長寄語繁華子古今同一  
傷

此必有為而言然當時恃勢驕奢之人往往有之  
不必考其誰何也

遊窰巷

弱齡慕丘壑茲山屢遊盤朝陪青冥外暮陟浮雲端  
晴嵐染襟裾水石清肺肝俯仰未云已歲月如飛翰  
中年塵務牽引脰空長歎曠歲一登歷心期殊未闌



初此親交集笑談有餘歡結架迫巒倚徒倚臨奔瀉  
共惜前古秘今為後來觀落景麗雲木回風馥秋蘭  
林昏景益佳悵然撫歸鞍諒我故山好莫遣茲盟寒

將遊雲谷約同行者

躋險擇幽棲寒蘿結茅屋疏泉下去聲石漚區備反種樹  
蒲煙谷時登北原上一騁千里目雲物下逶迤罔戀  
遠重復暫辭忽曠感再往恨牽俗因悲昨遊侶或已  
在鬼錄暄風悟新陽一雨欣衆綠明發君莫遲幽期  
我當下

漚壘石漚水溢而有聲之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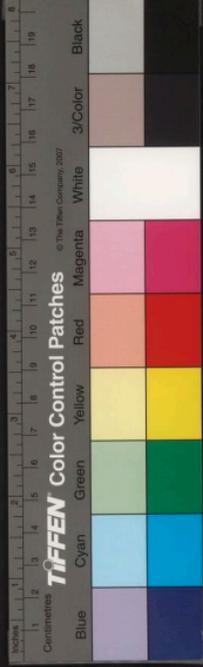
頃以多言害道絕不作詩兩日讀大學誠意  
章有感至日之朝起書此以自箴蓋不得已  
而有言云

神心洞玄鑒好嘉去聲審薰猶云何及自誑閔默還  
包羞分辰仲冬節寤歎得隱憂心知一寸光是彼重  
泉幽朋來自茲松羣陰邀難留行迷亦已遠及此旋  
吾軼

誑欺也一寸光即所謂明德此篇當與感興詩通

看

齋居感興詩二十首并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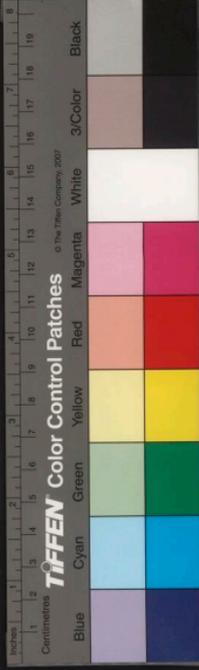
子讀陳子昂感遇詩愛其詞旨幽邃音節豪宕非  
當世詞人所及如丹砂空青金膏水碧雖近乏世  
用而實物外難得自然之奇寶欲效其體作十數  
篇顧以思致平允筆力蒼錫竟不能就然亦恨其  
不精於理而自託於仙佛之間以為高也齋居無  
事偶書所見得二十篇雖不能探索微妙迹迹前  
言然皆切於日用之實故言亦近而易知既以自  
警且以貽諸同志云

其一

昆音命大無外旁儲下深廣陰陽無悖機寒暑若來

往皇羲古神聖妙契一俯仰不待窺馬圖人文已宣  
朗渾然一理貫昭晰非象罔跡重無極翁為我重指  
掌

昆命言天形之圓轉旁儲謂地勢之廣被馬圖即  
榮河龍馬負圖而出伏羲則之以畫八卦者也人  
文謂兩儀四象支分交錯成八卦以備三才者說  
見朱子原象贊象罔猶言不令曉語出莊子無極  
翁指瀛溪周子也○此篇論太極一貫之理也言  
天地設位以見太極之體所以立陰陽寒暑迭運  
以見太極之用所以行蓋無往而非太極也伏羲



古之神聖仰觀俯察默契其妙有不待河之出圖而所謂爻者固已灼見於畫卦之前矣且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渾然融貫本自昭著但聖遠言湮而於無聲無臭之中有未易以窺測者今乃感荷周子作為圖說以示我人使獲見其如此之明而無疑也○余子節曰伏羲作易自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而周子言之蓋無極二字乃周子不繇師傳默體道妙立為名義者如是故朱子於其圖說釋之詳已而復於此

將舉是以名稱之不亦宜哉

其二

吾觀陰陽化升降八絃音中而瞻眺無始後際那有終至理諒斯存萬古一作世與今同誰言混沌死幻語

驚盲擊

八絃淮南子謂九州之外有八寅八寅之外有八絃斯者指陰陽升降而言混沌元氣未判之稱混沌死亦見莊子書幻惟妄也○此言太極之實理與陰陽氣化亘萬古而無終窮也其曰瞻眺無始後際無終者即周子所謂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及



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之意夫太極理也  
陰陽氣也氣無理則無所本理無氣則無所寓二  
者常相依而不相離故陰陽之升降無時休息而  
太極之妙用亦無往而不在也彼謂混沌死者其  
意以為天地既判元氣分裂則所謂太極者亦破  
碎而不復全此驚世駭俗之論其不足信也明矣

其三

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煖凝冰亦焦火淵淪復天飛  
至人秉元化動靜體無違珠藏澤自媚玉韞山含輝  
神光燭九垓玄思去聲徹萬微塵縞全寥落歎息將安

歸

機者發動所由之處凝冰焦火淵淪天飛語本莊  
子元化即書所言上帝降衷劉康公所謂受天地  
之中以生者長樂潘柄以為吾心之太極是也九  
垓已見補註郭景純詩○此言人心不測乘氣而  
動苟無道以主之則恐懼所迫不冰而寒忿憤之  
來不火而熱甚而至於淵沉天飛有不可繫者矣  
唯聖人為能精一執中故其動靜之際不踰矩度  
存諸中而應乎外觸處洞然莫非此心之妙然自  
聖人不作心學無傳簡冊雖存令人無有能究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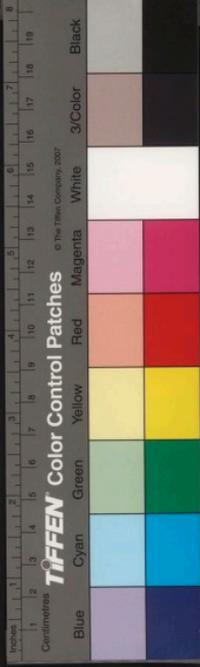
者而寥落殆甚是以人心之失愈遠而歎其將無所歸也

其四

靜觀靈臺妙萬化從此出云胡自燕穢反受衆形役厚味紛朵頤妍姿坐傾國崩奔不自悟馳騖靡終畢君看魯天子萬里窮轍跡不有祈招詩音詩徐方衞宸

靈臺即人心也以其神明之所舍故以為名朵垂也頤口旁也朵頤飲食之兒語見周易祈招詩已見補遺徐方徐偃王之國也按韓文公記偃王廟

云穆王西遊忘歸四方諸侯有爭辨者無所質正咸賓祭于徐贄王帛死生之物于徐之庭者三十六國宸極謂帝居也○此承上篇之言人心不測以終歎息安歸之義首言靈臺之妙萬化之所從出者即書所云道心之謂惟其不能精一執中反為人心所役乃縱飲食男女之欲甚至崩奔馳騖如穆王之幾喪天下者為害甚大可不顧念之與章首靜觀二字實一篇之旨要蓋不能靜觀則無以知此心之妙而所謂自燕穢不自悟者皆由於此讀者不可以其易而忽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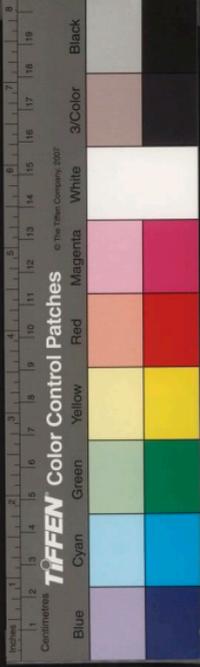


其五

涇舟膠楚澤周綱已陵夷况復王風降故宮黍離雖  
玄聖作春秋哀傷實在茲禘麟一以踣反袂空連瀉  
漂淪又百年僭侯荷上法爵圭規叶音王章又已喪何  
復嗟歎為馬公述孔業託始有餘悲拳拳信忠厚無  
乃迷先幾

涇舟涇水之舟見詩棫樸篇以其下文有周王子  
邁之語故借用之膠漕柄古與莊子膠杯之義同  
當音去聲皇王大紀云昭王征荆蠻旋涉漢梁敗  
而隕王右辛餘靡振王北濟因是發病崩史記云

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則是涇舟往膠于楚澤也  
或引通鑑外紀之說漢濱之人惡王以膠船進中  
流膠液船解而溺於義不通麟路謂其折足而死  
也已見補遺獲麟歌及補註劉越石詩僭侯謂晉  
大夫魏斯趙籍韓虔共令晉地而請為諸侯天子  
不能討且從而命之也章猶法也馬公司馬溫公  
述孔業謂作通鑑欲續春秋也○此言周自昭王  
南征不返王綱已陵夷矣及平王東遷下同列國  
周衰愈甚而亂臣賊子興聖人於此已不能不感  
傷焉况乎麟出非時而見害於是悼明王之不作



哀吾道之既窮作為春秋而託始於平王絕筆於  
獲麟也下逮三晉之時上章論喪既久雖復嗟歎  
亦無如之何已而溫公通鑑之作乃欲追述聖業  
託始於此觀其反復悲傷以明夫禮義名分之不  
可紊者其意信為忠厚然惜其不即繼書獲麟之  
後如東萊呂氏之大事記則無乃昧於事變之所  
先乎或疑朱子綱目亦始於三晉而獨識溫公為  
不可何也蓋通鑑紀事之書但當續左傳而不當  
有所創始綱目褒貶之詞實法春秋况因通鑑而  
作自不容不於此始二書製作之體固有不同讀

者詳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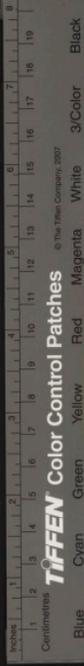
其六

東京失其御刊臣弄天綱西園植姦穢五族沉忠良  
青青千里草乘時起陸梁當塗轉山嶽炎精遂無光  
桓桓左將軍仗鉞西南疆伏龍一奮躍鳳雛亦飛翔  
祀漢配彼天出師驚四方天意竟莫回王圖不偏昌  
晉史自帝魏後賢蓋更張世無魯連子千載徒悲傷  
東京指東漢所都而言刑臣閹宦也天綱猶言王  
綱西園靈帝所置造萬金堂引司農金帛錢物積  
之并寄藏小黃門常侍家錢又令其賣官鬻爵入



錢於此五族宦者單超徐璜貝瑗左悺唐衡也桓  
帝時同日封侯世謂之五侯又有五邪五倖之號  
千里章靈帝時童謠應董卓之讖卓初為中郎將  
後廢立擅殺自為丞相燒宮廟發諸陵劫獻帝西  
遷陸梁強梁也當塗謂魏王曹操說見補註第八  
卷桓桓威武克左將軍漢昭烈也建安三年為左  
軍將軍領豫州牧伏龍謂諸葛孔明鳳雛謂龐統  
也見孔明傳祀漢配天謂接漢正統也王圖不偏  
昌歎其不得統一也孔明嘗言漢賊不兩立王業  
不偏安蓋其志必欲統一云爾晉史謂賈史官陳

壽壽撰三國志以魏為帝魯連子戰國時人會魏  
將點垣衍說趙使尊秦為帝連責之曰彼帝天下  
連有蹈東海而死耳○此言東漢自桓靈失道宦  
豎弄權斂貨賂以蓄姦穢與黨錮以害忠良遂致  
亂臣賊子相踵弑奪昭烈以漢室之胄又得忠賢  
為輔出師討賊圖復舊疆宜無難者然天意竟不  
可回莫遂恢廓陳壽作史以魏繼漢固無足責後  
來如司馬公學術之正當以春秋之法正之乃亦  
帝曹魏而寇蜀漢求其如魯仲連之耻帝秦者今  
不復見千載而下徒為悲傷而已○余子節曰朱



子綱目書魏王曹丕稱皇帝廢帝為山陽公而不  
書禪位於蜀繼漢特書昭烈皇帝賁武元年而不  
介以黃初之號及蜀亡乃書鄧艾至成都帝出降  
漢亡以見漢統非絕於獻帝之延康也與此詩正  
相表裏愚按晉鑿齒漢晉春秋謂蜀以宗室王而  
魏吳皆為篡逆至晉文平蜀乃為漢亡而晉始興  
然則朱子固有所本云

其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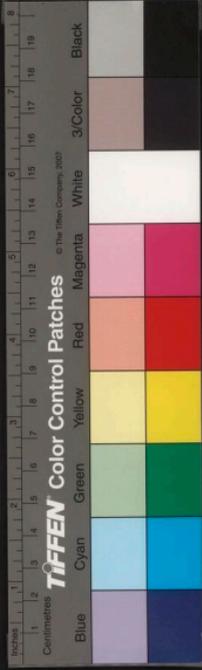
晉陽晉唐祚王明紹策封垂統已如此繼體宜昏風  
靡取瀆天倫牝晨司禍凶乾綱一以墜天樞遂崇崇

淫毒穢宸極雪酸燔蒼穹向非狄張徒孰一作誰辦取

日切云何歐陽子秉筆迷至公唐經亂周紀凡例孰  
此容侃侃范太史受說伊川翁春秋二三策萬古開

羣蒙

晉陽太原也唐高祖李淵初為隋太原留守其子  
世民陰與晉陽宮監裴寂謀以宮人私待其父因  
脅以起兵遂取隋而有天下其後世民又殺太子  
建成而嗣立是為太宗王明太宗子曹王明也巢  
封即太宗弟秦王元吉後封巢刺王初太宗并殺  
元吉而納其妻生子明使繼巢王後唐亦牝也靡



聚謂武后本太宗才人高宗杰立為后此禮記所謂父子聚麀也牝晨言高宗令武后預決朝政是牝雞之晨也乾綱謂君為臣綱夫為妻綱也天樞武后既革唐為周鑄銅柱高一百五尺以紀周功德榜曰天樞毒猶惡也強毒謂武后初幸僧懷義王求禮嘗請闈之復幸張易之昌宗兄弟陽使預修三教珠英於內殿以掩其跡之類雪讎謂武后之殘酷如齒去王皇后蕭淑妃手足投酒甕中令骨醉數日而死又累殺三太子及唐宗室諸王族屬殆盡狄張狄仁傑張柬之也取日功謂中宗得

正帝位社稷復歸於唐也東之傳贊云取日虞淵唐經謂唐史本韓文公作唐一經之詞亂汚雜也周紀武后紀也侃侃剛直也范太史名祖禹嘗作唐鑑○此篇專論武后之事因推言高祖太宗垂統之主皆以女色亂倫如此宜乎繼體知高宗者不耻塵聚之汚卒致牝晨之禍也蓋武后自得志以來專作威福至于竊取大位權歸武氏者幾五十年而其間淫穢殘虐不可勝紀及武承嗣三思等營求太子自非仁傑力挽于前東之討亂于後則唐祚幾於絕矣東史筆者宜用春秋之法黜武



后以為女主僭亂之成奈何歐陽文忠公之修唐書仍列則天敗周之事于帝紀以亂國史之凡例乎惟范太史受學程子之門其作唐鑑也於中宗廢選之後每歲必書帝在某所以合春秋公在乾侯之所以正國統而明大義者真足以開萬古之愚蒙矣○按唐書列傳初吳兢撰國史為則天本紀史館修撰沈既濟奏請省天后紀合中宗紀每歲首必書曰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紀稱中宗而事述太后名不失正禮不違常愚謂既濟此言雖不行於當時固可法於後世惜乎歐陽

公見之而不能用竊意范太史所受於伊川者得非有取於此乎因并記之且以見公論有終不可泯者云

其八

朱光編炎宇微陰眇重淵寒威閉九野陽德抱窮泉文明昧謹獨論述有開先幾微諒難怨善端本髣髴掩身事齋戒及此防未然閉關息齋旅絕彼柔道寧開先謂啓其端而道是也禮記云有開必先掩收斂也掩身齋戒月令之文於仲夏仲冬之月見之及此指幾微而言閉關息齋旅見易復卦之象言



安意以養微陽也柔道牽始卦初六象辭牽進也  
以其進故壯絕之所謂繫于金柅是也○此篇言  
君子當體陰陽消長之機以加省察存養之功也  
夫陽極則陰生陰極則陽生二者迭為消長無有  
止息然陽剛陰柔善惡於是乎分焉且吾一身之  
氣即天地流行之氣而吾日用之間其可不因陰  
陽之消長以審夫善惡之機乎方其德性昭明一  
或昧於慎獨則物欲之蔽已有開先者矣此二句  
乃知幾微之際信不可忽然其間善端本自綿  
綿不息又豈可不於此而常省察焉是以君子當

嚴冬一陽初復必齋戒豫養以固文明之基當感  
夏一陰初始亦必齋戒豫備以杜昏迷之漸此正  
抑陰扶陽遏惡揚善之節度也掩身以下二句兼  
冬至夏至說開關  
純柔二句分復始之詞說此條節陽並錄  
寫朱子語諸家箋註皆不及此因附記之

其九

微月墜一作西嶺爛然衆星光明河斜未落斗柄低  
復昂感此南北極樞軸遙相當太一有常居仰瞻獨  
燿燿中天照四國三辰環侍旁人心要如此語不古  
意甚切  
寂感無違方

昂高舉兌南北極天之樞也天形微倚繞地左旋



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北極出地三十六度樞軸設  
言天之旋轉所以持兩端而居中不移者如戶之  
樞車之軸也太一即北辰所謂帝座也按朱子語  
錄太一如人主北極如帝都三辰日月星也○潘  
柄謂此篇因天象以明人心之太極是也蓋見月  
星河漢隨天運轉而有以感夫天之樞軸南北相  
當常居其所而不移北辰一星獨居中天照臨四  
國三辰環繞而歸向之人之一心處方寸之間寂  
然不動至於酬酢萬變感而遂通不見其有邊際  
方所亦猶是也故特舉要如此三字以示人其意

切矣

其十

放勳始欽明南面亦恭已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紀  
猗歟歎曰躋穆穆歌敬止戒焚光武烈待旦起周禮  
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五字全非古語魯叟何常師刪述  
存聖軌

放勳虞史贊堯之詞言其功大無所不至也始者  
言本於此也欽恭皆敬也精一者持敬之極功朱  
子敬齋箴正引其語猗歟歎詞躋升也商頌長發  
篇言湯之德聖敬日躋也穆穆敬德之容大雅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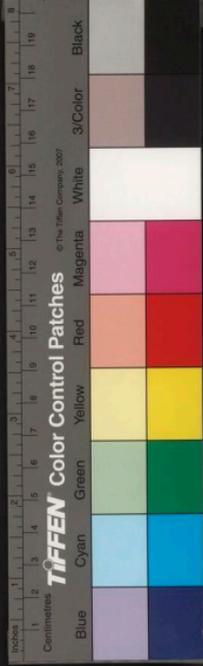
穆穆文王於戢熙敬止戒絜謂召公作袞絜之書  
以戒武王待旦孟子言周公思兼三王之事坐以  
待旦魯叟謂孔子也○此言自古聖人相傳之心  
法唯在乎敬之一字而已堯之所以孜孜勲者既始  
於欽明舜之南面無為者亦始於恭已無它道也  
及舜以之而授禹則曰惟精惟一語益加切真足  
以立人紀于萬世矣其後湯文有得於此而其相  
承之際武王所以慎戒絜之訓而能丕顯其光烈  
周公所以思兼三王而能興起乎典禮又豈出於  
此敬之外哉是知此心同然千載一日至于孔子

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無間於禹夢見周公以集群  
聖之大成而其刪詩書定禮樂亦不過著明前聖  
之軌轍耳然則敬者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  
後之學者可不深念乎哉

其十一

吾聞庖羲氏爰初闢乾坤乾行配天德坤布協地文  
仰觀玄渾周一息萬里奔俯察方儀靜續同類然千古  
存悟彼立象意契此入德門勤行當不息敬守思彌  
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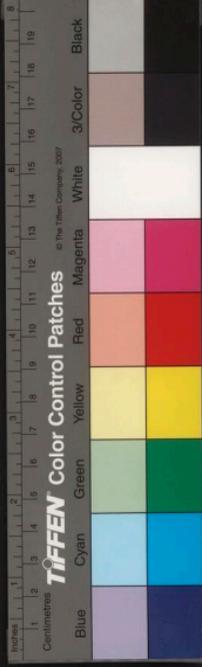
庖羲即伏羲也開戶曰闢乾坤為易之門故云闢



乾健也天行健故乾配天德坤順也地道順布故坤協地文凡地之所載粲然呈露者皆謂之文玄渾謂天方儀謂地也積然重墜兒亦安靜之意○言我聞伏羲初畫乾坤二卦以象天地因而仰觀俯察以悟其意而有以契乎入德之門是以君子法天運之周以力行當自強而不息効坤儀之靜以敬守思安貞而盜取也上篇專言恭敬使有以涵養其本原開發其聰明以為德業之基此則直指踐履工夫由是而入於聖賢之域也二篇之旨相為始終學者尤宜體玩

其十二

大易圖象隱詩書簡編訛禮樂射文喪春秋魚魯多璠琴空寶匣絃絕將如何興言理餘韻龍門有遺歌圖河圖及伏羲先天諸圖象卦象皆大易至理之所存隱謂溺於測候之術數虛無之誕說而不明也簡編訛者如小雅不當升魚麗于鹿鳴之什而以南陔等篇附魚麗之後及武成洪範康誥梓材諸篇多有錯簡也禮樂交喪謂儀禮多殘缺而樂經又廢不傳也魚魯謂簡牘廢滅有讀亥為豕魯為魚之類龍門本河津山名周禮稱龍門之



琴瑟以其地之所出也此因伊川程子晚年築室  
龍門之上以著書傳道故託言之○此蓋歎聖經  
殘闕大道隱微而有志於著述以闡明之歎六經  
所以載道而今若此譬之琴瑟空存而絃絕已久  
則將如之何哉所賴河南程夫子得不傳之學於  
千數百年之後聖人之微言如絃絕而復續今我  
欲得理其餘韻者以有龍門之遺歌在是故也

其十三

顏生躬四勿曾子曰三省中庸守謹獨衣錦思尚綱  
偉哉鄒孟氏雄辨極馳騁操存一言要為爾挈裘領

丹青著明法今古垂煥炳何事千載餘無人踐斯境  
躬行也中庸子思所作謹獨尚綱皆言為己之學  
其立心當如此也操存言人良心易失能持守之  
即在此耳○此言顏子曾子所行之日子思孟子  
所言之要皆如丹青炳煥垂法後世如何鄒魯以  
後濼洛以前千餘年間無有能力踐而深造之者  
且四者之中操存一語尤為切要蓋仁義之心放  
而不存則雖欲加以克省不欺之功亦無所用其  
力焉故朱子於孟子夜氣章說之詳矣而復於此  
特申挈裘之喻以致丁寧之意云



其十四

元亨播羣品利貞固靈根非誠諒無有五性實斯存  
世人逞私見鑿智道彌昏豈若林居子幽探萬化原  
元亨利貞乾之四德即天道之流行而不息者元  
亨於時為春夏萬物生長周子以為誠之通利貞  
於時為秋冬萬物收藏周子以為誠之復誠者元  
亨利貞所以流行之實理即下文萬化之原所謂  
太極是也五性五行之性曰仁義禮智信五行各  
一其性而人心具一太極為得五性之全實斯存  
者亦上文非誠無有之意○潘柄謂此將言異端

詞章之害道妨教故先發此以明吾道之本原是  
也夫道之本原誠而已矣造化之所以發育人物  
之所以生生皆不外是世人不知徃徃逞其私智  
而穿鑿妄行此道之所以愈不明也豈若隱遯之  
士潛心育德而能深探乎此者耶

其十五

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山盜啓元命祕竊當生死關  
金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  
我欲徃從之脫屣諒非難但恐逆天理偷生詎能安  
元命祕謂人生受命之初造化玄微之機誠也生



死關即元命祕之所在以其可以生可以死皆由於此也金鼎即指人身之中而言丹家所謂乾坤鼎器是也蟠者交媾之謂龍虎藥物之假名其實精氣二物而已三年言其久蓋丹既成又必溫養之久然後能脫然而輕舉也刀圭豎家則藥之分數本草以為十分方寸七之一刀圭入口蓋用參同契刀圭最為神還丹可入口之文參同本言內丹特借服食之事為喻耳○此言仙家長生之術學之甚易但恐不合吾聖門原始及終之道雖得偷生豈能無愧於心乎橫渠張子曰存吾順事沒

吾寧也其安矣哉

其十六

西方論緣業早卑喻羣愚傳流世代久梯接陵空虛  
顧盼指心性性名聲言超有無捷徑一以開靡然世爭  
趨號空不踐實蹟彼榛棘塗誰哉繼三聖為我焚其  
書

西方指佛而言周昭王時佛生于西域天竺國緣  
業謂人死不滅復入輪迴生時所為善惡皆有報  
應也梯接猶舍人言架空也指心性謂佛書有即  
心是佛見性成佛之說超有無謂其言有則云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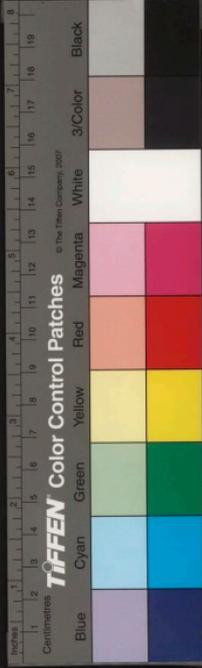


即是空言無則云空即是色之類靡然草從風偃  
之兒三聖指禹周公孔子也○此言佛初在西方  
以緣業化誘愚俗其言卑近易曉亦不過使之怖  
畏自修不敢為惡耳及傳入中國既又為其徒者  
轉相梯接講演空妄勝大之言號為義學未幾又  
變而為禪不立文字直以為一頓悟一話言之頃  
便可識心見性超悟道妙如此捷徑一開不唯化  
喻羣愚雖高人達士亦莫不靡然從之殊不知彼  
但可施於一己以為寂滅之計而非吾儒人倫日  
用之實理乃亦以之施於天下國家如行榛棘之

塗鮮有不困於迷誤顛踣者焉朱子欲繼三聖而  
焚其書即孟子距楊墨之意也○愚謂仙佛之為  
異端一也然修鍊之徒往往斬其術不輕授人  
故從而習之者無幾佛氏之教乃欲廣化群生必  
奔而君臣去而父子夫婦皆歸於我若此不已則  
天其與我民彙不幾於熄乎故程子獨言其害道  
為尤甚戒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今詳味二  
詩之旨則其輕重淺深亦可見矣

其十七

聖人司教化橫存育群材因心有明訓善端得深培



天叙既昭陳人文亦褰開云胡百代下學絕教養乖  
叶公羣居競葩藻爭先冠倫魁淳風又一作淪喪擾  
反擾胡為哉

橫通作黌學舍也善端即四端也天叙即書所言  
五典人文亦五典中人理之倫序易言觀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者正謂此也褰掀舉之意褰開言易  
見也倫魁猶言甲科狀元也○此言古先聖王開  
設學校教育羣材皆所以明人倫而已始也因其  
本心固有之善端使培養而擴充之及夫天叙之  
典既極其昭陳則人文亦莫不粲然而可觀奈何

後世賢聖之君不作教化陵夷庠序群居之士率  
皆馳心於外不知人理自然之文但以詞童之葩  
藻豔麗者為文爭先闢靡蹤取高第遂使良心琢  
喪利欲紛拏而於天叙天秩不復加意風俗之頹  
敗一至于此可勝歎哉

其十八

童蒙貴養正遜弟乃其方鷄鳴咸聞問訊謹暄涼  
奉辨水勤播灑攤篋周室堂進趨極虔恭退息常端  
莊勸書劇嗜炙之夜反見惡逾探靜湯肅言戒廉誕  
時行必安詳聖塗雖云遠發軔且勿忙但太十五志于



學子及時起高翔

童蒙養正見易彖傳遜順也謂順親也謹暄涼即  
溫清之事簞帚也劇甚也嗜者知其味而好之也  
爨燂肉逾探湯言惡之甚也庸常也時行即庸行  
也輒礙車止輪之木發木動輪則車行○上篇既  
言士風凋弊由教養之失道故此專言童蒙貴於  
養正以為進德修業之基自遜第以下至謹言行  
一節皆養正之事夫蒙以養正乃作聖之功然或  
恐其不安於分而有妄意躐等者馬故又戒之曰  
聖塗雖遠且當於此從容漸進俟年十五而八

學從事於窮理脩身治人之道然後奮然高起以  
造乎聖賢之域不難矣

其十九

寂我牛山木斤斧日相尋豈無萌蘗生牛羊復來侵  
恭惟上帝降此仁義心物欲五攻奪孤根孰能住  
反躬畏其背肅容正冠襟保養方自此何年秀竇林  
牛山木訓義已見孟子集註任堪也勝也反躬自  
省也樂記云好惡无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  
天理滅矣良其背良卦彖辭止靜之義也盖人身  
百體皆為物所動惟背不動故尔○此篇本孟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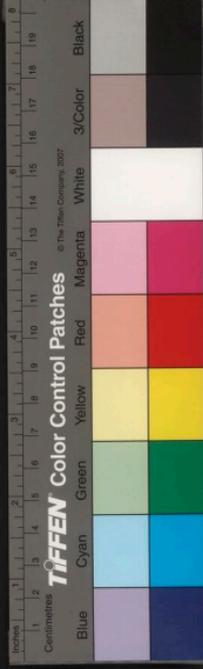


之意以成文前四句與下四句而孤根穹林又似  
以木為比大抵為人放其良心而不知求故以衰  
我二字發其首令人惕然深省而操存保養以復  
其初也上篇戒以發軔勿忙者欲其盡保養之功  
而易於高翔此則歎其何年秀穹者恐其失保養  
之時而難於成功也其反復懇切之意不亦深哉  
○潘柄曰反躬良背以持其內肅容正襟以防其  
外又曰童蒙章止言存養之法至此始露出仁義  
之心以為所養之實不可不知也

其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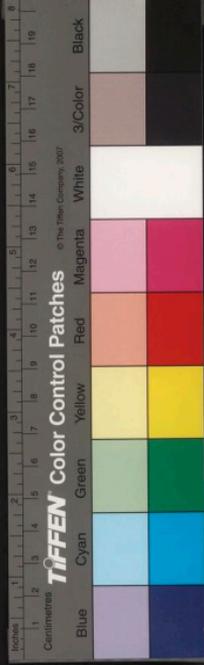
玄天幽且默仲尼欲無言動植各生遂德容自清溫  
彼哉夸毗子音毗咄音咄徒啾喧但騁言詞好豈知  
神鑒音鑒曰予昧前訓坐此枝葉繁發憤求刊落音功  
收一原

清清明溫和厚也彼哉者外之之詞夸大毗附也  
詩云無為夸毗盖小人之態不為大言以夸世則  
為諛言以毗人也咄囁多言也神鑒謂明德一原  
即前所謂萬化原也○此言天本無言四特行百  
物生而玄渾之幽默者自若也聖人欲無言日用  
動靜莫非至教而德容之清溫亦自若也彼夸大



阿諛之人徒騁口才務美于外而卒迷其內竟何  
以哉且云向也亦昧聖訓而失於多言自今發憤  
永將剷除枝葉之繁而歸根斂實牧竒功於一原  
也○余子節曰學者想德容清溫於無言之中察  
神鑒昏昧於多言之際聖愚之分斷可識矣進齋  
徐幾曰功收一原渾然此道之全體融會於方寸  
夫子所謂一以貫之子思所謂無聲無臭周子所  
謂無極而太極者故感興詩以此終焉  
愚嘗竊論此二十篇其體格雖不過效陳子昂  
感遇之作然其序引自謂切於日用之實言近

而易知則已非所謂詞旨幽邃近之世用者此  
矣至若不能探索微妙云者特譏詞耳蓋其詩  
中包括則於天地之覆載氣運之周流造化之  
發育人心之寤感以至六經所蘊之精微聖賢  
授受之心法所以渾然一貫者則既深造而自  
得之矣豈但探索而已耶故凡所述探存舍亡  
之跡克省踐履之功與夫論得失正紀綱辯異  
端敦教養則又無一不本諸其心以合乎聖軌  
使有以垂法于後世此子朱子所以上與周程  
張子繼孔孟千載之絕學也歟雲峰胡先生



有言者游定夫讀西銘曰此中庸之理其讀太極圖說亦云蓋其說即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未復合為一理也通書與太極圖相表裏其發明中庸處尤多皆以誠為之樞紐至朱子感興詩始終條理亦不異於中庸斯言盡之矣先儒嘗尊太極圖通書西銘及正蒙目為性理四書愚謂此感興詩亦當與前四者列為五書而並傳之無疑也今錄為是編之卒章則亦朱子特著張呂之言於楚詞後語之末使游藝者知有所歸宿之本意云

又按朱子此詩專明心學之蘊與義理精微而兼得乎詞人之興趣雖一時箋註如門人瓜山潘柅北溪陳淳覽軒蔡模與夫楊庸成奎景辰徐子與黃伯暘余子節諸家之說其於義理固多發明然惜其未得師門傳註之體或墮於講義之泛衍淳冗或流於纂疏之枝葉繁碎似與作者本意反相扞鑿而使初學即此以求興趣之歸難矣愚因輯是續編輒不自量而訓解之雖意見允近未敢自謂過於前人然於每篇之詞旨較暢條達使諷玩之者無峭嶇求合之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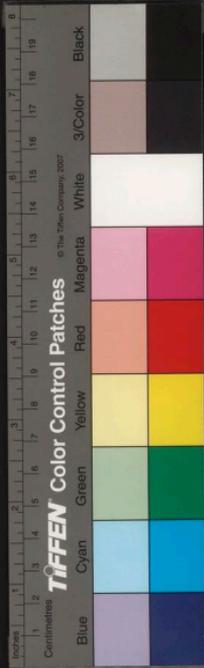
或庶幾焉竊聞雲峰胡先生亦嘗著感興詩通  
或者祕其藁而不傳萬一獲見是書得以正予  
之謬妄則又幸矣

選詩續編卷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之四  
 補目錄  
 虞歌  
 南風歌  
 解歌  
 采薇歌  
 黃澤論  
 簡歌  
 采芻歌  
 獲麟歌  
 梅英歌  
 羅錦  
 庚亥歌  
 祈禱詩  
 虞咸  
 麥秀歌  
 妙雲歌  
 樓閣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3471286 v10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選詩補遺目錄

卷上 唐虞三代

康衢謠

南風歌

醉歌

采薇歌

黃澤謠

蒲歌

棊儒歌

獲麟歌

擊壤歌

卿雲歌

麥秀歌

虞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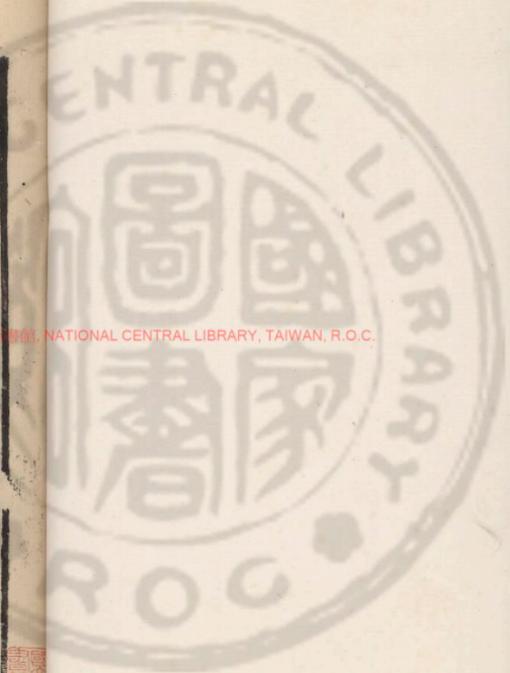
祈招詩

虞夏歌

罪銘

接輿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滄浪歌

曳杖歌

卷下 漢魏晉

漢安世房中歌

戰城南

君馬黃

臨高臺

東門行

禮歌何嘗行

螿篋引

白頭吟

拊缶歌

黃爵童謠

東都詩三首

武溪源行

小麥童謠

塘上行

浮苧篇

野田黃雀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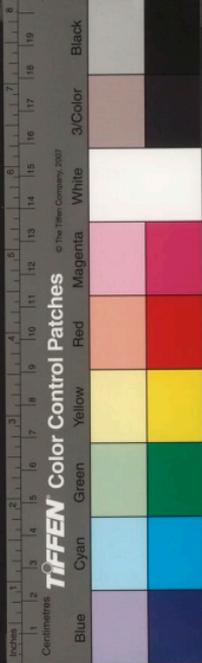
悲歌

詠懷三首

晉拂舞歌獨漉篇

琴歌

右選詩補遺目錄上下卷凡四十二首皆古歌謠詞  
散見於傳記諸子之書及樂府集者也舉陶所廢五  
子所述載於書經者乃聖人所定不敢復錄而其它  
古詞之合作者無不在焉唐虞而降以至于晉懸歷  
二千七百餘載其間詞章不見錄于梁昭明者無跟  
今所補僅止于此是何考擇之太謹耶蓋自風雅一  
變而為楚辭晦庵朱子為之註矣而於定著後語則  
曰考於詞宜益精擇於義當益嚴今予不知借妄既



為補註選詩而復輯是編者蓋亦竊承朱子欲鈔經史諸書韻語文選古詩附于三百篇楚詞之後之意則於考擇也固不得不致謹而加之精嚴也已若其微詞與旨當飭釋者則畧疏於本篇之下云

選詩補遺卷上

康衢謠

列子曰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與不治與億兆頽戴已與不頽戴已與乃微服遊於康衢聞兒童謠云云

立我烝民莫匪是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立建烝衆也極卽所謂皇極帝謂堯也則法也今其詞見詩思文皇矣篇中而意各不同

擊壤歌

上虞劉展校選



王充論衡云堯時有五十之民擊壤於塗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也擊壤者答之云云日出上本有吾字豈後人因以為歌而去之與五十之民逸士傳作八九十老人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

南風歌

論語言大哉堯之為君蕩蕩乎民無能名於此可見樂記云舜作五絃之琴而歌南風家語亦云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

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叶舒云反兮南風之時兮

可以阜吾民之財叶前兮西反

愠心所緼積而含怒也阜厚也○太史公曰南風者生長之音也舜樂好之樂與天地同意得萬國之權心故天下治也

御雲歌 三章

樂府集載尚書大傳云舜將禪禹於是俊乂百工相和而歌御雲帝唱之八伯咸進稽首而和帝乃再歌

御雲爛兮禮縵縵莫半反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



史記天官書云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  
索輪囷是謂卿雲卿雲見喜氣也鄭氏曰卿當作  
慶綬綬禮文交錯不雜之兒蓋言卿雲之狀似之  
此帝唱之之詞也

明明上天叶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弘于一人

此八伯進和而歸美于帝之詞

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叶四時順經叶萬姓

良辰於乎論樂配天之靈叶選于賢善一作莫不

歲聽叶整叶于鼓之軒乎舞之精華已竭寒

去叶上之

整鼓聲精華竭者即書之言菴期倦于勤也此蓋

帝因八伯之和而再歌以示禪禹之意○按書大

傳十四祀載前二章唱和之後繼之曰帝乃再歌

而無其詞說者疑之至十五祀始見此一章乃錯

簡之誤而汲冢書亦以此章誤在伊尹祠桐宮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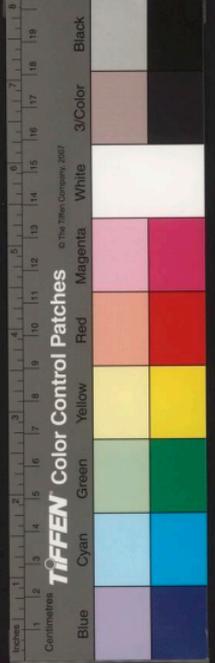
下今依樂府集編次不惟詞意相屬而再歌一語

亦不虛矣

夏人歌二章 一曰醉歌

韓詩外傳云桀為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一

鼓而牛飲者三千人羣臣皆相持而歌劉向



新序所載亦同尚書大傳以為夏人飲酒醉

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而歌

江水沛叶音兮舟楫敗叶音兮我王廢兮趣音促歸于

亮一作毫亦大兮

沛水流不止兒此上兩句與第三句毫湯所居也

樂兮樂兮四牡蹻蹻音界兮六轡沃叶音兮去不善而

從善何不樂兮

蹻壯兒詩云四牡蹻蹻此歌言將去桀而歸于湯

殆有時日冒喪之意

### 麥秀歌

史記云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成生禾黍箕子

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則近婦人乃作麥秀

之歌以諫之民為流涕書是傳以為微子作

麥秀漸漸一作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一作我好仇

狡童指紂也箕子紂諸父故序言之謂其不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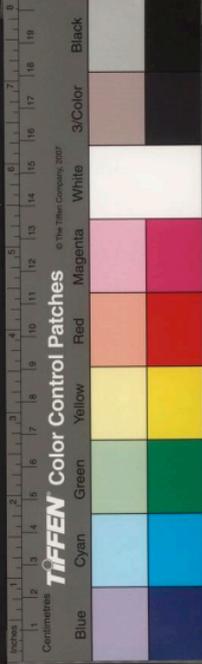
匹而至於如此也

### 采薇歌

史記云武王克殷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隱

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乃作歌云云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



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吁嗟祖考命之棄矣

按仁山金氏履祥謂史記載采薇之歌詞恣而氣

弱絕與孔孟所言夷齊氣象不同蓋疑其為後人

擬作者太史公亦云觀軼詩可異焉然卽此而觀

旣曰無適與歸而委之命棄終餓以死則其貞介

之氣豈有可得而屈者尚何恣之有哉况其詞調

之古又非商山紫芝歌淺俚者之比故不得不錄

虞箴

左氏傳魏莊子謂晉侯曰昔周辛甲之為太

史命百官箴箴王闕於虞人之箴云云按古

史辛甲武王時太史也

茫茫禹跡畫為九州經啓九道叶徒民有寢廟獸有

豐草叶此各有攸虔德用不擾叶忍在帝夷羿曷于

原獸叶始忘其國恤而思其應牲武不可重叶夫用不

恢于夏家叶改獸臣司原敢告僕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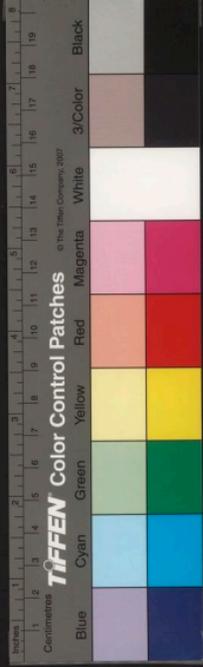
經亦畫也寢所以居廟所以祀也夷羿之氏冒食

也恤謂事之當憂者應牲恢大也○愚謂有寢后

羿篡夏代立後為家衆殺而烹之其兇逆至此而

周之虞人猶以帝稱之者非尊之也蓋特以戒夫

君天下者不可以不慎而有從獸無厭之心也



黃澤謠

穆天子傳云天子東遊于黃澤使宮樂謠云

云

黃之德其馬歎補澤湖叶東皇人威儀叶牛反黃之澤

其馬歎叶青疑皇人壽穀叶同

陀跋阪也歎沙未詳疑即漢天馬歌所謂涿流赭

之意歎王按劉禹錫說驥謂無事而嘘吸也李太

白詩言口噴紅光即此之謂穀善也○此樂工承

命因人馬之美盛而頌祝之也又按穆王西游崑崙

崙與王毋宴于瑤池和白雲之謠南遊獵于羊澤

天寒雨雪作黃竹之詩蓋不特黃澤而已然唯此

詞格韻高古有不可及者故錄之

祈招詩

記招音左氏傳楚右尹子革曰昔穆王欲肆其志周

行天下將皆有車轍馬迹祭公謀父作祈招

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

祈招之惜惜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

民之力而魚醉飽之心

祈祈父官名周之司馬招其名也惜惜安和免形

者謂量其力而賦役之如制噐者各隨其形也家



語作刑言以法也○穆王遠遊供億之繁不無傷財害民故指司馬以諷王言祈父掌甲兵從王出遊當安和而不驚擾用自明其德音又當思我王度用如金玉之珍重不可過用民力縱一己之欲以困傷之也仁山金氏曰罔命之書作於祈招之後蓋穆王深悔造父八駿之御導君於侈而能聞善言以自克也朱子亦曰不有祈招詩徐方御宸極言不因此而速悟則周祚幾移於徐偃王矣然則此詩有功於人君其可少哉

商歌一曰飯牛歌

淮南子曰竊戚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乃為高孫將任車宿於齊郭門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戚飯牛車下擊牛角而疾高歌桓公聞之曰異哉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因授以政

南山研

音詳

白石爛

句反

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

單衣適

至

從昏飯

上牛薄

夜半

卷反

長夜漫漫何時旦

卷反

研山有石兒骨脛骨也長夜以比時之昏亂○蔡府集又一首云滄浪之水白石粲中有鯉魚長尺



半弊布單衣裁至  
厭清朝飯牛至夜半黃犢上坂  
且休息吾將舍汝相齊國觀此詞亦是古作結語  
尤激切有足動人聽者因附錄于此云

慶慶歌

慶音別  
多音核

風俗通云百里奚為秦相堂上樂作所箕泔  
婦自言知音因呼之援琴撫絃而歌問之乃  
其故妻還為夫婦

百里奚

卽叶  
反

五羊皮憶別時烹伏扶又唯  
叶才炊慶

慶今日喜貴忘我為

百里奚名虞人也亡之秦為楚鄙人所執穆公

以五殺羊皮贖之授以國政號五殺大夫伏雌母  
雞慶多門關也

朱儒歌

左氏傳襄公四年邾人莒人伐鄆威絕救鄆  
侵邾敗於狐駘國人誦之云云

威之狐裘叶渠敗我於狐駘叶盈我君小子朱儒是  
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

威魯大夫威武仲名純狐裘大夫之服狐駘邾之  
地名小子謂襄公時方七歲朱通作侏侏儒短人  
言武仲形兒短小也邾小國名章末反復痛切亦



可見其怨之深也

鼎銘

左氏傳云宋正考父佐戴宣武三命而益恭  
故其鼎銘云云

一命而倭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

叶于反

亦莫

余敢侮饁於是鬻

叶孔反

於是

以餬余口

也循牆莫侮言鼎雖置諸幽則皆知其為有用之

器以喻己雖謙卑亦必見用也饁粥餬口亦以見

其無它烹熟唯儉約自將而已○按正考父宋閔

公之裔孔父嘉之父也歷事三君體一器而終身  
行之言愈巽而德愈著其賢矣哉

獲麟歌

孔叢子曰對孫氏之車子鉏商樵於野而獲

麟衆莫之識以為不祥弃之五父之衢冉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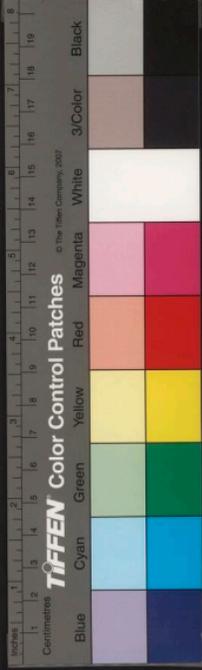
告曰麋身而肉角豈天之妖乎夫子往觀焉

泣曰麟也麟仁獸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歌曰

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

憂

接輿歌



論語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蓋知尊孔子而  
譏其不能隱去以避亂也

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  
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滄浪歌

浪乎聲

孟子曰有孺子歌云云孔子曰小子聽之清  
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  
以濯我足

曳杖歌

禮記云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而歌

云云既而謂子貢曰子夢坐奠於兩楹之間

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般人殯於兩楹之間

某也般人夫明王不與天下其孰能宗予子

殆將死矣寢疾七日而終

泰山其頽

頽叶徒威反

乎梁木其壞

叶胡威反

乎哲人其萎乎

選詩補遺卷上



選詩補遺卷下

漢安世房中歌

上虞劉履 校選

漢書禮樂志云漢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凡樂樂其所生禮不忘其本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惠帝二年更名安世樂夾漈鄭氏曰本周樂秦改曰壽人蓋婦人禱祠於房中者故唯官中用之

大孝備矣休德昭清高張四縣同縣樂充宮庭芬樹羽林雲景睿冥金支秀華庶禋翠旌七始華始肅唱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選詩補遺卷下

漢安世房中歌

上虞劉履校選

漢書禮樂志云漢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凡樂樂其所生禮不忘其本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惠帝二年更名安世樂夾漈鄭氏曰本周樂秦改曰壽人蓋婦人禱祠於房中者故唯官中用之

大孝備矣休德昭清高張四縣同縣樂充宮庭芬樹羽林雲景睿冥金支秀華庶禋翠旌七始華始肅唱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聲神未宴

婦

庶幾是聽

粥粥音送

則皆

人情

忽乘青玄熙事備成清思

去

粲粲

音窮

經緯宴

冥

縣謂虞抃芬草生分布兒羽林謂樹采羽於崇牙

之上其盛若林也金支言樹羽以金為枝旒旌亦

皆樂縣之飾七始尚書大傳言八音七始鄭氏曰

黃鐘太簇林鐘南呂姑洗應鐘蕤賓也華始未詳

一說華明兒猶論語言傲如之意言七者更相為

始而不雜也孟康謂七始為天地四時人之始華

始為萬物英華之始恐未必然粥粥鄭氏禮記注

云謙卑兒蓋亦敬謹之意乘升也青玄謂天熙典

禧同清思粲粲言細齊之時如此也經緯謂禮靈

忽升忽降經緯天地而不可測也○此章言高祖

作樂以備孝享至於送神而其餘敬愈不忘也

王侯秉德其鄰翼翼顯明昭式清明粲同暢矣皇帝孝

德竟全大功撫安四極海內有茲紛亂東此高撫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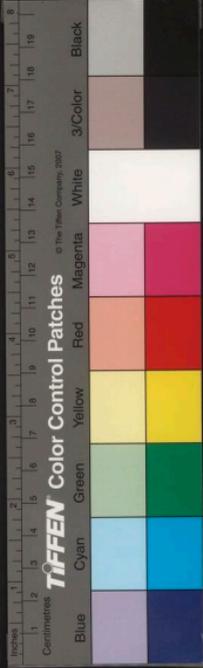
師武臣承德行樂交逆蕭勺群厲肅為濟式蓋受燕

國

鄰謂左右之臣書曰臣哉鄰哉翼翼敬輔也式法

也暢達也言達于上下也成師語出左氏傳言各

置部校授以律也蕭舜樂勺周公樂晉灼曰言以



樂征伐顏師古制定新樂教化流行則逆亂之徒盡交歡也蓋覆冒也○此言高祖秉清明之德一時佐命功臣相與翼贊以成帝業至於出師之際武臣亦能承其德意行樂以化逆亂使之服從也按高祖之世自匈奴和親邊境安靖終無窮兵黷武之事信乎此歌非靈頌矣

大海蕩蕩水所歸高質愉愉民所懷大山崔

二遺錄反反百卉殖民何貴貴有德

愉愉和而有容之免崔高免此章有規勉之意

大莫大成教德長長而反莫長被無極雷震震電耀

燿燿明德鄉音治本約加被寵咸相保補德

施去聲大世曼壽西反

雷雷以興天子之威令易行言但明示以德之方嚮使趨從之乃治本之要也曼壽延年也大槩亦

申言上章之意

嗚呼孝哉案撫戎國蠻夷竭歡象來致福叶華兼臨

是愛終無兵革叶訖嘉薦芳矣告靈饗叶屬良反下同矣告

靈既饗德音孔威惟德之威建侯之常永保天休令

問不忘

案通作按象譯福頁常久也此章大指在惟德之



感一語

皇皇鴻明蕩侯休德嘉承天和伊樂厥福加筆在樂不荒惟民之則浚則師德下民咸殖令問在舊孔容

翼其翼

鴻大也蕩廣被兒侯維也天和休德感名之和氣

也浚益深也師頌師古曰衆也師德言日新而多

蓄也舊父也翼翼敬德之容蓋久而愈謹也在樂

不荒亦一章之大指

孔容之常承帝之明叶護即下民之樂子孫保光承

容之常承帝之明下民安樂受福無疆

帝之明謂天之明命此反復推言敬天安民則子

孫永保其福意謂不然則四海困窮天祿永終矣

其為戒不亦深乎○愚按漢郊廟樂歌至武帝定

郊祀禮專立樂府命司馬相如等造歌詞如練時

日以下至天馬齋房白麟亦鴈凡十九章而五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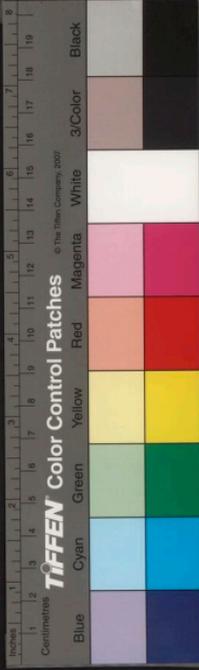
迭奏之可謂盛矣然究其詞旨不過直替其美而

已求其所謂優游反復有能感動人者殆闕然也

今觀唐山夫人所作不特詞格高古音韻鏗鏘其

於形容盛德之中有委曲警救之意可以格于鬼

神垂法後世故元城劉忠定公稱其駸駸乎商周



之頌而竹竿載馳不足以方之者豈溢美哉此歌  
舊云十七章頌乃混其所施未免詞有重複義或  
難通今妄意畧加刪次合為七解庶幾條理而明  
潔博雅君子幸恕其僭

漢鼓吹鏡歌三首

漢鼓吹曲短簫鏡歌軍樂也其後分為二部  
有鼓角者為橫吹軍中馬上所奏有簫笛者  
則為鼓吹用之朝會道路亦以給賜而非軍  
樂矣按古今樂錄漢鼓吹鏡歌十八曲其六  
曰戰城南十曰君馬黃十六曰臨高臺者今

錄如左其餘詞調皆古而字多訛誤義或未  
刪不得盡取也

戰城南

戰城南死郭北野死不塋烏可食為水我謂烏且為  
客豪野死諒不塋腐肉安能去子進水深激激蒲葦  
冥冥梟說音駢戰聞死驚馬徘徊鳴梁梁室何以南何  
以北一作深禾黍不獲君何食願為忠臣安可得思  
子良臣良臣誠可思朝行出攻暮不夜歸

客豪言其得意如俠客之豪也諒者信其必然之  
詞激激波騰躍兒冥冥擁蔽兒皆因所見以喻昏



亂之象。集通作駢。良馬也。梁川梁可通。南壯者築室其上，則無由通矣。禾黍不獲，亦以喻賢者奔而不用子謂君也。○此篇刺朝廷不能用賢，蓋有非所當使而使之戰鬪以死者，不復收葬是奔之也。賢者奔而驚劣存，是使賢路蔽塞。君既無所資益，而忠良之士亦將絕意於仕進矣。故特為之反復思念而歎惜之也。

君馬黃

君馬黃，臣馬蒼。二馬同逐，臣馬良易之有駢。駢，偶也。二音。蔡有緒，山語本詳旋有此誤美人歸以南，巾尼心反駕車馳馬，美人傷。

我心佳人歸以壯，駕車馳馬，佳人安終極。

駢，馬淺黑色。蔡未詳。緒，赤色也。○此蓋忠臣見君不從諫，率意妄行，不知止極，雖欲進以善道，而不可得，故託以其乘馬不良，恐致顛踣而為之憂傷也。

臨高臺

臨高臺以軒下有清水，清且寒。江有香草，日以蘭。度叶黃鵠高飛，離戎翻。叶季音弓射鵠，令我主壽萬年。

高臺以比朝廷之尊，水清且寒，喻政事之未和。江



有香草託言君子稍遠但可目之而不得採用黃  
鶴以下則以比大臣權力強盛而有叛逆之勢故  
欲去之而使吾君得享其永祚也此詩人憂國嫉  
邪之忠義藹然見於言詠之中篇末或有收中吾  
三字其義未詳疑特曲調之餘聲如樂錄所謂單  
吾夷伊那何之類

扶卿夾添系聲樂  
附亦不在此三字

### 東門行

按伎錄漢相和歌詞之瑟調曲也

出東門不顧歸來入門悵欲悲益中無斗儲還視  
下  
上無懸衣拔劍出門去舍中兒母牽衣啼

叶四  
離反

它家但願富貴賤妾與君共鋪糜共鋪糜上用倉浪  
解平  
天故下為去聲黃口小兒今時消靡難犯教言君復  
自愛莫為非下至此屏聲吾今為進去聲平慎行望君歸

用以也倉浪言清也倉浪天婦人謂夫言依戴之  
如天也教言法令也○吳兢樂府解題云士有窮  
不安其居者拔劍將去其妻留之如此愚謂婦人  
於此既能守約處常且又不忘警戒勸勉而有忠  
愛和平之氣可謂得性情之正者矣

### 豔歌何嘗行

二章

古豔歌行及此曲並與東門行同調何嘗二



字

飛來雙白鶴乃從西北方十五五羅列成行

戶郎反

妻辛

反發被病行不能相隨今人多誤如推五里一

反顧六里一徘徊吾欲銜汝去口噤不能開

叶法其反吾

欲負汝去毛羽何摧頽樂哉新相知憂來生別離躊

躇顧群侶淚下不自知

此蓋新婚之人將有遠行妻病不得與俱徘徊顧

戀而不堪於離別之懷

念與君別離氣結不能言各各重自愛遠道歸還難

叶那延反妾當守空房閉門下重關叶圭反若生當相見亡

者會黃泉今日樂相樂萬歲期延年

此章乃其妻答之詞情意切至雖以死誓終無怨  
傷且以延年為祝其忠厚和平之氣藹然可見

筵篋一名公無波河

崔豹古今注云朝鮮津卒霍里子高晨刺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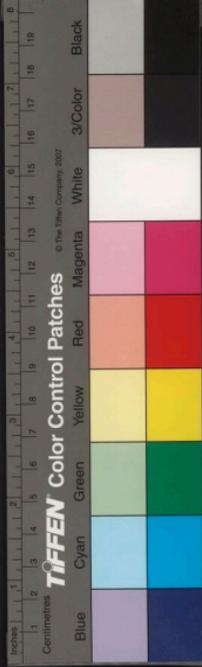
于河見一白首狂夫被髮提壺亂流而渡遂

墮死其妻隨而止之不及乃歌云云亦投河

而死子高歸語其妻麗玉麗玉引筵篋寓其

聲聞者莫不墮淚因名之曰筵篋引伎錄以

為相和歌曲也



公無渡河公竟渡河墮河而死當柰公何

白頭吟

西京雜記云司馬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為妾

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

皚如山上雪皎若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訣絕

今日斗酒會明旦溝水頭躑躅向溝上溝水東西流

淒淒復淒淒嫁女一作妻不須啼願得一人心白頭不

相離叶音竹竿何嫋嫋魚尾何篔簹反山宜男兒重意

氣何用錢刀為 皚白兒皚皎皆言相如之心易見如此也躑躅步

行也嫋嫋節節並搖動兒比比相如之心不定又

將它圓也刀亦錢之別名其形如刀按食貨志有

契刀錯刀契刀直五百錯刀以黃金錯直五千此

指女家之資裝而言茂陵人多富故云然○初相

如客臨邛卓王孫家其女新寡竊從戶窺相如相

如以琴心挑之廼夜亡奔遂與馳歸成都其失身

背理如此雖果見弃亦無足恤然今所錄之詞特

以其格韻不凡託意婉切殊可諷詠後世多有擬  
作方其簡古未有能過之者視相如琴歌歸鳳求  
鳳之詞不掩醜惡者自不侔矣觀者不以久廢言



可也

拊缶歌

漢揚惲答孫會宗書云田家作苦歲時伏臘  
烹羊炰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  
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  
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

田疇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箕人生行  
樂耳湏富貴何時

箕豆莖也○按漢書惲司馬遷之甥也當孝宣時  
封平通侯遷中郎將以廉潔公平見稱於朝好發

人陰伏由是多怨為太僕戴長樂誣告免為庶人  
兄子譚謂曰侯罪薄且有功當復用惲曰有功何  
益縣官不足為盡力未幾有日食之變言者乃以  
歸咎於惲遂被誅公論為之不平初失位家居治  
產業以財自娛會宗以書戒之故有是答其言南  
山蕪穢比朝廷之多讒邪也豆落為箕喻已無辜  
而見黜也如此尚可仕乎故有末句之歎詞雖簡  
短殊不失託諷之義云

黃爵童謡

漢書五行志成帝時童謡云云



邪徑敗良田 讒口亂善人  
延叶如 桂樹華不實 黃爵巢  
其頭故為人 所羨今為人 所憐

桂赤色 漢火德之象 華不實 言成帝無繼嗣也 黃爵指外家王氏而言 其後莽篡位 自稱土德 應黃識也 〇陽朔二年 劉向因王氏專國 勢燄日盛 以為必危 劉氏乃上封事 極諫 而成帝感於杜欽 谷永之護 邪終不信 快卒致傾奪之禍 為斯謠者 亦豈無所見邪

東都詩三首

班固孟堅既賦兩都 復系五詩於東都之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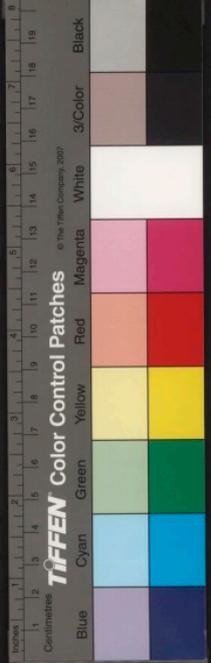
以頌美光武之盛德 大業賦中有覲明堂臨辟雍 揚緝熙宣皇風 登靈臺考休徵 云者 實此三詩之題意也

明堂

於昭明堂 明堂孔陽 聖祖宗祀 穆穆煌煌 上帝宴享 五位時序 誰其配之 世祖光武 普天率土 各以其職 猗歟緝熙 允懷多福  
力叶必反

辟雍

乃泝辟雍 辟雍湯湯 商聖皇莅止 造舟為梁 皤皤音  
國光乃父 乃兄 抑抑皇儀 孝友光明  
叶諫反 於赫



大上示我漢行叶反洪化惟神永觀厥成叶辰  
大上上帝也行道也

靈臺

乃經靈臺靈臺既崇帝勤時登爰考休徵叶辰三光  
宣精五行布序習習和風祁祁甘雨百穀蕃泰庶草  
蕃廡漢書屢惟豐年於皇樂胥叶上

祁祁舒徐兒廡茂也胥語詞○後村劉克莊論詩  
四言尤難以有三百五篇在前故爾今此詩詞意  
雖亦不免間有蹈襲然其平實溫雅簡而有則非  
若文選所載王仲宣陸士衡贈送諸篇之泛演詞

章者比云

武溪深行

崔豹古今注云馬援南征有門生袁寄生善  
吹笛援作歌令寄生吹笛以和之按後漢書  
武以五溪蠻反援為伏波將軍特年六十二  
自請擊之蓋武溪即武陵溪杜子美吹笛詩  
云武陵一曲想南征是也

滔滔武溪一何深鳥飛不度獸不敢臨嗟哉武溪多  
毒淫

小麥童謠



後漢書五行志桓帝時天下重譎云云

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穫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  
胡史買馬君具車請為諸君鼓龍胡

鼓動也龍胡喉吭也謂不敢言公但私謂語耳○  
按桓帝元嘉中涼州諸羌一時俱反大為民害中  
國益遣兵而調發重又有秩者即其事也

塘上行

鄭都故事云魏文帝甄皇后袁紹中子熙之  
妻也太祖破紹文帝時為太子遂納為夫人  
生明帝後為郭后所譖賜死後宮臨終為詩

云云今詳其詞氣蓋初見弃在後宮所作非  
臨終時語也

蒲生我池中其葉何離離傍能行人義一作仁義莫

若妾自知衆口鑠黃金使君生別離念君去我特獨

愁常苦悲想見君顏色感結傷心脾念君常若悲夜

夜不能寐莫以賢豪故弃捐素所愛叶莫以魚肉

賤弃捐葱蔥與薤叶薤莫以麻屨賤弃捐管居與蒹

叶若出亦復苦愁入亦復苦愁遙地多悲風樹木何

脩脩一作蕭蕭從軍致獨樂延年壽千秋

傍指文帝蓋方言也禮運以夫義婦德謂之人義



眾口鑠金語出鄒陽書言金為眾口毀疵屢致銷鑠也莫者疑詞猶言莫不也泉麻之有子者常削並茅類可為索左氏傳云雖有絲麻無弃菅蒯其言君之去我乃護口使然非君本意又想君能念我不置每至悲愁而今從軍邊地當復如何且以獨樂延年為祝終無怨意忠厚之至也

浮萍詩簡

魏陳思王植所作一曰蒲生行取塘上行篇首二字為題

浮萍寄清水隨風東西流結髮儼嚴親來為君子仇

按樂錄但稱雜曲古詞不知何人所作今詳其格力絕類建安故次于此

悲歌

可以當下去辭泣遠望可以當歸思念故鄉鬱鬱

壘壘

欲歸家無人延反如欲渡河無船心思不能

言

反腸中車輪轉

詠懷三首

魏阮步兵籍所作

楊朱哭岐路墨子悲涖絲緝讓長離別飄飄難與期  
豈徒燕婉情存亡誠有之蕭索人所悲禍勢不可辭  
趙女媚中山謙柔愈見欺嗟嗟上士何用自保持



言世道多端而易變將揖讓而未離去之然於此  
一時情念豈但眷戀惜別而已殆悲別後存亡誠  
有不可測者蓋據目前景象已可見矣趙女中山  
事未詳但趙女喻司馬氏中山喻君也塗上士嗣  
宗自謂因別去而言也用以也此實憂君而復憂  
己也

於心懷寸陰義陽將欲寘揮袂撫長劍仰觀浮雲征  
雲間有玄鶴抗志揚哀聲一飛冲青天曠世不再鳴  
豈與鶉鷄遊連翩戲中庭

懷寸陰憂魏祚之將傾也揮袂撫劍蓋用虞公以

劍指日使不落之意浮雲所以蔽日觀浮雲者言  
雖欲指日而不可得玄鶴嗣宗自况曠世不再鳴  
以見夫無仕晉之志也

夏后乘璽與夸父為鄗林存亡從變化日月有浮沉  
鳳凰鳴參差伶倫發其音王子好蕭管世世相追尋  
誰言不可見青鳥明我心

此篇大意謂古人雖亡而其神靈變化猶有不亡  
者存如日月之有溘有沉未可以魏之衰末而遽  
絕之鳳凰鳴于治世雖王子晉好吹簫亦相感應  
而來下誰謂終不可見耶况我頓見之者甚切庶



與青鳥往來為我明此心也意嗣宗猶望魏之復  
興與

按文獻通考阮步兵詩集四卷其中五言凡  
八十首按謂之詠懷然世罕傳之可見者唯  
文選所載十七篇爾始予偶得其集乃是鈔  
本而訛缺不全以故補註所錄十有三首按  
之昭明選外僅得二首近見板本因得遍閱  
而精考之又獲此三篇意甚深遠尤宜諷誦  
今雖不及類入補註而別錄于是庶使觀者  
衆滄海遺珠之歎

晉拂舞歌獨漉篇

晉書樂志云拂舞出自江左籥云是舞也殆

亦周禮恢舞之遺意獨漉疑地名

獨漉獨漉水深泥濁叶韻泥濁滿河水深殺我雍雍

雙鴈叶魚遊戲田畔我欲射鴈念手孤散爾爾浮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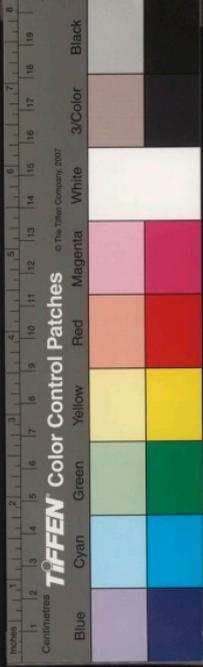
得風遙輕我心何合與之同并窈林然惟誰無人

夜衣錦繡誰別偽真刀鳴削音中簡林魚施父究不

報欲活何為猛虎斑斑叶遊戲山間叶虎欲噬

人不避豪賢

此篇大意以父既遭害無能為之辨明已獨竊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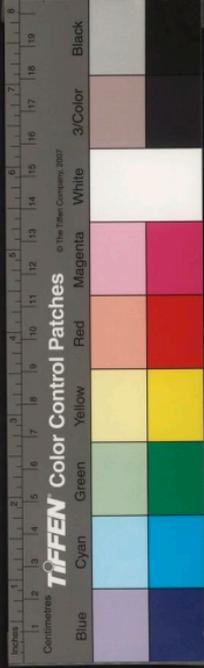
思欲報究而未可得故其心不遑處常若猛虎之  
欲噬人其詞氣激壯兼得比興之義且有漢魏風  
格在晉樂府中尤不易得也

琴歌

晉書載記太元四年秦王堅以諸氏種類繁  
滋分三原九峻武都汧雍氏十五萬戶使諸  
宗親各領之散居方鎮秘書侍郎趙整因侍  
宴援琴而歌堅咲而不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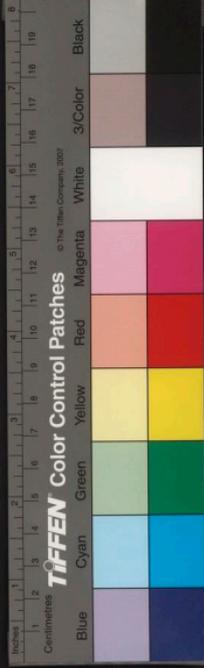
阿得脂阿得脂博勞篤父是仇綏尾長翼短不能飛  
遠枕種上聲入留鮮卑一旦緩急語去聲阿誰通鑑作當語

阿得脂鳥名蓋竊脂之類博勞伯勞也一名梟能  
攫鳥而食寄巢生子長則食其母綏未詳按爾雅  
恐當作綏與胤嗣同釋鮮卑東胡謂慕容也○按  
符堅本亦氐戎於五胡為最盛既破慕容燕遼燕  
主曜及其王公百官并鮮卑四萬餘戶於長安况  
慕容垂父子弟姪皆見親用趙整嘗因明光殿有  
妖聲大呼魚羊食人而固請誅之矣至是分氐種  
於遠外不復以鮮卑為虞故整又託呼阿得脂而  
告之曰博勞之父舊與爾為仇敵今其子雖若不  
能飛一旦羽翼稍長則有反食之患當如何哉詳



選詩補遺卷終

此詞格氣韻雖漸遠於漢魏然託諷慷慨有可采者况自是以後古道愈降而流靡日滋復欲求一二合作如前所錄不可得矣姑存此篇於卷末以為之準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